

裕德

第 二 十 三 期

尼羅王國

科學迷宮——美國標準局

撲朔迷離的美國原能會

亞利士多德

拉娜透納自傳

買蛇記

被窮困

被人遺忘了的老樂師



國民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永興五金號

船 舶 司 多
機 械 工 具
路 礦 器 材
大 小 五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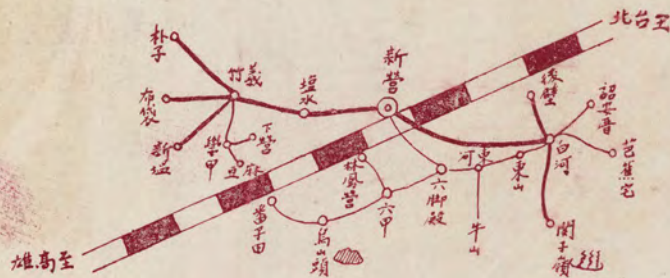
台 北 館 前 路 二 十 二 號

新營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往 關子嶺溫泉 旅客 請注意
烏山頭名勝

本公司為應團體旅客旅行之方便特備有
優美新式大型遊覽包車服務誠懇週到價
格公道便宜敬請多予利用



地址：台南縣新營鎮中營里三民路二號

電話：新營 124 號

專營

五金器材

豐盛五金行

總經理 姚福祥

地址 高雄市塩埕區陸橋里
建國四路二六九號



—攝影佳作選—

攝影叢譯(圖一)

拾穗譯叢出版了

第一種第二種即日開始預約

第一種 溫莎公爵回憶錄

從二月七日的報章上，誰都會看到英王喬治六世和女王伊麗莎白即位的消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便是喬治六世的長兄，伊麗莎白的伯父。如果不是溫莎公爵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遜位卸下他的皇位，解除了英王愛德華八世的尊號，喬治六世就不可能登基，伊麗莎白更不可能有此幸運。但英國的帝王是幸運的嗎？真是值得令人稱羨嗎？如果你要知道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中帝王生活的真正情形，請你讀一讀這本由一位被迫遜位的英國國王所寫的一本動人的書籍。

第二種 叔後孤雛

本書包含中篇小說二篇各四萬字，叔後孤雛。英國顧斯基著，描寫一個英國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境況。雖然紙上，孩子和父親的心理也刻劃入微。讀之沁入心肺，本書在英國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之一。另一篇是天涯海角，英國作家菲德爾所著，在中國極為讚賞的著作，以茵夢湖為人所共知，本當和茵夢湖的體裁相做，像一首散文詩似的寫出了一個不平常的愛情故事，清麗美麗是本文的特點。

以上譯叢兩種每冊定價五元，即日起徵求預約，預約及拾穗訂戶特價每種四元，平寄郵費奉送。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戶第二五八七號，安全穩妥並免匯費。僻鄉小鎮無郵局者可函寄小額郵票(每張四角)十足通用。

第一種 三月十日出書
第二種 三月廿五日出書

拾穗出版社謹啓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四

電報：CALTEX



攝影叢談(圖四)

拾穗 第二十三期 目錄

原真——攝影佳作選

尼羅王國.....一

星際飛行的預測.....一七

科學迷宮——美國標準局(上).....二五

權充豚鼠十日記.....三五

撲朔迷離的美國原能會.....四二

立體電影的新進展.....四九

一本萬利的無土種植法.....五二

亞利士多德.....五六

攝影叢談之十四——談戶外攝影.....六三

顏色經.....六八

一代球王及其他——競技趣話.....七三

標題音樂.....八二

拉娜透納自傳.....八七

談窮困.....一〇五

頒獎記.....一一一

西歐烽火見聞錄(五).....一一三

被人遺忘了的老樂師.....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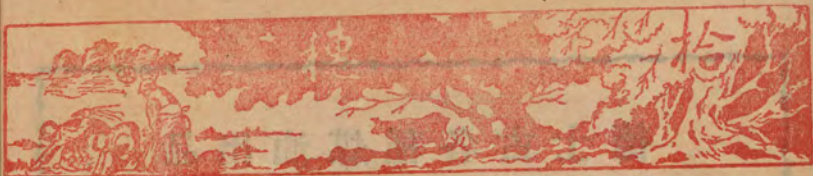
女性的屈辱.....一二三

買蛇記.....一三六

恐怖的新娘(下).....一四六

亞當先生(五)——長篇連載.....一六一

橋牌破案.....一八三



編輯室



拾穗譯叢第一種溫莎公爵回憶錄定於三月十日出版這是一本英國遜王愛德華八世在十餘年前被迫辭去王位的故事，文筆犀利而又具蘊蓄，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一部好書，第二種劫後孤雛定於三月二十日出版，書內包含兩個短篇小說各長四萬字，均富於人情味。尤以劫後孤雛一篇描寫二次大戰後法國的滿目瘡痍，寫來十分動人。這二種叢書即日起開始預約。希望愛護拾穗的讀者們能珍視它，並向你的親友多多推薦和介紹，我們更希望這一套拾穗譯叢能被讀者永遠珍藏作爲你書室中的良伴。我們也有充分的自信可以向讀者保證，以後出版的叢書一定會更使讀者感到滿意。售價方面也極力減低，只求能維持紙張和印刷的成本。

在編輯拾穗譯叢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件頗感困惑的事情，所以想借這個機會跟讀者們和出版界談一談。我們知道自從林圻復幾位先輩開始爲中國開拓一條翻譯道路以來，世界各國的各種名著已經被譯成中文的實在已不在少數，其中雖有不少譯本是因爲並無價值或是譯得太壞而致絕版了。但大多數的譯本是翻譯者經過無數奮鬥和掙扎才產生出來的，原書固然是永垂千古的佳作，譯本也應該可以永遠在中文流傳，成爲我國的文化資產之一粒。但不幸因爲我國出版界資力的薄弱和一般讀者購買能力的低落，很多優良的中譯名著都陸續在書坊間失蹤了，我們有時想讀某一本書的時候，絕難找到中譯文在萬分失望之餘只好去找原文（似乎比找譯本容易得多）就懂得原文的人來說閱讀的時間已經要比讀譯本增多了一倍，但大多數不懂原文的便只好永遠遺留着失望，這是，我們文化界裡最大的損失，我們認爲世界上很少有天才的創作家，沒有足夠的文學修養，他的創作也永遠不會成熟，我們爲了要創造自己的文化，便得用世界各國的文化來培育和灌溉它。爲了要使我們能和世界各國的文化接觸，我們便要珍視和保存各種優良的中譯本，但我們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我們希望能聽聽各方面的珍貴意見。

附啓：拾穗第三卷精裝合訂本（第十三期至十六期）因裝訂數量太少未曾送各經銷處寄售，現尚存四十冊，如讀者願購買者，請利用郵局劃撥儲金戶二五八七號匯款購買每冊二十元（掛號郵費在內）

在英埃爭端聲中讓我們親自來

遊覽一下這瑰奇的——



尼羅王國

靈鷲譯

「因夏拉」，是西方人在埃及所學到的第一句阿拉伯

話。這是不可避免的。就使你有了一定的決策，想關閉起你的心靈，不去聽取那可蘭經上的以及薩拉定王的鳥鳴鶯轉呢？動聽的語音，可是「因夏拉」三字却仍會闖入進來。你跟旅館裏擦皮鞋的說：「請你幫我把皮鞋擦一擦，明天把他送回來。」他就說：「好的。明天，因夏拉。」那意思是說：如果上帝的意念如此，那女僕同意幫你的澡盆放水，如果上帝的意念如此，那開出差汽車的司機告訴你

，火車在八點鐘開車，如果上帝的意念如此。

那擦皮鞋的和那出差汽車司機的堅定不移的信心，實在值得我們最深的崇敬，而我希望，我已經把他們所應得的敬意給了他們。雖然如此，我却發現到，我自己正在懷疑，在形成他們的信心的過程中，那一片黃沙是不是擔任了最主要的任務。我第一次看到埃及，是在一架飛機上面。我在一片沙漠上飛行了整整一小時（那沙漠上沒有一株樹木），在開羅着陸時，沒有看到那城市（因爲我下飛機

時是在開羅城的另外一邊，我所看顧的地方，只見一條滿地沙礫的人工鋪砌的跑道，那跑道四周都為沙礫所包圍着，在跑道上吹過的，也是一陣陣沙土的微粒，有如嚴冬的風雪。

我在埃及的第一個星期裏，自思目忖道，地球上每一個地方，人們都或多或少恐懼着某一些東西——旱災啦，水災啦，海洋啦，資本主義啦，共產主義啦——而在埃及，他們所恐懼的就是沙漠。沙漠是比熱帶叢林更為活躍的東西，牠能使你窒息欲死，牠經常不斷地向你圍攻攔來。那些微小的沙粒，慢慢地偷襲過來，把人們田地裏的綠色植物全部扼斃；沙礫就潛伏在人們的身後，人們決不能旋過身去。因此，聽天由命，堅忍不拔，以及對於全能上帝的認識（是他創造了沙漠，是他知道那戰爭的結局誰勝誰負），就成了這一批人的性格上的特點。這一批人，居住在沙漠裏面，為沙漠所包圍。

那擦皮鞋的人並沒有誇張什麼。他知道在上帝的全盤計劃中，他是如何的渺小，他曾經看到過一些專橫傲慢的君主們的花崗石雕像，會幾何時，已經為沙礫所吞噬了。他會在明天把你的皮鞋送回到你這裏來，不過，祇要上帝的意念如此。

假若西方的哲學思想並沒有輸入到埃及來的話。至少西方的機械文明已經是長驅直入了。從前曾經有一位喜歡說幾句警句的旅行家，他說道一個國家，祇是一段騎驢子的路程，和一段坐小船的路程，中間再點綴着許多古代的廢墟罷了。那一句話，已經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到現在已經是數度滄桑——可祇改變了一點兒。今日，已經沒有人再把驢子和小船作為交通工具了，就祇除了那數百萬一貧如洗的居民之外，今日，很可能每一個人都會聽見過，已經有一條鐵路，從埃及的一端幾乎直達埃及的另一端去，從地中海的沿岸，直通到南部的努比亞。我最近曾經在這條鐵路上旅行過，覺得非常舒適，甚至於非常華貴，在火車上，有一位會講法國話然而不是努比亞土生的侍者，對旅客招待得非常殷勤，他能做一手美好的不帶甜味的馬丁尼酒（一種雞尾酒），雖然並不太濃。在埃及，東方和西方往往很奇妙地交織起來，我很想把這馬丁尼酒提供出來，作為東西方情調錯綜交雜的一個象徵，這馬丁尼酒是一點甜味都不帶的，供應這酒的是尼羅河畔的一節歐羅巴式的餐車，但侍候喝酒的却是一個皮膚黝黑的埃及人，穿了一身「考夫坦」——一襲色彩鮮艷，長及腳踝的長袍，埃及「國服」的一部分。

在尼羅河上的康恩博地方，有一個故事，解釋鴉鳥之所以不能飛的原因，你得知道，在過去，鴉鳥是會飛的，可是有一天下午，我們目前的鴉鳥們的始祖，從天上滑翔下來，到了一條河的河岸邊，看到了那河水的清澈碧綠，就跟他的朋友說，「明天我想來洗一個澡。」第二天早上，他在沙漠的上空翱翔着，想飛到那河邊去。結果，當然囉，他從天空裏跌落了下來，再也飛不起來了。他忘了說：「因夏拉。」

可是，就我在埃及寓居的經驗所知，除了這鴉鳥之外，從來沒有別的人，會忘了說這句話，不管他是屬於什麼社會階層，什麼智識水準，「星期三夜裏請到我這裏來吃晚飯罷，」我跟胡珊福齊教授和他的太太薩美哈這樣說。他們回答道：「嗨，那真謝謝了。九點鐘嗎？我們準來——因夏拉。」

埃及是屬於東方的，但牠也屬於西方。正當你立下斷語，認為埃及屬於西方的成份比之於屬於東方的成份來得多，就在那一段時間裏，會有人冷不防地在你耳朵邊說上一句：「因夏拉」。也許，那還是在開羅城內有冷氣設備的雷佛里大戲院中，一間有日光燈照耀的觀眾休憩室裏呢。

埃及王國位居於曠陽逼人的非洲東北部，幅員約佔三十八萬六千方英哩，比之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俄利岡州，和華盛頓州三者合併起來還要大些（三者總和約相當於我國雲南，廣西，廣東三省的總和），但，就其效用而言，猶不及一個西佛吉尼亞州（該州面積僅較我國臺灣省略大），為什麼呢，就因為遍地皆沙的緣故。除了沙漠綠洲裏的居民，以及游牧民族貝多因族以外，埃及的兩百萬人，口都集中在尼羅河的兩岸，現在如此，遠古時也莫不如此，全國祇有不及百分之四的地方是可以耕植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則不及全國的百分之五。

埃及就是尼羅河，尼羅河也就是埃及；希洛鐸特士這樣說，斯特拉博也這樣說，而他們的話，到現在還是對的。當你從開羅乘車南下的時候，你可以從火車的窗戶裏向東西兩方瞧瞧，在好些地方，你能够很完全地看到埃及境內可以耕植可以居住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跑到亞酸地方高臨河面的沙峯上去，你就可以看到，原來綠色原野的東西兩界線，相距還不到一英里長呢。

埃及的形狀像一棵棕櫚樹。樹的基底是在英埃蘇丹，樹的軀幹則就是那條從華地哈發開始，以迄開羅的長達八〇二英哩的尼羅河。在開羅以北，約一三〇英哩長以達亞

歷山大海港，在那區域裏就分佈着許多豐姿綽約的棕櫚葉，那就是那些小河和運河，尼羅河三角洲上可種棉花的沃壤，其灌溉全賴乎此。

開羅是一個大城市，法魯王的子民中有十分之一之數集居於此。我會希望能在開羅城內看到回教寺院，召集人民祈禱之用的尖塔，以及駱駝，而結果我並沒有失望。對於用熱水汀取暖，我沒有太大把握，結果是真的有了，我也不太希望會有出差汽車，結果却多而便宜。我並沒有想到會有格洛畢水室那麼大的飲水室，在那裏竟能吃到巧克力和藥蜀葵的水淇淋聖代，我也沒有料到有那麼華貴的山密拉密斯大旅館，比之於華爾道夫旅館和羅奈方場也未見遜色。對於冷氣設備我倒不是早就料到的，因為過去我常常會碰到有冷氣設備的地方，就是在遼遠的不大可能有冷氣設備的波多黎各南部的地下室裏居然也有；不過我却沒有料想到有臀部青青的狒狒，我在主要的林蔭大道上曾經看到過兩頭狒狒，正牽曳着牠們的主人旁邊用腳跟輕踏。其中一頭似乎正在走向一家有冷氣設備的百貨公司裏去，雖然我並沒有跟了去一看究竟。

在開羅下城的街道上，遠超乎震耳欲聾的車輛聲音以上，有人從尖塔上發出喊聲，叫信徒祈禱，每天有五次之也跟我一樣，對於一個城市為什麼會在這裏興起而在別處興起，覺得非常詫異的話，那麼，就讓我來跟你談談開羅城的種切。

在三角洲的頂端，尼羅河分歧四出，自一變為二，繼而復變為無數支流，向北推行，以迄於海，就在這頂端之上，一直爲了來征伐必爭之地。就在這裏，上古時代，孟飛斯城屹然而立；就在這附近，公元前五世紀時，波斯人的侵略者，坎弼西斯，會建立一城，名之曰巴比倫。當法老時代，希臘時代，羅馬時代，那裏還曾建立過若干名城，紀元六三九年時候，回教從麥加向西北兩方面推進，阿拉伯人乃遍佈埃及全境，當時有一位猛將，名叫阿穆伊本阿爾阿斯，抗起了先知的旗幟，率領了四千個精兵，沿着沙漠中的一條小道，從巴力斯坦西來，就在這小道上，曾有過亞歷山大，阿伯拉罕，和聖族的足跡，到六四一年，在一次長時期的圍攻以後，巴比倫城被阿穆伊本阿爾阿斯所陷落了，就在那侵略者的軍營所在，建立起一個新興的市區，名爲阿爾夫斯塔。就是「營帳」的意思。那地方漸漸發展開去；郊外也慢慢繁榮起來。到九六九年，在阿爾夫斯塔的西北方向一塊漏地沙礫的荒地上，又開始建造起一塊新市區來。動工的日子，是八月裏的某一天，那天爲火

多。你看到駱駝在這些街道上行走，等你過完了第一個星期，眼睛已習見於此，你就覺得不太詫異了，除非你會回想一下這一個擁有二百二十萬人口的城市，比美國費城還要大些，駱駝是屬於這城市的；牠們對於福特汽車和雷諾汽車的往來馳驅並不感到煩擾，牠們對於車裏車外都擠滿了帶有頭巾的人們的那些鈴聲亂響的街車，似乎還蔑視有加，牠們緩緩地躑躅着，對於外界有深奧的興趣，可是並不關心。你看到這情形，會有一個感覺，覺得這些動物在沙漠的靜穆裏住久了，竟喜歡上開羅來換換口味。

埃及的國都，如果用美國的標準來判斷，將被認爲是一塊古老的地方，可是，如果時間是在尼羅河邊來量度的話，那麼開羅還祇是一個嬰兒，乳臭未乾呢，就在離開開羅十二英哩的地方，沙土會把孟飛斯城掩埋在地下，說起這一個孟飛斯城，正當我們今日的巴黎，羅馬和倫敦三城，還只是一片蠻荒，人們還在穿了那去掉骨頭的生獸皮，還在用石塊追擊豺狼的時候，那孟飛斯的人民却已經在大談其政治，已經懂得些醫藥之道了。孟飛斯城至少在公元前三千二百年時已經建立了（有的說在公元前四四百年），開羅城則一直要等到公元後九六九年才建立起來——這個後起之秀的城市其實祇比哥倫布早了五百年。如果你

星通過子午線的日子，阿拉伯人把火星叫做 Al-Kahir，因此，這一個新城市就稱是爲 Al-Kahirah。法國人就名之曰 Le Caire，而英國人就叫牠做 Cairo（開羅）。

開羅跨在尼羅河上，像一個四肢攤開靜臥着的巨人。在某一個方向，是許多灰色的住宅，充滿着城市的污穢；而在另一個方向則多高樓大廈，爲富者聚居之所。羅達島和格齊拉島，在開羅地方把尼羅河分裂爲二，河面較窄，所以橋樑建築就沒有問題了，你走過那些橋樑，可以到達吉柴金字塔，也可以到一家河濱咖啡館裏去吃鴿子，在河的東岸，圍繞着那滿處是玻璃，鋼鐵和摩天大廈的現代化商業中心，而形成一個不太精確的半圓形的，就是那些古老的市場，黑暗而陳舊的回教寺院，還有那具有千年歷史的城門和崩壞的牆垣。

你可以想像現代的開羅，和華盛頓相像到如此的程度：在中心的近處，有許多整潔小巧的公園，還有許多交通中心，從這裏，寬廣的馬路向四方輻射出去，在這地方，你有的是自由呼吸的空間；在舖裏面陳列着英國的毛絨，和夏伯來里的香水；這是一塊二十世紀的地區。那古城呢，則具有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格調，到處是大街小巷，到處是擁擠熙來；這是一個纏綿，是一個網罟，是一個人烟稠

密的所在。而且，當你在那名叫卡色愛耳尼爾的清潔的森林路上購買外洋運來的珠邊的時候，雖然你儘可以把那古城忘掉，可是古城却正潛伏在你的身後，正像大漠中的莽莽平沙一樣，在現代化城市的中心，有一個佈置精美的愛士倍佳公園，牠的一邊是雪澄赫特旅館的名聞遐邇的高台，牠的另一邊則是歌劇院，可是你從那公園出發，一分鐘裏面你就能鑽入到東方世界中去，如果打從摩斯開街走，祇要跨過一步就行。

摩斯開街是一條街道，可以通到堪愛爾卡里里去，那個地方，在十三世紀時是沙漠旅行隊的客寓所在，而目前則是開羅城內最負盛名的市場，許多里巷全都爭先恐後地向每一方向引展出去，有些里巷的頂上則完全用屋頂蓋住，以遮蔽日光，這些里巷全都瘋狂地活躍着喧鬧熙攘的人群，這裏面有挑水夫，賣冰凍果汁的，賣糖果的，門房，乞丐，阿拉伯語的通譯員，驢子，運貨的二輪馬車，坐人的四輪馬車，駱駝，還有無數個賣東西的人——男人，女人，小孩——他們穿長袍，戴面紗，頭巾，縛色彩鮮艷的腰帶，穿五彩皮革的拖鞋，但也有穿西式服裝和戴上等土耳其帽的人。那些店舖通常都向着街面洞開着。店員們全都盤着腿坐着，嘴裏大聲叫賣着他們的貨物，那些貨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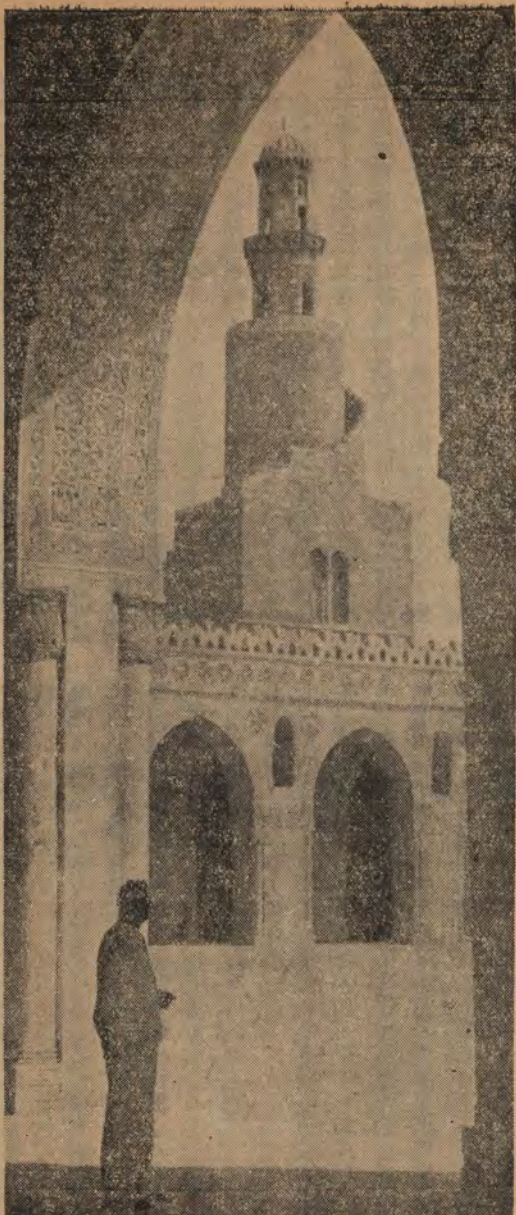
供人祈禱的會堂罷了，這一點，對於西方的旅行者，一定會引為奇談的。事實上，穆罕默德對於寺院和教儀等等並不為意，回教的儀式非常簡單，只是每天祈禱，每星期五

，有紫銅器皿，黃銅器皿，地毯，薔薇油，祈禱用的氈毯，飯後洗手用的碗鉢，肩巾，圍巾，漂亮的皮袋，最近出品的和真正是三千年前傳下來的聖蠟燭（作為護身符之用），銀手鐲，真金的鍊條，紅海的琥珀，蘇丹地區出產的匕首（每把一角錢），還有從地球各處運來的寶石。

在摩斯開街上買東西並沒有簡便的規則可資遵循，那些商人——你說話的時候悲哀的成份多於憤怒——都是些騙子；他語音中暗藏着詭計，會對你說，你這個人心腸太狠，硬從他那些啼飢號寒的孩子們口中把麵包奪去，也許，到了時候，你會高聲大嚷起來；於是，你們間的戰爭就暫告中止了，那商人會從一個銅甕裏倒出一杯很好的咖啡來。你稱贊他的咖啡，把那杯咖啡喝乾了，然後停戰期間已滿，戰爭再度開始了，也許，經過了一個鐘頭的纏長增高的劇烈爭鬪以後，你終於得到了你所想要的東西，所化的錢只比你願意付的價錢略為高些；也許你並不能夠如願，在摩斯開街上買東西就像買彩票一樣——誰也不知道誰會打贏，可是，比較更可能的，那打贏的並不是你。

開羅城內數以百計的回教寺院，是最能令觀光者賞心悅目的建築上的特色。牠們大都係建立於阿拉伯時代。其實回教寺院並不真是一個供奉神道的寺院，祇不過是一個舉行一次精神上的用神道來感化的演說而已。

在原始的形式之下，回教寺院只是一塊露天的庭院，四周築有高牆，以遮太陽，一部分庭院的上面蓋有屋頂，



開羅最古老而華麗的伊本士倫寺院，傳說在這兒上帝

以禦風雨。其中有一統牆上有一個神龕，叫做「密拉勃」，用來指示聖地麥加所在的方向。伊本土倫寺院，是開羅最壯麗的寺院中的一個，矗立在一個名叫牙西寇的土丘

上，其地接近薩拉定衛城——那是一個雄偉的十二世紀的堡壘，從一文童山濯濯的嶺脈上俯臨着開羅城。就在這牙西寇山上，上帝曾一度跟摩西說過話；也有人說，諾亞和

他的眷屬逃避洪水時乘的方舟也會停留於此處。在這附近是蘇丹哈山寺院，該寺莊嚴偉大，建於十三世紀五十年代的最後數年，建築時所用的石頭是從吉柴金字塔搬來的。

從金字塔中去偷取石塊，多少年來，一直是本地建築家們常愛使用的巧計。其便利是不可勝言的。你在開羅城幾乎任何一家的屋頂上，都可以看得見那些金字塔；事實上，金字塔區域現在已經成了市郊之一，人們能夠搭乘街車到那邊去，那裏有一個奇怪的職業，有人在高達四五〇四英尺的屈奧蒲司大金字塔上跑上又復跑下，能在九分鐘內跑完，然後再問你要錢，現在這個生意還是非常旺盛。馬克吐溫曾在他的著作 *The Innocents Abroad* 中寫過這件事情，而我，從出差汽車中跳出來時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先生——上去再下來——九分鐘，不然不要錢。

滿月的季節是去看金字塔的最好的時間，在開羅的每一個人都差不多會千篇一律地這樣告訴你。在月光底下坐一輛敞落車去兜風，對於旅行家們，是一件主要的玩意兒，對於開羅人也是如此，當他們對於夜總會玩得乏味的時候，金字塔，在月光底下，當然更爲奪目，牠在沙地中高聳着，當然更爲動人了，在我們的老祖父時代，要上金字塔去觀光該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是一次勇敢的冒

莫吹，佔地十三英畝。

我喜歡斯芬克司，（人首獅身像）比之於喜歡金字塔更厲害些，因爲斯芬克司比較的小，比較的更容易控制些。你可以費三分鐘的時間，在牠的四周走上一圈，而且，如果你會幹溺於如此可怖的沉思中的話，你會想到你已經踐踏過這塊地方，在潭裡，曾經一座來過的有：圖坦克阿門子詩人吉伯林，老羅斯福，克甲奧帕特拉，圖特穆斯王子三世，邱吉爾，拿破崙，希洛鐸特士，尤金妮女王，和劇作家華特恐怕普天之下再沒有一塊小小一草前的地方，會載負過如此各色俱全的世界偉人們的質量罷。

前來開羅的人可以很方便地歸併成三大類：一類是觀光者，大多數是美國人；另一類是 *Diversants*（遊客者），那是些時髦的硬派，他們一到了冬天，就開墜了太陽，跟蹤了大夥兒人，到坎納斯，蒙提卡羅，佛羅移那來，這一類中英國人多於美國人；還有一類是一些無可分類的人，是一個頗爲壯觀的混合體，其中包括法國的畫家，印度的王子，沒有什麼顯赫的經濟來源的希臘人，好萊塢的電影明星，沙地阿拉伯的酋長，土耳其的走私者，和失去權位的巴沙幹子族。

拾穗

險，騎驢子要走上天的路，要戴上頭巾來避免風沙，要從雪濺赫特旅館裏先備足了乾糧，以備野餐之用，還要一大袋的匹亞斯特銀幣，以供給那些狂妄的通譯員，他們常會伸手來搶錢，緊抓不放，還會再三地來煩擾你。現在，我恐怕，某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已經失去了。一輛有皮墊的出差汽車，載了你疾馳而去，只費二十五分鐘光景；通譯員——兼負擔導與顧問之職——則領有政府執照，英語非常流利。對於重要的史蹟曾受過很好的訓練，而且像任何一個穿繡花硬袖的大使一般的溫文有禮，他並不需要小費，他需要他的服務所應該取得的正常的報償。他的人格如是可敬，還是令人稍覺遺憾的。

人們決不能夠希望，會把金字塔的年齡認識得非常清楚。要你口若懸河地說，金字塔一共有四千五百年的歷史，那是一件事情；可是，要你站在那巨大的階梯旁邊，俯視着尼羅平原在你下面展開，然後把那數千年的時間想像做多少白日，多少日夜；多少個耕耘和收穫的季節；多少個血脈相傳的世世代代；那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金字塔實在是太老了。許多金字塔中最碩大的一個，那屈奧蒲司王的陵墓，是用二百三十萬塊石頭堆砌成功的，每一塊石頭平均重量爲二噸半重。這金字塔的底部每邊長七五五

山密拉密斯旅館，自從大戰以後，是佈置得比雪濺赫特旅館更爲精巧了，那山密拉密斯旅館的走廊，可以說是一個不費錢而可以觀賞過往景緻的絕妙所在，這是天方夜譚中會有的經歷，任何一個自尊自重的環球旅行者都不應該錯過這大好機會，你也許是從紐約去東京，從倫敦去孟買，從巴黎去西貢，從阿姆斯特坦去約翰堡，喀拉奇，巴格達，奈洛比，或者去達爾愛斯沙蘭，在這旅程的中途，你歇息下來，如果你是基督教徒或猶太人的話，你可以在這裡喝一杯威士忌酒，如果你是非回教徒，那麼你可以喝一杯茶或咖啡，在這裏，驛路分岔爲二，一條通往麥加，另一條通往阿爾及耳。所有這許多地方奇裝異服，五光十色，都聚集起來默綴這寬廣的走廊，而在這走廊下面，則有尼羅河以每小時四海涅的速度在嗚咽着潺湲流去，那尼羅河的微語聲，在暮靄裡顯得是陰謀不軌的樣子。旅客的絮語聲也是如此。但我不相信，人們的語音能把河水的滔滔蓋住。

那是個嚴冬的晚上，在山密拉密斯的走廊上，有峭厲的寒風從沙漠上吹來，幾個阿拉伯酋長正在附近的桌子上撥着念珠，念着「阿拉」（回教之神）的九十九個稱號——就在這時候，我們第一次遇見法奢倍，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說，「我很願意帶你們上騰斯開街去，看一個完美的古色古香的土耳其住宅。我相信你們看過之後，對於牠的可愛之處，準忘不掉。然後，我想帶你們去看凱特倍王的陵廟，凱特倍王是一四七五年附近的人，那陵廟裡的尖塔是撒拉遜式建築中最富有特性的一個典型，在這以後，我將帶你們去跑跑電影院，在這裡，電影院的總數大約有八十七個，其中有幾家是有冷氣設備的，我當然忘不了帶你們上 Tamberge des Pyramides (金字塔飯店) 去逛。那裡，法國姑娘們到了很晚的時刻還在表演節目，這飯店的鄰近有一個照耀得如同白晝的游泳池，你們從酒排間的高樓上就可以看得見，在陵墓裡，有一個確確實實的穆罕默德的足印，你們可以注意一下，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到上埃及去——包托盧克騷，高納，亞酸，和飛萊——因為這些地方正像開羅一樣是真正的有埃及風調的地方，然而却又屬於另一個世界。那是屬於『非臘』們的世界，關於『非臘』，你們也許已經聽見過，不過不太清楚罷了。」

『非臘』就是農民。他耕耘田地，他汲取尼羅河中的河水。他穿一件靛青色的或是白色的長袍，叫做「加拉倍亞」，他下身穿一條非常寬大的襯褲。他的女人則全身穿黑色的衣服，和烏鴉相差無幾。他要到什麼地方去的話，

就在這些古風猶存的『非臘』們中間，牠還保持牠原有的威力。

他並不如同西方人的幻想中一樣，是一個服飾潔淨形容煥發然而無知識的野蠻人。他並非如此。他在尼羅河的泥土中工作，他受到吸血蟲，十二指腸蟲，瘧疾，和遺傳性梅毒等病症的戕害。他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發展的機會。在每一種情形之下，統治者的政策，一向是想法保持他的愚昧無知。自從埃及獨立以來，在過去二十年中，小學生的數目增加了三倍，教育經費增加了六倍；這數目依然是小得可憐，但却在進步之中。每一個旅行者都不應該忘掉；埃及，是地球上許多最古老的國家中的一個，但卻同時也是一個最最初小的國家。

『非臘』，比之於上層階級諸如政府官吏，縣長，總督之流，是更足以代表真正的埃及風格的，因為雖然他處身於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裡，雖然他的統治者，語言，宗教，全都經過了變遷，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仍依然如昔。他用的工具，他身上的刺花——他用錫粉和水蠟等物在他身體上塗上色彩——他的家庭，食糧和巫術，這種種全都沿襲着蘭德西斯王朝的舊習，很少變易，那些縣長總督之流，雖然是熱心的民族主義者，但在他們的血管中，却有全

就騎驢子或是騎駱駝；不過他步行前去的時候更為多些。他每天吃三磅重的玉米麩色，以供給他每天所需卡路里數的百分之八十，以及蛋白質的半數；此外還吃「米希」，那是一種用水牛奶做成的酸乾酪；並且，到適當的季節，還吃豆子，大豌豆，扁豆，米，和棗子，肉類（對於他而言）實在化費太大了，所以他吃得很少，除非是一匹牲畜——山羊，黃牛，水牛——因意外災禍而遭死亡的時候，他方始可以大嚼一頓，到這時候，他一定狼吞虎嚥到無法消受為止。他喝大量濃郁的紅茶，當他採得大麻嫩葉的時候，就加以焙乾點燃了當烟抽。他跳舞時常常跳得非常劇烈，在西方人看來，並無一絲樂趣。我倒很喜歡聽他夜間在尼羅河上划船時所作的音樂——那是一種像應答祈禱般的音樂，其中有一段短短的獨唱，還有一段如泣似訴的單音符的唱和。

他的行動規律非常簡單，只不過寥寥數條，而且全都記載在經文裡面。要押另外人家的灌溉水源導引到別處去，那是絕對不允許的（你可以先想一想你們自己社會中最罪大惡極的一種罪惡，某一種無法見諸言詞的罪惡；然後你可以知道，在埃及偷引水源之罪，比這種罪孽還要重）。如果眞的有一種力量名之曰自然道德力的話，那麼，

部東地中海地區的血液混雜在一起，而那些『非臘』們，則純粹是埃及王朝的血統，毫無混雜。如果聽其自然的話，他對於懸掛那一種國旗並不關心，他具有尼羅河的永恆的單調，永恆的均一。全國的農業和尼羅河的航運都操縱在他的手中。他佔據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

在盧克騷的鐵路月台上，他的真面目在我們面前出現了。當我妻子瑪格麗，法奢倍和我三人，從開羅出發，坐了有冷氣設備的火車，經過十三小時，南行四二〇英里，而到達盧克騷的時候，我們看到有兩三十個『非臘』，穿着剛從洗衣盆中取出的「加拉倍亞」，還戴了頭巾。

法奢在事先已經打電報通知高納的村長，說他要帶一對信基督教的外國人來參觀他們的村子。到了盧克騷車站，賓主之間有熱烈的握手，當地村長還問了好些問題，據我揣測，大概是問我們旅途是否勞頓之意，祇是他們對於我們不能講阿拉伯語一節，似乎毫不理會。我們的行李給他們在夜色蒼茫中扛走了；一輛四輪馬車在候着我們；我們被載着在月光下疾馳而去，經過底比斯寺院的高大的亭柱，上了一艘停泊在尼羅河畔的帆船。

在尼羅河的西岸有兩個高納城，一個是古老的，一個是新興的。法奢倍是政府的建築師，這新城就是他所建造

的，就在這新城裡，我們就擱了三天。阿里加波是我們的廚師，阿勃德馬布是我們的聽差，還有阿勃科拉，幫我們運東西。我們的房子是用泥砌成的，在太陽光之下發出金光，在月亮光之下又發出銀光，就因為砌匠中夾雜着稻草會反射光綫的緣故；臥室和起坐間都有很高的圓屋頂，是阿拉伯式的，在起坐間裡有一個火爐，用以烘乾沙漠上晚間的料峭，就在這附近，圖坦克阿門王在他的陵墓中安息着；從我們臥室的窗戶裏可以看到曼儂的巨人像，那就是兩座長達七十英尺為沙石砌成的阿蒙神非斯王三世石像。當基督在伯利恒降生時代的前後，斯特拉博有一次跟高盧斯一起來訪問底比斯，那一次，那巨人像使他才為喜悅，因為就在那一天，巨人像中的一個——那北邊的一個——竟唱起歌來。那聲音有點像一根斷絃發出來的音響。據斯特拉博說，在那天的第一個小時中，他聽見了一種聲音，究竟是從底比斯發出來的，還是從巨人像發出來的，或者竟是站在廬座旁邊的人故弄玄虛，他却無法斷定。不過斯特拉博那次訪問之後不過數年功夫，有一次地震把那會發聲音的巨人像撼動了一下。從此以後再也聽不見歌唱了。

「我們的祖宗建造起這些石像，」阿里加波這樣說，高納和盧克遜兩地方就是古代的底比斯城。這古城的光華燦爛的廟宇，和建有斯芬克司像的大道。到現在還遺留着，在數千年以前，這古城有最大的重要性。荷馬的史詩中就說起過底比斯的一百個城門和兩萬輛戰車。高納區域，所佔地區約相當於巴黎的一半。原先是一個廣大的墓園，其中有一層復一層的錯綜複雜的墳墓，最古者可以追溯到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年代。在這附近，有一個荒蕪不毛淒涼滿目的深谷，叫做「帝王谷」，在公元前兩千多年的四十多個帝王的墳墓就是在這裡的山巖上斫鑿而成的。

我們決忘不了這「帝王谷」；可是，高納地方的阿非利加型的天空，將可能成為我們對於上埃及的唯一最敏銳的記憶。那顏色是屬於一種金屬式的炎熱的藍色。其他一切的顏色都被塵埃所遮掩了。棗樹的葉子是塵埃的灰色。Bougainvilleae（一種熱帶植物）的火焰色和玉蜀黍的綠色都因為塵埃所蓋而顯得非常黯淡。甚至於人們的臉上也是塵埃滿面。

亞酸位於盧克遜之南一三〇英哩的地方，我們剛到的那天晚上，在亞酸大旅社的花園裡，布特洛斯上尉跟我們一起喝酒。「我們聽人家說，上埃及的這一地帶，從來不

他是懂得英語的，「那時候可真是個偉大的時代。」

「照你想法，這偉大的日子可還會再來嗎？」瑪格麗問他，阿里加波聳了一聳肩膀，「我不知道，」他說。「我年紀老了，我不會唸書，不會寫字，我怎麼說得上來呢？我的兒子也不會讀書，不會寫字，可是他有两个兒子，現在都進了學校，總有一天他們會讀會寫的。所以總有一天，他們會從書本上讀到，一個聰明人的見解，認為過去的所以偉大，今日的所以不偉大，其原因是什麼。到那時候，他們會到我們這裡來，」他說。「來告訴我們。」

他這時正在那白牆圍着的露天庭院裡一個拱形的爐灶上焙着麪包。他自己是一個很好的廚師，可是他對於女性廚師却有一個最壞的見解。「女人們哪，」他說着，並且很莊重地對格瑪麗作一次很有禮貌的點頭，「對我們確實是一種幸福。一種安慰。她們值得我們的贊嘆。可是却千萬別讓一個女人走近爐灶去。」

「非臘」並不是奴顏婢膝的。他有他的驕傲，能顯示他的談話和憤怒。在七十年以前，有一個名叫阿拉比的「非臘」曾經領導革命，反抗英國，幾抵於成，關於他，戈登將軍會這樣說，「他將世世代代永存於人民中間：他們決不再是『你的忠僕』了。」

下雨的。」我說。

「這是不確實的，」他精神奕奕地回答道。「旅行家常常為許多無恥的荒謬報導所欺騙。我自己就曾在這裡看到過雨，那是三年以前的一個下午，還幾乎下了有十五分鐘之久。」

亞酸是一個小城市；我並沒有問起牠的人口究有多少，不過猜想起來大概在兩萬人之譜。在尼羅河沿岸有一條美麗可人的大路，兩旁有樹蔭夾道；有幾處基督教教堂，有少數並不引人注意的回教寺院，還有一家一宿三餐需費六七金的豪華旅社，這裡有許多黑人，因為亞酸已經是在努比亞的邊緣上了。

亞酸地方有許多崇山峻嶺夾峙着，把那洶湧的河水制限於一個狹窄的河谷，在這地區裡有一個聲名卓著的河壩，還有一個「尼羅河第一大瀑布」。誰也不知道亞酸究竟是什麼時候建立的。牠可能是全地球最古老的一個城市。至少，絕無中斷的長期記錄可以追溯到整整六千年前。

在某許多城市裡你可以分享到昔日的風光。巴黎是這樣一個都市，倫敦也是，羅馬當然也是。在那裡外間的實在情形和你所聽到的稗官野史往往配合得起來；你不需要很用力去想像，就可以見到從凱撒以至於你中間的連貫性

可是亞酸地方的過去的居民，在我們看來却一直非常生疎，我們不能夠了解他們，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禮節，他們的神祇，在四、五、六千年前的某一天的日出時分，婦女們聚集在河岸邊打水的時候，她們談論些什麼呢？

那時候，這城市叫做阿布，或者遜特，或者蘇安。你可以想像，一定有那麼一個早上，婦女們興高彩烈地談論着，「赫可夫昨晚晚上回來啦。你聽見說起沒有？」赫可夫是一個智勇双全的人。他會在阿姆的鄉間開闢了一條道路。他會攻破過阿推特和推累斯兩城。他會與野蠻的利比亞人奮戰。回來時帶來了三百匹驢子，滿載着烏木，象牙，和豹皮，有一次他曾在蘇丹地方生擒了一個「膝」——一個矮人——把這個畸形的小人兒帶回來，供貝比王二世的賞覽。你可以在亞酸地方找到赫可夫的墳墓，可找不到他的精神。

我們乘一艘帆船渡過河面，在一個新近開啓的墳墓裡，和一個死於三千五百年前的女子相對而視。我們站在離她有一臂之遠的地方看着她，她也回看着我們，可是我們間却不能互通消息。她是一個不知名的人，死得太久了，比凱撒，亞歷山大，荷馬還要早，她的身體保存得很好，我們看到她優雅的指尖，和美妙的裸足。她再也不能把她

「團結一致的精神是神聖的尼羅河所賜給我們國家的，」有一個人跟我這樣說，「尼羅河從叢林的無邊黑暗裡，進展到日光普照的海洋，其綿綿不絕足以爲我們的楷模。而且，尼羅河是聯合一致的，正像埃及的人民一樣。」

這話裡面，當然有詩人的不合實際的成份在，因爲到現在爲止，「非臘」們和總督們還沒有完全合流呢。

不過，「非臘」和總督們却全都和「阿拉」一樣，非常注重灌溉——他們想建造更多的灌溉工程，把沙漠驅逐掉，把沙礫征服過來，到目前爲止最龐大的工程計劃，是想在維多利亞湖上築一水壩，現在正在計劃之中，等到開發了新的水源以後，沙漠是不是就能供給五千萬新人民的給養而自給自足呢？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中，我們會受過征服者多次的蹂躪，不過我們始終是百屈不撓的。」一個朋友這樣說。「我請求你記得兩樁事情：第一，埃及會一度是全世界的中心。美術和

的悲劇告訴我們了，我們也無法分擔她的愁苦。

在這些日子旅行到亞酸去，最主要的理由多半是去看飛萊島。這是一個小小的地方，不及一千五百呎長，可是却一度成爲威靈顯赫的愛西斯女神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地，而且是克尼穆·普塔，奧西里斯，和何勒斯諸神的「天宮」——那些神道已經死掉了，正像亞酸墳墓中那個不知名的女子一樣，一年之中有九個月的功夫。你要看飛萊島的話，只能坐一艘划船向下面看（或者根本看不到），因爲整個兒的島和島上的廟宇都被亞酸壩後蓄水庫裡的水所淹沒了；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在七月中旬以後，飛萊才露出水面，重見天日。

島上的廟宇是托力梅王朝和一個努比亞的國君所建造的。牠們都很莊嚴，可愛，而且相當小巧，有雕塑得精美絕倫的神道和君王的浮雕像，他們並沒有卡那克以及金字塔所顯示的誇大狂的巍巍之感。你看到了，會覺得，如果你是克里奧帕特拉的親屬，得以跟他們在一起生活，你準會感到舒適，毫無懼怕。

埃及，在牠獨立以來的二十八年中，已經下決心要繼續生存下去，而且要繁榮滋長起來。埃及人把他自己看作是中東回教國家日益文明日益富強的過程中的開路先鋒。



尼羅河上

科學爲其他國家所望塵莫及，第二點，歷史是常喜歡重演的，「他嘆了口氣，「不過最首要的事情，我們必須先把那許多政客官僚加以肅清，國家才能健全起來，」他說。

「因夏拉，」他加添了一句。

(譯自 H. Hilday)



古時的節節路。鷓鴣是埃及農人極珍貴的肥料

兩顆心臟一種血液

一個工程師看到泵浦上面或者過濾器上面有東西壞了，他可以另買一個新的，但處理人體血液系統的醫生們却不能這樣做，最近美國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聲稱，他們已經找到一個新的方法，能免去這種困難：他們能把兩個人的動脈連接起來，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循環系統。

他們把一個人的大腿主動脈中向下流動的血液運通到另一個人相當部位的動脈之中。然後，又把第二個人的血液再引回來，接在第一個人同一大腿上比較低下一點的地方，如此構成了一次完整的循環。在某些試驗中，這樣連通循環竟能維持二十六小時之久。

據研究人員建議，這方法未來可能的用途如次：
一、在某些精細的心臟手術中，病人的心臟可暫時擱置不用，而他身體上血液循環的工作，完全交給另一個人去擔任。

二、在腎臟與肝臟損壞時，已壞的器官可以卸去其一部份負擔，得一短時期的休息，而促進其康復。

三、在放射性疾病中也可應用此法。因為實驗早已證實，動物吸收到足以致命的大量放射能後，如果牠的血液能和正常的動物相連通，那麼他就能復原了。

星際飛行的預測

璞譯



從前是一種幻想，現在却是無可避免的事實，星際旅行已計日可待了，這兒所寫的是一些技術問題和其可能性的概略。

根據蒐集自美國第一流科學家處所得的目下的事實，要斷定何日甚至何年行星間的旅行可以成功，還不可能。

但就科學上講，那樣的飛行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是廿年以內即將實現，這是美國在飛彈及火箭工程方面工作的五千多位權威以及在這方面作研究的理論科學家們一致同意的。

意味深長的是僅二十年以前這些人還都會嘲笑過星際飛行的觀念。但在過去兩年中，這方面的科學文獻一點一滴地匯成河渠，時至今日，它的突飛猛晉已有如洪水的氾濫。

這些敘述係根據航空文摘最近完成的調查，這調查指

出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赫夫登博士會告訴航空的主筆說：「設計飛到月球的火箭需要十年以上。」是否有其他的科學家不同意呢。

許多參加航空文摘調查的人以安全爲其主要理由而不願用名字引證，舉例說一個在世界上居領導地位的科學家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對於直接引證笑而不答，但却加一句說：就個人講，墜登博士的說法我是完全同意的。

其他很多的人却和墜登意見不同，說是僅因防衛所必需的事物及財政的困難阻礙了星際火箭的實現。其實甚至十年之內都可成功——這就某方面講意義是一樣的。

統一迪佛飛機公司總經理的助手，替該公司計劃操縱

彈方面的策略的負責人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軍助理部長小湯姆森·蘭非，在他專管研究與發展問題而第一次斷言其「工業上的條件——由於對這方面的毫無所知，受到了相當的限制」時，接着說了一些十足門外漢的意見。

「任何人設計一個飛到月球的火箭也許須要在十年以後」他說：「並不是因為那樣的一個火箭不能在十年之內造成，而是因為在這個期間內，火箭要朝着更重要的用途方面發展。」

「我有一個意見，」他接着說：「國內大部份對火箭方面的努力，與其想使它飛到月亮，毋寧朝着那些更重要的用途。」

生產「海賊」火箭及駭人聽聞的「鬥牛士」（見本期航空文摘設計分拆）的格林·L·馬丁公司中年青而富天才的工程主任威廉·B·拍京說經濟是星際飛行的唯一障礙。

「我覺得」他說：「在適當的費用和進度的情形之下，一個飛到月球的單程火箭目前已可於四年或者五年之內設計出來。」

「然而」他補充說：「我覺得有兩個因素使陸登博士的說法正確。」

他補充說：「我知道我們並沒有給你一個明確的觀念，但是我個人所能給你的一個明確的觀念是你不會在第一次載客的星際飛行中找我。」

德國「V」火箭設計人而現在正在美國工作的出色的火箭權威韋勒·布蘭博士不僅將談到它，而且作了一個驚人的預言：

「趁載客的星空船到火星旅行在我們這一輩十分可能。」

然而布蘭博士指出建造衛星火箭的技術首先必需完善

這些所謂人造衛星要配置在環繞地球的穩定的軌道上以便星際船的重加燃料與裝置，雖然使一個衛星交通工具入於軌道問題非常複雜，但基本的研究已經作過了，要使他實現，有兩項因素需要解決——那就是時間與金錢。

多少錢呢？權威的推測是五億到廿億之間或者一百廿分之一到卅分之一的一九五二年國防預算，這個數目還少於發展原子核分裂的曼哈頓計劃所費的金錢。

估計八億的人 德國星空研究協會秘書H.H.柯爾附帶報告一些消息：在這個世界裡並非僅祇西方國家在星空旅行方面進行研究工作。

一，那樣一個計劃所需的費用在未來的數年中將無法籌措。

二，我十分確信，除非双程火箭能設計出來是不會計星際旅行的。這種特殊形式的交通工具也許需要十年以上。

調查結果中沒有記錄的評論的代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內噴氣飛機設計權威及往復引擎戰鬥機的非凡的設計人所說的

「今日科學發展的進度」他說：「是在使人們停下來一再思索我們要到那裡去和什麼時候可以到那裡。」

「我們差不多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希望飛到月球實現的日子在目下比較幾年以前已經近得多了」

「這個結論是根據現在已經公佈的事實，飛機工業已在原子動力飛機的發展方面開始工作了。」

「上面的說法並不能解釋作爲我們認定星際旅行可能和不會由火箭動力來完成，不過似乎假若用火箭動力的話，火箭燃料及引擎本身方面還要經過相當程度的發展這一問題，就會發生在那樣的一項旅行之前了。」

「我們的確感到星際飛行利用原子能來完成，成功的機會比較多。」

「俄國」他說：「正與西方競賽而要在地球上三百英哩的高空建立一個星空的軍事測量站，西方和東方都以最大的力量在爲同一計劃而工作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這競賽要到將來方可分曉。

在設計及工程方面，最重要的是解決飛離速度的問題，要脫離地球引力場，一個火箭在地球表面須具有每秒三萬六千七百呎或差不多每小時兩萬五千哩的飛離速度，而今日的火箭要達到這個速度還不可能。

提高火箭的速度有兩個方法，你可以用更有力的推進劑及更有效的火箭燃燒室以增加氣體的噴射速度，或者你可以用減少廢重至最低限度的方法以增進火箭的質量比率（總重量與燃料耗盡後重量之比）。

就化學推進劑說，最大速度要增進到比德國「V」每秒五千五百七十五呎）的速度還大百分之卅到百分之四十未必可以成功。

至於增進質量比率呢，這個簡單的範例可以指出它所有的驚人的困難。

一個總重廿七點二磅而在所有的燃料耗盡以後重量是十磅的火箭，其質量比率是二點七二比一。經計算無論使用那種燃料，這都是以它自己的燃料的噴射速度推動火箭

所必須的質量比率。

假若這個質量比率的火箭是用液態氫和液態氧當作燃料的話，那麼它最後會以這種燃料的噴射速度每秒約一萬七千呎飛行。

若是我們要這個火箭以兩倍於它自己的燃料的噴射速度飛行的話，要達到這個速度，質量比率不是加倍而是乘平方，以兩倍它自己的噴射速度推行火箭所必需的質量比率是七點四倍。想飛脫地球，這個速度仍嫌不够快，若是我們要以噴射速度的三倍來飛行呢，質量比率（二點七二）現在必須乘立方，那就是說質量比率大約是廿比一，那樣一個火箭會要百分之九十五是燃料而僅祇百分之五的火箭本身和致用載重。當質量比率達到這個程度時，整個火箭會要大得驚人。

較今日具有更高的噴射速度的燃料若屬可能，那自然也就是說飛離地球所需要的質量比率大大地減小，但是因為那樣一種強力燃料在最近的將來還未可預測，所以問題是就今日我們所有的燃料中想辦法達到飛離速度。

於是答案落到了層遞火箭上，簡單地說它是一個大火箭帶了一個小火箭當作致用載重，當大火箭達到了它的最快速度時，小火箭發動而繼續它自己的旅程，利益不僅只

，在平面，使一物體圍繞地球作圓運動所必需的速度是每秒五哩（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空氣有阻力），在較高的地方所需的速度便較小，例如月球僅需每秒三分之二的速度以維持它在軌道上運行。

假若有一個火箭循着它自己的軌道繞轉，科學家們便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識來進行克服星際的次一步工作，他們可以決定太陽的熱；宇宙線的轟擊，隕星的碰撞，和很多現在還在理論階段的很多其他問題所生的影響。

於是造一個星空站的工作可以開始了。

雖則，有幾個觀念已提供出來，但是星空站的設計在今日仍舊值得推薦，這樣一個星空站就像一個二百呎直徑的油炸甜餅，慢地繞着一根軸迴旋，這種運動產生了離心力代替重力的效用。

和潛水艇一樣，邊緣應能承受壓力和能獲得適當的空氣調節；俾使站上的工作人員能在這裡工作和生活，在軸的中央有一面很大的反射鏡；把太陽的熱集中在它的焦點處的一個球形蒸汽鍋爐上——與童子軍的放大鏡用以取火的道理是一樣的。蒸汽再推動渦輪以產生電力。

做星空站的材料用一組所謂運輸火箭送到星空，有這些火箭在一個軌道上旋轉，穿着星空壓力衣服的工作人員

是小火箭的高度較大（阻力較低，地心拉力較小），而且小火箭能以大火箭的最大速度起飛。

布蘭博士計算過，假若一個三層的火箭要達到飛離速度的話，每次一層比前一層的推力要大到八倍，那樣的一個三層火箭就今日的標準是够大的了，據估計起飛時火箭的長度相當於十五層樓房的高（二百呎），而直徑約為六十五呎，心是四十六呎十一吋長，直徑五呎五吋，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了。

這個巨大的三層火箭在理論上如何變成一個衛星交通工具呢。雖然火箭是垂直起飛的，但第三層達到它的末速（六十哩高時每秒二萬七千呎）時，它會平飛而進入橢圓軌道，它飛到星空了。

在它離地球最遠一點的時候（橢圓長軸點），經計算高處為一千零七十五哩，火箭將沿着它的軌道而回到離地球最近的一點來（燃料耗盡時之高度六十哩）。然後它再回到最遠點去。

假若火箭上的燃料還有多餘，那麼由於當其位於最高點時增加它的速度，火箭的軌道可能由橢圓而變成圓。而且以後永遠在離地面一千零七十五哩的圓軌道上運行。這個理論上的軌道僅祇是很多可能的軌道中之一而已

可以開一個小槍門而將自己安全地緊縛在火箭上，於是他們拿出一個膠製體做的柔軟的大東西而裝成一個大圓環，最後像汽車胎一樣將它脹大起來。

那樣的一個站的利益是太多了，它可以當作轟炸機，它可以將小的投擲武器擲到地圖上的任何一處，它可以當作一個「全知」的觀測站，甚至假若有一個強力的望遠鏡，工作人員要看到地面的人們的活動也屬可能，而且它還可以用以對現在外層星空的神秘作進一步的探索。

星空船員（科學術語叫作「佔有者」）引起了另一個大問題——人類能在星空裡生活嗎？

人體的整個構造——骨骼，肌肉，內臟，血液，神經——習慣於抵抗地心的拉力，即算一個在軌道上繞轉的火箭或星空站比較起來和地球很為接近也沒有重力的性質；因為這個火箭或星空站是在一種「永遠自由下落」的狀態下繞轉地球。任何物體如能自由地依隨地心的拉力就沒有受到應力（應力是反抗自由下落的結果）。

因為我們在這地球上不能造出沒有重力的情況——除非實驗室的短時試驗物體在近於真空中掉下來——所以沒有方法知道人體對長期的沒有重量會發生如何的反應。

空軍感覺到了這個問題，於是大約在三年半以前開始

研究「星空醫學」，大部份的研究仍在理論階段中，但有些已開始獲得具體的答案了。

速度本身對人體並沒有影響。地球以每小時六萬六千里的速度繞轉太陽——雖則其快但並不使任何人煩惱。然而這是一種等速；速度的變化是另外一回事，當速度驟然的變更時，不論是加速或減速，對身體都有激烈的影響，因為器官及體內流質具有惰性，倘若你在垂直下衝的飛機中而驟然拉向水平，你身體就感受到數倍於重力強度的拉力。

當火箭的燃料耗盡速度為最大而加速度為最大時，工程師們於每一級達到了它的極點便必需找出些些方法以減低火箭的推力。

星際航行的旅客若是橫臥的話，極快的加速度的危險可以減少；因為在這個位置壓力的分佈較為平均。

一旦飛到了星空，你將面對着遠非幻想所及的神奇世界裡的一些情形。

火箭將會在一個鐘頭之內跑上幾千里，但是沒有速度的感覺，沒有風，吹打——那裡沒有空氣。

在星空船內，每樣東西都必須使中離化或將它細起，因為有心引力才產生重量的效用；所以由於沒了地

視力單獨一項能夠補償其他兩個「方位決定者」的損失。

這些都是有高深理論性的困難的問題。今天最多只能說科學家們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而正在推求解答預測在不太遠的將來可以獲得答案，不過在這方面他們是趕在許多以往的科學家之前了。哥倫布對於美洲毫無所知而現在的科學家們對於未查勘過的空處却知道得很多，而且他們的身體曾在上面疾馳而過。

他們抱着信心認為將來總可以想得出方法來以使人類能夠在星空中奇怪的環境裡生存，若是衛星交通工具及星空站在未來數年中可以造成，那末月球及其他星球的旅行即屬可能。

到月球旅行比到其他鄰近的星體要簡單得多（並非計及極大的距離差異），因為地球、月亮和星空船都在同樣的情形下受到太陽的拉力。它們差不多都以同樣的速度運動，而且在極小的範圍內是取同一的方向，為了這個原因，太陽的重力可以置之不顧。

因此在我們太陽系另一尾體的火箭飛行中，（無人航），月亮可能是第一次企圖的目標。

至於到其他行星的旅行，在這個理論時期，僅有兩個值得考慮——火星與金星。

心引力的拉力，你及艙中的每一物件便都沒有重量。在那裡沒有「上」和「下」。假若你掉了一本書，你可以看到它飄到天花板上，即算是吃飯那樣一件簡單的事情也成了費解的問題，沒有東西阻止你的食物飛出盤子來。

你呼出的氣息沒有重量，它不會飄起來而會形成溫暖的雲霧像外套一樣圍繞着你的週身。因為這種雲霧很快的隔絕了所有的氧氣，你便必需帶着一個氧氣面具，同時關於適當的空氣調節的許多理論仍需加以研究。

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便是你如何知道你是否頭朝上面，我們在這地球之上能夠維持我們平衡的感覺是由於身體的三個方位系統：耳道，神經末梢及眼，但是前面兩個系統主要的是依賴地心引力的拉力，它們未必能將有用的消息傳到腦筋。

因為視覺與重力無關（僅對視覺刺激生成感應），所以你必須靠你的觀察來決定星空船或星空站中的方位。

因此可能你的手伸開了或者舉在你的頭上而你還不知道——除非你自己看見了，試想：假如那時候你閉緊了眼睛躺下來（當然是被緊之地細住的）你會有怎樣的感覺呢？

這兒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直到至今並沒有指出是否

較遠的星體（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太冷又太遠，而最近太陽的水星，溫度高到能熔化鉛，結果在行星間的飛行計劃表中這些星體都被一筆勾銷。

金星最近時與地球相隔兩千五百萬哩，溫度的範圍從攝氏負廿五度到正一百度，稠密的大氣顯示出氧氣的含量比起地球上同樣面積所具有的尚不及千分之一，然而接近星體的表面含有較多的氧氣也屬可能。

到金星——或其他任何星體——的有計劃的飛行，必須採取針點航行。

金星與地球每隔四百七十天僅接近一次，因為金星以每秒廿二哩的速度飛行，而地球每秒飛行十八哩半，所以火箭必須在兩個星體位於它們最近點的時間之前飛離地球，星際研究的先進瓦特荷門博士估計，到金星需要一百四十六天，為等候兩星體的適當位置以便回到地球需要四百七十日，而歸途另需一百四十六日。

那個寓言裡，星體最近點時和地球相距大約三千五百萬哩的火星，就我們所知道的沒有生命的希望，因為幾乎完全缺少氧氣，溫度的範圍從攝氏負七十度到正十度，布爾博士最近所作的估計，探險所需的時間為兩年又二百卅九日。

火箭發展到現階段便考慮飛到其他的星體還略嫌過早，正如同假若格林克梯在一千九百一十年說駕着他的推進式飛機橫過大西洋略嫌過早是一樣。

要實現的事情終久是要實現的。
第一實現的是層遞火箭，在地球表面可能具有每秒三萬六千七百呎的飛離速度，它可能變成循軌火箭（衛星交通工具）或者繼續飛到星空，決定於它的方向和控制情形。因此能飛到月亮而再回到地球的火箭是可能的，這自然需要極其可靠的控制以使火箭以恰巧適當的速度在適當的軌道之上飛行。

接着實現的是備有船員的星際船，再次星際站及最後一備有船員的行星間的旅行。

同時他們希望能使廿世紀後半世紀交通工具的進步較之前半世紀飛機所造成的尤富戲劇性質。

—譯自1951年10月號航空文摘—

「我不能吃這些殘菜，」發怒的客人喊着：「叫你們經理來！」

侍者說：「沒有用，他也不吃。」

主顧：「我要的龜湯，怎麼還不來呀？」
侍者：「對不起，先生，可是你該是知道烏龜的性情的。」

包羅萬象的科學迷宮

美國標準局(上)

這篇文章告訴我們一個把人民的錢作爲經費的政府機關如何地把錢仍舊用在人民頭上。作者是標準局的退休局長。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某一天深夜，一位駕車者突然瞧見有一團火光從康涅狄克大道的附近升起。他大吃一驚，趕緊把車開到最近的一個火警箱旁，匆匆打了一個電話給消防隊。當救火員趕到現場時，却意外地發現有一群文質彬彬的人正安靜地在觀賞着怒吼的火焰自一座小磚屋的內部噴出來的奇景。他們毫無去熄滅它的企圖，祇不時地注意着幾具儀器。這些儀器都用電線一直連到燃燒着的屋內。

「我們是故意放火把這座房子燒起來的，目的是要試驗幾種新出的防火建築材料，」他們向那些詫異的救火員解釋道，「這些電線連到許多熱電偶上以便測出屋子內部各處的溫度。我們是標準局裡的。」

拾穗

如何保存穀物和種仔

最近發明一種以化學藥品噴灑來保存食物與榨油種子（棉子，亞麻仁子，穀類等）的方法，這一種方法較之以鼓風機及熱空氣使之乾燥的方法更爲有效而經濟，使種子在收穫後安當貯存以迄榨油或機成白米的時期。

種子經化學藥品處理後，貯存時可避免發熱。這種方法是將含有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水份的種子在傳導皮帶上灑以化學藥品，然後將種仔放置一天至三天使化學藥品透入並分佈於種仔間。

化學藥品的名稱是 Propylene Glycol Dipropionate 以及 Dimethyl dichloromethylene。

美國新聞處供給資料

血管硬化症的解救

醫生們現在已經能使腿部患有血液硬化症的病人重行恢復血液流通了。他們可以將硬化的血管割除然後再在身體上的其他部份割下一段來接補。美國依州大學的喬籐醫生，奧爾溫醫生等發表在九個月以前已開始舉行的這種手術。

這一種外科手術使腿部血管硬化症有了一條解救的途徑。醫生們又能將血管內部患疾部份取淨而保存血管使之恢復原來的功用。

美國新聞處供給資料

取之於民，還之於民

國立標準局是直屬於商務部的美國政府機構之一，檢定及確立太陽底下每一件事物的標準是這龐大的研究中心的本位工作，雖然這些工作的實施並不都是像以上所述的那種特別方法出之的。

政府機構中把納稅人所納的錢仍舊用還在他們頭上的，很少有比標準局更多的了。標準局以一千種不同的方法經常地把科學供驅使和利用，以使美國大眾生活得更容易，更安全，更美好和更經濟。

在標準局的各式各樣的實驗室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L. J. Briggs 著
善提譯

未來的新奇世界的預展，在那裡，我們將不再用尺和時鐘來測量長度和時間，而用原子內部發生的振動來代替了，這種方法的準確性是以前所從未夢到過的。

辦公室中的許多令人厭煩的日常計算工作，都將由幾乎真人一樣會思想的機器「腦」來擔任，這種計算機能在二萬分之一秒內把成串的數字加起來，每個人的衣袋中都將藏着一具私人收音機，一種處理羊毛的新方法，將使毛織品蛀虫因無法消化而全部餓死……

這些新發明，標準局都已研究成功，而且還有更多其他的。

標準局的一千六百個科學家的興趣，包括了整個宇宙，

對關不了門以免墜入孔道中，他們的科學實驗已經在市場上驅除了幾種實際有害的汽車防凍劑，煤氣爐灶上的調節省燃料的附加器，以及易引火的工人童裝。他們曾經應用科學使凶手就範，發明巧妙的工具以幫助醫生救人性命。他們檢驗了幾千件政府所購買的東西，從國會大廈中的地毯到建造巴拿馬運河的水泥，為國家省下了幾百萬元公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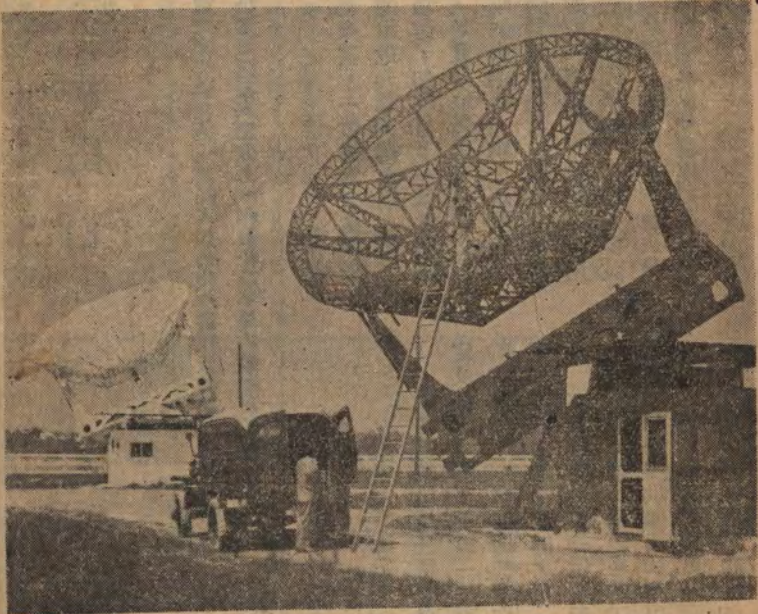
今年是標準局為美國大眾服務的五十週年。這五十年來，人類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巨大改變，標準局的科學家們會擔當了主要的角色。

標準局幹些什麼事

正如標準局的一位職員所說：「國立標準局是以其日益求進的技術，去建立精密测量的基礎。所有的科學和工業的進步，最後均有賴於這種基礎的穩固。」

「這決不是一件呆板的工作。例如，由於超短波在雷達中應用的擴展，一塊全然陌生的電子测量的園地就必須要去被拓荒。」

「由於噴射推進式飛機的發展，我們必須有測定引擎溫度的精確方法，以使他們能在最大的效率下運轉。」



巨大的金風扇耳獲得自太陽無線電訊號

他們經常地收聽從那些遙遠的星球上「廣播」出來的微弱無線電波，這些電波常常會干擾地球上的無線電訊交通。他們秤過地球的重量，也測量過一根鋼條的一端停着一隻蒼蠅時會彎曲多少。

幾乎目前住在美國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受到過標準局的好處，請看下面幾個例子：

標準局的人員，找出了各種飛機出事的內在原因，而使得航空旅行更為安全；發明了特製的交通紅綠燈的燈罩而使半色盲的駕駛者不致受欺；試驗了電梯的門鎖五千次以確保乘客在電梯未到達前絕

標準局有三種主要的工作，第一，正如他的名稱所表示的，他確立全國的度量衡標準——吋的長度和一磅的重量，這對於機械文明的現代世界是極端重要的；他定下了溫度的標準，從近乎最低的溫度——華氏零下 273.15 度到 300 度以上——在此高溫下，即使岩石亦將熔化；他確定了一安培電流的測量標準，以及電壓，電阻和電功率的標準，這些標準造成了一個堅固的基礎，在這基礎上，我們的龐大的電力工業才得以建立。

次之，他檢驗所有為聯邦政府所購買的各種物品的質地和性能——從打字機色帶到鋼樑。聯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獨立主顧。

最後，他在各方面做範圍極廣的研究工作，從控制原子能作為和平用途一直到肥皂何以能有潔淨力。

在一所位於科羅拉多州的新實驗室中，標準局將擔任原子能委員會所指派的一種特殊工作。在今天，正如從前戰雲彌漫的前夕，標準局已再度把排檔換入了高速檔，加緊協助研究新武器了。這些武器之中有許多是極端機密的，例如在加州的一座新實驗室中，標準局正為海軍研究着

一種最新型的自導飛彈。

一所中央機構以確立一切事物的標準，美國國會在一九〇一年設立了標準局，在標準局成立之先，許多科學儀器都不得不老遠地送到德國去校正，以維持其準確可靠。

爲了要使美國政府的公款不致浪費，標準局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將政府所欲採購的物品定出了許多規範。標準局又協助了美國標準協會，和美國材料試驗協會，爲私營企業建立了許多工業標準。消費者集團也利用了這些檢驗方法和報告。

標準局的實驗室中現在有六十二個合作研究員在工作着，他們由十三個不同的工商事業單位付薪，但他們的工作的目的同是爲着公衆福利。

這篇文章中無法包羅標準局的全部工作，祇能舉出幾個例子，將他爲人民服務的成果顯示一二。

統一了參差的重量和長度

在中古時代，一呎 (Foot) 就是一個男人的脚底之長，一尋 (Fathom) 是兩臂左右平舉時兩指尖端間的距離，當然它們是隨各人的身材而變的，即使遲至二八二〇年時，南卡羅林娜州的一蒲色耳 (Bushel) (註一) 麥子還要比紐約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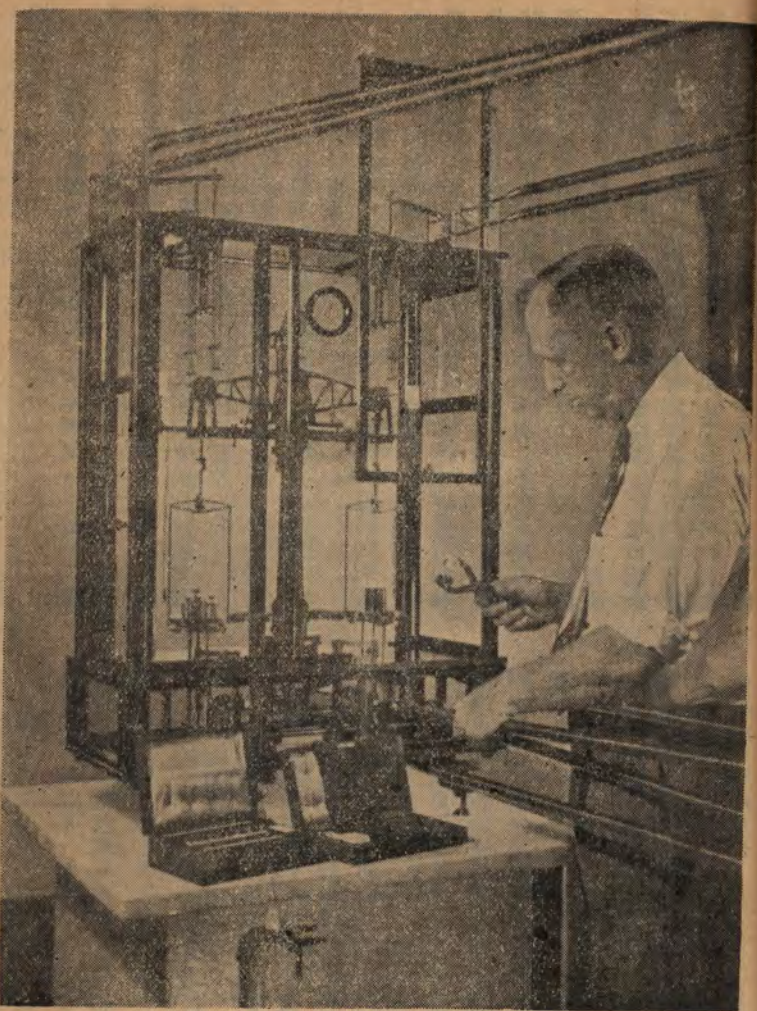
的一蒲色耳多六十八立方呎。麻色諸塞州的一磅馬鈴薯比在緬因州的一磅要少些。因爲不同城市的海關用了參差不一的重量和長度，政府損失了大額的進口稅，這情形假使在今日發生，事情還不會這麼簡單，假使長度、重量、時間、溫度、電力、無線電波、原素輻射能等等都沒有了精確的標準，那麼我們的物質文明就將崩潰於一團混亂之中了。

美國每年要用去值四十多億元的電力，假使電表上有差誤，即使小到只有百分之一，那麼不是電力公司，就是用戶，每年就要受到四千萬元的損失，這情形在現在所以不致發生，就是因爲目前所用的電表都是由標準局的標準電表校正過的緣故。

假使一家無線電台或電視台的規定週率稍稍變動了一下，它就會和別的電台的節目相干涉。因此所有的電台都利用標準局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地的全世界廣播的標準週率來調整它自己的波長。

這些標準週率的差誤不會超過五千萬分之一，他們是由保藏於不變溫度和壓力下的一座石英結晶時鐘來控制的 (註二)

一個醫生常常以血液中的白血球和赤血球的數目來決



。的夫上「斤公準標」到觸准不是手的類人

定病人的健康情形，但除他確知他用來取血液樣品的移液管 (Pipette) 容納了一定份量的血液，這計數就變得毫無意義了。這些移液管的精確度也是標準局來檢定的。一塊六吋厚的混凝土板用來鋪設公路幹線能勝任嗎？一座橋上用的鋼樑能够吃得住所設計的重量嗎？要回答這類問題，標準局就把它們放在一座巨大的試驗機上來做試驗，像折斷一塊餅乾或拗彎一根鐵絲一樣地容易。因而供給了工程師們所需要

的答案。

在美國，雖然一般人都用呎來表示長度，「磅」來表示重量，但在標準局裡却找不到標準呎和標準磅。那裡所有的，是嚴密保存着的「標準公尺」和「標準公斤」，這是經過和保存在巴黎的國際標準公尺和標準公斤精密地校正過的。一呎是 0.3048 公尺，一磅是 0.4536 公斤。

這標準公尺和標準公斤被安全地鎖在一間拱形的屋內，標準公斤從來沒有和人的手接觸過，因為一點極微的手汗就足以使它的重量改變。

有時由於必需，要將「標準公斤」這塊法碼請出來時，一定要由兩個人合捧出來。假使其中有一人萬一因意外原因昏厥或跌交時，另外一個人還可以捧住，以免落到地板上。當它放在天平上用來校正其他的法碼時，做這試驗的人是站在十呎外用遙遠控制法來操作的，否則他的體溫就足以影響這試驗而使結果不準了。

雖然沒有人看見過「電氣」是怎樣一件東西，或者甚至根本不明白它是什麼，標準局中人却常常「秤」電以得到一安培電流的標準值。這方法是這樣的：在一具精細天平的一頭掛了一個小線圈，這小線圈被夾在兩個較大的線圈之間，當電流通過這三個線圈時，小線圈就向上或向下移

三。即使那根鉑銻合金所製的標準公尺也可想得到是在慢慢地變更其長度，雖然相隔五十年後的測量查不出有什麼變化，至於許多硬鋼的尺，則隨其年齡伸長或縮短到可驚的程度。

現代的科學進步使我們需要更精確的時間標準，例如光速的精確測定。光的速度是用作探測宇宙的量尺的。

標準局的科學家們因了研究原子能而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長度標準，可能準確到十萬萬分之一，以及一種完全不會變化的測量時間的方法，也是基於原子能的。

原子尺和原子鐘

這裡的所謂原子尺和原子鐘並非是如廣告上所謂「原子筆」，「原子髮髮」，「原子十彩」之類的噱頭，而是真正與原子有關的。新的原子長度標準是從一種人造水銀的原子內部所放射出來的一種綠色光的波長，這種人造水銀的化學名辭是汞一九八。所有的光都是以波浪似的形態來運動的，正像水波一樣，波長就是兩個波的頂峰之間的距離。汞一九八的綠光的波長已被測量至一億分之一準確度，一公尺等於一八三一二四九二一個綠光的波長。

在原子時代到來以前，汞一九八是無從得到的，通常

動。然後把法碼放入另一頭的盤中或取出以便天平極確實恢復到原有位置。從法碼的增減以及這三個繞圈的大小長短和位置，電流的強度就可量出來，而以「絕對安培」表之。

一秒鐘有多少長久

一秒鐘時間有多少長久，在今日的世界上也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用來探測敵人艦隊的雷達機和應用回聲原理測定船底下水深的設備，全靠一秒鐘之內無線電波或聲波走了多少路來推算結果，所以一秒鐘到底是多少時候，也必須有嚴格規定。

爲了滿足這些需要，標準局就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廣播「標準秒」，這是一種連續地「的答的答」的聲音，每兩個「的答」之間的時間就是一秒鐘，其準確度爲一百萬分之一。

這「標準秒」是基於地球自轉一周所需要的時間而決定的，地球自轉一圈的時間（二十四小時）則是由海軍觀象台所測定的，這在二十四小時中只差極微的數目。

但幾百年以來，一秒鐘之長確實是在變化。因爲淺海潮汐所生的摩擦力是在逐漸使地球的自轉速度減慢（註

水銀裡面雖然含有一部份，但任何已知的方法均不能將其分離。

但現在却有一種方法能製造汞一九八，這種方法恰好把古代煉金術士的夢想倒轉過來，從前的煉金家想把汞銀變成黃金，而今日的煉金家，相反地，却把黃金用原子塚中的中子來轟擊而變成了汞一九八，這種原子塚就是爲了要造原子彈而發明的。標準局現在正爲其他的科學實驗室製造汞一九八原子尺。

振動的原子，代替了鐘擺，控制着標準局的新原子鐘，這種鐘是絕對不走快或走慢的。其中一座原子鐘是用氦的分子來控制的，這分子中的一個氦原子每秒鐘振動二百四十萬萬次，這速度絕對不變。另外一座鐘則更加準確了，是由鈾 Uranium 的原子來控制的，每秒鐘振動九十二萬萬次，這速率亦是永遠不變的。

採用這種種原子尺和原子鐘作爲世界上長度和時間的新標準的計劃已經在實施中。標準局的人員同時亦在考慮採用重量或質量的原子標準。

放射性的管束和應用

原子時代的來臨，已經大大地增加了放射能在各方面

的用途。從治療疾病到農作物的施肥。但，正如炸藥一樣，雖然用途廣大，若用不得其法，則有致命的危險，標準局的工作之一，是去馴服這些陰險的放射能。因而，使其強度成爲標準化，這樣它就能被駕駛而做有用的工作。

普通物質例如鐵和磷的原子，假使以原子核中的中子來轟擊之，可以使其像錳一樣的具有放射性，科學家稱這些元素爲放射性同位素。

假使被適當地應用，這些同位素就能在人體內部造成科學奇蹟。正如老鼠鑽進了洞，貓雖抓不到他而蛇仍能鑽進洞去殺死他一樣，這些同位素能夠找出，有時更能治療醫生用通常方法無法診出的內部疾患。

例如，如果你吃下了一些碘，譬如說是魚肉裡所含的碘，它就會直接跑到你的甲狀腺裡去，假使你患了甲狀腺肥大症而爲了某種理由不能開刀，醫生就給你服下一些放射性碘，當它跑到了甲狀腺中去以後，它的放射能就會有助於克服甲狀腺的毛病，其他如放射性磷則有助於使某些血液的毛病轉佳，因爲他能跑到人體的造血中心——骨髓，以及淋巴腺中去。

假使強尼吞下了一隻鏢，這隻鏢的去處可以從它「的工作服，有時甚至必須用面罩，時常受檢查，去找出隱匿着的微量放射能。

原子能委員會，軍隊，防護人員以及其他科學實驗室所用的許多蓋氏計數器及其他儀器都是在標準局的實驗室中仔細地校正過的，這樣才能使其準確地顯示放射線的存在份量。

使X光施用安全及確立X光設備的安全標準亦是標準局的工作之一。雖然X光對於病人通常很少有害，但有些醫生和技師，因受了分佈於其工作室中的X光的長期照射而得到嚴重的灼傷，甚至患了白血病。(Leukemia)

當一個牙科醫生用X光檢查牙齒時，普通都是叫病人自己拿住放入口中的軟片的。這種短時間的曝光對他並無害處，但有些醫生則親自爲病人拿住軟片。假使他生意很好，他便在幾年中受到幾次照射，他的手指就因而受X光的逐漸破壞而殘廢。

爲了要阻止這些意外，標準局就做實驗來檢定X光應該多少強才是安全的。圍在X光機件周圍的鉛板或混凝土牆應該有多少厚方足以阻止這種強力射線的逃散。

標準局的高壓實驗室裡有二座巨大的放射機，一座是

答的答」的響聲聽出來，同樣地，假使要知道鐵在身體中的用途，你可以吞下一些放射性鐵，鐵的放射線可以用蓋氏計數器(註四)檢查出來，當計數器移遍了全身，它的響聲就顯示了鐵的去處——在腦子裡，在雙頭肌，甚至在大腳趾裡。

應用了這些尋跡劑(Tracer)技術，醫生們已經知道了許多關於人身如何利用食物和維他命的事，這些智識對於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是非常有價值的。

但同是這種放射能，可以治療疾病和表露尋跡劑原子的去處，也可以在人體中發生危險，假使它們存在得太久或太強烈的話，標準局的實驗目的就是去決定既安全而又有足夠効力的劑量。

放射性同位素的安全措置

放射性同位素在人體外亦必須小心地處置，他們的放射線不可見亦不可覺察，能使人受傷，殘廢甚至死亡。

標準局告訴原子科學家們如何才能防止這些災害。手，香煙，口紅和食物染上了放射性原子，它們就會被帶入口中，它們能隱藏在地板和傢俱的隙縫中，灰塵滿積的實驗室木架上或燈罩上，或者分散在工作檯或衣服上。

一百五十萬伏特的X光機，一座是五千萬伏特的佩他射線機(註五)。這種高電壓X光機，可以發生絕頂強烈的X光，用於治療深藏體內的癌症及找出金屬翻砂物中隱藏的疵點。

這種強大的射線，除了把他控制變成狹小的光柱作爲治療之用外，是極爲危險的。標準局的物理學家們用巨大的混凝土板做成實驗性牆壁來試出多少厚的牆才足以封鎖這些射線。

原子彈工廠中的工人們，就是用標準局試驗過其安全性的那種牆壁來保護自己的。同樣的經驗亦將用於原子能作爲動力的發電廠，船隻和飛機。

幾年以前，有幾個把鏽漆塗在夜光錶面數字上的女工，用嘴唇來潤濕毛筆，其中有幾個就不自覺的把自己送上了死路，因爲鏽的毒性使她們得到了慢性中毒而終於死亡在今日，這些事是不可能再發生了，標準局經常將做這種性質工作的工人檢查，看是否有太多的鏽跑入體內。工人們把空氣從肺裡吹入一個小氣球，球中的空氣被移入抽成真空的燒瓶中，然後送到標準局裡去分析，工作室中的空氣亦常被取樣和分析。

鏽能放出一種放射性的Radium。假使在樣品中有



人工把們人裡吹氣的小人藉球以檢是否吸過量的錳

一些 Radon 存在，一架自動的計數器就會發生「的」之聲以告訴你有多少份量存在，吸入太多的 Radon 或身體中存有太多的錳，就會發生致命的紅血球破壞症。假使標準局的檢驗結果指出某一工人所吸入的量太大了，他就被停職留薪給假休養或調任別種工作。

(下期續完)

鐵幕趣譚

法國移民局裡的官員詢問一位申請入境游歷的俄國人。他們的對話是這樣的：

「你的出生處是那裡？」

「聖彼得堡。」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你住在什麼地方？」

「彼得格勒。」

「你現在的住址呢？」

「列寧格勒。」

「你最喜歡的住處是哪一個？」

「聖彼得堡。」

(註 聖彼得堡即彼得格勒亦即列寧格勒)

權充豚鼠十日記

— 炯 —

在這十天裡，吃得好，住得好，並且還有進帳：你唯一的工作，就是讓醫生把「感冒」的病菌，注進你的鼻孔裡。

數月以前，星期六晚郵社寄給我一封信，要我去到薩力斯布雷的哈佛醫院，權充一回人類的豚鼠；在那兒，科學家們，在英國醫藥研究會及衛生部的協助之下，已經大規模研究了五年餘「感冒症」的預防和治療；此種工作，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從未有人嘗試過。

感冒症的病菌，是一個身價頗高的傢伙，除了人類和黑猩猩之外，它拒絕和一切其他動物交往，豚鼠，兔子和老鼠，可供多種醫藥實驗之用，但對於此種傳播最廣的疾病，却毫無用處，醫生們本可利用黑猩猩，從事此種試驗，但黑猩猩生性兇猛，不易操縱，且價值太昂，供不應求，人類却比較便宜些，既易操縱，又可源源供應，不致有缺乏之虞。

是以醫藥研究委員會決定採用人類充做研究品，不分性別，年齡以十八歲至四十歲為合格，在其他國家，包括

美國，他們利用囚犯和感化院裡的人充作研究對象，但英國醫生們，經慎重考慮後，反對此種措施，他們認為正當合法的公民，比較易於合作些。

因此社會上掀起了一個龐大的運動，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歲之間的人，不論男女，被邀去志願參加哈佛醫院內所舉行的研究工作，權充十天的人類豚鼠，十天之內，供給精美舒適的膳宿，每天另外發給三先令，並且備有專車，管接管送。

五年之中，志願充任研究品者源源不絕，每隔兩星期，二十四人一批的新到的人類豚鼠，來至此間，就擱十日，住在十二座完全隔離的房屋內，遵守醫生的一切命令，根據多次的試驗結果，雖然治療感冒的根本方法仍未發現，但已獲得了無數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我接到星期六晚郵社的來函後，隨即去信與薩力斯布

雷的哈佛醫院，向主持此項研究工作的人進行交涉，向他獻出我自己。

他的覆信告訴我志願參加研究的順序，早在三個月以前排定，不過第X—3次試驗，尚缺兩名人類豚鼠，我可以和我的太太或男友按時前去參加；如果我沒有太太，而且是一個旅行家——又沒有朋友，他可以設法替我尋求一位趣味相投的伙伴。

他的解釋是大部分人均不能忍受完全隔離的生活，所以他們把人類豚鼠每兩人配成一對，在試驗上作為一個單位，接受同樣處理，參與同一試驗。

信內附來一張表格，印有各種問題，例如：愛做何種遊戲？什麼職業？嗜好何在？

這似乎很有道理，因為如果使兩個人相處十日，那麼他們必須要有共同之處才能相安無事，讓一個禁酒者和一個嗜酒者住在一起，一定引起麻煩，另外還有一張可厭的紙條連在表格上，告訴我——試驗期間，雖然吸煙不在禁止之列，但飲酒須受限制，每天僅允許喝一品脫的啤酒或蘋果酒，來信上預先申明清楚；如果我到達醫院時，已經染上感冒，即將被取消資格，整個試驗是由細菌學家施行人工感冒，如是感冒之進行，由開始至結尾均可仔細觀察，

為太就心的緣故，他檢查我的喉管，命我說「啊——」並要用我鼻子噴氣，他把我的手帕舉到光亮的地方看了一下，說了一聲「OK」，我大大鬆了一口氣，步出這屋子。

一位面貌愉快，滿口蘇格蘭土音的護士長，把我們引進飯廳，她負責照顧我們。

「你們大夥在這裡吃飯。」她說，「吃完飯後，醫務主任及總務主任要分別向你們演講，演講完畢後，你們可以回到各人居住的屋裡，從這時起，每個人不得走進距別人所住的距離以內，除了他特有的同伴，醫生和我，我們都帶上面罩，所以你們不會從我們這裡染上感冒。」

我們圍着桌子坐了一會，喝着咖啡，閒談着，每個人都有點害羞，除了一位快樂的小姐，她以前已經投効過一次，她告訴我們這全部期間內，不啻是一個愉快的假期，她說，有些人甚至已經投効過四次之多。

我請問護士長，誰是我的伙伴，她說我被編派與一位大學生配成一對，那個大學生還沒有來。

一位中年倫敦人和他太太一齊來到這裡，他告訴我，他們來這裡是作為度夏的，「我的太太由報上知道這會事，」他說，「她以為這不啻是進了天堂，十天不要上街買東西，也不要與別人打交道。」

如果一個男人或婦人原先已經染上感冒，當然無法再施行人工感冒，那麼祇得含羞帶愧的回轉家裡。

報到的日期迫近了，我老是就心在這最後關頭會突然受涼，去醫院報到的那一天清晨，我睡在旅館裡，感到鼻子有點不通，我向鏡子裡望着我的舌頭和喉管，看來似乎正常無恙，我頻頻地以鼻噴氣，希望不要出毛病。

十一點鐘，醫院的接客車開來旅館接我，從火車站又接到來自倫敦的半打豚鼠，客車駛進醫院的大門，停在辦公室前，醫院裡包括數十座綠色巨大的房子，窗上有帷幕遮住，座落在美麗的花園裡，每座房屋，相互之間，均完全隔離。

我們的行李被標上規定住室的號碼，由侍者直接送去，我們魚貫而入，由醫生作一個初步檢查，醫生的年紀大約和我差不多，皮膚黝黑，帶着聰明相。

「這不是一個正式的檢驗，」他說，「正式檢驗是在明天上午，」X光透視是在明天下午，我現在要檢查的就是確定你們中間，有無已經患了感冒的人。」

我向他承認，我的鼻子稍有不通氣，他並沒有指着門要我出去，祇是微笑告訴我鼻子稍微不通氣並無關係——有許多豚鼠們，會幻想自己已經染上感冒，這完全是因

一位社會工作者說，他之所以來到這裡，是為了贊助醫藥研究會的偉大工作，一對新婚夫婦說，他們是為了節省度夏的費用，準備買一座房子。

我就計了一下，已經報到的這群人裡面：有二位學生，一位助教，一位司機和他的妻子，一位木匠和他的妻子，一位文官，一位社會工作者，一位商人和他的妻子，兩位護士，一位動物學家，兩位打字員，兩位主婦，一位旅行家——就是鄙人。

護士長領我到我的房間裡，她給我一個開前門的鎖匙，「這座屋子就是給你和你的伙伴住的，」她說，「所以你們不致和別人擠在一起。」

起坐間佈置簡單而舒適。有一張鋪着精美印花布的桌子，圍背椅和書桌，有一隻無線電和一具電話機，廚房兼飯廳裡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座碗櫥，堆滿陶器和「乾」食物，如白糖，茶葉，咖啡，菓子醬等物品，還有一個煮茶的電壺。

臥室一共是三間，因為有時三個豚鼠要求合成一組，病房裡有一張小桌子，桌上置有溫度計，圖表，和各種小瓶，浴室裡有一個大浴盆和三具淋浴用的蓮蓬頭，便所裡有三套衛生設備，三個面盆，冷熱水齊全。

『這簡直如同宮殿一般，』我說，於此護士長告訴我們一些醫院的歷史，早在二次大戰時，哈佛大學決定幫助英國設立一所醫院，專作研究傳染病之用，所以他們送來一所設備完全的醫院，包括廿二座獨立的房屋，一百名醫務人員，美國參戰後，這醫院被美國軍醫院接管，戰爭結束後，哈佛大學慨然將醫院贈給英國醫約研究委員會及衛生部，醫院的建築，最適於目前的研究目標，自一九四六年五月起，這所醫院，撥給感冒研究會使用。

房屋外面是一條走廊，周圍廿餘哩的薩力斯布雷平原，一片麥田，形成一座翠綠色的樂園。

『你們每天可以出去散步』護士長說，『但要離開大路，不要進入他人的房屋，旅舍，或公共汽車，必須離開別人卅呎之遠——除了你自己的伙伴——如果突然遇到別人，應當把手帕緊按在鼻子上，』

我們回到飯廳，和其他豚鼠們一道進餐，現在人都到齊了，除去我那伙伴，餐後，我們一齊在屋內一端的椅子上，聆聽醫務主任簡短的演講，他告訴我們，研究的目的，是收集感冒症的各種資料，爲了使試驗能有結果，必須遵守一切規條。

『如果你們破壞隔離規定，你們可能從外界染上感冒

醫生隨意用某種方法替我們接種，我們每個人都想像着會染上感冒，但藥液內並非都含有細菌，這一點是必需的，因爲醫生可比較染上感冒的人和正常的人的生理情況。

他又告訴我們；接種感冒病菌的人中，祇有半數的人會染上感冒，但事實上人們染上感冒的機會超過二與一之比，這現象甚爲奇怪。

隨後事務主任又向我們報告了幾件事，他告訴我們食物送到房屋的門外，放在真空器內，一天三次，時間是上午八時，中午十二時半，晚上六時半。

他告訴我們，早上護士長及醫生看過我們以後，我們就可以自由自在，隨意消遣，如果要和同伴打乒乓球，祇需按鈴通知，球拍柄和球，都經消毒藥水洗過，避免傳染。

他又告訴我們，我們來醫院報到時，一定有許多小物件忘記帶來，根據以往的經驗，這種事情時常發生，在我們房裡的桌上，有一張表，上面印有郵票，信封，針線等項目，如果需要那一種物品，祇需在表上劃一下，他們就於每星期四進城替我們買來，價款由十日移的薪金卅三先令內扣還。

，那麼研究的工作即將毫無意義，我們並不派遣密探監視你們，我們採取榮譽制度，希望你們給我們幫助，根據過去的例子，我確信我們彼此一定會合作得很好的。』

他又告訴我們，明晨將舉行「X」光檢查——檢查胸部和肺部，每天晚上，我們自己測量體溫，感冒前後，將唾液分盛在兩隻小瓶內。放在門外，供試驗室化驗之用。

每天早上，護士長先來看我們，醫生隨後到來，兩人都帶有口罩，以免萬一將感冒傳給我們，護士長測量我們的體溫和脈搏，連同每晚自己量得的體溫，一併記錄在圖表上。

第一天清晨，細菌學家也來看我們，他替我們洗滌鼻腔，將黏液送去試驗室裡化驗，染上感冒後，再取黏液化驗，藉以比較其性質有何不同之處。

頭兩天裡，我們被仔細觀察是否來醫院的路上，已經染上感冒，如已染上感冒，那麼祇好回家去，醫生向我們一再保證，這種情形很少發生。

初期檢查合格後——即事先未染上感冒——醫生就替我們接種感冒病菌，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將含有感冒病菌的液體滴入鼻腔內，另一種係將含有感冒病菌的液體噴入鼻腔內。

我現在變成了一隻豚鼠，和外界完全隔絕，除了我的伙伴——但他還沒有來——來看我的人祇有護士長，醫生和細菌學家，我進入室內，開始填遺忘物件的表格。

表格剛填好，房門碰然推開，我的伙伴走了進來，他因爲誤了火車，所以來晚了。我們煮了一點茶，互相介紹自己，我告訴他我是一個旅行家，用我的筆誠實的賺得麵包，他告訴我他名字叫肯赫特，廿二歲，戰時被徵調在皇家空軍服務二年，現入諾丁漢大學，攻讀哲學和英文，獲有獎學金。

我們天南地北的談着，一直談到下午，從哲學，宗教，政治，書籍，無線電，一直談到電影片子，我很快發現有他作伙伴的確很幸運，隔離期間內，不會無聊了。

次日清晨，我們用過早餐，護士長來到，替我們測量體溫和脈搏，隨後醫生來到，一剎時我感到很緊張，因爲我一生裡祇檢查過兩次體格，一次是一九四〇年我應徵入伍，一次是一九四五年我退伍，兩次檢查醫生都很滿意，但我總是擔心自己很容易染上病症，肺病，痢疾和許多種其他病症。

他用聽診器聆聽我胸膛內的聲音，一切正常沒有毛病

「但還要經過「X」光透視的，」他向我警告。」
那位哲學家——我的伙伴也沒有什麼可見的毛病。我們愉快地用過午餐，隨後經過「X」光透視。這兩天裡我們都沒有感冒現象，「X」光透視結果也沒有毛病，於是我們終於合格。準備接受人工感冒處理了。

「細菌學家數分鐘內即將來到。」醫生告訴我們，「他會採用噴入或滴入方法，替你們接種感冒細菌的。」

細菌學家，是一位紅髮的年輕人，在替我洗鼻時我已會過他一面，告訴我們將用滴入法為我們接種，我和哲學家兩，並排平躺在床上，頭部不舒服的向後仰着，鼻孔朝天，為的是不致將細菌學家注在我們鼻孔內的含有病菌寶貴的液體，流出鼻外，白白糟塌掉。

這手術並不痛苦，但稍有一點不愉快的感覺，藥液經過鼻管滴入喉中，有一股討厭的鹹味，使我們略感不適，但很快就過去了，細菌學家走出屋去，警告我們在半小時以內不得擤鼻子。

「如果感冒現象發生，」他說，回答我的問詢，「雖然並沒有，但第一次徵兆約在四十八小時以後，也許時間長一點，也許時間短一點。」
在這以前，我們擔心會染上感冒，因為染上感冒即將

門外，次日下午，全體取消隔離，互相交談十日來的經過，那些沒有染上感冒的人，顯得若有所失，那些染上感冒的人，則覺趾高氣揚，但全體一致同意這確是一個十分愉快的假期。

一輛載客汽車開到醫院門口，送我們去薩力斯布雷城裡，懷着滿腔喜悅，我們重新獲得自由，能够和同類相交談，在醫院裡雖無坐牢之苦，但離開醫院後，却有一種出獄的感覺。

十天快樂的假期，至此告一結束。

讀者們一定要問：感冒症的研究工作，究竟已得到若何之成就？目前這工作仍在繼續探討之中，科學家們必須先明瞭感冒菌的各種特性，然後才能發明預防及治療的方法，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已經收集得差不多了。

目前已證明：站在有風的地方或受濕，均不致染上感冒，雖然却可能引起他種疾病，感冒乃由傳染而來，三十呎的間隔為安全的距離，經感冒患者接觸過的物件，或居留過的房間——因空氣中含有病菌，均能傳播感冒症。

一個人染上數次感冒以後，鼻腔的黏液內，可產生一種抗毒素，有免疫的能力，抵抗再次傳染感冒，正與麻疹症相同；但此種免疫力持續期甚短，極易消失。

被驅逐出境，但現在情形改變了，如果現在染上了感冒，我們就會因此而覺得驕傲，我們焦急的等待這最初的徵象。

隨後的兩天裡，我們繼續保持日常的節目，早飯，看報，護士長，醫生，玩九柱戲，午餐，散步，打乒乓球，晚餐，再散步，喝啤酒和聽無線電，如果散步時遇到別人，我們把手帕緊按在鼻子上，像罪犯一樣地急忙跑開，我們望見其他的豚鼠們坐在他們屋前的椅子上，我們互相高聲招呼，用電話交談有無發現感冒徵象，我們希望自己是第一個染上感冒的人。

手術後的第三天清晨，一覺醒來，覺得喉管刺痛，我這一生裡從未如此驕傲過，哲學家妒忌非常，他連輕微的鼻子不通氣的象徵都沒有。

當護士長到來後，她恭賀我是一隻最好的豚鼠，哲學家在一旁憤怒地磨着牙，細菌學家來到，再次為我們洗鼻管，對於我供給他們豐富的黏液，似乎極感愉快，我變成了護士長和醫生的寵物，清潔的手帕逐日送來，但第二天早晨，我把手帕放在衛生紙袋裡，交給醫生時，已變成一塊透濕的布，這手帕是被送去試驗室檢驗用的。

第九日晚上，我們最後一次將唾液裝進小瓶裡，置於

感冒菌雖在攝氏負七十六度下（-10°C），仍能繼續生存兩年之久，盤尼西林及鏈黴素對之毫無影響。

再下一步的工作，即為謀得較便利的方法，製造感冒菌以利研究，（因目前利用人類豚鼠製造感冒菌的方法太為緩慢。）並研究如何控制黏液內抗毒素的生成，這可能就是感冒症這問題的最後解答——即用人為的方法，使黏液內的抗毒素增多，可能將稀薄的感冒菌製成疫苗，吸入鼻內，形成免疫能力。

科學家們正在致力於長期艱苦的戰爭，每一次人類豚鼠的試驗結果，使他們多獲得一些資料，感冒菌的特性已逐漸明朗化，最後勝利的希望不遠了。

——譯自星期六晚郵——

「請你告訴我真話，醫生，我的痊癒的希望如何？」

「恰好是百分之一百！根據統計，像你這種病，十個人裡九個死亡——我已經治過九人都死啦，你是第十個。」

他：「如果你能夠告訴我您的電話號碼？」

她：「電話簿裡有。」

他：「是的！那麼，您貴姓？」

她：「電話簿子裡也有！」

會能原國美的離迷朔樸

譯 琪 志

它？麼什麼做在「會員委能子原」國美你訴告裡這
 濃味藥火這在。資投的金美億十八這將這營經去何如
 裡子腦的人個一每上界世在址疑無它，中雲風界世的厚
 位地的要重最着據佔

美國及整個自由世界這麼多的人今天盲目地信任「原能會」的幾位委員先生們，真是一件從未有過而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能會主席

這些工廠的效率又如何？最新型的原子彈究竟好到怎樣？美國未來安全所繫的那些難以想像的秘密實驗室又有些什麼活動？

在別種場合下如果有人時常發出這些十分重要的問題，一定會獲得很透澈的解答。例如在官方的演講辭裡，調查報告書中或新聞界經常的採訪報導裡。但是原能會却不然。一切動態的確實數字，從實驗室和抽礦石到完成的原子彈等等絕對不會公開發表。依照一九四六年的「原子能法案」，凡洩露秘密的人概處極刑。一般納稅的老百姓不免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原能會不斷地把錢往無底洞裡塞。這倒並非事實，高度的保密

自屬十分的必要。若是有人不同意這一點，福克斯與他助手原子間諜案便是一大明證。他們把資料供給了蘇聯。使克里姆宮的科學家們省去了不少年月的研究心血。

那末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什麼呢？在原子能研究與製造的偉大與不可思議的地下世界中，祇有矗立在地面的極小一部份可以報導。

華盛頓憲法大道一九〇一號的大理石建築白色大廈之前，有一面圓筒形的大鏡子。警衛們很安詳地坐在大門裡邊，不停地注視着這建築物的正面與它閃耀的線條。沿着這大廈的每一個窗戶都沒有紅外線裝置。每一窗格又聯上了警報器。窗戶的本身都有錯綜複雜的線圈以及不可見的線路隱藏在隔牆中間。這一塊禁地是謝絕一切參觀的。除非爲了某種特殊理由獲准入內。但是一旦訪問的人進去後，他會受到嚴密的監視，即使進廁所也是有人跟着的。

憲法大道一九〇一號正是原子能委員會的總辦公處。主持人是一位四十六歲的律師名叫狄恩(Gordon Dean)。狄恩並非科學家。當一九四九年被第一任原能會主席李梁查耳(David Lilienthal)聘爲委員的時候，他還正在大學裡教授法律，並於加利福尼亞州經營着一所面積四十四英畝的菓樹農場。

拾穗

自此以後，原能會的活動，直上雲霄。最近的擴展計劃爲建造南加羅利那州的塞伐那河工廠，估計需十二億五千萬美元。建廠的工程師們相信，這是全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工程，遠比巴拿馬運河或中國的萬里長城爲浩大。在這裡任何參觀者都會感覺與憲法大道一九〇一號的寂靜完全相反。

勞工四萬七千名

遠處於喬其亞州奧古斯太城的東南角公路上，有三一五平方英畝面積的房屋與農地正被鏟平與遷移中。在這項工程的近處，橫貫二十二哩的地區，全是滿載木料的曳引車。早已有兩萬一千名的工人在工作着，預計最高需用四萬七千名工人。

區域雖是那麼遼闊，但人群蟻集喧嘩不已。舊的道路一夜間被鏟平了，新的地面即刻鋪築完成。龐大的機器在山間蠕動留下了新的紅土痕迹。小溪已不再流水，全變成了管子。「這是最新的築路方法，」一個南加羅利那工人說道，「先來挖土機，緊跟着來的機器是平土填石子。然後澆上了一層柏油，接着是滾路機。一切工作都很緊湊。最後來了一個人，他的任務是，劃上了一條白線。」

臨時的建築物是兩幢奇突的房屋，形狀像星標。隱繞

着它們的是堆積如山的木料和管件。無數的混凝土調合機滿佈於寬廣的小山之間。這些機器的周圍全是剛澆好的洋灰基礎。有的長達四分之一哩，有的看來大得驚人，像座山脚。

一般的推測這個工廠的反應塔將改用重水以代替石墨當作緩和劑。「它們都是原子彈與氫彈的主要材料，也可以用來製造別的東西。」這些別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從來沒有人敢作任何暗示。

田納西州規模宏大的橡樹脊工廠，曾經從天然產的鈾中分離鈾二三五（註）。仍與戰時一樣的工作緊張。事實上，現在更忙些。製造過程方面改進很多。在三幢老的建築物中又新蓋了一幢廠房，它的屋頂面積約有十六個足球場那麼大，生產方面亦正在擴展中預計為兩億元美金。

聯合碳化物與碳化化學工業公司(Union Carbide & Carbon Chemical Corporation)正替原能會經營着這個工廠，現在全部職工數目為四千八百人。與戰時最高峯一萬兩千人比的確省了不少人員。這不是說，生產量減少了，而是改用許多自動控制機械的緣故。在四千八百名工人中祇有極少數的人真正置身於廠房內。廠房共分四層，每層中塞滿了巨型馬達與送氣泵浦。有些工人在廠區內悠閒

在洛斯阿拉麻廠所製造的武器太秘密了，即是很簡略的描述資料也不可能獲得。原子爆炸的小型試驗既不能做，但大規模爆炸却很危險又費錢。所以，洛斯阿拉麻廠的一部份工作，是計算從設計方面每一小節的改變所能引起的影響。這方面的工作需要冗長的時間與繁複的設備。有時數字的演算竟是難以想像的複雜。洛斯阿拉麻廠方便利用無線電廣播求援，所有全美國的精密計算機都用來參加解答那個急迫的數學難題。

這些工作究竟有什麼貢獻呢？雖然很難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熟悉此項工作的人員則頗為自傲。他們稱，從一九四八年安尼威吐克珊瑚島的實驗結果看來，洛斯阿拉麻廠想把原子彈再行改良的工作似乎很少可能，因為最先的原子彈彈原已十分完善，在效率方面祇能希望極微細的增加而已。

新的希望

在理論計算方面，固然亦有幾種方法或能大大的改進原子彈爆炸的性能。洛斯阿拉麻的物理學家和華盛頓的主管們對此甚感興趣。他們希望立即試用新的設計。但是像安尼威多珊瑚島的一次試驗費用總在兩千萬至一億美元之譜。並且需要一批艦隊，九千名人員以及幾個月的時間。

地騎着自行車。在整個廠內的操作是連續的，每班值班工人祇有三百七十人，包括警衛及實驗室人員在內。

預防輻射能的機器人

華盛頓州懸壘蘭的漢涅達錯廠，似乎更見靜寂。那些巨大的反應塔本身並不運轉，肉眼看來都是靜止的。哥倫比亞河的大部份流經冷卻管，但是一點聲響沒有。

漢涅達廠從廢棄的鈾礦石中回收錯金屬，必須使用遠程控制，以避免輻射的殺傷。這裡堪稱未來世界機械文明的縮影。負責經營這個廠的通用電機公司的專家們發明了遠程控制的儀器，管理各種操作。它可使全廠的作業立即停止，也可使這些產生輻射的製造單位同時開工。有時候值班的工友們在三尺厚的特種玻璃後面注視工作的進行。有時應用反射望遠鏡或旋光電視。後者可以在數哩外使用，此項可以抵禦輻射的機器人的操作十分自如。

原能會所有的工廠中以由加州大學管理的，位於新墨西哥州聖太非城附近三十五哩的洛斯阿拉麻廠最為神秘莫測。從空中鳥瞰，目標十分顯著，位於圍無人煙的荒野裡的小山腰；但在地面上看來，則又像近郊的新興商業區。表面看，沒有人會猜想這塊技術禁地裡的一萬二千五百名的住民竟是設計製造世界上最可怕武器的人。

那末為什麼不設法在地面上或就在廠附近試呢？

杜魯門總統當即批准，在奈華達州的「法國人平地」試驗。因為那個地區人煙稀少，危險較小。

奈華達的試驗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大部份是屬於原子核的實驗而非炸彈方面的。這種試驗所費無多，並且十分迅速。因此洛斯阿拉麻的一班專家的許多怪想法便可付諸試驗了，這些怪念頭在兩千萬元的試驗中是決不敢試的。有的怪彈固然失敗了，但也確實有些是成功的。這真是開闢了新的試驗園地。

洛斯阿拉麻實驗室的戰後貢獻，已經把美國的原子弹炸材料的儲量增高了好多倍。意義實深重大：第一，原子核的爆炸效率增高了，從同一材料中所得能量較大；第二，威力很大的原子彈製造所需材料減少了；第三，新的原子彈重量減輕了，運送至敵方也比較容易，損耗率因之大大減少。

根據實地試驗的報告，曾用一架噴氣機在低空投擲了一枚輕磅原子彈，命中率極高，而噴氣機毫無損傷，當爆炸時該機已飛離爆炸範圍。當然奈華達的試驗將繼續下去。原能會希望最後有一次公開試驗，邀請新聞記者與電視記者實地參觀。祇要在沙漠地區的特殊通訊線路連接完畢

之後，便可舉行。但是巨型彈的試驗還是要到安尼凡多珊
 瑚島去試。最大的理由是：「我們不願意燬滅整個奈華達
 州。」

實驗室精神

原能會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表面成績外，這個委員會
 究竟工作是否努力，有沒有其它跡象可資證明呢？原子武
 器是竭人的最高智慧和人的健全組織所創造發明的。在長
 時期中，此項武器反映出製造者的人格與精神。如果原能
 會留得住最優秀的美國人才，同時工作努力，所製造出來
 的原子彈無疑的精良而衆多。

從這方面說，原能會是相當成功的。它的工作主要的
 分爲兩部份：(一)研究與發展；(二)製造與生產。這兩部
 份的工作從每一個角度看，都有高度的道德風氣與創造精
 神。

先從研究與發展方面講，戰後雖會有過一段時期，美
 國的科學家拒絕參與原能會的實驗室。一部份的原因，是
 由於在戰時洛斯阿拉麻與橡樹脊兩地的生活確實過於艱苦
 。最重要的，或許還是由於那時舉國一致的激變。以爲從
 此天下太平了。科學家已經費盡心機與熱誠完成了對付軸
 心國家的原子彈。成功之大是出乎意料的。同時大家的恐

工程的高尚信用與作風了。主席狄恩對於往訪的人
 最樂道的一件事，便是原能會本身的組織極小。共計職員
 五千七百人，包括決策和調查檢驗人員在內。其它的工作
 概由包商任之，這些包商員工總數則在十二萬人左右。

原能會儘可能把入件合約交與報價最低的投標商承包
 ，但是有時爲了設計過於新奇，後果亦難逆料，對於製成
 品都不敢有所保證。爲此，很多工程契約除成本外還加上
 固定的費用。如果包商無利可圖，可能引起偷工減料，效
 率過低之弊。在原能會領域裡，爲了高度保密暨充裕的經
 費，詐欺不正的包商可能會混水摸魚，大發其財。

根據現有資料，今天已不再有這等事發生。主要的是
 這些包商在美國工業界均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如通用電
 機公司，杜邦公司，聯合碳化物與碳化化學工業公司，孟山
 多公司，西屋公司及西部電機公司等。這些公司對於公
 司名譽至爲重視，競爭性亦極熱烈。並不忘在圖利，例如
 杜邦公司在建造十二億五千萬美元的塞伐那河廠的工程中
 ，祇索取一塊美金的酬勞，他們的工作表現却是十分熱誠
 與勤奮。他們從公司裡調用最優秀的人才參與原能會的工作。
 他們對於安全的策劃，工作的品質及政府的費用都是
 十分的審慎。

懼心多年來還在心頭縈擾。按照他們的領導人，戰時洛斯
 阿拉麻實驗室的主任奧本哈墨博士的說法：「他們知道自
 己的罪孽深重。」不管怎樣，很多人都不再願意在平時獻
 身於可怖武器的研究工作了。

這種情境現已全部轉變。最大的原因是，科學家們已
 相信學術自由的安全握在他們的手裡，這是一切其它自由
 之父。科學家們同時又爲蘇聯境內科學家失去思想自由的
 最新動態所震驚。蘇聯政府已經統制了他們的科學家的政
 治信仰。但是事實上，科學家在政治方面的無知，正如同
 平庸的政治家不懂原子物理學一樣。

但科學家的工作仍有許多特殊障礙。最嚴重的要推不
 許公開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了。一個科學家著作的發表正
 代表他的學養，也是與同行的正常聯絡途徑，也正是他在
 職業上的榮譽與地位。此路不通，他事先必須獲得原能會
 行政主管們的准許，始能發表任何著作。但是他們多半不
 是科學家。實驗室的精神目下尚稱良好，但是有些科學上
 的領袖人物對於將來頗多隱憂。深恐原能會變成政治霸佔
 與角逐的目標。

神聖的事業心

在生產方面，原能會使人印象最深刻的要推那些承包
 關於這些公司的神聖行爲在原能會裡的委員會間亦會引
 起熱烈的爭論。有的說出於愛國熱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也有一部份人相信包商們的熱誠是由於本身利益的遠見。
 在原能會的秘密籠罩之下，一種與鋼鐵和電力一般重要的
 新技術正在成長中。爲了知悉此中詳情，唯一的辦法是直
 接參加到這個秘密圈子裡去。此外，面子問題亦很重要。
 一家公司如能獲得原能會的大宗合約，一定容易難致優秀
 的技術人員。

這種情況可能維持多久，原能會方面的人很坦白的頗
 現焦灼之情。他們知道原能會本身的會譽是促使與包商們
 維持很好的關係。一旦受到不合理的政治影響，情形或將
 大變。

五角大廈的策略

美國海陸空三軍都想爭取原子武器，分置於個別的彈
 藥庫中。例如空軍戰署司令李梅將軍，他也是 B-30 重
 轟炸機的主腦，竭力反對製造輕磅原子彈。他會面告那些
 原能會的高級人員說，「我不願化費一角錢在這種小炸彈
 上。趕緊製造重磅的及威力大的炸彈，愈大愈好。」

陸軍方面也要求大型的原子砲彈。當然，製造大型的
 原子砲彈是可能的。但是砲彈過大，那尊用以發射的重砲

或許要重一五〇噸。科學家會告柯林斯上將稱，這種太笨重的武器在現代戰爭中並無用處，因為行動太遲鈍。為了戰場應用，最好是中型的飛彈，備有原子彈頭，準確度既高，移動亦較重砲方便。

柯林斯將軍卻不願要這種武器。五角大廈所以持這種態度的理由是，陸軍並無作戰飛機。飛彈的控制勢非與空軍及海軍共管不可。原子彈重砲才是陸軍直接管制的武器。原能會與五角大廈中間的爭執至一九五二年將達頂點。那時參議員馬克孟恒所主持的聯合委員會將向國會提出一件非常重要的報告，有關鈾金屬所製成武器在整個國防上的地位。

黑暗中的決策

一位有資格的權威人士說，此項報告一旦提出，必定會鬧得滿城風雨，國會中當有激烈的辯論。

但是重要的事實將不致公佈。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以及軍事專家們將在極度秘密下作重要的見證。最後決策一定也是秘密的。老百姓不會獲知戰略上的考慮究竟到何等地步。或祇是三軍主腦與政府方面交換意見而已。原能會的人士包括委員們，對於這種保密的將來後果深為焦憂。他們相信圍繞這塊黑暗的領域是閃耀的原子彈

。他們也知道握在掌心裡的是世界上最怕懼的原子武器。但是這些不健全的生長過程不免會漸漸顯露出來。彼克氏是協助成立這個組織的一個人，他新近辭去委員之職，在他看來，這個委員會的職掌似乎有些問題。他說，「正如同一個獨裁者親自做的一件事或者很對；但一落到旁人手裡，便將出亂子一樣。」

主席狄恩倒並不怎樣困惑，但多少也有些不安的表示。「最大的問題，」他承認，「是老百姓並不在內。我們雖然也作了些重大的決定，但是不幸無法公開。此等情形下，任何主持人所擔負的責任實在太大了。」

譯自 Time Magazine Jan 14 1952

〔註〕(1) 原能會(AEC)係原子能委員會的縮

寫。該委員會共有委員四人，其中

一人為主席。

(二) 鈾二三五係鈾金屬的一種同位素。

原子量為二三五。

立體電影的新進展

羅賓遜著
士鉢士譯



~~~~~  
一位觀眾說立體電影逼真到使人覺得銀幕上向前推移的物體  
好像是在走向場中來一樣——  
~~~~~

許多發明家會化了不少的歲月，絞盡了腦汁去從事一種看起來有寬高深淺之分的立體電影，結果得到好幾種不同的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不過得委屈觀眾帶上一副特殊的眼鏡去看，因此這些方法都不會被普遍地加以採用。

爲了要彌補這個缺點，最近有人想把映出的畫面在銀幕上立體化起來，這樣一來，觀眾就可以像看普通電影一樣地，不憑藉任何助力，在各人的座位上觀看立體電影了。

通常要使視覺對平面圖畫產生一種立體化的感覺時，任何一幅景緻都得拍兩張視角不同的照片；一張代表我們左眼所看到的，另一張代表我們右眼所看到的，然後再把這兩張視角不同的底片仔細地合併，使眼睛看到映畫之後恰好能產生一種和觀看實體一樣的感覺，這樣一來感官受到和看實體同樣的刺激，畫面看起來會立體化起來。

有四種主要的方法可使平面圖畫看起來像是立體的，

但在這些方法之中，觀察者都得帶上特殊的眼鏡。

第一種方法是浮羅法(Anaglyph)，這方法是把兩種視角不同的畫面，用兩種不同的顏色，重疊地映在銀幕上，左視角畫面是紅色，右視角畫面是綠色，再從一副右紅左綠的眼鏡上去看這種混雜的畫面時，那麼每隻眼所感受到的只是屬於自己那一視角的畫面，因此會感覺到畫面立體化起來，這時每隻眼睛之所以能從銀幕上選取一種同視角的畫面，這是因爲帶了紅鏡片的右眼看不出映在銀幕上的紅色左視角畫面，而只看到右視角的綠色畫面，同樣地帶了綠鏡片的左眼只能看到左視角的紅色畫面。

這種方法在不久之前會應用到電影上去，入場時每個觀眾都分到一副有紅綠片玻璃紙的眼鏡，爲了新奇也許會覺得這方法很有趣，但久而久之，影迷們對於要拿着一付眼鏡看戲，總覺得不大稱心。

第二種方法和第一種方法相類似，不過是用偏光(註

1) X Polarized Light) 替代了其中的紅綠兩色光，也是把左右兩視角的兩張畫面交映在銀幕上，左視角畫面是用縱偏光放映，右視角是用橫偏光放映，觀眾帶的是方面只允許縱偏光透過，右面只允許橫偏光透過的眼鏡(註一)，這一來左右兩眼都看到和自己的視角相同的畫面，再經過合併之後畫面就立體化了，這方法相當的好，英國百年博覽會(Festival of Britain)中的電視電影會採用這方法，但帶眼鏡的不便和眼鏡價格的昂貴，使這方法沒法商業化。

第三種方法是應用跳動眼鏡(Pulsating Spectacle)的方法，這是一種非常巧妙而有趣的方法，左右兩種視角不同的畫面，輪流地映在銀幕上，爲了要使每隻眼睛只能看到視角相符的畫面，觀眾得帶上一副裝有活門的眼鏡，這活門是一片遮板跳動於兩個鏡片之前，輪流地遮住一隻眼睛的視線，活門的跳動是由放映機控制的，這樣一來當左視角畫面映在銀幕上時，活門向右眼跳動，使左眼看到銀幕上的畫面，同樣地當右視角畫面映上時，活門左跳讓右眼觀看，因爲是放映機控制活門的跳動，所以活門的動作和影片本身取得了聯繫，活門的跳動目會合拍，這方法也相當的好，因爲光的強度並沒有散失，但以設備繁什，

構成的特殊銀幕上，而得到這種效果的，(最初他會用金屬線幕。)這種銀幕是相當的笨重(重約一噸)但現在已設法加以減輕了。

第二種方法是出在英國的，名之爲自然立體(Natura Stereo)法，這和俄國的方法大不相同，發明者，馬克斯威爾·哈威(Maxwell-Harey)在一九三一年時已獲得初步的成功，但直到一九三九年他完成了双光照相機(Biophion)——這是他的照相要件——之後，所有的要件才算完備，二次大戰促使它的完成，現在他的雙光照相機正由影片專家加以檢定。

這方法用的是普通的放映機和銀幕，因此這種雙光相機影片(Biophion Film)是可能逐漸推廣的；現在數量上也因其種類的加多而增加，不久之前倫敦會放映這種電影招待許多電影專家，他們所看到的是完全全立體化的畫面，對眼睛並沒有閃光刺眼等不舒服的感覺。

一般的意見都認爲這方法是最完滿的，又是有聲電影發明以來的第一件大事，一位目睹者描寫他的觀感說：好像從一個窗戶對觀窗外的實際景物一般。

有關其製造等方面的事，現在還是一個秘密，許多專家都認爲一旦雙光相機影片正式問世，所有的別種影片都

也不能普遍推廣。

最後一種並映法，這是以畫室中常用的「平畫顯體鏡」(Stereoscope)爲藍本的，左右兩種不同視角的畫面，並排並映在銀幕上，然後用像畫室中所用的簡便的平畫顯體鏡(就是街頭張西洋景的那種)去看，結果看到的是兩影併合而成的立體畫面。

前面的四種方法，是非要靠各種眼鏡的助力不可的，因此不受影迷們的歡迎，真正地普遍起來顯然是不可能，所以許多發明家還是繼續不斷地想找出一種方法，使立體畫面直接地映在銀幕上，使影迷們能很安逸地，不藉任何外來的助力就可飽享他們的眼福，這種工作現在已有相當的成就，其中有兩個方法是相當有希望的。

第一種是依凡諾夫(Ivanov)的方法，採用這方法的立體電影，不久之前曾在莫斯科公映，同時俄國的其他地方，也在籌映中，因爲觀看的地位要慎加安排，所以每場只能容納兩百人，一位目睹者說是初看時，所得的立體印象或隱或現，漸漸地才會逼真，逼真到使人覺得畫中向前推移的物體好像是在走向場中來一樣。

西勇·依凡諾夫(Semgon Ivanov)——發明人——是用並攝影片(Twin Film)映射在用數以百計的錐形透鏡

將要失寵。

——English Digest——

註一：透過一種質地特殊的尼哥鏡片(Nicol Prism)之後的光叫做偏光(Polarized Light)這種光有一種特性就是若有第二片尼哥鏡片擋住他的去路時，它只能夠透過和第一鏡片平行的鏡片，否則這光將要部份或完全透不過去(一一兩鏡片相垂直時則光透不過第二鏡片)以下的縱偏光或橫偏光是指第一片尼哥鏡片的置法或縱或橫而言。

註二：這眼鏡也是用尼哥鏡片做的，鏡片的裝法和左右兩放映機內的尼哥鏡片相同。

「請原諒，先生，注意到附近有警察嗎？」

「對不起，我好像沒有看到。」

「好啦，快點把你的錢和錢包拿過來！」

X X X

歌唱者：「我的歌聲還可以嗎？」

伴奏者(憂苦地)：「夫人，我彈奏白鍵，又彈

黑鍵——可是您的音調是在鍵縫裡。」

一無本萬利的 無土種植法

一譯 荆 邁一

在韓國的戰地廚房，沖繩島關島和日本的軍中餐廳裡，炊事兵們穿梭似的奔走，他們送上的時鮮美饌是用不靠泥土生長的蔬菜燒配起來的，兩座宏大的軍事建築；一座近東京，一座靠京都，每天出產成千磅的番茄，洋葱，萵苣和其他蔬菜，用運輸機裝了送到軍隊裡去。

那些地方都施用不安全的厩肥，吃地裡長大的蔬菜十分危險，所以把農作物栽在鋪礫石的淺槽裡，每天用葯水灌溉三次——這種辦法俗稱無土種植 (Hydroponics) 軍中術語叫做營養栽培 (nutriculture)。

對於這種新式的農藝，我們的軍隊在第二次大戰裡從亞森森島，琉璜島和英屬幾內亞等島上無土種植園的操作中已獲得不少經驗。島上建立這些農廠的主要理由是因爲那裏一點子地方沒有足夠的泥土可供植物生長。

在佛羅里達和美國其他土壤肥沃的地方，也建造起商業化的無土種植床，培養蔬菜和花卉與普通農場競爭。一位在他的礫石床上出產了成噸番茄的職業種植家說，「無論那一位在計劃無土種植商業化的人，我可以給他一句最衷切的勸告，快歇手！它會將你拖垮。若如他不願接受忠告，那麼在他尚未有一個開端之前要弄明白的事多着哩！」

從無土種植法的實驗室技術轉變到可通行的商業化栽培法的首次努力在一九二九年問世。柏克立地方的加里福尼亞大學教授威廉蓋力克博士 (Dr. William Gerike) 用鐵絲和蕁草鋪成仔床吊在水槽上面，種籽萌發以後，根株伸入下面的水溶液由藥品來給養。同年沃海沃州立大學的阿萊克斯勞里教授亦開始沙裏種花的實



某一位專家這樣說：
「無土種植能收穫五十倍地裡的出產。」

另一位的老白却是：
「我並不介紹無土種植作大規模試驗。」

驗。一九三六年慧斯羅在《Purchase》大學試成新法：在石礫上種植，定時用含有化學品的水液澆灌。這種礫土種植法就是現在在日本施用的那種，也是今日在商業上建設最多的一種。雖然這種方法已廣泛地被採用，但是水液栽培技術的提倡者仍劇烈否認它是最完善的方法。

蓋力克博士創造了這個新字「Hydroponics」(意義是工作，擬譯作「水栽法」) 他的種植制度經常能出產大量的玉蜀黍，草莓和蔬菜，半畝大的後天井裡的出產抵得上一般農夫在二十畝上的收成。從六十平方呎左右的一張栽培床，他一年收穫了一百八十磅馬鈴薯，二百四十磅番茄，一百五十磅洋葱又一百頭花菜。

蓋力克博士的水槽是二呎半寬，二十四呎長，六吋高，有一層鐵絲網做的蓋子，上面鋪着稻草，刨花，木屑，雜草或其他合適的草薦。這就是他的仔床，他在上面播種或移植幼苗，植物的根穿過床褥伸入下面水槽的營養液中，在草薦和溶液之間是一層非常重要的空間——在那二吋厚的潮濕空氣裡，根毛才能呼吸而不致乾死。

在每條仔床上，蓋力克往往有好幾種農作物在生長，若是看到洋山薯葉裏鑽出番茄藤，而洛漿果又和上面說的「二種糾纏在一起，一點不用奇怪。」密植和雜植 (Close

Planting and interplanting) 正是收穫上的大秘密，每個人都稱之爲幻想，「但是我做成功了。」他說，「所以我隨時可以要什麼。得法地運用水栽法可以出產一般田間五十倍的收成。」

一條栽培床足夠供給給他一年的蔬菜，這是他的描述，「水栽法儘管可以把根擠在一堆供給牠們養料，然而葉子總不能擠在一起分享陽光，怎樣能在陽光中佔一葉地位是最要計較。」那麼他用的是什麼方法，且看下邊實例。

正月初他在床上種滿洋葱，牠們的根伸入水槽，葉兒在陽光裏展開，約模在枝葉開始萎謝前四星期，他又種上馬鈴薯，當馬鈴薯葉兒準備吸收陽光，洋葱已過了牠們的陽光最高需要期，現在馬鈴薯取代了洋葱的地位，讓後者在葉陰底下成熟，等到馬鈴薯枝葉開始萎謝，床上移來大批番茄株苗，那是在另外一個水槽裏發育到剛好移植的階段。秋來番茄收穫了，又種上花椰菜或其他在加里福尼亞溫和的冬季裏長得好的東西。

至於化學品，蓋力克一年在水槽裏只加上二次，已經不是要他費心的問題，從前他所關心的，早已解決，配方可以要到，他已踏上更有重要發現的途徑。
「我們都想錯的一點是對化學品考慮太多，你看這泥

士。」說着他在花園裡花木長得挺茂盛的地方抓起一握泥土，「此中只有千分之一的礦物，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什麼呢？牠們對於植物的生長有何作用？」

「譬如黃蘗甯罷。」他說，「需要緊密的床褥，但是高莖在那種結實的草薦裡就長不好——牠的纖維狀根鬚，却要鬆鬆的床褥，例如木屑才好，準備仔床乃是水栽法的最重要的部份。」

雖然他的一年數熟制，和高度收穫量已經其他科學家們證實。蓋力克的方法尚不會贏得無土種植界中其他工作者的永不減弱的熱心。

總之誰都抱怨沒有蓋力克的一手，最近一個同行科學家說，「莫說趕過蓋力克的產量，即使想接近他的數字，誰也沒有他的技巧。」其中特殊的要點是很少有人能調節種床和溶液間空隙以維持優良的平衡，允許植物得到適當的呼吸，許多實驗家設計一套將空氣吹入水溶液的辦法，但是蓋力克認為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另外一點批評說，床架蓋沒了水槽，使得溶液的酸度測驗和成份調節工作不便，他們申說，一般操作以礫石栽培法簡單可靠，佛羅里達是商業化的礫石種床群集的所在，教導加福尼亞人採用草薦的方式自然難得他們看重這裡

它二三天，目的在使根演發，所謂餓者，我們只把清水流過石子，不給養料，這樣根上就長出大叢鬚毛。」

肯氏將他的番茄在佛羅里達的市場出售，每蒲式耳七元至十元，他以十七具種床出產七百蒲式耳計算，成本每蒲式耳七元，但他的記錄最高到達四百六十蒲式耳。

作物每隔四天噴施殺虫劑及殺菌劑，盡量防護。在這種操作裡碰到水能攜帶的病菌非常凶險，因為一旦遭到襲擊，不消幾點鐘已週流到整個系統。

商業化水栽法所面臨的局勢，正如許多人想要的爲什麼 Ketchaver 委員投資在其他賭博性的企業，而對無土種植却看都不看一眼。無土種植可以實行，只是沒有大量資金。

業餘家們用幾個加侖桶，把壞的燒水爆杖爐對直切開，或者做製成小型的壑氏水泥槽，都收到很可觀的收穫。

Hendrix 醫院的 E.A. Spessard 教授綜合礫石法和床褥法的特長創出一套適合小本經營完整水栽法體制——他推薦用砂代替栽培床中的礫石，取少量溶液潤澤砂層營養植物，而水液只用一回，他認爲這樣免除了頻頻測試的需要，（往往是業餘家的一個問題）因爲溶液只用一次，它的營養料和酸度總維持一定不變。

所有的水栽植物都種在鋪石子的淺槽裏，其中以密安密附近查理，肯 (Charles Kelm) 所擁有的一支企業最稱標準。他的十七個水槽，每具一百呎長三呎闊，側邊高八吋，槽底成 V 字形，故中央深十二吋。整個水床向一端稍稍坡斜，種床以四吋泥凝土壁構成，塗上瀝青以避免水泥與水液中弱酸性的化學品作用。

每具水床有一段斜溝隨通排水坑，另一端和頭頂一具一萬七千加侖蓄水箱連接。每次灌溉約有八千加侖水液注入溝渠，分流到各種床，床上鋪一吋厚礫石，等種床充滿時，立即將蓄水箱出口關住，讓水液滴落水坑，再用幫浦打回水箱。

當然這種佈置有許多變化，然而歸結到一點無非是想做到水液流進種床和流出種床越快越好，迴繞礫石的水液供給植物需要的原素。

水栽法每床大約要一千元的投資，因此除非出產售價高的農作物這企業才合得來——雖然從小麥以至果木都能從水中長大，肯氏的主要收穫是每年兩次的番茄，另外移植一批胡椒幼苗。

他的番茄是在蠕虫形的爆裂雲母仔床上培養，播種後五個星期便可移植到種床去，肯氏說，「我們在移植後餓

配方可完全遵照書冊所載供實驗室工作的那一種，或者最簡單如佛及尼亞引曳機實驗站指導員 V. A. T. ledjans 博士所貢獻的一種，他說，「開頭嘗試你可以用下列的混合物，取一加侖自來水，加一平茶匙發酵粉（請注意內中務必含有磷酸鈣），一茶匙海鹽，一平湯匙礫石和半茶匙家用阿摩尼亞。」

譯自 Science Digest Dec 1951

鎂鐵合金的成功

美國海濱澤州的麥金萊和摩脫二人在鎂鐵合金製造方法上的成功獲得了專利。

純鎂在一千度華氏以上便劇烈燃燒，因此牠不能加在熔融的鐵或鋼裡，否則便會發生爆炸或揮發爲氣體。

在新方法中，純鎂上先撒以磨碎的火泥，加熱使之熔融。然後再加入一點火泥，將這混合物加入熔化的鐵類金屬裡。

火泥必須完全遮住鎂的表面使之與空氣隔絕。加熱後，產生鎂與氧化鎂的混合物。鐵與鋼加入鎂成爲合金後能增加銹蝕的抵抗力。

——美國新聞處資料——

哲人傳

亞利士多德

叔惠譯

紀元前三百六十六年仲夏，一國青年一逕到了柏拉圖學園要求入學。他來自馬其頓的斯泰基拉城，這裡是古雅典天下中，草萊未闢的西域，但這個風華瞻貴的青年，却絲毫沒有粗獷的氣息。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文明的環境裡，養成了一種優雅風度，他那亡父，做過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祖父安曼塔斯的御醫。因此，從小他就訓練得思想有條理，而且生活很優越。

他的來到柏拉圖學園，使別的學生議論紛紛。來了一個貴冑之中的貴冑，和藹，整潔；美豐儀，談吐輕情，斯文而有禮。衣飾的式樣，修身的程度，簡直就是一個模範。有點像一個花花公子。講話時牙齒走風含含糊糊。而且，正如柏拉圖所抱怨的一樣，衣飾的考究，勝過了愛好學問的忠誠。

但是，他却展現了超乎尋常的智力。對於這麼多的知識，似乎根本就不大可能裝到一個人的腦筋裡去的。政治，戲劇，詩歌，物理，醫藥，心理，歷史，邏輯，天文，倫理，自然史，數學，音韻學，生物學——這個珍饈雜陳的盛筵中，除了很少的幾樣菜之外，無不為這個學生所放量大嚼。柏拉圖曾經幽默地說，他的學園只有兩部分——衆門人的身體，和亞利士多德的頭腦。

和一般推測一樣，這位萬世師表，和大部分聰穎的雅典人相處不來。希臘人遇見希臘人，尤其知識水準一樣的，一定有衝突。年長和年青的哲學家們，則是經常爭吵和彼此崇拜。

柏拉圖逝世的一年，亞利士多德三十七歲。他覺得，只有他才是繼承柏拉圖的適當人選。但他的滿懷希望變成了滿懷失望。學園的董事們因為他是外邦人，另選了一個雅典人繼任。他這一氣非同小可，想藉機會離開雅典。恰

好這時老同學海美亞斯的邀請來了。這位學哲學的政治家在小亞細亞統治了一大塊土地，和寶尼西斯一樣，做着叙拉古王。他想試行一下開明政治，只要這種開明不妨害他的財富。於是他便邀請了亞利士多德教給他怎樣用抽象的正義來調和實際上的劫奪。

但是，只有正義才是亞利士多德所感到興趣的，因此要他的朋友從掠奪財富中，轉而求取正義的任務失敗了。可是他和海美亞斯過繼的侄女，庇西亞斯的戀愛却成功了。他愛的雖是她本人，但對於她豐厚的粧奩，却也毫無反對的表示。我們將來說明白，亞利士多德不但反對用「純潔的手段」致富，而且認為富有是使生活幸福的要素。

他和庇西亞斯結婚了。金錢拿去生息，蜜月在海濱度過，揀拾貝殼作科學研究。

蜜月完畢，就回到了海美亞斯的王宮。住了沒有多少時候，海美亞斯的陰謀詭計，惹惱了波斯王，大兵打來，海美亞斯變成了俘虜，死在十字架上。

亞利士多德又失掉了國家和職業，可是他又被一個為王的朋友所搭救了，這回是馬其頓的腓力王，安曼塔斯的兒子，亞歷山大的父親。他請亞利士多德到宮廷裡來，作亞歷山大的老師。

亞利士多德回到他父親會做御醫的這宮廷以後，覺得好像「一尾出了水的魚」。那時馬其頓的空氣，並不適宜於哲學家的沈思冥想。到處是過度的野心，野蠻的榮耀和粗卑。腓力王是個英明之主，但教育程度很差。言談中隨處有語法上的錯誤。他執拗地道，「余會何夷狄哉。」他確實不希望他的兒子「會何夷狄」，而能薰陶成一位文雅哲人。同時處心積慮地想把滔天的濺浪化為一泓清潭。亞歷山大是一頭猛獅的頭子，而實際上，那時的宮中，好比一個猛獸咆哮的叢林。爭吵，決鬪，淫亂，篡弑，就是那時的朝儀。腓力王后奧林匹亞就落在瘋狂的邊緣上，而腓力和亞歷山大兩人，和這種沒有理性的情勢，不過只是一間之隔而已。有次宮中的宴會上，腓力因為受了亞歷山大的侮辱想刺他一刀。可是亞歷山大並不就此屈服，反手殺他父親。幸而朝臣近侍把他們拉開，不幸天下却從此多事了。

這樣亂七八糟的一家，就是指定了亞利士多德用「知識的甜蜜」來撫綏的，可是沒有用處。腓力本來就有併吞天下的夢想，現在他着手實現他那大一統夢想的第一步——征服希臘諸邦。他拿出了一套安撫政策，等一邦一邦的受了哄騙，有了錯誤的安全感覺以後，便把他們一一併吞

了。正在席捲六合的勝利聲中，他突然被暗殺了。亞歷山大馬上下老師空洞的哲學，繼承了乃父的雄圖霸業。非但非力的兼併事業得以斷而復續，連希臘以外的國家也在征服之列了。他隨軍帶着凱利西增，亞利士多德的令侄，又是弟子，意在克制自己的暴燥。可是，凱氏並未除去亞歷山大的暴燥，反是亞歷山大索去了凱利西增的性命。這青年人拒絕了他奉若神明，一怒之下，凱氏便上了絞刑架。

亞利士多德又得要靠自己了。他過去之到馬其頓，本是要在政治上平步青雲的，如今重遊雅典，政治上雖已黯淡了不少，而哲學上却更加輝煌了。倦矣，風塵！他從此獻身於學術的研究。

幸而他還有以宏偉的氣魄致力於學術的力量。除了他自己那筆不小的資本之外，腓力王曾經給了他八百泰倫——折成現在幣值，約合四百萬美元——來做科學研究。雇用了上千的助手，分派到世界各地，收集物品和標本，編寫一部綜合科學與哲學的鉅著。

亞利士多德不但是一个皓首窮經的大儒，還是一個循循善誘的明師。當年競爭柏拉圖學園的失敗經驗，餘痛猶新，於是自創了利西耶(Lyceum)學校以相匹敵。(這學校設立於一所叢林中，這座叢林是奉獻於驅豺狼衛黎庶的阿天亞利士多德的科學才只有歷史上的重要，而沒有實用上的價值。

談到亞利士多德的哲學，不免有上下千古而皆準的感覺。對於當代人所具有的重要性，也不減於亞利士多德那一代。這三個主題是上帝，國家，和民人。上帝的性質怎樣？一個國家那一個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民人最好的品格如何？亞利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裡面，探討了上帝的性質；政治學裡面闡明了國家與政府；倫理學中發揮了人與道德。

(一)

亞利士多德的哲學體系裡，上帝不是宇宙的創造者，而是宇宙運行的原因。因為一個創造者，即是一個夢想者，而一個夢想者，即是一個有所不滿的人，也就是一個人，渴望着眼前所沒有的東西，一個不幸福而尋求幸福的人——總之，是一個志在盡善盡美，而未臻盡善盡美的有生之物。但上帝是至善盡美的，他既是至善盡美便不會滿意或不幸福。所以，他不是宇宙的創造者，而是推動者。

那一種推動者呢？亞利士多德的答復是，上帝乃宇宙不動的推動者。世界上無論那一種運動的主源，不論是人，是物，或是一種思想(照亞利士多德的原意)，都是一

波羅利西耶的。)他在這裡集合了一衆門人，讓他們學習驅除猛如豺狼的愚昧之道。早晨，他給高級班的弟子講解專門課程，下午向群眾講解通俗的知識。

亞利士多德講書的情形，被當時的人傳留了下來，至今猶覺栩栩如生。他髮濯而腹便便(如今已五十歲了)。衣飾麗都。腿腳細瘦，但眼光精明，言辭犀利，誘導和策勵着衆門人向學問之途邁進的時候，口齒之間還和小時候一樣的不清爽。本性的好動，使他講書時不能安坐下來。尤其早晨人數少一點的時候，他和弟子們一面在廊柱之間走來走去，一面講解自己的看法，回答他們的問題。因此，利西耶便有了一個綽號，散步學校——遊走學派。直到現在，亞利士多德的哲學還叫做遊走哲學。

我們姑且來旁聽幾課，以便將亞利士多德的哲學，走馬觀花一番。我們不必去鑽研那些汗牛充棟的科學資料，它們誠然很有興味，但只是編纂了許多未經整理的事實，而不是用條分縷析的思想彙集起來的。這些科學資料，我們之所以略而不談，倒可以說，亞利士多德科學知識之不完備，並不是睿智不足，而是沒有必需的科學工具。這一邊沒有一架望遠鏡，那一邊又沒有一座顯微鏡，他當然不會有宇宙之大與夫物質之微的觀念。因為這種障礙，到今

個動的推動者。譬如，犁耕土，土動，手推犁，犁動；腦使手動，求食的慾望使腦動，而生命的本能又引起求食的慾望等。換言之，每種運動，都是別種運動的結果。每個奴隸的主人，都是另有主人的奴隸。甚至最暴虐的君主，也是他野心之下的奴隸。但上帝却不是由動而生，也不是有所主宰，他是一切行動的根本，一切主宰的主宰，一切思想的泉源。天地間不動的推動者。

更有進者，人雖愛慕上帝，上帝却不愛慕人，愛慕了人，就臣屬於情感，就被禱祝或咒所左右，就因他人的行動慾望或思想而改變意志——簡言之，就是無復至善與至美。但上帝是沒有痛苦，堅定不移，完美無疵的。他之推動世界猶如一件可愛的事物，打動了喜歡它的人。一個美麗的女子走過通衢，雖然完全浸沒在她自己的思緒中，一双秋波雖然只瞪住了脚前的地面，而沒有向任何人看過，但每個人却都注意了，她，美色轉移了一切眼波，挑起了一切心弦，引起了一切非非之想。上帝之美也是這樣，自己沒有被觸動，而是一觸動了一切愛慕者的心弦。

這就是亞利士多德的上帝，人人愛慕，却和他們的運命漠然無關，冷靜而無人理，從現代的宗教觀點上看來，便是一個至善而無慶足的超人。它很像科學家強旺的活力

而不是詩人筆底的在天之父。滅除了人類心靈裡面的情感，才會看到這個毫無私念，統馭九垓八表的主宰。可是，人類心田裡，鬱積了悲天憫人之念，執拗地把上帝看待成在天的摯友，而不把他當做希臘哲人勾玄探微的鵠的。說不定，心靈比較接近於世界最終的奧秘。

亞利士多德懸想的不動的推動者，或是萬動之源，說到它的科學根據，則其弱點，正如同有個小女孩問道：「那麼，媽々，誰創造的上帝呢？」

(三)

亞利士多德的思想，自天上下達人間的時候，就更清晰，更有條理，更具體了。他把世界上各種形式的政府——獨裁，君主，寡頭，和民主政府，一一加以分析，比較它們的強弱優劣。結果是獨裁政體最壞，把多數人的利益放在一個人的利益之下。反之，最好的政體，就是讓每個人發揮他最大的才能，歡愉地度過一生。這樣的政體不論名稱如何，都是一個立憲政體。政府而沒有憲法，就是一個暴虐的政府，不管它是一個人的，幾個人的，或是許多人的。少數富豪或一羣無產者的胡作非為，一點也不減於一個人的胡作非為。一個階級的獨裁，其惡劣的情形，決不次於一個人的獨裁。

作，而且知足的百姓。

統治者最主要的一個目標，就是使被統治者知足。心悅誠服的知足。只有如此他們才不去革命。「絕沒有一個先知先覺的人，具有逃避和顛覆的能力，而忍受一個無道之主的。」無道的政府像一把火，把民眾幽閉在心裡的一股氣，燒到了爆發點，早遲，總歸要猛烈地爆炸起來。以對待國民之公平與否而言，「民主之下革命的可能性比較少，比之其他形式的政府，都要安全些。」最容易發生暴動的國家，就是那些獨裁國家。「獨裁，」亞利士多德說，「是最脆弱的政府。」

(四)

亞利士多德說，政府的目的在使民衆受益。因此政治就含有倫理的意思。國家是爲了人民才存在的，不是人民爲了國家才存在。人生來就只一個目的——求幸福。

可是，什麼是幸福呢？是因爲善而生的一種愉快狀態。但幸福之獲得，並不止於爲善，還要有各種天生的優點——門楣好，儀容好，家產多，朋友好，而最主要的，長壽健康才是獲得幸福所必需的。「一班不足以窺全豹」，我們想使生活盡善盡美，當然也不是一二端所能說盡的。甚至人壽短促，顛連困苦中，高尚的人可能還是快樂的。因爲魂靈高尚的人，能够養成一種無視痛苦的能力，這就是一種幸福。換言之，有時揆棄幸福反得幸福。進一

從這個觀點，亞利士多德敘述他認爲最完美而不獨裁的政府。

第一，這個政府不應該和柏拉圖的共和國一樣是共產的。財產的公有，尤其是婦女和兒童的公有，必然造成不斷的誤會爭吵罪惡。共產的方法破壞了個人的責任心。「屬於人人的東西。就是人人都不愛護的東西」。大家的責任，就是每個人都不負責任。「每個人都希望已所不欲施之於人。」既不能希望人人的德性相同，那麼大家的財產公有，也是枉然。亞利士多德提倡每個人自行發展個性，同時也提倡財產私有。

正如同個性之不違反公益，同樣，私產也須被公衆利用。「立法人專司之事，是使全民養成這種合作的根性。」這就是立法人的全盤職務，從民衆私利以公心的交互作用間，爲公衆的利益着想。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沒有尖銳的階級區別，尤其是統治和被統治兩個階級。所有民衆應依「長者宜於治人而少者從焉」的成語，有同樣治人和治於人的機會。

統治階級必須極端注意青年的教育，且必須理論與實踐並重。不僅使及壯的公民得到了謀生之道，更要使他們適應他們的生道。這樣，國家才一定會有開化，繁榮，合步說如果以德行事，沒有一個人是不幸福的，這樣人「所做的都不狹卑而可恨。」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幸福之中含有爲善。可是，惟有完全幸福的人，是「依完全的德行事，具有充分的財產健康和友誼的人，他的幸福不是偶然的一段時期，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輩子。」

如果幸福由德操而來，那麼德操是什麼呢？對於古人，這兩個字的意思並不止於德行優良，而是任何方面都是優秀的。因此，賈散諾伐(註)(Casanova)，如果在希臘可以稱爲有德的愛人，因爲他是一個能幹的愛人；一個有勇有謀能征慣戰的將軍，在雅典被視爲一個有德的軍人。希臘文裡德操(Arete)這個字，是從戰神的名字Ares演化而來。英文的德操Virtues是從Arete的拉丁譯文Virtus而來，他的意思是丈夫氣概。亞利士多德的哲學裡，一個有德之人，具有勇猛的體力，熟練的技藝。和明智的鑑賞能力。三者之外，亞利士多德又加了求幸福的第四個條件——道德的高尚。這種毫無瑕疵的品格，在人生戰場上，是亞利士多德「幸福戰士」所急需的。

亞利士多德把種種的優點，綜合而成他那著名的「中庸之道」。幸福的人，有德的人，就是在兩個極端卑下的行爲之間，保持中庸的人。他須在兩邊的險灘之間把穩舵輪，無論碰上那一邊，他的幸福便化爲粉碎。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思想，每一種情感，一個人都可能行之過分，不

及，或適得其平。譬如，有人和別人分享幸福，過於奢侈，則是行之太過，或者過於卑吝，則是行之不及，若為慷慨好施，則適得其平。生命上遭逢危險的時候，一個人可能暴虎馮河，一睨不視，或者懦弱，或者勇敢。而在憤怒之間，可能是饕餮無厭，或者節飲食卑宮室，或者中庸有度。每一種情形，凡正常生活是既不過份，亦無不及，取中道而行。有德的人是既不踰乎常態，亦不低於常態，而是恰合於常態。他的行動是。「時間正確，目標正確，對象正確，動機與方法亦無不正確。」簡言之，無時無地，造次之間不違於中庸之道。因為中庸是達到幸福的大道。幸福的道路既已築成，亞利士多德於是說明最值得有幸福的理想人。理想人，也就是亞力士多德所說的君子，「不輕易暴身於不必需的危險中，但大難當頭，捨生取義之際，亦義無苟免。樂於濟人，但以受周濟為恥。施人以恩者，優越之表現，受人之惠，庸卑而已。」其大公無私乃私心的高明表現，開明的自私，為善並不是自我犧牲，而是自保。人不屬於自己個人，而是屬於社會。而且，每種善行，都是一種殖息豐厚的投資，遲早必獲其利。「所以，理想人之所以行利人主義，因為他是明智的……非真惡人，即其敵人，亦不輕道其惡……不仇恨，不懷讐……簡言之，於己最真摯，故於人為良友。」

(五)

亞利士多德的君子人，實際上就是為他自己寫照。溫

文，不動心，而且明智。他不斷地向時人指出，穩妥的中道。是在鹵莽滅裂的征伐，到奴顏婢膝的投順的半途。但時代不對了。雅典人再也沒有聽取哲理的心境了，他們罵亞利士多德是魏馬其頓的間諜。他們忘不掉，他曾經做過亞歷山大的老師。至於亞歷山大自己呢，對於亞利士多德也越來越兇。學問和戰爭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和平，寧靜，中庸，在征戰殺伐鋒鏑交鳴中，這種想法是太危險了。亞歷山大既已殺掉了亞利士多德的侄兒凱利西增。如果能用同一方法，把亞利士多德也除掉，對於亞歷山大便比較安全了。

於是，兩邊的危險交集於這個溫文的哲學家身上。亞歷山大酗酒而死，消滅了一邊的危險。但另一面因疑心而生的危險，却日益滋長，終於亞利士多德受到了被捕的威脅。

他怕得到蘇格拉底的下場，便匆匆逃走了，他不願讓雅典人犯「第二次迫害哲學的罪惡。」

亞利士多德雖逃過了法官的手，但沒有逃過死神之手，出奔時已躲在路上候着他了。他離開雅典只活了一年。死前不久，寫了他那最偉大的作品——一個劃時代的意念，準備釋放他的奴隸。這是歷史上的第一個釋奴文告。
(註) *Confessions* 為意大利之風流才子，平生戀愛事蹟極多，著有回憶錄一書，述其戀愛經過，其中涉及之女子達數千人。

攝影叢談之十四

談戶外攝影

——續完——

E. P. S. 編譯



前文談的是以風景為主的戶外攝影，這裡我們把風景作為陪襯，而以人物為主題。如果你有一位愛好拍照的朋友，或一個活潑聽話的小孩，那末你就不該沒有傑作了。

攝影雜誌上，時常提及，用一隻最簡單的勃郎尼鏡箱，只要在天氣佳麗的時候，也可撮得動人的佳作。這是事實，沒有什麼機詐。在好天氣，陽光和煦的情況下，任何鏡箱，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唯一要訣，在乎取景之優劣。(關於戶外攝影之取景，請參見拾穗第七，八，九，期之攝影叢談，構圖基本。)

有許多近乎濫調的取景，是必須竭力避免的。譬如說，你帶了女朋友上公園拍照，前面有一條小溪，小溪上搭着一頂水泥小橋；或者有一個涼亭；一座銅像；你就請她站在這些固定物的前面，來上一張。這無異是一張「某某人到此一遊」的「立此存照」。除了有紀念性外，並無其

他價值。也決不會引起他人的興趣。戶外照人物，還是以天空，海灘，河流，樹叢，高山，作背景為最佳，這些大自然的風景，隨時都在你的身邊，只要你適當地利用，何愁沒有佳作！進一步你可以利用較小的「道具」了，如果你住在鄉下，你的週圍有闊寬的田野，籬笆，欄柵，茅屋，泥牆見(圖一)用這些作背景的点綴，可以得到一張富於自然風味的作品。(見扉頁)

從現代的作品中，我們時常可以找到一個特殊之處，這就是「動」，它能表現出一種活力，和生氣。例如，一個女孩依着木欄，眺望遠處，如果有一陣微風，把她的頭髮，衣褶撩起。這散亂的髮絲和飛舞的衣褶，就完全地表示着當時的氣候，令人感覺得春天的氣息。另一例，湖邊老翁垂竿釣魚，如果水波不動，一平似鏡，情調決無圍圈水渦，垂柳飄揚的美麗。同樣的，如果你照一張站在某紀

念物，或大樹前的照片，決沒有照一張含有一個動作意向的照片有趣。

以天空為背景的照片，不一定要有雲彩，因為主題既是人物，雲彩幻麗，反有「喧賓奪主」之勢。如果你用的是全色片，那末需要一個黃的濾色鏡，可使天色顯得較深。

如果被照的人物，穿着淡色衣服，（白色的裝束，在戶外強烈的日光下，往往和背景及黑髮等造成太強烈對比，而成雪白一片，分不清繚褶。）背景可以選擇深色，像草地，樹木等。光線來自左右角四十五度處，那末所得結果，有深入，淺出，的立體感覺。（圖三）

以風景為主題的照片，鏡頭開得愈小愈佳，以取得景深之優點，使照片的每一部份都清晰明顯，而在照人像時，往往常利用景深的劣點，譬如，人物的頭部地位，正好後面有無可避免的樹枝，高山，或其他不欲攝入的東西，那末你用大光圈，將距離對準目的物，其餘的陪襯物就在焦距之外，而糊模不清了。（同圖三）

海灘攝影，在美國已十分風行，這是純粹以線條美，來配合大自然的美，攝影家彼，高萊。（Pete Gowland）是海灘攝影最成功的一位，他的作品散見各雜誌，圖四為

其作品之一。

攝影趣話

當我在國外的時候，我所愛用的布紋紙十分不易購到，而我偏是喜歡照人像，沒有這類紙張，覺得非常遺憾，所以我寫信回去，請母親替我買點寄來。幾個星期以後，郵局通知來了，我的布紋紙已經寄到，我雀躍地奔往郵局，取返後，立即躲進暗室，打開紙匣，開始把以前拍攝的照片，一一印出，但是我發現，所有的紙張都漏光了。我寫信回去問母親，這匣紙如何買來的。

她說她到照相材料行去，問他們買我所需要的一種布紋紙。他們說祇要把它包裝妥當，交郵局寄送就行了。可是郵局因為包裹過重，只允許她郵寄一半。

於是她回家把紙包打開，一張，一張地數清，分成二包把一半先寄給我。這就是我拿到的一匣紙。

蓋博先生——「倍謬，我告訴過你好幾次，叫你不要講，為什麼你還要告訴太太，我昨晚回家的時間。」

女僕——「沒有哇，老爺，太太問我，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說我正忙做早飯，沒有注意看錶。」



（圖二）



攝影叢談 (圖 五)



漫 畫 「我有的是行獵執照，並沒有結婚執照呀」



(圖 三)



經 色 顏

C. Neville 原著
懷 薇 譯

你能小看顏色嗎？它能使你興奮。抑鬱，甚至於發瘋。它能使你頭痛，嘔吐，但它也能使商店增加主顧，使工廠增加生產。任何人都應該明瞭它那神秘的作用。

一個顏色化學家碰到了他多年未見的一位大學同窗，那個朋友愁容滿面地告訴他，正準備與他的太太辦離婚。并加解釋道：

「我的太太實在太神經過敏，時常發脾氣，要是我再與她繼續生活下去，我一定會發瘋的。」

這位顏色專家便被邀上他家去吃飯，當客廳裡祇剩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他便率直的告訴這個朋友：「如果你也整天就在這間紅色的屋子裡，我可斷言，你也準會變成神經質的，你並不需要換一位太太，最要緊的還是改糊一下牆壁上的紙。」

後來，這家庭便改用幽靜的藍色與灰色重新佈置過，他太太也不再發怒，這位丈夫也從此不提去離婚了。

加拿大托倫多有一家製造口香糖的工廠，廠當局發現男性員工在盥洗室中每天耽誤工作的時間實在太多。但是又不便予以申斥，怕的是為此引起不安。因此聘了一位顏色專家來研究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盥洗室的牆壁便漆上了刺目而不愉快的綠色，使大家不再有點燃第二支香烟的興趣。這些人便不知不覺地很快的回去工作了。

蒙得利爾一家皮鞋公司自從在地板上鋪設了一方全新的酒紅色圖案的地毯以來，營業忽然一落千丈。一個對於顏色心理學素有研究的顧問佈置師當即找出了原因所在；原來當顧客在試鞋的時候，常為這種粗俗的設計圖案所迷惑。因此便建議：將地毯換成與皮鞋色彩相

仿的灰藍色，生意隨即恢復了常態。

科學已經證明顏色的功能確實很大，並且曾在推銷保安刀片，至醫治頭痛和防止暈機病等方面十分奏效。顏色很微妙地引誘我們在餐館裡多吃些東西；使學生在課堂裡多用功些；刺激打字員打字快些；以及在足球賽中引起球員們的戰鬥意志。

這一個秘密在過去大家對它都很忽畧，顏色正如音樂一般，對於我們的心境影響至大。有些顏色可以刺激我們精神上與生理上的活動；有些則又令人不勝抑鬱之感。

顏色可以使人溫暖，也可教人寒冷。為了減少眼力的疲倦，上千種一向認為枯燥乏味的工廠操作，因為周圍色彩選擇的選宜，不再使人感覺厭煩與疲勞了。

所以托倫多一位顏色學研究權威曾經這樣說：「顏色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影響最大的一個因素，可惜我們發現得太遲。」

專家們現在選擇顏色正同大夫們用藥一樣的審慎。美麗的顏色在他們看來已是無關宏旨；他們所考慮的是宇宙中科學定律。顏色對於人類心理上及生理上的效果。下面便是一些他們研究結果的節錄。

從心理效應上說，光譜的顏色可以大別為兩類。光譜

的紅、橙及黃的一端代表着溫暖，愉悅與刺激；青、藍及紫的一端則又代表幽靜，舒暢，如果與紅、黃離的過遠，則又變為銷沉了。

顏色為什麼影響我們

為什麼有些顏色使人刺激、鼓舞；有些令人慰藉、安靜；又有些教人抑鬱？這些影響是由兩種不同因素而來的：第一，眼睛本身看顏色的方法以及它的光學限量；第二，自然的效應，數千年來大家對於某幾種顏色已十分熟悉。

科學家今天雖然已很有辦法擊破原子和向月球發送無線電訊號，但是他們承認對於顏色視覺的許多秘密還是十分膚淺。相信總會逐漸研究出來的。

光線是電磁能的一種，以不同波長傳播，每種顏色有它一定的波長。當我們在某一時刻看見一束所有不同波長的光譜時，它們合在一起成白光。當這光譜為某物所反射而離開時，我們可以看見其中一種顏色的反射部份。顏色的波長以紅色為最長。約為一吋的三萬三千分之一；紫色的波長最短，約為一吋的六萬七千分之一。

人類的眼睛最易集中的是紅、橙與黃色。這些顏色在眼睛的網膜上所顯的輪廓最為清晰。它們是強色。自然界

很少用；祇因數百年來，油漆與染料的突飛猛進，紅，橙與黃色才變得很普通的顏色。

爲了這兩個原因——眼睛看它們很清晰，同時又是人類歷史的新寵兒——它們象徵着鼓舞的刺激。但是它們的刺激不免過度。少量固可防止厭煩，同時使體力的工作容易些；過量則又刺激過度，引致疲勞，變爲精神上的激怒。有些心理學家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被迫生活在大紅的屋子裡，不消數週，竟然會變成瘋子的。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三萬年以前，人類潛匿在營火的四周，習慣於通爐子，升火取暖的生活。在今天的環境裏營火已不再存在，但是深印在下意識中火燄的誘惑依然未滅。今天紅，橙與黃的火色依舊在牆壁上的油漆中發現，在人類的下意識中它們仍代表着火的溫暖與愉悅。

因爲青，藍色的波長較短，在網膜上的焦點也比較不明顯。它們在柔軟中帶朦朧，因此在心理方面的效應便是慰藉與鎮靜。

上蒼把青，藍色在自然界的各處散佈着。我們將綠色與幽靜的風景連綴在一起，使頭腦清醒安靜。藍色的天空與碧綠的海水是自然界的遠景，可使眼力休息。數千年來習慣于對海水與天空的凝視，使藍色變爲休養眼力的最好

性格。他終于改用了金白色的對光布。

如果工作的性質是屬于體力的，並且十分枯燥的話，例如打字，顏色的選擇應該接近淺紅色，黃色，棕色，奶油色及淺黃色以減少厭煩和加速肌肉的反應。當一家化學製造廠的辦公室從灰藍色變爲奶油色及淺紅色的時候，打字員的打字速率增高了百分之十二，速記效率也增高了百分之廿。

如果工作的性質需要腦力的集中與精密的計算的話，例如會計方面的工作，紅與黃的顏色則會造成紛亂，增加眼睛的疲乏。工程師研讀藍圖或者鐘錶匠悉心安裝名錶時，他們一舉目便需要安息的機會，藍綠色的牆壁最爲相宜。

眼睛需要休息

在無線電工廠裏，真空管的精細內接頭需要灼熱的氣焊。因爲耐心的漸漸低落，每到快下班的時候破損的數目便大爲增加。一位美國的照相和顏色專家會稱，眼力的疲倦會引起精神及生理上的疲勞。所以他建議：「讓工人們的眼睛休息片刻吧。」褐色的工作檯和牆壁便改漆成淡藍色，並添上少許橙色以減少單調。破損率因此大減，生產量隨之增加。

方法。同時藍色又常與冷水連用，使人兼有涼快之感。

加拿大的一家製洗湯的公司新近在廠區建造了一座餐廳，顏色方面的設計包括淡藍色的牆壁，配上藍的花磚板壁。在嚴寒來臨的第一天，員工們都抱怨房間裏太冷。餐廳的主持人回答他們說：「這間餐廳與工廠任何其他房間一樣，室內溫度調節在華氏七十二度。」同時他把室溫稍稍提高至七十四度，員工們堅持着依然太冷，於是改在牆壁上鏤了一條橙色的邊，在坐椅上又加了橙色與紅棕色的套墊，并把溫度降至七十二度。工人們一致感激這位主持人把房間弄暖和了。

顏色可以吸收或放射熱量。白色不但反射各種光線並且反射熱量。黑色吸收光線與熱量。漆成白色的船隻，它的船內溫度在熱帶地區要比黑色船隻低十度。

青藍色代表溫柔與朦朧，深紅色在眼中則留下模糊的影子。有些人講話不清晰，惹人不耐與煩惱，深紅色與紫色的效果正與此相仿。富有經驗的商人會稱，如果食物用紫紅色的包裝在店舖裏陳列起來，一定無人問津。

黑色也有些與紫色相似的抑鬱性。一位滬太華的人像攝影師名叫卡許，很早以前就發現他的黑色照相機和黑色對光布予以抑鬱之感，因此他照出來的相都天然有這種

頭痛，嘔吐，疲勞，消化不良以及胃潰瘍等症，一般工廠大夫們會認爲，實在因閃光下或光線不足的環境下工作過度所致。

在近代醫院裏，顏色已經變爲醫療上不可或缺的一大助力。醫院所常用的白色逐漸在淘汰中了。手術室漆成綠色和藍色了，可以幫助病人鎮靜與麻醉迅速。

產婦在陣痛中每每感覺恐怖，好像牆壁與天花板亦在緊壓她們似的。因此可以採用天然間代表遠離的藍色作產房，便可克制這種恐怖。但是當嬰孩生了下來，這位母親便需要調換一種顏色，象徵歡愉的顏色如桃紅和粉紅，可以使產婦恢復她兩頰的緋紅。

顏色對於胃部也常常會惡作劇的。汎美航空公司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去研究——爲什麼他們的旅客要比其他航空公司的旅客更易患暈機病，後來發覺機身內漆的棕黃色是唯一一的罪嫌。黃色對於顏色敏感的旅客加速嘔吐。汎美公司便把機艙改漆成一般認爲最佳的防止暈機病的綠色，同時準備了綠色的枕頭與毯子，並且竭力避免供應蛋黃醬及其他黃色的食物。暈機病因此減了百分之四十五。

許多製造廠家曾經很巧妙的利用顏色來吸引顧客對於櫥窗裡商品的注意力。一個花園用器具的製造商自從將把

與鏡的柄漆成紅色後，勢非將廠的生產量擴大不可。一家經銷地板用臘的商店把棕色的罐頭改成紅，黃和黑色後，不出數月營業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食物製罐設計師已經發現，紅，黃和橙色的罐頭，肉眼看來也似乎大些；藍，綠和黑色的罐頭看起來也比較小些。

隨後形像 (After Image) 的現象也確是一種推銷貨品的力量。設若你對一只電燈泡定睛的凝視卅秒鐘後，再轉移至一張白紙上，你準會看見一個藍色的圓圈，這正是黃色燈泡的隨後形像。試將一件大紅的物品，一枝鉛筆或一顆鈕扣置于強光之下，你便會在紙上看到一個藍綠色的輪廓。

最準確的解釋是這樣的；例如你在看一件紅的東西，你眼睛的神經末梢爲了吸取紅光便暫時失却了作用，當你移向白紙時，眼睛失却效用的一部份所能看到的是，白色減去了紅色，在顏色物理學上便等於藍綠色。

一個屠夫因把他店鋪的牆壁改漆了黃色而營業日衰。他的一位顧問便跟他解釋，主顧們看了黃色的牆壁便得到了藍色的隨後形像，這形像便使看肉的時候帶有不健康的紫紅色。爲此他把牆壁改成綠色，生意立刻興隆，因爲紅色的隨後形像使肉類看來更爲開胃，食慾因之大增。

在時裝店裡隨後形像更見重要。一個主顧選中了一套時裝，便去試衣空試穿，「好極了，我看來年輕十五歲！」

。」她對鏡讚賞着。如果她熟習顏色技巧的話，面對着衣鏡的藍綠色牆壁一定早引起了她的疑慮。她所看到她雙頰的年青，並非這套新衣之功。實由於她背後藍綠色牆壁的粉紅形像之故。食物的研究已經證實了溫暖的顏色，如黃的，奶油色的，桃紅色的等等，再鑲添少許紅的或橙色的邊，可以刺激食慾，教人點大盤的菜，付給較多的小費，自比周圍藍色與綠色好得多。

蒙得利爾一家快速服務式的三明治商店居然大爲賠本，原因是顧客們喜歡佔座不讓，閒談逍遙，使後至者不耐煩久等。

「你們的地方太幽靜了，」一個裝璜家告訴這位主人說，因此，增加燈光；奶油色的牆壁改換成黃色，並鑲上了紅棕色的邊。店主後來的報導是：「不再有人留戀逍遙了，顧客們很快的吃了便走。」

一個紐約的經營藝術作品的商人把他的成功要訣也歸於同樣的理由。多年以前，他曾勸告他的一個主顧，臥室裡糊牆紙應該挑選最光亮，圖案最不整齊的牆紙。

「我的意思正如此！」這個商人再三說道。「我所要的東西，是使人看了恐怖的。當我一張開眼睛必須立刻離開這間屋子。要知貪睡在床上是不可能賺錢的。」

譯自 World Digest

競技趣話一

一代球王及其他

Bill Stern 記述
路 譯



|| 記念不朽的貝貝羅斯 ||

自古以來，無論是怎樣偉大的英雄豪傑，也逃不過死亡的關隘；具有魔力而屬於超人的「棒球大王」——貝貝羅斯 (Babe Ruth) 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離開了人世，享年五十三歲。淚珠濕潤了全世界百萬迷哥迷姐們的眼睛。這位身材像只啤酒桶，面貌不凡但是性情和善的「大孩子」，不僅僅是個名震一時的棒球球員；竟成爲美國的國寶，美國人生活里傑出的人物之一。

貝貝是美國棒球史上老幼咸知，競相敬愛的最有名的球員。從他一開始擊全壘 (Home Run) 直到逝世，三十年如一日，始終是報紙上的第一流人物。他的名字和榮譽，傳遍寰宇。第二次大戰以前很久，他曾旅行日本，下船時遭逢到二十多萬人的熱烈歡迎，征服了不知多少的異國俘虜。二次大戰時，戰鬥中的美國士兵們咀咒着：「該死的天皇。」日本兵却回咒着：「該死的貝貝羅斯！」

有一次，羅斯狼吞虎嚥地吃了一打夾肉麵包和一打汽水，比賽時突然胃部發生劇痛。(請參閱拾穗二十期的競技趣話。) 全美國的報紙無一例外地均以頭條新聞。登出這段消息。英國，法國，蘇聯……的新聞和廣播也都記述此事。稱貝貝羅斯三十年間，全世界的新聞人物，也並無誇大之處。

這位偉大的「大孩子」自球壇退休以後，紐約「楊基」棒球隊的「第三號」球員制服，也隨着告罷。任何隊員都不能獲准使用這號碼，目的在避免「第三號」制服過去輝煌的光榮，或者會遭遇到可能的黯淡。這個號碼在二十年里，都代表着這位棒球史上最矚目最偉大的球員。

「不可思議」四個字，曾經被普遍地用來頌讚許多出名的球員。但是最符合這幾個字的意義，而當之毫無愧色的，只有這個平凡而肥壯，原來是叫做喬治，赫爾曼，羅

斯的貝貝羅斯。

羅斯幼時，即以他父親所開設的酒店為遊憩之地；不久其雙親陸續亡故，無人教養，遂遊蕩於巴的摩爾貧民區的街道上，飲食無着，孤苦無依，旋被送入該城孤兒及頑童收容所，在所中會學習裁製衣裳。後來，由於他臂膀的技巧和揮棒的強力而準確，始成為名震世界的偉大人物，是棒球史上收入最豐富的球員！綜合他投身於職業棒球界達二十二年，共收入了二百萬美金！

一九一九年度，「世界」棒球錦標比賽；因為發生醜惡的賭博事實，使一般人對這項運動產生了惡感。幸虧貝貝羅斯及時而出；才得挽回它沒落的危機。這位「啤酒王」會創造了四十五項棒球記錄，迄今多數還未被打破；人們最耳熟能詳的，是他曾在季中擊出了六十個全壘。總共加起來貝貝羅斯正式有記錄的全壘打是七百十四個。全壘他的球棒，耗資三百萬美金的「楊基」棒球場纔得建成，不下好幾百萬觀眾會聚集在那裡，專為看他表演；這所「羅斯所造的房屋」成為全球棒球運動的首都，「世界」錦標棒球賽的歷史聖地。

羅斯真是個「不可思議」的球壇超人；他毫不注意球員守則，有好幾次他整夜未眠，而第二天照常上場比賽，

棒球大聯賽球隊的管理中，費城運動員隊的康尼，邁克 (Connie Mack)，最屬精明睿智；他在棒球界混了將近六十年，不知網羅了多少棒球歷史上著名的球員入其門下！特別是優秀的投手們，同時，屬他經手贏得的大聯賽錦標為數最多在憑他宏富的經驗和對球壇的深刻瞭解，行動和判斷鮮有錯誤的時候。以下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例子：

一九一一年，聖約瑟夫的棒球隊指導吉爾伯特，發現了一個年僅十六歲而身裁修長的孩子。吉氏和他接談以後，曉得他的志願是要做個捕手；但是這孩子是用左手的，從理論上講起來，捕手而用左手，實在難得會有特殊的成就，吉氏於是勸他試練投手。這個年青人同意了，並且表現得極有天才和成就；吉氏興奮地認為自己是在培育着一個將會參加大聯賽的角色。

一九一四年，吉氏往見其好友，著名的康尼邁克，勸他留下這個有希望的青年。

「康尼，」吉爾伯特說，「那孩子真值得花些錢，他一定會成功好手的，你留下他來罷？」

聰明的康尼邁克，搖着頭回答說：「對不起，我這裡好手太多啦，一時派不完用場，不願意再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青人費心；況且他是個我不需要的投手，你看，我現

擊出全壘。

在他黃金的光榮時代，除了名播遐邇，金錢更是源源而來。但是他對黃白物却視若糞土，有家公司會請他贊助一種早餐食物，付給他一萬五千元的酬金；他將支票納入衣袋，儘自東奔西跑地過了很久，後來那家公司破產倒閉，支票成廢紙。他對這次的損失，毫不在意。

有次，貝貝羅斯患病住院；醫院前站滿了成千的兒童，關心着他的安危，全美國都傳佈着他病況的消息，上萬的球迷，家庭主婦，女學生們走進教堂為他祈禱。這些人當然不會是僅僅為了擊全壘的緣故；貝貝羅斯曾經不聲不響毫無誇張地，為孤苦和殘廢的兒童效力，將金錢，時間，更重要的是那可愛的他自身，全部獻給了這些孩子們，因而成為他們熱烈崇愛的偶像。「棒球先生」已經去世了，可是，對於他的記憶，將隨着棒球運動的興盛不衰，而永遠地不會磨滅了……

(二)

關於貝貝羅斯的故事，在他已經離開了人間的今天，仍然是被人們家傳戶喻的傳誦着；並且，相信直到未來的許許多多年後，也將會照樣地持續不斷。

在這裡投手最多，齊夫班德，艾迪普南克，佐意布施；此外，還有一個左撇子赫布，潘納克不久也要來啦。我要這麼多幹麼？請你去試試別的隊吧。」

說起來也很有道理；那時候邁克所主持的球隊實力甚強，剛連着獲得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三年大聯賽的冠軍。對於這個用左手而無藉藉之名的青年投手，無怪會輕忽地放過了。

這個孩子終於順利無阻地登上大聯賽投手的寶座——與衆名手相較，並無遜色。老邁克後來失悔不迭，當初沒有將他捉住。

放過了貝貝羅斯投効的最先機會，無疑地是康尼的一椿失算。今天，人們震惑於貝貝偉大的擊球聲名和成就，很少還有人記得，他原想當捕手，繼則改為投手，後來纔專任外野，併力擊球的一番經過。

三

這是一個不大流傳但頗有趣的故事；

名噪一時的巴的摩爾金鶯棒球隊的主持人兼管理傑克鄧 (Jack Dunn)，是第一個正式成功地將貝貝羅斯介紹進職業棒球隊的人，並且他還是羅斯的乾爹。當羅斯十九

歲的時候，鄧爲了拉他進金鶯隊，而認羅爲子，從巴城孤兒院裡將羅領出，父子簽訂了個六百年俸的合約。羅斯參加巴城金鶯隊的初期，竟是同隊隊友們揶揄和開玩笑的對象；一天早晨，球隊指導召集全體訓話。

「諸位，你們必須停止再繼續對新來的這個孩子亂來啦；他是傑克鄧的義子，鄧先生要是風聞到你們的胡鬧，他一定不會高興的，並且說不定他會開除個把倒霉虫。自今以後，大家要對鄧先生的小孩子客氣點纔好。」

自此以後，喬治，赫爾曼，羅斯就改成了貝貝（譯者註：(Babe)者嬰孩也）羅斯。

幾年後，棒球界開始傳聞着，巴城金鶯隊裡，有個名叫貝貝羅斯的投手，技術滿好，紐約巨人隊的管理麥克格勞 (McGraw) 求才若渴，立刻就找他的摯友傑克鄧打商量，要邀羅斯加入巨人隊參加大聯賽。傑克沒有答應他。

當時，有批人正在巴城創立一個僅屬曇花一現的第三棒球協會，要與原來的兩大協會鼎足而立；他們的球場恰在金鶯隊所傾傾球場的對街。使得鄧氏不得不花大價錢，來維持本隊球員的被人吸收以致星散，因之經濟方面遭遇到一道難關。幸虧有個同行——國際協會普汶頓斯體育會和波士頓紅襪棒球隊的主辦人——佐意，蘭寧 (Joe Lanning)

撒子——鮑布，葛如福 (Bob Grove)。渡過好久，葛就在大聯賽裡以會勝三百場而光榮顯赫，名登金榜！

四

一九一七年，布瑞克，歐文斯 (Brick Owens) 擔任着本壘的裁判；貝·羅斯是紅襪隊的投手，對方是議員隊，比賽開始，歐裁判連着喊判了三個「壞球」！貝·羅斯從投手丘上走下來，向裁判說，如果再判一個壞球，他就要打破歐文斯先生的鼻頭。

羅斯投完了第四球，歐文斯判爲壞球；老羅走過來就是一拳，落在布瑞克的左耳後部。歐文斯判罰該投手即刻出場，失去繼續參加比賽的資格。紅襪隊換上爾尼，邵 (Ernie Shore) 當投手，先將貝貝送上壘的擊球員在偷壘時捕殺，然後將依序的二十六個擊球員一一投球使之出局，造成一場完全沒有擊中，和沒有上壘的勝利。由於歐文斯裁判的處罰，棒球史上纔有了這種記錄的一場正式比賽。

五

當貝貝羅斯聲譽輝煌的時期，他不僅只是偉大的擊全

，見義勇爲，不斷地借錢給鄧以謀支撐。一九一四年夏天，鄧向蘭訴說：「我不能長久地這麼借貸下去呵！我決意忍痛地賣出幾個球員，我讓你先揀幾個有希望的人物去吧。」於是，投手爾尼，邵和貝貝羅斯就轉入了波士頓紅襪隊；鄧只要了對方每人二千五百元的代價，藉以報答蘭寧過去的一番好意。

約翰，麥克勞勞聽到這件事情以後，大發雷霆；當初他會出價五千元，向鄧要求將貝貝羅斯轉進紐約巨人隊，沒有成功，這事可太使人氣壞了。

鄧也覺得怪難爲情，於是將另外的一個投手傑克，本雷讓給麥克格勞，聊充爲彌補感情的至意，一面收了老麥克六萬三千元的轉讓代價！誰料本雷轉隊後，突然一蹶不振，使得老麥對鄧恨入骨髓，一天鄧跑來找麥對他說：「約翰，關於貝貝那次的事，我很抱歉；爲了表示我仍是你忠實的朋友，我想再讓給你一個投手，比貝貝和傑克都強……」

話還沒說完，麥克勞勞咆哮着打斷了話頭，一面將鄧逐出，一面說：「快點出去吧！以免我殺死你，你瞞了我又騙了我，還要說些什麼是我的朋友？」

事實上，鄧第三次想讓給老麥克格勞的投手，是「左

壘的球員，而且還是個出名的淘氣孩子。他對於頑皮擾亂的巧妙掩飾，也極有天才。

有一年，他任意地漠視球員守則，使得老閻巴羅 (Ed Barrow) 忍受不住；告訴旅館的守更人，不管什麼時候羅斯返來要立刻通知他。

約摸是翌晨六時，巴羅被一陣敲門的聲音驚醒；守更人告訴他，「那傢伙剛剛回來啦」。老巴羅睡意未盡，怒冲冲地穿上拖鞋，曳步走到羅斯的臥室。一把推開房門，却見貝貝已經躺在床上，身上的被氈一直拉到下巴底下，正在津津有味地吸吮着一隻大煙斗。「這時候還在抽煙，可真够別緻了！」巴羅開始吼叫。

貝貝羅斯眯了一下眼睛，滿臉都是天真無邪的神氣，望着老閻回答說：「我整晚都在家裡，我很欣賞清晨的這一袋煙呢。」

老巴羅大怒之下，一把扯開了被氈，果然不出所料；貝貝羅斯全身衣服齊備，連皮鞋也沒來得及脫掉。

臉上堆滿了怪難爲情的苦笑，貝貝還充做嘴硬說：「屋裡好冷呵，還是多穿上點暖和！」

六

偉大的「大孩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擊球員呢！關於那一方面的故事多得罄竹難書，一時似乎是無從說起，其中最爲人們所津津樂道而永遠不忘的一個，發生在芝加哥球場，時爲一九三二年的秋天。

那天，「楊基」和幼獸隊爭奪「世界」比賽的錦標；芝加哥的球迷界全體出場助陣，每個人的喉嚨都喊得嘶啞了。情緒異常地緊張，舌鎗唇劍十分激烈。客隊——「楊基」得心應手一帆風順，主隊拼力反攻不肯屈服。西部球迷們眼睜睜着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們，接二連三的敗北，怎會不致於肝火旺盛？

最後的一局裡，又輪到貝·羅斯擊球；那天他已經擊出了一個跑全壘，再度上陣露面竟成衆矢之的，支城球迷們齊聲地痛加噓囂，嘲弄侮罵無所不用其極。因爲這個面帶冷笑，大腹便便，而兩腿細得像根稻草桿的擊球員，正是對方的台柱；他又能站上本壘旁來擊球，簡直是支城隊威望和尊嚴的無上侮辱，當時，大家全恨他，致使貝·大不服氣，而突然地幹出一件空前的舉動——他指定了擊球的方向！

一個好球呼嘯着從他身旁閃過，觀衆們歡悅地大聲喧叫；貝·咧開嘴笑，舉起一個手指頭，向觀衆們表示「第一貝·羅斯單在那一季已經擊出四十八個跑全壘，真是又美又美。當他跑往一壘時一時興奮竟拱起雙手向站在外野的羅斯喊道：「嗎，貝·，這下子怎麼樣？你這個老棒頭要留神呵！我只比你少四十七個啦。」大孩子聽着沒講話，儘自站在那裡咧着嘴傻笑。

下一局輪到羅斯擊球的時候，他捉住機會一棒子將球擊過了看台，落到場外的大馬路上去了；完成他個人的第四十九個全壘打！當他跑壘經過三壘的時候，勒住馬頭向韓大聲地問道：「喂，小子，這回咱們還差幾個？」

八

你知道貝·羅斯有一次在一小時裡打出了一百二十五個全壘跑嗎？當然這僅只是一次表演；貝·站在洛杉磯球場的本壘旁，六個球員向他不斷地投球待擊。在另外的一次球技表演裡，貝·將球擊出紐澤西州尼克瓦克球場外，達五百二十五呎。貝·棒球生涯的開始是個投手；致使許多投手們都對他懷有成心，以爲他的成就，一半是由於對投手心理和球路的特殊明瞭。事實上，「世界」錦標賽裡，連續着最多的沒有得分的賽局記錄，是由貝·保持的，投手華爾倍格 (Rube Walberg) 就是「全壘擊球王」貝·羅

「一擊」。第二個球像鎗彈般地衝過本壘，裁判宣佈：「第二擊！」；觀衆們樂得幾乎發狂，幼獸隊的隊員們乘機嘲笑羅斯——「捕手喊着問：『怎麼會事呀，貝·，你老得搖不動球棒啦？』遊擊員也跟着打諢，『你這個老傢伙已經不中用了！還不趕緊裝箱存進博物館去？』」

貝·不在意地繼續咧着嘴笑，舉起球棒向中央外野後面遠遠地方的一柱旗桿指了一下，大聲地說：「O, K, 傻小子們，下一個球可遠去啦！」

幼獸隊的投手揮動臂膀，投過來第三球；貝·揮起了球棒，只聽見好清脆的一聲響亮，球兒飛進了天空——方向恰恰是旗桿旁面不遠的看台，貝·摘下球帽，搖搖擺擺地沿壘跑過，全場人士被驚唬得呆若木雞！

(譯者註：此節故事拾穗會於「貝·羅斯自述」一文中記述，唯前者係自述口吻，此次係由第三者述說，情調迥異，故不嫌重覆，再爲譯刊。)

七

幾年以前，在紐約楊基和底特律虎隊的一場鏖戰中，虎隊的三壘球員韓內 (Fred Haney) 擊中一個遠球，落入看台而跑完全壘。韓內在那年還沒有擊出過全壘，對於

斯的精神俘虜。華在大聯盟賽裡貢獻給他十七次擊全壘的結果——比別的投手們特別顯得對他優待。

人們震攝於「全壘擊球王」的威名，往往以爲貝·每打必是全壘跑；其實他還保持了一項記錄——一項被投球出局局的記錄，總計他在棒球場上正式的空打，竟達一千三百三十次！

九

綜觀貝·羅斯整個的個人棒球生涯，彷彿是一個小孩子極其愉快地渡過了一生黃金時代的一場回憶：一九二八年，「世界」錦標賽後，在火車上撕破睡衣的瘋狂故事，迄今猶爲人們所樂道不忘；「楊基」隊擊敗了聖路易「紅鳥」隊以後，凱旋返家的途中，大家歡樂慶賀，暫時將一切運動員守則拋到九霄雲外。貝·萬痛飲得爛醉如泥，同車隊友和體育記者們身上的睡衣，無一倖免地被他扯得七零八爛。最後他衝到紐約「楊基」隊的主持人，古板而嚴肅的百萬富翁茹伯特 (Jacob Ruppert) 上校面前：上校緊皺着額頭表示不滿意這種胡調的舉動。貝·醉得糊里糊塗地，一把就將上校穿着的貴重睡袍扯破，老頭子幾乎是裸體地站在那裡，手足失措，旁觀者忍不住一陣轟堂的大

笑。

一九二七年的「世界」錦標賽，由「楊基」和俾茲堡的海盜隊爭勝。當時「楊基」隊的風雲人物是貝貝羅斯和勞，吉瑞格 (Lou Gehrig) 海盜隊擁有一名將萬納兄弟 (Paul and Lloyd Waner)。比賽前，奧克拉哈馬州阿達鎮的居民，爲萬氏兄弟捧場，集資五萬美金，來預賭萬氏兄弟在比賽過程裡平均的擊球率，必能超過羅吉兩人，乍見起來，這件事不免有些荒謬；羅斯和吉瑞格是當時棒球界最優秀的擊球健將，萬氏兄弟雖非弱者，終屬略遜一籌的人物，誰知結果大出意料「小毒藥」勞埃，萬納和貝貝平分秋色，擊球率相等均爲百分之四十整，「大毒藥」保羅，萬納是百分之三十三點三，較吉瑞格高出三點三，相信自己出品高明的阿達鎮民，贏回來鉅量的注款，他們的勇氣不但空前絕後，而且實在是够驚人的了

十

許多年以前，在米蘇里州的南部，有一個小孩子名字是胡伯特，普魯伊德 (Hubert Pruett)。一心供奉大聯賽裡的名投手麥提遜 (Christy Mathewson) 爲自己的神明，在他那種年紀的時候，別的小孩子們多半是耽溺於閱

抱着多大的幻想；他參加大聯賽投球，只是爲了達到一個目的，而採取的一種手段。在球壇上前後不過逗留了十年的光景；獲得了一使貝貝羅斯一籌莫展的投手」的盛名。陸續地參加過聖路易布朗隊，紐約巨人隊，費城「慈善家」隊和波士頓勇士隊做球員。賺了足夠的錢以後，遍歷田納西，華盛頓芝加哥和哈佛等大學求學。最後自聖路易大

讀冒險故事書，他却與衆不同地專心於麥提和他那著名的外落曲線投球。胡伯特雖然完全不明白個中的奧妙，却自管閉門造車地胡思亂想。

這小孩子長成人以後，從米蘇里大學被發掘而參加聖路易布朗隊，成爲擅長外落曲線球的投手。那時候距今已近二十五年，貝貝羅斯正在稱雄球壇；多少有名的投手們遇到貝貝擊球，就禁不住心慌意亂，往往被「啤酒王」毀掉一世的英名！

胡伯特和貝貝羅斯終於一天在球場相遇：在羅斯這方面並沒有任何稀奇，對一個新進的投手普魯伊德說來，却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胡伯特初逢「全壘擊球王」——竟使後者空擊出局！

也許另外的許多投手，也會在初遇貝貝羅斯的場合，會使他扼空了二棒，而落荒而逃，但是胡伯特却非同尋常；他幾乎是經常地殺得老貝出局。一連串地丟人洩氣，使得老貝頭頂上冒青煙，暴跳如雷，但是毫無補益。從兩人開始第一次相遇起的最初二十三次裡，貝貝羅斯有十九次沒擊着球而空打出局！

胡伯特專門剋制貝貝羅斯的絕技，使他聲名大振，成爲煊赫的新聞的人物，但是，他本人對於棒球生活並沒有學獲到醫學博士的學位。

今大，在聖路易城，住着一位身裁矮小，舉止文雅，而性情沉靜和穆的著名醫師；幾乎是什麼病都能被他的「妙手回春」，他就是年將五十歲的胡伯特，S. 普魯伊德博士——那位曾經使「貝貝羅斯一籌莫展」的著名投手！



漫畫 夫倡婦隨

山風

飛機在山嶺間飛行的時候常常容易撞山出事，而事實上關於山的高度，往往有詳細的圖表可資參考，那麼究竟是什麼道理呢？據美國空軍劍橋研究中心的發表，有多次的出事可能由於山風的狂野無定之故。

當風吹過一個高峻的山脈的時候，風並不是向上升過山頂然後往下吹而已。當吹下山坡的時候，風往往會裂碎而成許多濃密，雪白旋轉不已的雲塊，名叫「轉雲」，其形狀有如海難逃的浪花。在轉雲之上，空氣中有強烈震盪，其高度有時達十萬英尺。

就是這些高的「直立波」在搗鬼。這些直立波中就包含着上下疾馳的山風，其風速約達每分鐘四千英尺。這種狂風向下吹時，很容易把一隻高飛的飛機帶下來撞到岩石上面，而駕駛員始終還莫名其妙。有時候高度表（只量氣壓而不量實際高度）並不事先發出警告，因為在高山的下風處那些洶湧氣流中常常有些地方空氣較爲稀薄使儀器所示高度比較實際高度高得多。

標 題 音 樂

● 羊 棄 ●

「標題音樂」有時是因為作曲者在他的作品上加有附註，而成為有標題，但有時却是因為它與一些熟識的劇情或情節有着顯明的關係。譬如華格納的浮士德序曲，李斯特的音詩冠以哈姆雷特 (Hamlet) 的題目等等。

一首歌，一個歌劇，一個芭蕾舞曲，因為它們有字，或者有動作或佈景，毋庸懷疑的那是一「標題音樂」但是真正的所謂「標題音樂」這個名詞，並不是指上面所說說的歌曲，歌劇或芭蕾舞曲，它是單獨用在器樂的作品上（沒有曲詞的）。

任何一個作品如果僅僅冠以一個鳴奏曲，交響樂，弦樂四重奏，或是追覆曲，再加上一個音調的符號，作品番號，皆應視為「絕對音樂」，除非作者特別注明，給予一個題目，譬如貝多芬的第六或是田園交響樂，柴可夫斯基

基的第四交響樂，他詳明的說是寫給他的「親愛的朋友」麥克夫人的。

有很多樂曲，作者本來並沒有甚麼顯明的指示者死後被加上去的。我們欣賞一個樂曲，時常憑着一已的意思幻想着那是描述的一個故事，一張畫等，這種習慣是剛對音樂欣賞發生興趣的人最容易這樣做的，也是無害的，在現代我們在電影上時常看見一些「絕對音樂」被描畫成爲故事，那便是幻想的結果。

「標題音樂」嚴格的限制這個名詞的意義，大概可

以分爲四種類，第一種是敘事的，講述一個故事，第二種是描畫的，譬如大自然的一個景色或是一個生動的場面，第三種是摹擬的，表現出一種熟識的聲音，譬如鳥鳴，風吹雨淋，暴風雨，或是一條小

河等，第四種是暗示的，這一種比較暗晦含蓄，界於「純粹音樂」與「標題音樂」之間而不易區分。我們更要進一步知道一個樂曲可以由於顯明的模仿效應，充分的把標題敘說得很易瞭解，但是它——音樂的形式，仍拘於純粹的古典格式，沒有隨便變更它固定的體裁。

一般講起來「標題音樂」比「絕對音樂」在初次聆聽之下，比較容易瞭解，但也因爲這同一的原因，易流於膚淺缺乏意味深長，這些問題時常引起爭辯，難決是非，如果人們在聽一個樂曲之前，事先知道這個樂曲所敘述的事物，而不是極端抽象的，那麼他比較容易接受和理解，這是剛對音樂欣賞有興趣的人有益的。也就是進入音樂欣賞的唯一途徑。

同一個樂曲也可以作各種各樣的解釋，例如描寫的是一个暴風雨的場面，也可以被解釋爲一個人在感情的暴發狀況中，一個充滿傷感悲哀的樂曲，可以是敘述一個憂愁掛慮的母親倚窗盼望，也可以成爲一首動人的戀歌。一條汨汨而流的小河，也可以被解釋爲愉快之草原輕騎，漫步踏青。

在無聲電影時代，一首曲子可以用在各種場合而頗能吻合當時的情感，狩獵，火災，戰爭可以用同一曲子，黃

昏時戀人的約會與親愛的祖母瀕於死亡時的幕後音樂也可同是一曲。

現在我們將「標題音樂」的發展和熟知作曲家的作品在下面略爲介紹。

最早的風琴和鋼絲琴鳴奏曲便有敘事的與描畫的題目，大部份是出自新舊約的故事。

巴哈寫了一首「愛弟之離袂」，有騎馬人的號角聲並親友之珍重道別。

韓德爾寫一首「快活的鐵匠」(The Harmonious Blacksmith) 的變奏曲，它可能是描寫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雖然這首曲子在性質上「絕對」的成份要比「標題」的成份濃厚得多。

海頓寫了好多有標題的交響樂，是我們所熟識的，其中有「驚訝」「再見」等等。

莫札爾特寫的土耳其回旋曲 (Rondo Alla Turca) 便暗示出土耳其音樂中所特有的叮噠聲，同一的效果也在貝多芬的土耳其進行曲 (Turkish March) 中存在。

貝多芬之所以被稱爲第一個浪漫派的人物，這與他創作了好多的有標題的樂曲不無關係，但是有名的「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 却相反的與月光毫無牽連，也

沒有包含甚麼故事，是一首標準的「絕對音樂」，它的題目僅是「幻想鳴奏曲，嬰C短調，作品第七號之二。」貝多芬的序曲是戲劇的縮寫，好多在現在仍在音樂中演奏，最特出的是「愛格芒」(Egmont)「可雷阿蘭諾斯」(Carioanus)序曲。他的唯一歌劇費地利奧(Fidelio)便有四個不同的序曲，最普通而出色的第三個序曲。

一般講起來，歌劇的序曲，皆可稱為「標題音樂」，因為它先把歌劇的內容給觀眾一個提示，不用言字，佈景，僅憑音樂的技巧表現出劇情。

貝多芬的鳴奏曲與交響樂也有好多是「標題音樂」除了「月光曲」不是他自己題的名字以外，他的第十三號鋼琴曲作品，名為「悲愴奏鳴曲」(Pathétique)第八十一號鋼琴作品分別以「再見」，「分離」，「歸返」，名第一第二第三章(這個曲子名為「熱情」(Appassionata)鳴奏曲，但「熱情」之名並非起自貝多芬自己，乃為出版者所命名。

貝多芬的標題交響樂，最顯著的是第六交響樂(田園)作曲者親筆附注，指出「抵達鄉間所生之愉快印象」，「河邊景色」，「歡樂的村人集會」，「暴風雨」，「牧人之歌」暴風雨過後的愉悅與感謝。」第三交響樂(英雄)

dence)紡織之歌 (Spinning Song) 和最通俗的快樂的「春之歌」(Spring Song)

他少年時代所寫成的「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序曲，是標題音樂中最出色的一個，把莎士比亞的戲劇從始至終描述出來，裏面有夜曲，結婚進行曲，詠諧曲等。

他的序曲有靜海順航 (Calm Sea and Prosperous Voyage) 可愛的密路辛娜 (The lovely Melusina) 序曲。交響樂命名的有意大利 (Italian) 蘇格蘭 (Scotch) 與新生 (Reformation) 交響樂。

蕭邦有兩個鋼琴練習曲，命名為蝴蝶 (Butterfly) 與革命 (Revolutionary)。蕭邦的練習曲可以用作演奏的曲子。還有一首我們熟悉的米奴哀圓舞曲，他本人的敘述是「一隻小狗在追咬牠自己的尾巴。」(由喬治·桑的小愛犬得來的靈感)，還有出名的「雨滴」前奏曲 (Rain drop Prelude) 與「軍隊」波蘭舞曲 (Military Polonaise) 「英雄」波蘭舞曲 (Heroic Polonaise)。

斐利奧茲給予他的交響樂以浪漫的題目，羅米歐與朱麗葉 (Romeo & Juliet) 哈羅德在意大利 (Harold in Italy) 幻想交響樂 (Fantastic 藝術家生涯中的一段插話)，還有

本來是為拿破崙而寫的，但當拿破崙破壞共和，就位稱帝時，乃劃掉原題改為獻給心目中的英雄。第五交響樂「命運」在第一樂章，他寫的是「命運叩門」。最後到了第九交響樂，他竟以席勒 (Schiller) 的快樂頌 (Ode to Joy) 為合唱與獨唱曲來表現他的偉大情感，而不僅僅以一個標題為滿足。

韋貝，他有名的圓舞曲命名為「邀舞」(Invitation to the Dance) 而且他的歌劇序曲，神槍手 (Der Freischütz) 奧貝蘭 (Oberon) 序曲，講述那些歌劇故事淋漓盡致，不用一字一景。

舒貝特，徹底的浪漫派人物，連鋼琴的小曲子也命名為「軍隊進行曲」(Marche Militaire) 「瞬間音樂」(Moment Musical) 等。舒芒，有着更多的標題作品，蝴蝶 (Papillons) 狂歡節 (Carnaval)，采爾賀德之景色 (Scene from Child hood) 快樂農夫 (Happy farmer)，為年少者而歌集 (Album for the Young) 除此之外，還有標題序曲「浮士德」等。

孟仲爾遜，依照着浪漫派傳統的愛好，也有着好多的標題音樂，他的迷人的鋼琴曲，無言歌集 (Sonno With out Words) 裡面有着安慰 (Consolation) 信心 (Count) 一個序曲名之為羅馬謝肉祭 (Roman Carnival)。
李斯特創造了「交響樂詩」，那便是最普通的標題音樂，他的鋼琴曲帶有標題的有侏儒之舞 (Dance of the Gnomes) 魔鬼圓舞曲 (Mephisto Waltz) 林中細語 (Wald erauschen) 等。他還有兩個交響樂名之為但丁交響樂與浮士德交響樂。

華格納的標題音樂大都是表現在他的序曲裡。浮士德序曲，浮士德的故事是音樂家所喜好的題目，華格納這首序曲是他的歌劇引子，充分的表現出他是標題音樂的大師。「箴律的荷蘭人」序曲，雖然這齣歌劇很少演出，但這首序曲仍時常在音樂會的節目單上出現，歌劇「洛安克寧」(Lohengrin) 序曲也是一首美妙的標題音樂。

此外還有唐豪茲 (Tannhauser) 序曲，能歌者 (Die Meistersingers) 序曲，帕栖法爾 (Parsifal) 序曲，諸神的黃昏 (Gotterdammerung) 序曲等。

他的西佛雷德萊茵河之旅 (Siegfrieds Rhine journey) 是一首音樂會常演奏音樂，摹擬着號角與鳥鳴聲。法國的聖·賞 (Saint Saens) 因幾首音詩而成名，其中有死之舞 (La Danse Macabre) 他描寫一個恐怖之夜，夜深時狼叫鬼嚎，骷髏跳舞於墓石上，死神彈着他的四

弦琴，直至一聲離啼，鬼怪們回至他們的墳墓爲止。
 最有趣的還有一首他的「動物狂歡節」(Animal Carnival)有用低音提琴演奏的天鵝旋律，還有種種動物聲音的摹擬。

極衷西對童話的音樂有特殊的成功，雪花飄舞(The Snow is dancing)小牧羊人(The little Shepherd)等皆爲兒童音樂的傑作。

此外描寫景色的交響樂有「牧神之午後」(The afternoon of A Faun)、「海」、「夜曲」，「雲」(Nubes)、「節日」(Fetes)等。

鋼琴曲有「月光」(Clair de Lune)金魚(Goldfish)、「雨中花園」(Gardens in the Rain)。

其他法國標題音樂還有杜卡的「魔法師的門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美國電影華德狄斯耐的幻想曲」把它寫成米老鼠的故事。

拉斐的母鵝(Mother Goose)和安尼格的「太平洋」三一號一描寫一個火車頭的故事。

俄國柴可夫斯基有三首交響樂都是標題的，第六交響樂(悲愴交響樂 Pathétique)爲衆所知。序曲有「一八一

二」序曲，描寫拿破崙的軍隊攻俄失敗。「羅米歐與朱麗葉」序曲，他的交響樂詩包括着好多美麗的童話，胡桃夾子曲(Nutcracker suites)芭蕾舞曲有天鵝湖(Swan Lake)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

除此之外，俄國音樂還有雷姆斯基可薩可夫的「天方

夜譚」(Scheherazade)，雷茲馬尼努夫的死鳥(Island of the Death)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Fire Bird)普羅珂飛夫的「彼得與狼」(Peter & The Wolf)

波西米亞有斯麥坦那的莫島河(Moldau River)、德伏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From The New World)

還有一個音樂大家雷却德斯特拉斯也是標題音樂的能手，「唐·吉珂德」(Don Quixote)，充滿談諧，可作爲他的代表作。

音樂家中不寫標題音樂的人很少，勃朗姆斯是其中的一個。

拉娜透納自傳

著納透娜拉 譯節拙文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一個昏黑寒冷的晚上在舊金山第四號街的角落裡，有一個漢子招呼着賣報小童。他買了一份晚報，可是他主要目的在打聽一件事。

「今晚牌局在那裡？」他問道。

「編譯館地下室，約翰遜先生。」

約翰遜先生緩步踱到第五號街的新聞報大廈，加入這在地下室內舉行的牌局。有四五位漢子像老朋友似的歡迎着約翰遜。他們知道他是碼頭上裝卸腳夫的頭兒，平時和善談諧，但是他的拳頭却也凶猛。前幾天他還和一個裝卸夫打了一架，而把那人打昏過去。德克司·約翰遜是一個出名的機警而幸運的賭徒。

牌局繼續到午夜，德克司的腰包內已贏足鈔票。十二月十五日清晨，一個街車司機發現有人仆倒在牆脚下，於是通知警局。這人的大衣領子扯到了耳根邊，左足的皮靴已經失落，錢包也不翼而飛，驗屍官宣稱，他是被重物擊中腦壳重傷致死



的，他就是德克司·約翰遜。

我知道這德克司·約翰遜的真名，叫約翰·維葛爾。梅狄遜·透納，因爲他是我的父親。

現在我可以講我自己的故事了。我之所以要打從父親說起，有好幾個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十分像我的父親，豈但是面容很像，連脾氣，個性都一模一樣。他一生就是豪放不羈。聽其自然。他愛打架，他愛音樂，唱歌和跳舞。他的模倣力很強，假使他有機遇的話，可能會成功一個很好的演員。

約翰·維萬爾在參加第一次大戰時得過多次獎章，這是母親告訴我的，他自己從來沒有講過他的戰績。他從軍隊中退伍出來，就來到愛達和州的華萊士城。在那裡他愛上了一位女孩，名密兒菊。法蘭西絲，康威。

密兒菊，法蘭西絲還祇十四歲。她有淺棕色的頭髮，藍眼珠，嫵雅而美麗。我可以說這是一點都不假的，我的雙親都非常漂亮，而我幸運地很像他們。密兒菊像所有的十四歲女孩一樣，渴望著跳舞，宴會，而她的父母，也像普天下的父母一樣，不願意她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交男朋友。終於，在她十五歲的那年，她不顧我外祖父的禁止，而和約翰·維萬爾私奔到密蘇里州，透納就在那裡當一名礦工，他爲了要使生活過得好一點，曾經一度做過過保險生意，但這不合他的個性！所以終其身，到他卅六歲死的那年，還是在做勞苦的礦工或碼頭工人。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生於華萊士城的。這個日子不會有錯，可是再隔幾年或許會懊悔告訴人家了。卅歲，對一個女伶說來不是够老了嗎？

我在基督教堂受洗的名字是裘麗亞，珍妮，密兒菊。法蘭西絲透納——也許這是一種預言，命中指定我將來要有一個藝名，和三個丈夫的名字。而我對於最後的一個透納

大家歡笑融樂地渡着日子。

我父親的舞步仿照着比耳魯濱遜，輕快俐落，他會在一张椅子上跳躍跳舞，興到時就在整個屋子的傢具上跳遍。而我的舞藝，就在九歲時跟着父親學的。我從未進過跳舞學校，更無天才可言。

我記得我們有過一輛汽車，是輛星牌的廉價舊車。那時候我大約六歲。我們收拾了一些零星東西，放在車上就全家搬到加里福尼亞州去。這次旅行，有兩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父親在長距離的駕駛後，有一天在酷熱的下午，他竟然靠着方向盤昏昏睡去，母親則在後座瞌睡。我挨到前面，兩手扶着方向盤，就這樣開了將近十哩，父親方始醒來。正如你猜到的，我對這件事十分引以爲傲。我相信在小孩的時候能應付這樣意外的變故，那末你往後的一生，也能這樣的。我呢，從那天起，幾乎經常地達到這些突如其來的情形，而我也就這樣，絲毫不懂駕駛智識，不知道前途如何，却手扶方向盤一一應付過去。

另一件在旅途中發生的事，而使我難以忘懷的，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對前途的偉大的希望。我們雖然貧苦，多磨折，但我們生活得很有趣，今日有錢今日化盡，就拿我說我的衣着總是很講究的，到學校裡去，和別的孩子相比。

也實在頗感懷疑。因爲我父親也常常在改名換姓。我們老是從某一鎮遷移到某一鎮，父親的職業也時常在更換，當他在礦上及做保險生意時，他用透納爲姓。當他在幹別的行業時，他通常用約翰遜。他的另一職業是販賣私酒。

我父親並沒有參加大規模的走私組織。我想他只是在小鎮上偶或地做幾筆外快生意，也許他的販私酒是從他的賭友那裡得來的路子。總之，他沒有失過風。我們只是時常急促地搬家，而每搬一次家，總得換個姓名。這對於一個小女孩講，實感大惑不解。

「下星期我們要姓什麼呢？」我問母親。

「勃郎，」她會這樣回答。

他們選姓名，總選容易叫的，這當然是爲了容易記住。

「我還是喜歡用約翰遜，」我道，「像星期二用的那個。但是我最喜歡透納。什麼時候我們叫透納呢？」

無疑的，父親姓透納的時期，是在做礦工，生活最爲安定。他一天辛勞地工作，回來却並不休息，進門後立即開放唱片，擁着母親在房中旋轉跳舞。我也跟着他們學，

決不會感到寒酸。我們以舊金山的金門大橋作爲我們美麗的幻想的徵兆。父親時常對我們講起它的壯觀，在碧波蕩漾的大海上架着一座金碧輝煌的橋樑，橋的那端，都是些百萬富賈，王孫公子。我們當然十二分信任他的話。

可是當我們到達舊金山後，我們就感到金錢的威脅，所帶的錢不足以在這個大城市裡找一個住處和吃一餐飯。最後總算在城外台萊鎮上找到一個停車間住下。母親和我見過這座著名的金門大橋後，不禁大失所望。在我們的憧憬裡它該像長虹一般，橫跨海波，直接天際的，而現在它只是一座人工造的鐵架子，上面行駛着各種交通工具而已。我們在工廠區住了約有六個月。我們主要的傢具只是一張軍用吊牀。有一天母親把我拉在懷裡，道：「裘麗，你知道我們過着多麼困難的生活。我勢必也要找一件事幫着賺些錢，所以我們要有很短一個時期分離了。我有個好朋友住在摩突斯吐城。他們請你去玩，和他們的孩子住在一起，唸書，遊戲。你在那邊一定會覺得快樂的，而我也會常常來探望你。不久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

我的雙親沒有告訴我關於他們分離的事，因爲怕刺傷我幼弱的心。但我相信他們已是心碎片片了。他們互相深深地愛着，可是環境使他們分手，但他們決不會離婚的。

我住在摩突斯吐約有二年，和母親的朋友在一起生活倒也並不壞。有一天我從廚房裡被叫出去，他們告訴我，母親吩咐急凍回舊金山，愈快愈好。我發現每當他人將壞消息報告你之時，他們待你總是意外的體貼。因此我感覺到總有什麼事情不妙，母親在病着，但這不像是主要因素，我好像耳邊聽到人家在說：「你的父親死了」。可是我卻並不驚異，因為我的潛意識中彷彿已經知道這回事了。

「你不必對我說，」我道：「我早知道父親死了。」於是我聽到整個故事，賭博和謀害。最後說出他們分手的事。

我那時才只九歲，這打擊對我是多麼嚴重是可以想像的。

母親繼續在一家小美容院裡工作，因為她整天地忙着，無閒顧及我，所以仍將我寄居摩突斯吐。我當時情願做任何苦工，却不願再住在那邊。母親為我付了一筆很大的款子給她的朋友，希望他們待我像他們自己的孩子一樣。能够上學和到教堂去。可是，在九歲到十一歲這個階段中，實際上我只是一個僕役，甚至連僕役這稱呼都够不上。沒有一個僕役會受到這樣的待遇。我只是個可憐的灰姑娘

於是我們無可無不可地到了洛杉磯。在那裡，我們往後的生活竟起了一個大大的轉變。

(Cinderella)而已。

有一次我遭到毒打，背脊上被打得青腫流血，湊巧下一天母親來探望我，他們警告我閉住嘴，不得訴說。我勉強挺着腰見母親，恰好母親爲了要替我添置內衣褲，她要看看我的衣服損壞程度，於是被她發現了這個秘密。她一聲不響就把我領回家去了。

可是母親一星期賺不了十塊錢，我們常常一天吃不了三餐。每當週轉不靈的時候就只能向雜貨店賒帳，而雜貨店老板又常常不肯，於是我只能學「賣火柴的女孩」一書中的主角，向前乞求，可是我又不像。

我的外祖父會勸母親回去，但母親堅持不願依靠他人，她的技術原很高明，可惜時運不佳。於是我們到處遷徙，從舊金山到摩突斯吐，薩克刺門托（加州省會），最後又回到舊金山。

舊金山的濃霧使母親患了嚴重的咳嗽症。她日漸消瘦，形容憔悴。她的一位朋友，葛蘭絲海絲勸我們換換環境，「跟我到洛杉磯去，」葛蘭絲道：「你們可以分居我的公寓。你仍可以在美容院工作，那邊的氣候適宜於你的咳嗽症。」

母親仍進美容院工作，而我進入好萊塢中學。那時候我已十五歲，是一個大孩子了。身長五尺三吋。我想那時的頭髮是淺棕色的，我記不清楚了，我的頭髮總共已換過八次。

我初到好萊塢，毫無想進入電影界的動機，甚至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我不演戲，不跳舞，也沒有做過任何半職業性的工作。人們也沒有在半途上阻止我，道：「噢，這樣漂亮的女孩，你應該上銀幕呀！」

但是，有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他幾乎真的對我如此做法。

我在好萊塢中學，時常逃課，溜到零食店裡喝蘇打水。有一次那店裡的經理招呼我之後，就向一位黑髮，蓋着一簇小鬍鬚的男子談論，他們頻頻向我觀望，我不舒服地低下頭吸着飲料。

經理走過來，「裘麗，」他道：「那邊的比萊威爾革生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爲人很好，他要我向你介紹。」

這種突然的事故已超越我的智慧，使我難以答覆。我從未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時我只搖搖頭，道：「不。」威爾革生先生親自過來了，他彎着腰，遞給我一張名片。



拉娜透納十五歲進好萊塢中學，我想那時的頭髮是棕色的。

「我是比萊威爾革生，好萊塢日報的發行人」他道：「你喜歡拍電影嗎？」

你喜歡拍電影嗎？即使是華萊士來的小孩，他也懂得好壞的。這傢伙莫非是醉了？

「不，謝謝。」我冷冷地道，

威爾革生先生微笑道：「我懂得。」他和善地道：「你不知道我的一切。但是假使你拿了這張名片，你就知道了，這上面有我的地址，你願意和你的母親一同來我的辦事處嗎？」

「和我的母親？」

「當然，孩子，明天下午和你母親一同來，假使你能夠。」於是威爾革生先生彎腰離去。

那天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和葛蘭絲，她們認為有三種理由。起初她們大笑，就後她們重新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而顯得吃驚起來。於是她們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她們出去買了一份當天的日報，在報名下面威爾革生先生的大名赫然呈現。經過長時期的討論，在消耗無數杯咖啡之後，我們決定一同去見見這位奇怪的也可能有危險性的人物。

她們的疑問是：他在她身上發現了什麼可取之處呢？

隔了幾天馬克斯經理處來電話了。這次是一位沙萊，皮亞諾先生（現在已是華納兄弟製片廠的大導演）。皮亞諾先生不大開口，但善笑，他是十分易於交往的。

他帶我到一大群女孩聚集的室內，其中環肥燕瘦，使我不勝驚訝，他們一個個都要去會見決定人選的導演。

觀察的方法還是這一套：「走幾步，轉身，把裙子扯起，十八歲？沒有經驗？太壞了。好罷，我們會通知你的。謝謝。」

一家繼我家的我跑了不少攝影場，都因為我沒有天才，沒有把大腿露出而落選。

最後，皮亞諾先生介紹了一位華納兄弟公高的導演茂文李洛埃。他是個短小精悍的人物，嘴裡咬着雪茄，東奔西走。他的觀察力是够利害的——他一定看到我裏緊的細腰，訥訥而言的孩子氣——他說我是十五歲。

我只記得他對我說：「走幾步。」

他的眉毛揚了一下，道：「OK，這是我們需要的女孩。」

「他是什麼意思？」我趕緊問道。

「這就是說，你被選中了。你已成爲一個女伶了。孩子。」沙萊皮亞諾先生道。

拾穗

也許她真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可愛嗎？

威爾革生先生熱誠地起立招呼我們三人。我是打扮得像狗兒參加展覽大會似的，盛裝而去。當然，這在平時結交好萊塢最漂亮的女人的眼光中看來，我還是一個鄉下大姑娘。但他仍有耐心地談論着。

「請不要誤會我，」他對母親道：「你的女兒我覺得有幾點可取之處，她可能會在電影中成名。但當然不會一夜就變明星的。她甚至不會立即找到工作。我有一個朋友他可以設法介紹，我建議現在去試試。」

好罷，我也不懂什麼道理，母親竟答應了。也許母親已看過我學校中的成績報告，假使我有份天才，以後她也可不再費神了。

我們走到市內，穿過許多漂亮的舖子和夜總會，這是我們從未進入過的，於是到了一家徐泊馬克斯經理處。一個穿着漂亮的運動裝，法蘭絨寬褲的青年，來接見我們。

「你多大年紀，裝麗？不必告訴我，十八歲。你有什么經驗沒有？不必告訴我。讓我們試試你的舞蹈，唱歌，表情。立起來走幾步看。現在轉身。把你的裙子拉起點，親愛的，好。記住，你是十八歲。我們會通知你，讓你知道的。謝謝，再會。」

「我有薪水嗎？」我道。

「當然，五十塊錢一星期。他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開始工作。」

這是我成爲明星的一段真實故事。

李洛埃先生導演的片子名「The Wolf Fungel」，描寫一個南方黑人被控強姦罪。主角是克勞代雷恩，葛羅蘭狄克遜等。他們都是好心人，但是我却怕見他們，因爲我的戲太少，所以不常和他們接觸，他們見了我只是露齒一笑。

茂文李洛埃導演沒有叫我試鏡頭，他只是交給我一件絨線衫，一條裙子，這都好像專爲我做的，非常合身。於是他把我頭髮披散，並在頭上加了一頂妖艷的小帽子。

有一天他教我如何走法，這就完了。走，「從這裡走到那裡，女孩。」於是我走，走了幾十次。

「你想，」我對母親道：「我已經拿了三星期的薪水。每週五十元，而只要我在街上散散步就行了。這也就是我在片中擔任的唯一的工作。你想他們不是瘋了嗎？」

片子在預演時我要求李洛埃先生讓我看看自己在片中的樣子。但是李洛埃先生拒絕了，也許是因爲我擔任的角色太不重要之故。直到我和母親同上華納戲院時，我才

知道自己做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在銀幕上我的名字已不是裴麗透納而改為拉娜透納。

「裴麗透納。裴麗透納。裴麗透納——這名字不好聽」，茂文李洛埃有一天道：「應該換一個，你喜歡什麼名字？裴麗。」

「裴麗。」我道

「不，我們要把你改成拉娜。這和透納合在一起唸要好聽多了，拉娜，就用它了。」

這是我如何會變成拉娜透納的緣故。

在漆黑的電影院內，銀幕上出現了一個女孩。她徐步的穿過一條街，立即就影踪杳然。她穿了一件貼身的綠線衫，她的豐滿的乳房，在走路時一聳一抖地抖動。她穿了一條緊裹着的裙子，渾圓的臀部隨着步子顛擺。她走路的姿態像波浪形。左右擺動，活像一個輕佻的淫娃。母親和我軟癱在座椅內。

「我的天呀！」母親道。

觀眾間有人口裡作着噓聲，也有人在低聲議論。於是她在銀幕上消滅了。

後來我知道，她就是被人強姦的女孩。她是這一型的女孩，長相就引得男人們垂涎。這銀幕上的女孩看來天真紙匣。當時我侷促不安，幸而有亞倫海爾先生在旁勸慰着

該片最近重新拷貝過。可是在那張演員表上已改為，拉娜透納及賈萊古柏主演的字樣。

我的週薪逐漸上升，已足夠使我母親辭美容院的工作了，而我的交際生活也愈來愈廣。十六歲的那年，我被譽作「夜總會之后」，並稱為男孩子的大衆情人。當然我不是。

我喜歡和男孩子玩，男孩子也喜歡和我玩。我覺得和男子在一起興奮而熱烈。如果一個女人拒絕和男人交遊，她一定不是女人，而是屍體或石像。

我喜歡夜總會，輕鬆的音樂，明亮的燈光，跳盪擺舞，喝香檳及鷄尾酒。在桌子底下暗暗地捏着手，甚至於有時公開地在檯面上緊握着手。我喜歡維多麥丘，湯尼馬丁，彼德勞福，泰羅鮑華，杜漢貞，等等。我歡喜和他們跳舞，吃飯，有時候接吻。我愛穿奢華的衣飾——凡是我所寫的，不是每一個正常女孩都喜歡的嗎。

我一面拍戲，一面在好萊塢攻讀，和我同學的有裴蒂迦倫及米蓋羅納。我還和米蓋羅納合演過一張哈代家庭片

無辜，同時也顯得含苞欲吐，待人採摘的樣子。她有足夠的誘惑性，使人因而犯罪。但她看來實在不像我呀。

我和母親悄然溜出戲院，二人都不能作聲。這一時期我簡直無顏對人。可是報上却登出我的照片，他們稱我為「絨線衫女郎。」

在好萊塢，到處可找到工作，只要有頭腦，能力，美容，天才，或肯吃苦，或有曲線美的身段，或有一張上鏡頭的臉。而我就只有一張上鏡頭的臉。在好萊塢不幸的事情很多，演技不良而容貌娟秀漂亮的往往比有才華的演員易享盛名。

第二張片子，我是跟着導演茂文李洛埃而移往米高梅公司拍攝的，我的週薪提高為七十五元，同時他把我交給雪姆高爾溫導演，（即米高梅三字中的高字）。這次我正式的演戲了，我已是馬可勃羅東遊記一片中，五千演員之一，主角是賈萊古柏。但是可憐我，他們只派了一個歐亞雜種兒的角色給我。

第一件事，他們就把我的眉毛剃掉，從此就永遠再生不出來，以後的日子祇好靠鉛筆或假眉。於是他們接替替我裝上假髮，把我大部份的衣服脫掉。在這片中，我穿的衣服少得可憐，如果扭成布條，還不足以縛一只裝皮鞋的

我的夜生活頗使母親不滿，她認為一個職業婦女，每晚最遲十一點應該回家了。同樣，米高梅公司的老板魯易士·梅郁（米高梅公司之梅字）也對我如此說。他叫我到他那巨大豪華的辦公室去，譴責了好幾次。每次我總流着眼淚認錯。可是走出辦公室不到十分鐘，就有電話約我出遊，於是我們又大玩特玩。

我的遊伴之一，葛列奇包受。是個律師，他在好萊塢的人緣最佳，為人和藹可親，到處受人歡迎，他能和明星琴述羅吉絲，瓊克勞馥交遊，也能和華萊士城的鄉下姑娘作伴。

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我和包受先生約好，晚上來接我和母親，一同出外慶祝我的十九歲生日。母親雖然反對好萊塢的一切，但是對包受先生她倒很中意。而事實上我已和包受互訂婚約。

傍晚的時分，包受先生來了電話。

「親愛的」，他道：「我真是非常抱歉，小心肝，我們今晚不能一同出去了。」

「噢，葛列奇，母親已經準備好，知道嗎，母親正在等你！」

「但是，我胃痛得要命。我從來沒有這樣子的。我痛

得要命啦！」

「騙人！」我道。

「這是真的，也許我等一回可以好了，我再打電話給你好嗎？」

「算了，」我道。

當我把耳機掛上，阿蒂蕭的電話來了。我可以告訴你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有不平凡的天才和智慧。我們是在拍片時相識的，當時他是好萊塢的著名音樂家，並指揮着一個跳舞樂隊，他能作曲，能著作，得過大學裡的學位。有一次我在公共飯廳用餐，他遣侍者送來了一朵玫瑰花。於是我們就交起朋友來。阿蒂蕭先生的確是位有趣可愛的人物，當他認為需要如此的時候。

現在他來電話了。他邀我到仙樂斯夜總會去。我回說已經有約會了，但是他說約會可以取消的，他說他會再來電話，要我決定。

葛列奇的電話來了。

「倒霉的，」他道：「我的肚子，還是痛得要命——」

「沒有關係，」我道：「你的肚子！你也要想想我的母親可沒有肚子痛。我們的約會取消算了。」

「你願意嗎？」他問道。

「什麼，是的，我願意，」

葛列奇包受和他的肚子痛呀！

阿蒂蕭躍入汽車，飛也似的馳返他在好萊塢的屋子，立即打電話包定了一架渡密月的飛機。

我們行動迅速毫不遲延。因為如果稍有耽擱，我就可以有時間考慮考慮，之後就可能——

阿蒂蕭來電話了。

「好罷，傢伙，我們兜風去。」我道

母親並不賞識阿蒂蕭，所以如果帶了她一同在月光之下兜風慶祝我的生日，不會合宜的。

我們倆就來到太平洋沿岸的聖太蒙尼加，在清亮的月色，星光閃耀之下，默視着澎湃潮水。於是阿蒂蕭先生說話了。

阿蒂蕭先生真是個會說話的人。我聆聽着他滔滔不絕的美妙詞句。從音樂談到哲學和價值。價值——什麼才算有價值？不是錢，不是名，只是平安愉快。因為這是無法購取的。阿蒂蕭先生把這些事情用莎士比亞，濟慈，勃朗寧諸大家的文章詩句來引證。

說了一個鐘點，他才作下列的結論：「而這些東西，祇有愛你的人能帶給你。有一個家——不是藝術館，也不是夜總會——一個小而溫暖的家，有電冰箱，有一群可愛的孩子。這是一個你最安全的去處當你在疲倦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是真正的，也就是我所希望的。」

「這也是我所需要的。」我昏昏欲睡地道。

「那末我們為什麼不結合呢？」蕭先生道。

「為什麼不呢？」我道。

我們就在昏昏睡意之中結婚，婚後晚餐是在小店裡吃的牛肉餅。我的結婚戒是一枚貓眼小鑽，從阿蒂蕭手指上勒下的。而葛列奇給我的那枚還在我手提包中。於是我第一次被蕭先生所吻。

我們渡完了一夜及一天的蜜月後，就急忙地回家，將我的新丈夫介紹給他的岳母，於是上攝影場工作。所有這些事情都顯得新奇而失望，但是我的結婚經驗還是剛剛開始哪！

「不要穿這些可笑的高跟鞋，換上低跟的，」蕭先生命令着：「還有這可惡的口紅，擦掉它。」

這簡直不可置信，口紅和高跟鞋對於任何女伶都是最感重要的。但我是新娘，我只有服從。

這樣看來我對於化裝及穿着竟是一點不懂。當然對於學問更一竅不通了。

有一次他說了一句話，使我莫明其妙。

「這是尼采講的，『在柴拉圖司



屈拉如是說」，書中寫着：「他不耐煩地道。

「柴拉圖司——？」我問道。

蕭高視闊步而去，只做沒有聽見。

關於尼采和他的「柴拉圖司屈拉如是說」，不久之後，就不再是一個謎了。我試讀蕭給我的「一本尼采大作」人情」，却發現尼采先生十分憎惡一般的老百姓。蕭又給了我另外二本書。這是叔本華和萊勞依特二大家的著作，我努力地想了這些書本。因為尼采本身是個音樂家，且有幾分天才。他對於作曲家華格納又是十分欽佩的。從這幾點中，我明白為什麼蕭對尼采這樣地發生興趣了。尼采是位相信「超人」一類理論的，而這也就是我丈夫的哲學思想。至於萊勞依特，他用死來恐嚇我。萊勞依特的心理學說會嚇壞任何一個新娘的。

我發現尼采最後的結局竟是瘋頭，不禁大為愉快。

「你看你對天才竟絲毫沒有尊敬的心！」蕭道。

有時候他是可愛而甜蜜的。但另一個時候，親愛的蕭先生，你是既不甜蜜又不可愛。

他除了要我多讀書增進學識之外。還認為我更應該懂得燒飯，理家。

某次宴客，我做了一盆菜，牛肉餅和麵包片。這種菜

做起來簡便得很，每個女孩子都會弄的。正當我也要坐到餐桌前。蕭把碟子連菜都摔在地上。

這叫我怎麼辦呢？我忽然記起了一個電話號碼，於是我帶着哭聲：「葛列奇，我上當了。我現在怎麼辦呢？」

「出來，孩子，走出來，其他的事情由我來對付。」包受道。

我和蕭先生的婚姻。共計四個月另十一天。之後我傷心地進入聖太蒙尼加醫院療養。由葛列奇包受替我代辦離婚手續。

在最近幾年中，蕭先生和我仍繼續着普通的友誼。我尊敬他的豐富學識，在我們短短的幾個月像暴風雨般的婚姻期間，他已多少授我關於韻律及和諧等等的智識，這對我在今天的工作上仍感有用。此外，尼采的名字我也懂得辦法了。

離婚後的第一部片子是米高梅出品的「齊格飛女郎」。雖然我在該片中扮演一個穿着羽毛冠和白緞長裙，從扶梯上走下的小角色，我還是非常認真地幹。

我覺得演技並不像其他技能單靠死學就行，它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體會。我認爲當你一旦明瞭你在片中擔任的角色的個性後，你已大部份成功了。唯有這樣你才可以把得如何學習，如何工作。可是我終究還是約翰維葛爾的女兒，我雖然有志向上，努力地在學習，同時却又墮入情網。這一個時期，我十分孤獨冷靜。舊式的母親因爲看不慣好萊塢生活，而和我爭吵起來。

某天晚上，我盛裝打扮，和男友們在夜總會內跳舞。有一個青年走過來自我介紹。我好像記得看到過他，在好萊塢，這是一種習慣，男伶女伶，或在同一夜總會的人們，都可以一見面就稱呼他的首名。

「史蒂夫克蘭。」他道。

「噢，史蒂夫。加入我們這一群嗎？」我道。

「高興跳舞嗎？」他道。

還有誰比拉娜更愛跳舞呢？我們共舞着。之後由史蒂夫送我返家。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經常和克蘭先生在一起。很容易地我愛上了他。這是一九四二年，我們認識一個半月後，正似我說過的我十分寂寞，而他又是何等地可愛，於是我們結婚了。當然我沒有熱加考慮，但這是我的脾氣如此

你自己假想成劇中人，留意着姿態動作，以適合這一個角色。

「齊格飛女郎」一片，是我演技的轉捩點。從此我懂



，對任何事都不會考慮太多的。

我們卜居在一幢新的大住宅內，我想我終於得到愛情和安寧了。我愉快地每天上米高梅工作，史蒂夫雖然沒有事情，但他是餐館老板，我們生活於陽光之下，沒有一點陰翳。可是陰翳卻很快地降臨了，一個名叫卡洛兒寇茲的女孩宣稱她是史蒂夫的正式妻子，而且有證有據。

「你怎麼可以不告訴我？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做呢！我氣得緊握拳頭，眼眶乾枯：「你怎麼能做這樣可怕的事情？你是什麼意思？」

史蒂夫企圖解說。

「親愛的，」他道：「這是一件誤會。的確，卡洛兒和我是結過婚的，但我們沒有同居。我們在墨西哥時已經講明離婚，至少，我是這樣做了。我覺得既然事過境遷，還是不和你提起的好……」

我奔入臥室，我覺得病了。沒有比這種情況更使人悲傷了，當你發現，你嫁給一個你所心愛的人，而你却不是他的妻子，我想我的頭痛和作嘔是因為失望過度所致。

可是醫生診斷的結果。却向我道賀，原來我竟懷孕了。我妒忌別的女人，因為當她們發現這個奇蹟時，勢必會驚喜交併的。而我却是驚懼，抖顫。

孩情兒已有六個月大了。我知道，我和史蒂夫克蘭的戀愛史，閃電的結婚，突然無效，再度的儀式，終告化離，這一連串的事實，使報紙上有精彩的新聞，人們也樂於談論，總以為好萊塢的人都沒有品格。我能去怪誰。

事件既了，我的新片『閨房樂』。正要開拍，這分明像對我在嘲弄，可是在該片中，我的演技，已有顯著的成就。繼『閨房樂』之後，即是『紐西蘭地震記』，導演是維多賽維爾。我盡力學做一個好演員，熟讀劇本研究劇情，同時不斷地找維多和其他米高梅的大演員們指教。我時常和泰隆鮑華在一起研究，他是位有思想的男子，最近所拍的片子都一反以往的作風。我發覺他有許多處的成就都是我所欠缺的。因此我們經常在一起。

我會說我愛上了鮑華先生了嗎？不，他也沒有愛上我。但是交朋友，在好萊塢，往往易於牽涉到羅曼史上去的，而且我就即又表演了一次十足的拉娜透納作風的事件，替報紙製造了一件頭條新聞。

一九四七年正月，泰隆在墨西哥拍攝『常勝將軍』。我還在繼續拍『紐西蘭地震記』。忽然我獲得二天假期。我的工作得已很疲倦，於是覺得很有充份理由到墨西哥去看暑泰隆鮑華。我可以搭飛機越洛杉磯，一點不會就讓才拍

我覺得這個消息應該讓我的「無效的」丈夫知曉。爲了我們將來的孩子，我們需要重新結合。史蒂夫把他和卡洛兒的離婚手續正式交代清楚後，我們再度在一家公證事務所補行簡單的儀式，並在街上找來一位墨西哥人作證。這樣我就又變成史蒂夫克蘭夫人了。

我的孩子毫無困難地。在醫院裡生下，當我請求護士觀看我的女孩時，却遭到了拒絕。九天之後，她們才告訴我事實，並允許我看自己的孩子。她並不是一個粉紅色的健康嬰孩，而有着病態的黃色皮膚。

「那是B-1因素，」醫生解釋道：「我們每四小時替她輸血一次。你知道嗎。父親的血液和母親的不能混和一個是正性，一個是負性反應。所以我們要把嬰孩的血液整個抽換。」

這類事情，千百個中不得一個，而我的嬰孩却逢上了，這是天生的錯誤，史蒂夫是正，我是負，而嬰孩遭了殃。我出院後好幾個月，孩子才漸漸地臉色好轉。可是我們的經濟情形亦轉惡了。等把醫院的帳單，和夜總會所花費的帳目結清後，我幾乎近於破產了。而史蒂夫又找不到工作，情緒非常惡劣。所有的支出都要我一人擔負。

一九四四年正月我和史蒂夫免不了離婚，這時我的女

攝『紐西蘭地震記』。

於是我坐上飛機到墨西哥城，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泰隆。這使他驚訝萬分，立即他僱了一架專機從攝影場所趕來會我，我們興緻勃勃地遊覽古城，參觀各地。最後我說要回去了。

駕駛員說氣候不宜航行風暴正向北而來，於是我想改坐火車。可是公路鐵路都被大水沖斷，這樣我勢必要就誤拍片。而狂風暴雨連續二天，我也就哭了二天。

當我抵達好萊塢時，眼睛已倦困無神，我直接就到攝影場，衝進化裝室，可是其中靜寂無人。我再走到第廿四號佈景場，這是我拍片的地方，推進門去，只昏暗暗地有一盞幽暗的小燈懸在空中擺盪，我恐懼地想。難道因爲我的缺席，維多就停止拍片了嗎？我的心裡像犯了罪似的難受。

突然全室的燈亮起來了，所有的人。包括賽維爾等都從黑暗中跑出來，他們歌唱，彈琴，歡迎着，完全地原諒了我。

漸漸地我又開始接觸夜總會了，他們說「夜總會之活」已好久沒有漏臉，難道是倦厭了嗎？

萬列奇包受告訴我有一位亨利傑鮑勃塔賓先生極希望

見我，他是位百萬富翁的兒子，雖會結婚但已仳離，可是不高興見他。他設法探得我的電話及地址。有一次他闖進我的化粧室來，送了一大束玫瑰花。我拒絕了他，可是下一次他又送來了十磅糖菓，我忿怒之下，把它全部擲掉，鮑勃先生不久因事去紐約，我想這樣就了結了。

偏巧沒有多天後，米高梅公司要我去紐約接見新聞界。那天我和強奈梅都在史篤克飯店午餐，他說有一個人極想會見我，這是一位很好的先生。我推辭不過，就答應在明午五時半見面。原來，這人就是鮑勃塔賓先生。

他是一位和氣，友善，易於接受的人——十足地自相矛盾——和有幾分怕羞。我對他頗感新奇，也許他已被我誤解了。

次日米高梅來電要我回去拍攝「主教之妻」(The Bishops' Wife)，因為洛麗泰楊正在瑪麗皇后號郵輪上不及趕返，本來是請她主演的，現在要我擔任她的角色。這是公司的命令，我當時就考慮找一位「保鏢」伴我回去，我想起了塔賓先生。當我打電話給他時，他欣然答應了。翌日晚上，當我訥訥地在擴音機前對大家告辭之後，鮑勃走過來拿起我的手提包，放入一樣東西。我打開觀看，原來是一粒巨大炫耀的鑽石耳環。

萊整個屋子都塞滿了鮮花。這一切鮑勃都非常贊同，他更認為婚禮愈隱秘愈佳。

平時報紙對我都很有厚愛，可是這次婚禮，却遭到各方的冷嘲熱笑，我們次晨起來，記者海瑟霍伯小姐就在屋外等候。

「鮑伯，你爲什麼愛拉娜呢？」她單刀直入地問：「你認爲這婚姻會長久嗎？你呢，拉娜，這是不僅是對泰隆鮑華的一種報復？」

我們盡可能和善地對付過這位記者，於是趕緊搭機去紐約，準備一次歐洲旅行。

我的能幹的丈夫，渡蜜月不忘生意經，他聽說英國人對美國的新式運動還不大清楚，所以帶了一批高速度賽跑汽車，和一批駕駛專家打算去倫敦表演。

這次蜜月旅行，沒有人負責照顧記者。如果你能供給報紙資料，當然他們會寫得你很好，但是假使你這樣做，他們就會張開嘴，露出白牙，狠狠地咬你一口的。沿途我們被記者群鬧過不休。

當我們抵達莎桑波頓時已有六點，而一個記者招待會原來安排在五時的，於是他們都抱怨我的不是。

有一位高長的女記者，向我從頭至尾的看了一番。

我們像好朋友似的，一路上愉悅歡樂，鮑勃的保鏢，才使我躲過影迷的包圍。我覺得他十分勝任。

之後，他替我安排了一個聖誕假期。「你願意在我的家裡渡過一個聖誕節嗎？我要把你的孩子，保姆，和你的母親一齊接去。在那邊我們可以看到雪景，一個真正的聖誕節。離開這裡吧。那邊只有你和我的家人。」

我已不用多說，這裡的一位先生已替每一個人，安排好每一件事。他請我們去渡一個溫暖友情的佳節。

當我們返來的時候，我已完全被鮑勃迷住，我想我終於找到一個男人，他能真正的想到我，照顧我。

也許你也能了解，爲什麼我認爲這是我第一次的婚禮。雖然我會二次站在證人前宣誓，但是好萊塢舉行的婚禮，終究是好萊塢作風的。錯誤完全在女孩的無知，她太有錢，太漂亮，太出名，一切對她都是來得太快，所以現在我策劃着一個平靜甜蜜的婚禮。

鮑勃借得比萊威爾革生先生——他就是在零食店裏發現我的——住宅作爲結婚禮堂。我採購了所有女孩子在她婚禮中所憧憬的衣裙，鞋襪，白紗，等等，也替母親做了一套漂亮的裝束，替倩兒做了一套一八二〇年式的衣服，她是我婚禮中的散花女童。我又買了三百打的花朵，把比

「這些頭髮都是你自己的嗎？塔賓太太。」

「當然，難道你不是你自己的嗎？」我答道。

「我的天，多麼粗魯！」那位英國女記者道。

「你對英國的觀感如何？」

我還沒有看到英國。所有我看到的只是公園中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因爲在這個季節，加利福尼亞州的草都已泛黃了。所以我說。

「我十分高興看到這些美麗的綠草。」

第二天報上頭條新聞就變成「拉娜讚美綠草，」把我寫成一個笨伯。所有這些使我們煩惱不已，而高速汽車表演也完全失敗，那英國的煤渣路上的深淺輪痕，使高速降爲低速。而英國人民也因爲花掉他們得之不易的先令，來換看野蠻的美國表演而感不滿。

我們的蜜月變成受罪。鮑伯損失了四十萬美元。

九月裡我們回到紐約。這次所經歷的煩惱，或許比別的已婚夫婦從訂婚到金婚這一段中所經歷的更多。

我們在紐約就了一個時期，因此報紙上說我要退出電影界了。我自己從未相信過。但假使我的「B」因素，不在一九四九年時升高到足使我們驚惶疑懼，我倒也許真的脫離影壇了。那「B」因素捉摸不定，無法控制，每當它出

現時，我就失去一個孩子。到了好萊塢，在一九五〇年八月裡我又失去一個。

我將我的故事，無論錯誤。愚昧，無辜，悲傷，都願坦白地告訴大家。這或許可以對某些女孩有用，她們總以為好萊塢是人間天堂。

現在我打算結束本文了。起初我想寫一個美滿生活作結尾。但是我又錯了。

數星期前，鮑伯和我所遇到的麻煩，已超乎尋常，我原想過婚後恬靜安寧的生活，但現在這希望又在動搖了。

今天葛列奇包受在準備一份合法的離異證件。我恨離婚像士兵恨戰爭一樣。我還希望着，離婚不會再度實現。請原諒我現在不能答復這個問題：「下一次是什麼？」

拉娜。」

我已再度拍片，辛勞是一服很有效的止痛劑，這是一張古典作品，名『風流寡婦』。

他們告訴我，賴依來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時，曾問起

「拉娜透納是怎樣一個人物？」那末現在你們可以回答得

比我更清楚了。但人類雖然會在錯誤中學習，可是本性總

難移，我還是保持着我的本色。我確信在某些地方我究竟

—完—



「閒人閒話」之一

談窮困

Jerome Klapka Jerom 著
任 譯

書前語

這本書的原稿寫完以後，曾經拿給幾個朋友們看，據他們說內容頗佳；有些親戚並且答應我，有朝一日此書印行問世，他們一定要買一本。既然讀者們如此這般的要求，我似乎不該再延擱它的出版了。不過，我實在並不敢將這些卑末不足道哉的「閒話」，呈獻給世人們充做精神的食糧。今日讀者們所要求的，是能從書籍裡，獲得些有益的教訓，和向上的啓示。我這本書却連一頭牛也決不能提高一分或一厘。我想不出它含有任何的意義；只是當諸位讀厭了「最佳百種書選」的時候，用半個鐘頭來翻翻這書，或許能夠達到換換口味的目的。

J. K. 哲樂美

真是一樁難得而且了不起的事情，我坐了下來，一心一意地要寫出點充滿智慧而新穎的東西。可是——就在此刻，要我的命我也想不出什麼纔是智慧而新穎的，我現在所

想到的只有窮困；大概是我把兩隻手揣在衣袋裡，使我想起來這件事的。我總是喜歡在坐着的時候，把兩手放進衣袋裡去。可是我的家人們——包括我姐姐、哥哥和姑母們——

貴高質品證保 譽聲之年十二憑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衫襯脫麥司

品出譽榮司公限有廠理整織染衣內準標光新

三一三五話電 號四二一路陽衛市北台

每次看見我這樣做，立刻就開始好大一陣子地嘔吐。我應該說是激烈地抨擊！他們異口同聲地指責這種姿式，說太不像個紳士，使我不得不屈服。而將它們！我的兩手！請了出來。我眞想不到是什麼道理；我只曉得擅自將手伸進旁人的衣袋裡去，確實不是紳士們所應做的行爲（尤其是被別人伸進來一手！），可是，把手放進我自己的口袋，怎麼也會不是呢？唉，你們這些吹毛求疵的人呵！我會經看到有些年高德劭的紳士們，被人逼着伸手進衣袋裡掏錢包，破鈔做慈善捐款的時候，滿嘴裡噙哩咕嚕地不樂意。你們大概是由此而獲致了誤解罷！一般地說起來，我們年青人往往是好動而不知所措；若不將手納進衣袋，心裡總是覺得不踏實。就好像戲院里的小丑沒戴上那頂彈簧的尖頂高帽子一樣。如果能够設身處地的畧加體會你就會同情和瞭解啦。不管怎麼吧，且讓我們把手放進褲子口袋裡去；讓右首袋裡有一點零錢，左首袋裡是一串鑰匙，面對着的却是冰冷冷的，嚴酷而怪吝的現實！

即使兩手都放進了衣袋，而袋內却空空如也一無長物，仍然是很難說該做些什麼。幾年前，我全部的資財往往降減到只留一個先令的地步，我總是趕緊地用掉一個辨士，目的僅只是使袋內有數目較多的零錢，在叮噠地作響，

不會爲一年一百磅的零用錢數，向你囉嗦而表示不滿意了。對於有些人，這樣做一做，真有數不盡的好處：世界上會有一種講究得可愛而有希望的人物，他們對一七九四年以後的法國紅酒，竟不肯入口，認爲普通簡單點地烤羊肉，和貓食沒有分別，這種只應該生存於女小說家筆下纔能夠寫得出的，可怕而奇異的社會環境裡的可憐虫們，有時竟也出現在現實的生活裡。我若達到類似的寶貝，在餐館裡討論菜單的時候；爲了人道的緣故，往往有一股瘋狂的願望，立刻昇上我的心頭。我總想拉着他到倫敦東區（譯者註：貧民窟區）的小酒館裡，硬給他填上一頓廉價的定食——牛排布丁，甘薯；和一杯黑啤酒，一共六辨士。啤酒菸草和烤肉的混合氣味，給人一種難忘的印象；使他們日後回想起這次的經歷，就不敢再翹起鼻子，對面前的現實瞧不上眼啦！此外還有一類慷慨的人，是遊行乞丐們的目標，對小錢太不在乎，但是從來也想不到還債；窮困對他們也可以教訓點常識。一個年青的公務員，有一天在瑞珍大街（譯者註：倫敦繁華大街之一）吃中飯的時候，向我解釋說：「我每次都賞給侍者一個先令。你知道；不能比這再少啦。」我同意他賞給侍者十個半辨士的小費，是件絕不可能的事。但是爲了證明他的話不盡然，我決

不致於顯得袋空如洗，使精神上時時地感到有捉襟見肘之窘。如果我是個遊手好閒的輕浮子弟，時常被我們高超的人們譏嘲爲裝模做樣而錢囊空澀，我早就將每個辨士都換成兩個半辨士，以壯聲勢了。

談到窮困，應該輪到我有權威地位的資格吧？因爲我一直地都在「扮演着具有這項特性的角色」，或者更委婉點的說，「兄弟與這方面的關係，一向頗稱深切。」如果我拿出證據來：我會經每星期只靠十五先令過活（包括膳宿……全部）也會一星期只用十先令，欠債五先令。還有半個月是靠一件大衣而渡過的。（譯者註：意指將大衣當折款維生也。）

一個家庭裡經濟情形的困苦，纔真正是件令人翹舌不下的事體；你如果要瞭解金錢的價值，不妨試試限定每星期的全部開銷爲十五先令，看還能存下來多少錢，供你添置衣物和交際娛樂？那時候你會發現：買完小菜等候着找回一二個銅幣，和跑上二公里路來節省一個辨士的車資，都是值得的了。喝一杯啤酒成爲難得有的奢侈享受。一件襯衣足可穿着四五天……

結婚以前，你應該試做一二次這種卓越的銀鍊。子女們進大學以前，也應該叫他們嚐試一下這樣做，將來他們就定在一天帶他去一家靠近寇汝公園的小飯館。那兒的侍者爲了工作方便，是穿着襯衣工作的——在月底的時候，往往襯衣已經變得很肮髒。我認識那個侍者；如果我這朋友賞給他一個辨士以上的小費，這個人會立刻當場地要求跟他熱烈握手，以表示敬意；關於這一點我不敢斷言。

人們會經說或是寫過許多有關窮困的趣事，但是事實的眞象却毫無可笑之處。試想想看，人要是必須錙銖必較地計算小錢；被旁人認爲吝嗇和衣衫襤褸；對自己的住處忸怩地難於啓口告人；都不是件可以使人發笑的事。窮困和對待窮人——一點也沒有滑稽的成分。在一個敏感的人看起來，貧窮簡直是人間的地獄。許多勇敢的人士，寧願擔當神話裡海克立斯大力士交付下來的苦役，而對着即使是一絲絲的貧乏却心碎神傷不能自己！

窮困的時候，本身物質上的有欠舒適並不難於忍受；只須忍耐苦一時就可以過去的話，誰還會在乎？魯濱遜（譯者註：魯氏飄流記中主角）褲子上綴了塊補綻又有何妨？——我記不清楚在那時候他還有沒有褲子穿？他會是像舞台上的一樣的妝扮嗎？假如他的腳趾頭已經從破皮鞋裡伸了出來，天雨時他用把布傘；全沒有什麼關係。他的一切襤褸窮困都不致於煩擾他；在那荒島上，根本沒有朋友們

來對他做鄙夷的嘲笑。

窮困本來是一件小事，但是被人們公認為窮，纔是使人坐臥不安的銳刺。一個人沒有大衣，而在冬天的嚴寒裡匆匆地跑過大街！絕不是因為天冷難熬。說說並不是絕對可恥的！只要你能夠到沒人會相信你的那一套；可是當你解釋身穿大衣是多麼不合衛生之道，和主張不要使用雨傘，來保持身體健康的時候，你準會滿臉通紅腫脹不已的。謬云「貧窮非罪惡」，說起來滿動聽而且容易，意義當然是正確無誤的。否則，人們絕不會引貧窮為羞恥啦！窮本來是用來膾炙一項重大的錯誤的；教徒，地主，首長和賤役同樣地蔑視窮人，聖賢先哲的格言——「貧窮非罪惡」，「貧窮為藝術之母」，「貧窮為健康之母」，「貧窮即是安全」；僅是書生們口中的高調，絕不能使窮人處處受到尊敬。一般世俗的看法是憑外表來決定一切；人們寧願和一個衣冠楚楚而實際上是倫敦城裡聲名最狼藉的無賴漢，挽着手臂揚長地走過辟卡德麗（譯者註：倫敦市中心繁華地區），也不願意被人看見曾經溜進一條陋巷，向一個衣衫襤褸的紳士忽促致候。對方對這種情形瞭解得更清楚，他深深地知道，那些當他飛黃騰達時期所相識的人們，從來沒有想要自尋麻煩，而必須在另外的二種情況裡和他交往。他比

初次進「當」，往往認為是件不可告人的隱秘，以致勇氣不足；只見他儘自徘徊流連於店門以外，引起附近一群好事之徒的注意，和巡邏警員的懷疑；他一看勢頭不對，只好隔着玻璃假裝仔細瀏覽窗櫺內的陳列物；又耽擱許久之後，纔故意裝出要購買櫥角那只鑲鑽石手鐲之類的神氣，活像是個衣冠楚楚的扒手，硬充着濶老似的，昂然走進店來。張口說話的聲音低弱得使人聽不出來，而必須訥訥地重覆述說一套繞大圈子的怪話；什麼「有個朋友因為：要借點錢」。攪了半天纔使店員恍然大悟他的來意，立刻告訴他此處不辦典質，請到上首靠右拐角的那一家。（譯者註：英美典當業係由一部份珠寶店辦理，往須經探詢）他退出店門時，兩頰灼熱得幾乎可以點燃一支香煙，招攬來滿街人們的目光。好不容易地熬到拐角的那家。遍身的感覺都已遲鈍，連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全忘得乾淨；說起話來吞吐結巴矛盾百出，準使老闆心中大起疑惑，而追根究底地盤問。這樣子弄下去，要不把自己的錢說成是剛剛偷來的贓物，才成奇蹟呢！然後，老闆當然是聲色俱厲地拒絕和偷兒交易，而叫他趕快地走出去。於是在一種昏昏然的境況裡，經過了若干時候，他才突然地清醒過來，發

他們都着急地，要寧願多繞幾里路，別在街上碰見熟人。至於說受別人的幫助，更是一件使他為難和懼怕到極點的事。他只希望能被人們遺忘；幸而這項願望往往能夠很順利地達到。

時間也能够使人們漸漸地習慣於窮困，和習慣於其他的一切並無二致。人們一眼就可以望出個中老手和新進在動作上的區別。前者飽經滄桑，業已「表面硬化」，後者藏首露尾，欲蓋彌彰，可伶已極。兩種人進當舖典質時錶的情景，最能顯明地表示出資格的深淺。恰如詩人在一本書上所說，「典當時能够真正從容不迫，是一種藝術並非偶然。」（譯者註：英國詩人 Alexander Pope 會說，「寫作時能够真正從容流暢，是一種藝術並非偶然。」）著者改成前句，以博知者一笑。（一個老手懷着比進成衣店還多好幾倍的鎮定而走進了當舖，老闆會自動地趨前恭敬侍候；旁邊的一位氣量狹小的女顧客，也許會不免大為憤慨，但繼而一想他竟是這種交易的一個「老主顧」，自然會自行解嘲地處之泰然了。只見他一本正經順利愉快地辦完了事，輕鬆自得地，走了出去。使其他不明底細的顧客們看來，說不定會認為他是政府派來配銷愛國公債券的官員，所以纔能受到特殊的優先和尊敬！另一方面，一個新進

現自己怎麼會跑到這麼僻靜而且遼遠的街上來了！

沒有錶的時候，想靠酒店和教堂來探知時間，真是一件窘拙無比的事情；前者為了經常客滿預約一空的關係，往往將鐘撥快，後者却係相反，為着聚攏較多點的信徒聽道，而將時鐘延慢，此外，要想從屋外看見懸掛在店內的時鐘，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輕悄悄地推開店向門內窺探，準是鐘還沒找到，先吸來滿身射自酒吧侍女們的輕蔑的眼光；立刻被列入乞丐和小偷的同類。同時這樣地做，還會引起一部份已婚顧客們的騷動，使他們誤以為是家裡的「內子」尋上門來了。你本來的目的當然是沒有達到，因為鐘是掛在門背後的牆上面。至于你怎樣才能夠安全地撤退到門外，而不被門扇挾住了頭顱，演出一場好戲，還得看你自己的修養和本領如何了！唯一的另外一個辦法，是跑到後面的窗外，跳躍起來看時間；可是，你這麼一蹦一跳的，準會引來一群好奇的兒童們，要是沒有隨身帶着五弦琴，立刻彈唱出一首民謠的話，孩子們對你必會深深地感到失望。

我不知道諸位是否注意過，冥冥之中彷彿有一項神秘的自然法則；當你剛剛將錶送進去「修理」——說得婉轉文

雅些——往往不到半小時，準會有人在大街上叫住你，大聲地詢問現在是幾點鐘。

對於窮困一向緣慳的，諸位親愛的老年紳士和夫人們——上帝保佑他們白髮蒼蒼的圓顛，永遠別嚐到窮困的滋味——往往認為進當舖，是墮落的最後一個階段。但是做過這件事的人們，都會有小孩子在夢中跑進天堂的經驗，驚奇地發現他們竟會在那個地方，遇見好些個做夢也沒有料到的人物。我總覺得，這是一條比向朋友借貸較為獨立的道路。我常常將這意見，向那些「後天以前需要幾磅錢用」的相識們傳播，可惜他們不能完全地瞭解。其中有一位並會表示反對這個做法；我想他若是說明白，反對那份百分之二十五的高利息，也許更較於接近事實。

窮困也有程度的不同，我們多少都患窮——大部份人更窮。有些人短一千磅；有些人只差一個先令。我此刻缺少的是五磅整；至多一個星期以內準有把握可以奉還。讀者中如有人肯惠賜幫忙，無任感荷。錢寄由費爾德——杜爾出版公司轉交即可，唯千萬請將信袋封妥！收到款後立即送上借條，以釋尊念並且表示本人的信譽卓著。

頌 獎 記

Billy Rose 著
紹 志 譯

十四年前，伊美和喬·屈威勒遷到瑪般漢斯脫，買了一幢住宅。起初瑪般漢斯脫並不太注意這對屈威勒夫婦。後來有一天，一位鄰舍問屈太太肯不肯代她照顧幾天她的小孩子；因為她的母親病倒在紐約，她要坐火車趕去看看。

「我們萬分樂於接受他們。」伊美，屈威勒說。

鄰舍回來之後，發現她的孩子幾乎像是過繼給屈威勒了。他們接連好幾天不停地講屈太太是如何和善，廚房中的點心是何等可口，還有那些哄他們睡覺時候講的神仙故事。

關於「閒人閒話」及其作者

J. K. 哲樂美 (1859-1925年)，英國著名的戲劇、小說和散文作家，六十六歲時患腦溢血逝世，父為獨立新教牧師和煤礦業主，旋因經營失敗，攜家卜居於倫敦東區，哲氏初入社會時任鐵路辦事員，不久改業為學校教師，及舞台演員，終於一八九二年主編「閒人」(Idle) 報及「今日」(Today) 週刊。後者為斯蒂芬生「沙沙」雜誌 (Ebbtide) 之前身，第一次大戰時，哲氏不解者邁勞辛，服務於西部前線，擔任救護車司機，為國效力。其寫作涉戲劇，小說及散文，範圍廣泛，著作甚豐；計有劇本十九篇，小說十九篇，散文七篇，哲氏的作品格調幽默，着重於哲理的闡揚，洋溢着虔敬的宗教情操，極適合於當時的時代，後期的作品則比較嚴肅。其劇本的代表作為「三樓巡邏」，小說為「同舟三傑」，散文方面則推「閒人閒話」。

「閒人閒話」(The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 出版於一八八九年，為哲氏第一部頗稱成功的作品；全書十四章，漫談人生的窮困，煩惱，虛榮和虛榮心，處世，閒逸，戀愛，氣候，貓和狗，差澁，嬰兒，飲食，居住，衣着和態度及記憶力等等。文筆生動幽默，格調新穎，寓人生哲理於遊戲文章，站在浪跡天涯的吉卜賽人曠拓的觀點，來欣賞充滿譁諷和善惡的悲慘世界，迄今讀之仍覺清新活潑，似無陳朽之感，爰陸續試譯出以饜讀者(譯者謹註於第一篇譯後)

「這不是我該管的事，」鄰舍一天向她說：「不過，你自己應該養幾個孩子。你對他們好像很有——一手似的。」

「一手好鋼琴，」男孩子在級上棒球隊中是有名的人物。

伊美接受了勸告，一年後分娩了一個女孩；再過一年，添了一個男孩子。

瑪般漢斯脫交口稱頌屈家美滿的生活。喬辦公室中的女職員們已經習慣於他在每天最忙碌的時刻，搖一個電話給伊美，只為了告訴她他是如何愛她，每年一度，喬總忘不了陪伊美上紐約去看新戲去。

這時候屈威勒夫婦已經是瑪般漢斯脫的一份子了。喬的建築生意蒸蒸日上。扶輪社裡的那批人都和他處得很好，市長而且聘請了他做市政設計委員會的委員。屈太太，在眾人不知不覺之中，活躍於各種婦女活動的場合。只要教堂有集會，她的咖啡餅總

是那晚上最精采的點心。每逢婦女會有一件特殊工作需要人做，第一個名字被大家想起的多半是伊美，屈威勒

屈威勒的孩子長大時，也像自己父母那樣得到人望。他們是安靜，斯文，長得非常討人歡喜。女孩子彈得

於州商會主辦的「賢妻良母」選舉。「假使有人問我意見，」主席說：「我認為得獎的人應該是伊美，屈威勒。」

鄰舍回來之後，發現她的孩子幾乎像是過繼給屈威勒了。他們接連好幾天不停地講屈太太是如何和善，廚房中的點心是何等可口，還有那些哄他們睡覺時候講的神仙故事。

起先，這不過是一句笑話。半小時後竟然推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起草公函向州商會推薦伊美，屈威勒。出席的四十二位太太一致簽名。有一位

甚至當場表示：「這封信我簡直不知道從何寫起，伊美的好處太多了，說也說不盡，差不多鎮上沒有一家沒有受過她的好處。」

信寄到省會去後一星期，商會的秘書來到瑪般漢斯脫，靜悄悄地調查了一番。所見所聞似乎很使他滿意。很快地，婦女會收到她們所盼望的覆函了。伊美已經膺選為本年度的「賢妻良母」。州長先生要親自駕臨瑪般漢斯脫來頒給她一隻大銀杯。

一個月之後，州長和伊美的朋友們在按屈家的門鈴了。還有一大羣報館記者和攝影人員。伊美出來開門。她穿了一件家常舊衣服，束了一個白圍裙，面頰上沾了一點兒麵粉。

「這位是州長先生，」委員會的主席介紹道：「不要這樣害怕，伊美，這是你的榮耀呀！」

「那一位肯告訴我，究竟是什麼

一會事？」伊美顫聲問。

「屈太太，」州長說：「你當選為本年度的「賢妻良母」了。根據這許多位太太告訴我的事實，我覺得這個選擇非常恰當。」

伊美慢慢地坐下來。「最好不要有人照我的相。」她說。

「來，來，來，」州長說：「別還未謙遜。這可愛的住宅，你的孩子，和全鎮對你的敬意充分地證明評判員的選擇是非常聰明。」

委員會內的一位從羚羊皮匣中取出了大銀杯，遞給州長。攝影記者們舉起了照相機準備開動。

伊美坐在那兒，心不在焉地玩弄着圍裙上的皺綳。最後，她決然地站了起來——與其說是一位太太來迎接向她致敬的老朋友們，還不如說像一個兵士面臨着鎗斃他的行刑隊。

「很抱歉，」她說：「我不能接

受。過去十五年來，屈太太一直住在瘋人院中。我以前是屈先生的一個女秘書。」

Wine Women and Words

電子秤 晶

熔化的鋼料成份可利用Ba Idwin 電子秤量裝置，予以準確地分析出來。已為美國 Standard Steel Works 所證實並應用，其中最靈敏的部份，是一個應力計 (Strain Gage) 乃由許多纖細的線網組成。鋼料中加入若干量的其他合金料後，此計即變形(不論是受壓縮或伸張) 因此細線的電阻也起變化，自動地報知操作者，正確的加入料的重量。此原理也同樣可以應用至化學及石油工業中，以測知管道中流體的壓力

(五) 錄聞見火烽歐西

譯 菡 菴 • 著帥元雷德萊布

九月下旬，運輸部隊開始抱怨在這條綿長的給養線上，發生了有組織的竊盜，每天有幾千加侖的汽油，幾千噸的食糧和大量衣着都像虹吸似的被吸往法國黑市市場。在沮喪之餘，李將軍向老艾上了個條陳，調幾營步兵來守衛他底後勤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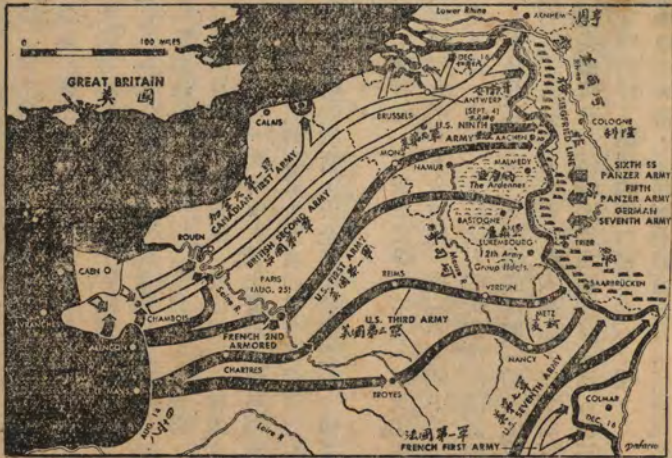
我把李底請求給巴頓閱着，他滿懷憤怒地回去他底第三軍司令部，寫一封信給我，信裡綜括地提出了他底抗議，「既隸屬於你底麾下為軍司令官，如果不儘可能地向你提出經我考慮再三而十分鄭重的意見，即將是我底失職，戰鬥部隊，尤其是步兵，如果被遺棄來充任與德軍戰鬥以外的其他任務，實是一項十分重大的錯誤，如果運輸部隊有能力把士兵從前線運回巴黎去，前線各軍肯定地認為他們應該有能力把士兵從巴黎運到前線各軍中去。」

因此一請求而引起的困擾，終於由李將軍為之致歉，後來在運輸部隊中組成了有限的幾營人，作為他底保安武力，總算也滿足了他底需求。

X X X X X X X X

十月十八，亞鏗城正在第一軍巨炮吼聲之下戰慄，艾森豪威爾在勃魯塞爾的廿一兵團司令部召開戰略會議，起草十一月間的攻勢計劃。

拾穗



這一次，老艾同意於双面進攻。他計劃的是十二兵團的第一軍和第九軍負責攻打亞唐納森林的北部，它底南部則由第三軍主攻。三路兵力都向萊茵河推進，如果可能，就在那裡攫取渡河據點。蒙哥兒同拜肅清繆士河以西的地區，這地區在他上次猛撲恩亨時是被迂迴過去的。肅靜以後，即從寧動向魯爾一路南向掃蕩，直抵萊茵繆士兩河間的中間地帶。第一第九兩軍定在十一月五日進發，第三軍的開拔日期，則定為十一月十日。

爲了準備發動這新攻勢，我把辛樸生中將底第九軍從亞唐納抽調出來，配置在霍奇第一軍的北面。隣近蒙高茂萊在荷蘭的英軍防綫。當十月初第九軍開往前綫的時候，我有意把它安排在亞唐納地區，使我們在進擊萊茵時，可以使用經驗比較豐富的第一及第三兩軍。

要使兵力能充實地安排在多林的亞唐納地區，我們從勃雷司脫調來了屈勞埃，密特爾底第八聯隊，指派給第一軍指揮，在霍奇巴頓兩支主力之間，一綫約有九十多英里長，第八聯隊的三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就被安排在那裡。我們另配編了一個機械師，屈勞埃就把它作爲聯隊的底後備隊伍。

在亞唐納的密特爾登一綫是薄弱的，如果要減少敵人

天之久，他祇是用渡艇和不可靠的登陸小艇渡載軍隊，十一月十一日，我以電話向喬治慶賀他底生辰，他告訴我一個人工程隊奮鬥了兩天，在河上架好了一條鋼鐵浮橋，完成之日，由一輛反坦克砲車先通過，都快到頭了，突然脫離了浮筒，一下子碰壞了牽住在岸上的鐵索，這條長橋像蛇那樣的蜿蜒亂動，隨後隨着水沖飄散了。「工程隊的小子們坐在泥濘裡，」巴頓在電話中說；「小娃娃似的放聲大哭。」



工程隊望着被水飄散的浮橋小像娃娃似的大聲哭

向它攻擊的危險，我們可以照蒙哥兒底建議把巴頓的進攻取消，或竟是在這個冬季，把聯軍全線靜止下來，但在我看來，上述兩條辦法都不必予以考慮，我們寧願冒亞唐納一綫的危險，大膽地把密特爾登作爲一注險着，同時動用每一師可以運用的兵士，在十一月中儘量殲滅敵人，這樣，亞唐納方面的脆弱佈置，用意在加強整個的冬季攻勢。這次經過審慎算計的冒險是我底主意，我也從來不會因而內疚，如果將來再有同樣一次境地，我也還是這個同樣的主意。自然這不是最安全的決策，不過如果我們傍着巴黎廢墟而竟在賽納河邊冬眠的話，安全其不將成爲駐法遠征將領們的話柄者幾希！

在納昂西的指揮所裡，巴頓正在等候晴天，三天過去了，他不耐煩地站起身來，下令發動開拔，不要空中的援助。十一月八日早晨，他那二十二萬人的大軍浩浩蕩蕩地在雨中出發了，那時祇有砲兵在支援他底進襲，喬治底原意是在麥茲北部強渡穆塞勒河，擊破敵人據點，向薩爾河谷挺進，在那裡突破齊格非防綫。從麥茲到薩爾河谷計程四十哩，從後者經巴拉丁納到萊茵河邊又是八十哩。

幾星期來的連綿大雨，使穆塞勒河漲到了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水位。潮水衝去了大部份巴頓搭蓋的便橋，有五

X X X X X

正當第一軍在進行十一月進襲的時候，情報部報告說橫斷在我們進襲路綫之前，敵人的鐵騎軍正作大量集合，有些番號被證實是屬於第六特務機械砲軍的。我們推測這些部隊的任務，是等候我們渡越羅愛爾河時出而邀擊，因爲要是在我們渡河之際來個反攻，一定會給予我們極大困難。這預料使我們祇能聽命於天，準備在羅愛爾與萊茵河之間，進行一次反殲滅大戰。

我把敵人集中兵力的情報告知皮特爾·史密斯。「如果那批傢伙要立刻來打我們，」我說：「我倒歡迎他們反攻，祇要他們鑽出洞來找斃，我們可以少費力而多殺掉他們幾個。」

霍奇已經進入俯瞰羅愛爾的山脊地帶，正把地底第一軍沿着賀爾坎向羅愛爾河間方面進攻，巴頓正往薩爾急行，一路在掃蕩迎擊的敵軍，十一月十八日，他圍攻麥茲，這據點打下之後，喬治已逼近薩爾河了，十二月二日，他渡河進抵薩勞頓附近，又越過勞倫納邊境，進入德國境內，於是第三軍最先駐足於齊格非防綫。

十二月中旬，情報部又報告說第六鐵騎軍已從原來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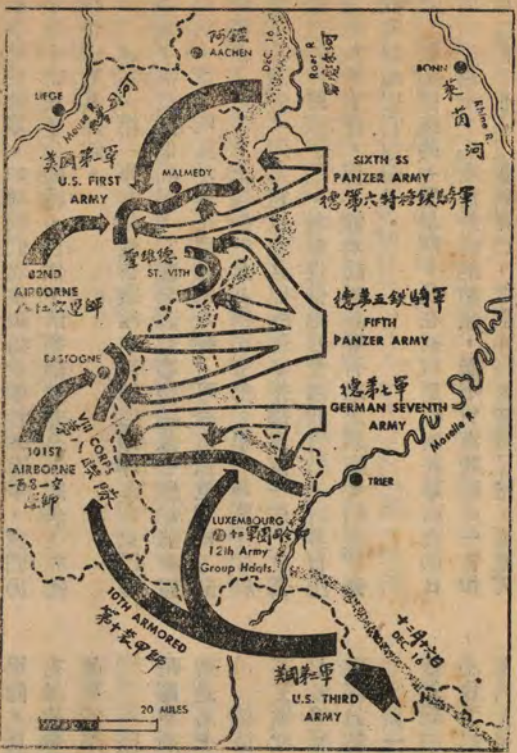
合的地點，西法利亞移轉到高勞泉以北的地區，另一支鐵騎兵，第五軍正把戰車集結在更北的地點。根據我們憑證據而得的推測，他們要在羅愛爾河半渡狙擊，但隆茲特元帥最近的手法却顯得異常詭譎，西線上如果有人在這種調動上覺察出德軍要誘使我們置信他們在某一地點出擊，這人底懷疑與我底不盡相同。

十二月十日第一軍觀測敵情的報告中載着：

「明顯地，隆茲特元帥的軍事部署並不着眼於短視的利害，他技巧地在保全和集中他底兵力，準備等候一個適當的時機和足以致命的重要點，運用他一切可以應用的武器，作全面出擊，藉以在萊茵河以西保衛本土，而且給聯軍以最大可能的慘敗。情報指示出所謂致命的重要點應該在羅愛蒙印許萊登兩地之間，在這塊角形地區上集中力量向聯軍攻擊，在德軍高級指揮部看來，其勝負是直接關係到德國本土的保衛戰。」

第一軍在這裡提到的角形地帶，正指亞唐納以北，自羅愛爾水間以迄羅愛爾河與穆司河會流的一片地區，縱貫長達四十五哩，穆司河又從那裡流入蒙高茂萊底防區。

第一軍擬測的結論，我認為可以接受，因此，一旦渡過了羅愛爾河，我們就得準備遭遇一場惡戰。可以預見的



損失，必須及時獲得充分的補充，為此我囑咐參謀部要求本國在運輸補給時給予優先，而且請華盛頓方面注重步兵補給，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以便我們的步兵力量得以迅速補充。

爲了加重上述需求的緊迫性，我決定派遣參謀部中一員，約瑟甫，溼海爾少將前往華盛頓陳述詳情，他定在十二月六日離開盧森堡，在巴黎登機返國以前，中途還須在凡爾賽宮的盟軍總部停留一下。我想把他此行影響及於一月攻勢的重要性使總部獲知，因而同意伴他同往凡爾賽。清晨啓程，抵達時艾森豪威爾正在凡爾賽宮中等候，這天的下一天他就收到提升爲五星元帥的陞遷令了。

同日下午，起了一個焦雷，一位總部情報部的上校，蹣跚脚尖走進我們正在集議的房間，手中握着一紙備呈他長官凱納斯，史屈朗少將的情報，這位老艾的英藉情報首腦，看了一眼就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敵人已分別在五個地點，向第一軍的防區進行反攻。傍晚時分，反攻絕對明顯地已不僅是姿態了，進攻的部隊，被證明爲德軍八個新組成的師，攻擊的重點正針對着密特爾登底第八聯隊前線——亞唐納的內部，聯軍全線中最致命的一處。

「老布，」皮特爾，史密斯把手架在我肩上，「你希冀的師防守，南部則由另兩個善戰的師捍衛，這四個師在賀爾歌森林爲時一月的戰鬥中，已大大地受了虧損。這樣的安排，原來是故意的。因爲這地區是全線中唯一寧靜的地點，我們把它看作訓練和歇息的所在。這四師人防守的全線計長八十八哩，在他們後面，有一個生手機械師作爲預備隊伍。

隆茲特突然反攻固然使我驚訝，但更使我驚訝的是他選擇這個毫無實益的攻擊目標。事先，爲了檢討脆弱亞唐納所引致的危險，我會和密特爾登討論過可能誘使敵人攻擊這地點的動機。

「第一，」我說：「發動攻擊祇憑藉兩個動機，或者是爲了摧毀敵人戰鬥力量，或者是着眼在這方地區，如果目的在地區，他或是想攫爲己有，或是把敵人從那裡排斥出去。」

攻擊亞唐納，上述兩個動機一個也說不上。在這條森林陣線上，我們佈置的兵力最爲稀薄，它既不是工業區，又不是交通線和其他性質的重要地帶。

望有一次反攻，看來能够如願以償了。」

我不自然地笑了笑：「一次反攻，不錯，但是孫子王八蛋才希望這樣一次大規模的反攻。」

× × × × × ×

隆茲特元帥攻擊的亞唐納區，它底北部由兩個羽毛始

美國人民向來就信服本國軍隊是所向無敵的，要他們容忍有時機遇不佳，本國軍隊必須要盡力苦鬪的相反意見，自屬較為困難。不可避免地，報紙和公眾意見對於遭受的挫折吐露不滿，斥責指揮和情報的失職，我們忘懷了即使是美國軍隊，偶然也會陷於計算的錯誤，除非敵人自己垮台，或是我們挾着超越的優勢，否則戰鬥的發動，仍祇能取決於敵軍。如果我們希望贏得攻擊性的戰爭，我們仍不能不寄希望於機緣。自然，情報部並非全無過失，而指揮也確有其錯誤。

雖然，第一軍當勃爾奇戰役中被迫把指揮部從史巴撤退了為掩蓋這個恥辱，它底參謀部事後選錄一些紀錄來證明第一軍會明眼地預見到德軍攻勢，可是這預見竟被上級所漠視了，——上級指的是兵團司令部。第一軍底爭辯純屬毫無意義，因為它也和其他的聯軍指揮單位一般，會為隆茲特所隱蔽了的。我無保留地接受因亞唐納的計算冒險而應負的責任，但不能承認事前會有過怎麼顯著的徵象使我有意识地把它忽略了。

聖誕節後的一個星期，我在回復馬歇爾將軍祝賀節日的信上寫着：「對於目前的結果，我不責備我底司令官和參謀們，也不責備我自己，我們在運籌時冒了險，而敵人夫，和文官都送上陣線。」「可是我們還是抵不住，」他警告距離他廿哩外的艾倫：「如果第十裝甲師不趕快來，兵團司令部最好還是準備撤退。」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的早晨，在凡而賽附近一所漂亮的石砌別墅內——老艾佔用的住所，我很早就醒覺起床。氣候還不會清朗到適宜於飛行，可是我却急於要返回我底指揮所去，越快越好。這天下午，我們乘車自巴黎駛向凡而登。上天夜間，德軍會以傘兵降落在我們底陣線之後，目的在控制他們北部進軍的路線。但這次降落，和一般夜間降落一樣，並不會如願達成，傘兵散播得很零落。一輛裝着機鎗的吉普在凡而登候着，以便護衛我底座車行走後一段公路。

進入盧森堡的路上，一幢中型的石屋頂上，懸下來大幅美國國旗。

「我想他們不會把它取下來。」說着，我指給漢森看。「你的意思是我們仍要在盧森堡就下去——。」
「你可以拿生命來打賭，我不會移動這個指揮所，要是如此做了，什麼人都會害怕了。」

後來，艾森豪威爾對於我這項聰明的決定提出反對。

底攻勢，較之我們預料的更要來得兇惡。」
時間並不會變更我底意見，我是寧示勇敢而不甘謹慎將事，雖然有時謹慎確是對的。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獲悉亞唐納攻勢以後，我在艾森豪威爾底辦公室內通電話給納昂西的巴頓。喬治底第十裝甲師，正駐在盧森堡和法國接壤處以南的蒂洪維葉，並沒有參加戰鬥，我想把它立刻刺入敵人的南部進擊部隊，如果後者想截斷密特爾登陣線的話。

「喬治，讓第十裝甲師開往盧森堡。」我告訴他：「請摩里斯立刻向密特爾登報到並接受他底命令。」（摩里斯是第十裝甲師師長，威廉·摩里斯少將。）

然後我又打電話給我在盧森堡的前進指揮所，告訴立美艾倫我傳達給巴頓的命令，同時指示他命令辛樸森把第七裝甲師調給霍奇，這一師和第十師一樣，也被指定去截擊隆茲特的部隊。

同一時候，雷蒙·白登少將正在擔心着他那駐防在盧森堡線右首的第四師，這一師在賀爾歌森林戰後，我們還不會予以整補，所以接受攻擊時它底力量已十分的薄弱。第二天早晨，敵人大軍渡過蘇愛爾河，白登把廚夫，麪包撤退，很容易影響到指揮本身，而且也在盧森堡宣示了苦難即將蒞臨的信號，促使難民們趕着去擠塞道路，而這些通道正是軍隊調動所必需的。

× × × × × × × × × ×

翌晨，十二月十八日，我們在亞唐納的中線被突破了，但兩翼却仍在固守。在瑪爾梅赫，第一軍擋住了塞澱，但德立區將軍底主力進攻。在這山脊一線以南數哩，第七機械師急行趕到聖維德遏住了特種鐵騎兵，後者本想去橫貫里愛奇公路。在右翼，雖然白登終於放棄了汎地，但第十裝甲師及時趕到，穩住了他底地位，現在這一翼顯得安全了。中線上，赫沙葛卡，孟德佛爾中將底鐵騎軍擊破了我們底廿八師，超過了密特爾登底後備兵直向巴斯道泉進發，業已行抵盧森堡與里愛奇的中途。在不幸的廿八師北部，一〇六師的兩個旅也已被包圍起來，這師的其他各部則正在聖維德作生死的搏鬥。

密特爾登與我不約而同地決定以任何代價，扼守巴斯道泉，雖然他底陣線已被弄得支碎了。當我教屈勞埃命令

他底部下死守這個重要公路交叉點時，他回復說已經通知部隊在那裡誓死堅守。第十機械師底人馬又北開巴斯道泉，用來補充第九裝甲師因防守戰而損失的坦克。這天晚上，瘋狂疾駛的卡車把一〇一空運師從賽姆斯帶入巴斯道泉，同時八十二空運師則繼續北進，阻塞德軍往瑪爾梅棧和聖維德之間的通道。

我們如能扼住兩翼，又在瑪爾梅棧和聖維德之間卅五哩的缺口限制住隆茲特底進入，敵人會被迫把兵力往西注入亞唐納森林，那裡的地形便會把他們膠着了，在這兩地點之間，祇有三條迂曲的通道向西通往繆司河。

十八日晚上，我正想乘車經巴斯道泉前往史巴，但霍奇底副官來電話建議改乘飛機。會說英語的德軍，穿着掠奪所得的美軍軍服，已經滲入我們底陣線，企圖困惱我們底後方。兩個星期以前，我們獲得了關於徵召這些特務部隊的命令，從志願者中挑選出來，交給著名的涅托，施高任尼中校訓練，這位空中怪物曾在年前把墨索里尼從意大利的旅館中營救出來，那時後者正失了權勢，被囚禁在那裡。

大部份穿着美軍制服的敵軍部隊在未到達繆司河以前，已被擋住了，但至少有五十萬真的美國兵，在公路上會衝破了這堵牆而抵達里愛奇，霍奇可能就會放鬆了瑪爾梅棧底缺口，而祇有在這缺口上，他才擋着敵軍主力，因而保全了第一軍。

可是即使霍奇不能在北翼進攻，仍無法阻止巴頓不在南翼向勃爾奇發動攻勢。第一軍的情勢的確十分嚴重，如非巴頓改變主意馳援，我們害怕霍奇一線會就此潰散，使敵軍衝內縵塞河區。

同時，我們在巴斯道泉所遭遇的危機越來越嚴重了，孟德佛爾底第五鐵騎軍，隆茲特攻勢的中鋒，已迂迴過了這防禦據點，在南北双方都截斷了出路。巴斯道泉看來命定了要被包圍了，雖然我會下令密特爾登底第八聯隊固守這個要點。堅守固然要使我们蒙受重大損失——一個空運師和兩個裝甲師，但我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巴斯道泉而使敵人擴展了勃爾奇戰區。我並不低估這次防守戰所加於捍衛者的考驗，我信託一〇一師，得第九第十兩個裝甲師戰車底助力，能够守得住，我想至少能够守到巴頓底第三軍趕來增援。巴頓這次回馬衝擊，解救巴斯道泉是第一任務。

知道巴頓要在盧森堡與他底阿爾薩斯前線間有限幾條公路上行軍是如何困難，我問他：「多少時候可以動身，喬治？」他估計在四十八個小時以內，換了另一個司令官

面的時候，相互玩着捉迷藏的遊戲。每過一關，怎麼階級證書，抗議都免不了受到盤問。我會被細心的兵士咬喝着報明身份，前後共有三次。第一次讓我指出春田是依利諾州的首府（盤問者提出的是芝加哥）；第二次要我指出橄欖球賽中，如果前鋒全部圍堵的時候，後衛底地位應該在中線和搶球手之間的那裡；第三次要我說出金髮女郎薇蒂·葛蘭寶那時的老公是誰，葛蘭寶阻止住我了，但那個哨兵則不然，他覺得能問倒我很是快樂，結果還是放我通過。

縱然我願意在兩翼同時出擊勒爾奇，但事實很明顯，霍奇在阻止敵人底挺進以前，無法着手進攻，十二月十九日，匆遽的第一軍正忙着在阻遏德軍攻勢，想不到來一次報復性的攻擊。

如果霍奇能在瑪爾梅棧一翼集中力量，從那裡南向聖維德進襲，他可能收緊住這個瓶頸地帶而事先縮小了勃爾奇戰場。但當他迅速地把他各師從羅愛爾抽調出來時，他被迫祇能把他們零碎地分佈開來，以便擋住指向縵塞的通道。當敵人深入亞唐納，找尋北上縵塞的通路時，霍奇又把他底防線延展開來堵塞。要是窮潑，但德立區的鐵騎兵

一定會噎住了氣回說在九十八小時內試着辦。

這時，因為不再讓他無限制延遲進取薩爾，喬治已變得得心平氣和，而且渾身發癢，急於立刻反攻。他燃起一支雪茄，指着戰地地圖上畫着藍線的勃爾奇區，向我解釋說：「老布，那些德國雜種們，這回可把腦袋安進了剝肉機器。」說到這裡，握緊了拳頭轉動作勢，「我這回却捏着了搖手柄，可以好好的搖他媽的一氣了。」

僅在兩天之內，喬治已精彩地開始了他底攻擊，一星期以後，隆茲特已在到達攻勢高潮之後停止前進了。從薩爾橋頭堡把第三軍移調到積雪的亞唐納前線。巴頓底動績是西綫作戰將領中最奇妙的成就。在離去凡爾登，返回納昂西以前，他已經先以電話發動這次移轉，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二月廿一日，他已以機械及步兵師各一向巴斯道泉進擊，聖誕節的時候，兩師人已增加到六師了。不到兩個星期，巴頓把第三軍的一切都搬了過來，諸如大炮，給養和配備，都從五十至七十五哩以外搬來配合新攻勢，有三萬三千輛以上的戰車和貨車在冰雪遍地的路上，來回奔馳。

直到十二月十九日晚間，雖然霍奇一直在進行着困苦

的防禦戰，但祇要他能緊緊地扼住瑪爾梅榭一翼，我仍是十分放心。塞潯，但德烈區將軍在把主力南移至聖維德中線以前，已損失了第六鐵軍中好幾個精銳師，在聖維德這個小比利時城鎮中，交叉地擠塞着五條公路，那裡，霍奇第七機械師阻住了德軍兵前進。但德烈區的軍軍被擄在後面，鐵騎軍南北來回衝馳，伊避免塞塞不靈，但立刻失去了他們原先可貴的一股子衝勁，那些泥濘的低劣道路，已把亞唐納化成一池誘敵的泥潭了。

那天下午，我在離去辦公室，返回阿爾發旅館宿舍之前，以電話與第八聯隊指揮部的密特爾登通話，風勞埃估計他底聯隊，雖然已被擊得破碎不堪，但卻使敵人付出了重大代價，延緩了他們底攻勢，因為隆茲特除了在第一日以雷靈萬鈞之勢進攻外，又運着化費了耗損奇重的三整晝夜，以便進入巴斯道矣。

雖然艾森豪威爾自己並不焦慮，但他底參謀們開始顯露出劇烈的不安情緒，潭情緒傳達到巴黎的史克里勃大飯店，雷集在那裡的記者們信為就聯軍總部的反應，不安是片而賽宮內傳出來的。他們底報道過份誇張了我們在亞唐納的危急情況，迫使我請准老艾，在我底前進指揮所內，專設一座記者講臺，使他們能比逗留留在巴黎更清楚地看

到前線情景。

聯軍總部表現的焦慮，第一次被證明於一紙訓令，提示我們弄弄清楚，究竟有無結塞河上的橋樑，落在敵人手內。立美，艾倫噶噶着：「活見鬼，他們想我們在開始逃回海岸上去麼。」

十二月十九日，皮特爾，史密斯來了個電話。在我看來真似一枚炸彈。
(下期續完)

法國式電動汽車 品

一種新奇無雙的法國式汽車，刻已造出，所用動力系統類同一柴油機電動火車。係由四具小雷動馬達所推動。每輪內各裝一具。所需電流由一座六馬力的汽油引擎供給，大小如一具大的摩托車引擎。可容坐客人六位，車速每小時六十哩。這種電動式裝置，使機械的設計簡單化。毋需齒輪箱，傳動軸，剎車也為電動。引擎佔位甚少，大部可供作客用。車身如金魚肚碗狀，車門由中間開分上下兩半，上半部可推入車頂內，下半部推入車身的下部。車名為 Symetric。

被人遺忘了的老樂師

William Brendon 著

微 之 譯



——我坐在這張床上，室內是冰冷的，在這一所破爛的屋子裡，氣味惡濁得像是一個裝酸醃菜的空桶子。我坐在這張床上，我懷疑着我生下來為的是什麼？我生活着為的是什麼——

小提琴的色澤是瑩潤而柔和的。它似乎是因了在這遠超過二百年的生命史上的那些光榮的音樂功績而在奕々地發光，蘇珊這樣地想。

泰羅先生把宅握在瘦骨嶙峋的手中，說道，「它有着優美的聲調，絲綢一般的音韻。」

「它真美麗，」蘇珊道。

泰羅先生把小提琴放入琴盒中，在床上稍々擡起身來把這琴盒遞給蘇珊。他那付破舊得用膠膜黏補起來的眼鏡偏斜地擱在鼻子上。他簡截地說道，「他是屬於你的了。」

蘇珊吃驚地說道：「你的小提琴？」

「我一定要送給你，」泰羅先生道：「我送給你們夫婦倆，作為你們的結婚周年紀念禮物。」

「可是這是你自己使用的小提琴！」她用手接過小提琴盒，以免它在老人顫抖的手中掉落。她說，「你不能送掉你自己的小提琴！並且它是非常值錢的！」

「不值什麼，」泰羅先生說。他又躺倒在枕上。這是「加納里」家的出品，但不是約瑟夫，這是他叔父的製品，雖是一具好提琴，但並不是一具「蓋西潑」Ginspe(註1)

「這是同樣值錢的，我不敢夢想能得到這樣貴重的東西。不，這是不好的。」

泰羅先生像往常那樣用着怪異的樣子笑着。他說道，「我並不要奉承你。我送給你這具小提琴，意思是非常單純的。你可以拿到交響樂團的演奏會裡去，告訴他們你要出售這具小提琴，一定會有人；或許是一位有錢的學生會

買下它。你們小夫婦倆大概總不會說連這點錢都對你們沒有用處的吧。」

「你一定要把這個送給我們真是太不可思議了，」蘇珊道。「但是我不能讓你這樣做，我實在不敢領受你的小提琴。」

泰羅先生惱怒地道：「聽着，你以為我不能送一點禮物給我的朋友嗎？你也許以為你們的結婚周年紀念是不值得重視的嗎，聽着，任何一種慶祝，都要算是重要的。因為，你得明白，任何一種可資慶祝的紀念日是永遠不會回來的。這一點我以垂暮之年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我的第一個結婚周年紀念日，我的交響樂團中的朋友們為我們鳴奏夜樂，一闕永遠令人不能遺忘的小夜曲。第二年我的妻子就去世了，那一次是我們的第一次的結婚周年紀念，但也是末一次的結婚周年紀念了。聽着，蘇西（註：蘇珊底暱稱）當我坐在床上，向窗外瞭望：盈盈睜睜的盡是微不足道的那邊有一隻蹲踞在竹籬上的老貓；那裡有一些交叉擺置着的晒衣繩；那邊有一個女人用她那粗笨的手來回地拉動這些繩子。我坐在這張床上，室內是冰冷的，在這一所破爛的屋子裡，氣味惡濁得像是一個裝過酸醃菜的空桶子。我坐在這張床上，我懷疑着我生下來為的是什麼的提琴手一席上消逝過去的。除了梅琳達太太每天到他的屋子裡送飯以及打掃以外，蘇珊是泰羅先生這些年來唯一的客人了。」

蘇帶夫回家晚餐時，蘇珊給他看這一具小提琴。

「他說這是『蓋西潑』，不過我可以打賭這一定是非常值錢的。今天是他的生日我給他送去了一瓶薑汁酒，他因此在我們的結婚周年日送給我們他自己的小提琴。我不能拒絕他這番好意，因為他非常堅持。這是他僅有的一件可以送人的東西了，他竟把它送給了我們。這是非常滑稽的。我好像變成打秋風了。」

「沒有關係，」蘇帶夫道。「他一定很喜歡你。我能了解他的意思。」他們倆並肩地站立着觀賞這具小提琴。

她道：「他異常孤獨。今天他說過他懷疑自己為什麼要生在世上。他生活着為的是什麼。我回家以後為他流淚了。」

「嗨，他可以把它賣掉買一些藥品進來的，」蘇帶夫說，「即使能買到一點也總是聊勝於無。藥品或許能對他有點幫助。」

蘇珊搖搖頭，「任何藥品對他都是無用的。現在他既然送給了我們，上帝知道，我們也正缺少很多東西呢。」

「我生活着為的是什麼？我今年七十九歲了，但我依舊對人生懷疑。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把小提琴送給你們夫婦倆的原因了。你能允許我這樣做嗎？現在你總可以接受我的禮物了吧。」

「你真是太執拗了，」蘇珊說着站起來感動地執住她的手，「謝謝你。這真是我們生平所受到過的最好的禮物了。」

「呸，你們會得到一百件這樣的禮物，」泰羅先生說

蘇珊跟蘇帶夫住在梅琳達太太的那所破舊的棕色石屋的四層樓的一間後房裡。蘇帶夫在一家修車廠裡工作，晚間在夜校裡補修工程。蘇珊糊些燈罩來補貼家用。因為他們有着未來的生活憧憬，所以對於貧窮並不介意。他們希望將來有六個孩子。並且在斯蓋司台兒有一所自己的屋子，他們有一種模糊的觀念認為只要蘇帶夫得了學位之後這些希望是極易實現的。年老的泰羅先生患着風濕症和心臟病，大部份時間都躺在牀上。他住在五層樓的後間裡，正在這小兩口子的頂上。差不多每天蘇珊都要從救火梯跑上五層樓去拜訪泰羅先生。她喜歡靜聽泰羅先生關於音樂方面的談話。因為泰羅先生的一生是完全在交響樂團裡

「你有了我，是不會再需要其他的東西了。可是也許我能用它來添置一雙鞋子。」這件事提醒他，還需要一雙襪裡用的硬紙板鞋底，因此他坐下來拉去了一隻，他說，「我也許可以為你買一個新的咖啡壺。」

「我已經看好了一件東西，」蘇珊說。「我告訴你我的想法，我想我們可以把它賣掉，買進一隻優良的留聲機和一些唱片。不過有一個缺點是泰羅先生已經耳聾了，一定要把留聲機開得很響，他才能聽得見，但這樣一定會引起梅琳達太太的干涉。我會向他建議用耳機，但他不喜歡聽從耳機中發出來的音樂。此外，我真想不出應該用錢去為他買些什麼東西了。」

「我們還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蘇帶夫道，「我們可以把它保存起來。我們的六個小寶寶中的一個也許可以讓牠學習彈奏小提琴。」

「哈，」蘇珊說着看到蘇帶夫舉起了一隻千瘡百孔的硬紙板的皮鞋襪底。「第一件要緊的事，你應該買一雙新鞋子和白襪衣了。」

「不，我不要白襪衣，同樣價錢我可以買到兩件工作用的襪衣。」

「我實在對你的工作襪衣看厭了，你允許我只買一件

白襯衣。」

「就算數吧，我還希望你買一雙尼龍絲襪。我想在我歸天以前能看你再穿幾次襪子。」

「我可不要尼龍絲襪。我已經習慣於不穿襪子了。」

蘇珊說：「我告訴你，讓我們來開列一個清單。我們想到要買的東西都寫在上面。然後我們可以看錢行事。現在我們可以從你的人壽保險費開始算起。那是四百八十塊錢。我們拿一枝鉛筆把它記下來。」

「我的天，我們那有這些錢來付清它。或許我們可以償付一部份。」

「不，我們都記下來。我要買一架縫紉機。我們應該把大件頭的寫在前面。」

斯蒂夫說，「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話，那我把全套茶具寫上好啦。不要單寫一樣咖啡壺。」

斯蒂夫一邊在吃飯，他們把單子開好了。但他仍無法結算總數。因為正如蘇珊所指出的，他們根本不知道小提琴的真正價值，他們只能有一個夢想。但他們真能達到這個願望嗎？今晚她可以把小提琴拿到交響樂團演奏會裡去估價。也許它會超過他們的估計。在報上登載過斯屈拉第發里註二的小提琴值到二萬，那末，「古納里」的出品

女兒還是親屬？不會的，我知道他是一個孤老頭子，對不對？再說，你也太年青了。」他打量着蘇珊，「漂亮得很呢，那老傢伙泰羅，他死了嗎？」

「不，他沒有死，」蘇珊道。「他今天才把這具小提琴當禮物送給我們。」

「我還以為他已經死了呢，」克林納說着。另一個音樂家從克林納的肩頭上親視着小提琴。「是泰羅的，」克林納向那人說着將小提琴舉起來。「老泰羅的琴。這位年青的太太要賣掉它。」克林納先生掀下眉毛看着蘇珊。他說，「假如這是送給你的禮物，你為什麼要賣掉它，你會賣小提琴嗎？」

「喔，不，我不會。我們需要錢。他告訴我叫我賣掉它，你知道，這是他送給我的結婚周年紀念的禮物。」她想不到要來這一套解釋的。她開始感到孤獨無助了。

克林納先生向一位矮小禿頂的人說道：「你是泰羅的學生，喬，你要買嗎？」他把小提琴交給他，「這的確是他的東西，他要賣掉它。」

那一位不安地說：「我以為泰羅先生已經去世了。我加入戰爭以後，就跟他失去了聯絡，我以為——他真的不需要這小提琴了嗎？」

總也值個一半，那老人說過，這一具小提琴雖然是一「古納里」，但並不是「蓋西潑」，也許只值到「蓋西潑」的五分之一，即使是這樣估價，它也能值上兩千。他們是不敢相信它會值上這麼多的。那末，究竟值多少呢？他們最後再審查了一遍所開的單子以後，蘇珊又加上為泰羅先生買的某種東西價值二十元，又把審查之後認為沒用的多餘的東西勾掉了些。

斯蒂夫出發上夜校去之後，蘇珊洗了一個澡，穿上她的一件最好的衣服，那是她去年結婚時所製備的，在臂下挾了小提琴盒往交響樂團的所在地走去。在門口一個胖胖的侍者止住了她。她聲明要求見這兒的首席小提琴手克林納先生，這是泰羅先生告訴過她的，求見克林納先生是進入樂廳的捷徑，因為他是這兒的重要人物。

克林納先生有着寬潤的肩膀和中斷的鼻子，看上去像一位卡車司機。蘇珊更驚訝的是，他講起話來也像一個卡車司機。

他說，「泰羅？你的意思說，這是泰羅的小提琴？你偷來的嗎？」

「沒有，」蘇珊憤怒地辯辯着，「是他送給我的。」克林納先生咯咯地笑着說，「說謊，你是誰？是他的

蘇珊道，「是的，他雖然很窮，可是他還不至於要窮得賣掉小提琴。他只是生活得非常孤獨。他住在我們的樓上，因為風濕症所以不能再玩弄小提琴——說老實話，他現在差不多大部份時間都得躺在床上——今天是他的生日，我送給他一點兒禮物。因此他送給我們這具小提琴。」她講得十分笨拙，臉上也發燒了。

這一位矮小而禿頂的人低下頭去看泰羅先生的提琴並撥一撥琴弦。他並不向誰而發地說着，「你知道，泰羅先生教我學提琴是不收費的。我的意思是說，雖然我每年都付給他學費，但當我卒業時他送給我一隻小盒子，我付給他的錢原封不動地裝在裡面，因為他知道我需要錢。我無論如何應該去看看他。小姐，你能告訴我他的地址嗎？我一定要去拜訪他。」

蘇珊告訴他泰羅先生的地址。她說，「我知道他一定會十分高興地見到你。」

「一個老好人，泰羅，」克林納道，「常常是捨己為人。如果他死在貧窮裡，那就得怪他自己太慷慨了。這一具小提琴是一種了不起的禮物，你說什麼？是你的生日？」

蘇珊再向他解釋，今天是泰羅先生的生日，在她是結婚周年紀念。她看到四周的那些音樂家對她的結婚周年紀

念似乎並不加以重視，似乎沒有一個人認為結婚周年應該贈送這樣隆重的禮物。即使不是「蓋西潑」的古納里小提琴。因此她就盡其所能地向他們解釋，她告訴他們泰羅先生自己結婚周年的故事，因為他一生只有一個結婚周年紀念日所以對此特別重視。

「我們似乎應該一齊去拜訪老泰羅，這件事就可以問個水落石出了。」克林納先生等她解釋完畢之後便向大家提議。他轉向矮小禿頂的那一位，「喬，你是總得去一趟的，還有第一個四重奏的那幾位。你們意思怎麼樣？今晚每個人都能抽空半小時嗎？」

「對了，這是好主意，」喬微笑着說，「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想我們這些人都是受過老泰羅的好處的，」克林納說。「我們還需要一個低音提琴。那一位跟撒梅帶個信，他也是泰羅的一個學生……年青的太太，不要擔心，我們會買下這具提琴的。」

蘇珊道，「你能告訴我這值多少錢嗎？」

「以後再說，」克林納先生道。「這兒人口太嘈雜了，我們以後再談。你放心好了。」

斯蒂夫從夜校裡回來已是十一點鐘以後了，蘇珊正在

他又喊一聲「對不起。」他先把提琴送出窗外，然後再踱過窗去。

蘇珊跟斯蒂夫面面相覷着。蘇珊道，「真的，我確實不知道。我還以為他們是來談小提琴價錢的。」

「也許他們先要試一試琴。」斯蒂夫說。

他們走到窗前向外看去。音樂師們已在從四樓到五樓的救火梯上排列好了。沉音四弦琴正好排在窗外。每個人都從盒子裡拿出自己的樂器，私下在試着音。克林納先生在頂高級梯上照顧着下面的隊伍。

蘇珊說，「這當然是在慶祝泰羅先生的生日了。他們都因為自從泰羅先生在樂團退休以後跟他失却聯絡而感到羞愧。他們都喜歡他。」

斯蒂夫道，「他們就預備在救火梯上演奏嗎？」

蘇珊還未回答，窗外樂聲已起。音樂好像並非從救火梯上的樂器中發出，而宛如晚間突生的天籟。它在空氣中散播着覆蓋在四周的一切景物上，一隻在小徑上踟躕的小貓吃驚地竄過垃圾堆消失在黑暗的河畔。音樂迴旋着閃耀着與群星爭輝。

四周的後窗都推開了，模糊的人面陸續在窗口出現，靜聽。

把今晚到樂團裡去辦交涉的經過向他陳述，他們聽到大廳上履聲雜沓，接着有人敲門。

斯蒂夫開了門，蘇珊看到克林納先生穿着整齊的上衣帶着帽子，臂上挾着小提琴。在他的背後她看到喬，喬的後面是另外兩位帶着樂器的樂師，他們的身後還有其他的人，最後面，在那大廳的入口處站着一個高大的音樂師隨帶着低音提琴。

「晚安。」克林納先生說。「如果要我再爬一層樓梯，我簡直需要一把降落傘了。老泰羅住在什麼地方？」

蘇珊回答道，「他正住在這間屋子的上一層。我經常是打救火梯上下的，這樣比走正梯要近得多。」

「救火梯好極了，」克林納先生說着回過頭來向那一大群人打招呼，「走救火梯！」他領頭穿過屋子爬出窗外踏上救火梯。

蘇珊跟斯蒂夫驚愕地站在一旁。一串挾着提琴喇叭的行列跟蹤着克林納先生前進，每個人都向他們倆打一個招呼，「哈囉」。兩位帶着低音四弦琴的挨着挨着的穿過去嘴上連聲喊着，「抱歉，抱歉。」最後那一位抱着低音提琴的大個兒出現了。他擠過室門碰倒了一個盆子，喊了一聲，「對不起，」於是把琴換到另一邊又碰上了一張椅子

斯蒂夫低聲地說，「這是什麼調子？」

「莫札特的小夜曲。」蘇珊回答着。

梅琳太太用肘擠開他們倆，挿身到中間來。她說，「你們知道這是半夜了嗎？這算什麼一會事呢？」

蘇珊用手按着她的嘴唇。她說：「這是在慶祝泰羅先生的生日。」

「我要叫警察了，簡直開得不像樣，」梅琳太太說着從窗子裡伸出頭去，險些兒跟低音提琴碰了頭，他趕快縮回頭來說道，「天保佑，他們還是活在演奏哪！我以為是什麼留聲機無線電呢。」

「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蘇珊道。「你不要破壞這音樂氣氛。」

「誰會去破壞它呢？」梅琳太太欣賞了一段時間以後低聲地說。「你聽到過這樣美麗的音樂嗎？尤其在這樣的一個恬靜的晚上。」

在樓上，泰羅先生的窗子嘍的一聲打開了。蘇珊想像着他是在如何施出他的全部精力從床上掙扎着起來打開窗子。現在他一定已坐在窗前的那把椅子上在向外觀望了。

她覺得斯蒂夫用手臂圍住了她。她緊握住他的手。音樂似乎已超越了屋頂，翱翔在天空中，飄浮在洋雲間，凌

駕了那些星星的光輝。他們感覺到已身隨着音樂羽化，只要他們不害怕，他們是不會下墜的。

音樂終了之後，四周的黑暗中只傳着喝采聲。在這一個區域裡可能有上千人在後窗口聆聽。蘇珊想到那些手臂粗壯的女人，倦怠退休的老頭子在那些破爛的冷水冰的小屋子裡一定也在這黑暗中加入成爲臨時聽衆的一分子。現在她從窗口回過身來，看到她的屋子裡已擠滿了鄰人。他們雖然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們也加入拍掌歡呼。泰羅先生叫音樂師們進入他的屋子，每人傳喝着蘇珊贈送的生日酒。那些在屋子裡擠不下去的樂師們仍然留在救火梯上。蘇珊煮了咖啡，梅琳達太太帶了乾酪和臘腸三明治。在救火梯上舉行了一個晚會。

最後當克林納先生穿過人群到達蘇珊身邊時，他說，「老孩子今天開心極了。」

「這簡直是近乎神妙的演奏。」蘇珊道。

「那具小提琴怎麼樣？我手下的一個學生願意買下它，我會付給你一個好價錢。」

斯蒂夫跟蘇珊互相交換了同意的一瞥。

斯蒂夫不經意地回答道，「我十分願意保留它。」

「我也是這個意思，」蘇珊道，「在我們未來的六個

兩位少婦看上去像是被埋在花床裡似的，她們坐在一輛四輪馬車中，堆滿了花球，像是一隻大花籃，在她們面前的坐位上是兩隻小籃，裝滿了紫蘿蘭，而在覆於她們膝上的那張熊皮上是一束用絲帶扎起來的玫瑰，紫蘿蘭，延命菊，晚香玉和橙花，使得這兩個嬌美的身體僅只顯示了肩頭，臂膀，和一小部份的緊身上衣，一件是藍色的另一是淺紫色的。

馬車夫的鞭子裹着一層用

秋牡丹做成的外套，馬的頭上裝飾着紫蘿蘭，車輪的輻條上也包上了木犀草，而在原來放車燈的位置上是兩束渾圓的巨大花球，像是這個奇妙，滾動着而堆滿了花的怪獸的兩隻眼。

馬車輕快的沿着安堤布斯大街領先跑着，後面跟隨着一群其他的裝飾着花冠的車輛，坐滿了女人，隱匿於紫蘿蘭的花堆下面，原來這是堪斯城的萬花節。

她們到達了芳亞里大道上，在那兒爭鬧開始了。在整個這一條廣大的道路上，兩行飾着花朵的行列，來往的馳騁着，像是一條無盡的絲帶，她們用鮮花彼此的拋擲着，

孩子裡，一定會有一個能用到它。」

譯自星期六晚郵

註一：加納里 Guarnerius 意大利克利蒙那的一族以製造小提琴著名

蓋西潑 Giuseppe 爲 Pietro Andrea Guarnierius 之子，自一六九〇年至一七三〇年間製作樂器，爲加納里一族之冠。

註二：斯屈拉第發里 Stradivarius 請參閱拾穗二十二期哀美利的故事，係最著名之提琴製造者

莞爾集

禮摘譯

一個十分沮喪的人，清晨走進一家飯館，坐上空位。

「我若兩個煎荷包蛋，煎得老老地，兩片焦的麵包，一杯清淡而冰冷的咖啡。」他對女侍說。

「你是真的愛這種？」女侍驚異地問道。

「一點也不錯。」

女侍向廚師百般地解說，照樣烹製

「還要別的呢？先生，」女侍送上這份早餐，再請問客

人。「是的，現在你坐下，向我吩咐罷，我正在想家。」

花朵像球似的由空中飛過，擊打着嬌美的面孔，飛着，跌落到塵埃裡，一群街頭的頑童們在那兒檢拾着。

擁擠着的群眾，喧鬧但却守秩序的，站在路旁的便道上看着，且被一些騎着馬的警察攔阻在那兒，他們沿着路巡行，用他們的腳粗犷的踢向那些好奇者，以使這些痞徒不致和富人們混入一堆。

此時，車中的人們已經認識了，彼此呼叫着，用玫瑰



女性的屈辱

—— 烟譯 ——

相互投擲。一輛輕馬車，坐滿了漂亮的年青女郎，像魔鬼似的穿着紅衣，吸引了所有的視線。一位紳士，極像亨利第四的畫像，發着熱情的歡笑，反覆的拋擲着一束用橡皮筋捆着的大花球。被這襲擊驚嚇了的女人們，低下她們的頭藏起了她們的眼睛。然而這可愛的子彈僅只畫出了一條孤線就又仍然回到了主人的手中，他立時又把牠擲向另一個新的面孔。

兩位少婦用滿滿的雙手出清了她們的武庫，接受了一陣花球的洗禮；於是在經過了一小時的戰爭後終於微覺倦累了，她們吩咐車夫駛到傍着海邊向瓊安海灣的路上去。太陽已消失到伊斯特利爾的後方去了，在火似的背景

上，映出伸展出去的山脊上花邊似的黑影。平靜的海碧藍地展開來直到天邊，在那兒它和天混成了一片。而停泊在海灣中的艦隊，像是一羣巨大的怪獸，靜謐地停在水上，那些啓示錄上的野獸，隆起着脊背，披着鎧甲，頂着細長像是羽飾的桅桿，並且有着當夜幕降臨就會亮起來的眼睛。少婦由毛氈下擡起了身，倦乏的看它們。最後，其中一人說道：「多麼美麗的黃昏啊！每樣東西都似乎是美好的，不是嗎，瑪嘉？」

另一個回答：「是的，是美好的。但是，總還像是缺了些什麼東西。」

「是什麼呢？在我本身，我已經完全是快樂的了，我沒有什麼再多的需求了。」

「是嗎？也許妳是那樣想，但是無論什麼美好的事物圍繞着我們的身體，我們總還渴望再多一點東西——給我們的心靈。」

另一個微笑的說：「一些兒愛情？」

「是的。」

她們沉默了，凝視着前方。不久名叫瑪嘉莉的一個說道：「沒有它，生命對我似乎將是無法忍受的。我需要被愛戀，即便是被一隻狗。而且我們都是如此的，妳怎麼說？」

「那是傻瓜，我親愛的，沒有能力來談論，來回答，來理解任何東西。」

「那麼妳呢？什麼事使得妳竟意欲被僕役所愛呢？妳是被動搖了呢——還是被諂媚呢？」

「動搖嗎？不。被諂媚嗎？是的，有一點。一個人總是會被男人的愛所諂媚的，且不管他是誰。」

「嗎，好啦，瑪嘉！」

「是的，我親愛的。等着！我來告訴妳一件發生在我身上的奇事，妳也可以看出，在這事件裡什麼樣的怪事會臨到我們中間。」

「那是四年前的秋天，我覺得我缺少一個貼身的婢女。我會試用了五六個，她們都不能勝任。在差不多完全沒有希望再找到一個的時候，我在報上看見了一個年青女孩子的廣告，會裁縫，刺繡，做頭髮，她在找尋職業，且能提出最好的證件，同時她也會說英語。」

「我寫信到那登在報上的地址去，次日她本人就來了，她實在是高得很，瘦弱，略顯蒼白，帶着一種畏怯的態度。她有着一對美麗的黑眼，迷人的色彩，她立時就引起了我的好感，我向她要證件，她給了我一張用英文書寫的

呢？西蒙？」

「不，不，親愛的。我不需要被愛，如果他不是有一個地位的人。妳以為，舉例來說罷，我會高興被愛於——」

她的目光搜尋着附近的田野，尋找着有那一個人可能使得她被愛。她的目光在找遍了整個地平線後，落到了車夫背後那兩顆閃亮的金屬鈕扣上。於是她笑着又接下去說：「被愛於我的車夫嗎？」

瑪嘉莉小姐幾乎毫無笑容的回答：「我可以保證妳，被僕役所愛一定是極為有趣的，這種事情會在我身上發生過兩三次，他們古怪的轉動着眼睛，會讓妳笑死。自然，多被一個人所愛，妳就得多變得嚴肅一點，否則，如果有誰要是留意的話，妳就會使得妳因了一些微末的小節而弄得荒謬可笑了。」

西蒙小姐靜聽着，凝視着她的前面，於是她又說道：「不，確實的，在我腳下那些僕役們的心對我是不夠的。但是，告訴我，妳怎麼能覺察出妳是被愛戀着。」

「我像對其他的人一樣，能在他們之中覺察出來，他們會變得極為不知趣。」

「但是當他們在戀愛時，他們對於我並不顯得不知趣

因為，她說，她是來自雷士維爾夫人家中的，她在那兒做了有十年。

「證書上證實這女孩是自願回歸法國的，而且在她悠長的服務期中，她也是無懈可擊的，只除了稍有一些法國風味的喜好賣弄風情。」

「這種謙遜的英國文詞使得我微為發笑，而我也就立時僱用了她。她當天就遷來我家中，自稱名叫露絲。」

「到了滿一個月，我深為敬佩她，她實在是件奇寶，是個出色的人物。」

「她能以絕佳的風味來做我的頭髮，她能裝飾帽邊比最好的專家還要好，而且她也會做旗袍。我驚奇於她的如許才幹，我從不會被侍候得這樣好。」

「她以一種極為輕巧的手為我穿衣，我從不會感到過她的手指觸到我的皮膚，而再也沒有一件比婢女的手觸到我更為不快的事了，我立時就養成了這非常嬌慣的習慣，讓她來替我穿衣服，由頭至足，由襯裙到手套，這實在是一件快事——這個高大而畏怯的姑娘，永遠是略為根羞而從不開口，在我沐浴以後，她要來擦拭我，當我在長椅上小憩時，她要來按摩我。實在的，我把她看作是一位境遇困難的朋友要比作她是一個人的成份多。」

「一天早上司關稍具神秘的出現了，他說他希望和我談談。我覺得非常奇怪，但是讓他進來了。他是一位年老的士兵會做過我丈夫的勤務兵。」

「他對他所要說的話顯得遲疑不決，最後他訥訥的說道：『夫人，這一區的警察隊長在樓下。』」

「我問『他有什麼事？』」

「他要搜查這房子。」

「當然，警察是需要的，然而我也確實是討厭他們，我始終不能認為那是一種高尚的職業。我激憤得像是被刺痛了似的回答：『爲什麼要搜查這裡？爲了什麼事？這兒並沒有鬧賊！』」

「他回答說『他認爲有一個罪犯可能躲藏在這裡的什麼地方。』」

「我起初略感驚慌了，就吩咐把警察隊長帶上來，使我能得到一些解釋。他確是一個教養良好，配帶勳章的人，他先請求原諒，然後聲言在我的傭人中有着一名罪犯。『我大爲吃驚，回答說我可以保證他們每一個人，但是爲了使我滿意我也可作一次檢查。』

「『那兒是彼德，柯定，一個老兵』」

「並不是他。」

撲了上去，捉住她的手，用繩子捆了起來。

「我怒斥一聲，想要去護衛她，隊長攔住了我。」

「『這個女孩子，夫人，是一個男人，名字叫約翰，尼古拉斯·利卡比。在一八七九年因了姦殺罪而被判死刑。他的判決後來改成了終身監禁。四個月前他逃走了，我們由那時起就在搜尋他。』」

「我已驚慌失措，嚇呆了，我不能相信這事。警察笑着又接續說『我只能給你一個證據，他的右臂是刺過花的。』」

「他的袖子被捲了上去，那是真實的。警察又口味極爲惡劣的加了一句：」

「『無疑問的，妳用不着其他的證明也可以滿意了。』」

「於是他就帶走了我的婢女！」

「好啦！如果你能相信這件事，我最強烈的感覺乃是由於如此被嬉弄而生的憤恨，被欺騙且弄得荒謬可笑。到並非是恥於被這個男人穿衣，脫衣，觸摸，而是——一種——深刻的屈辱——女性的屈辱。妳明白嗎？」

「不，不十分確切。」

「『馬車夫法蘭西士，賓哥，一個農人，我父親的農夫的兒子。』」

「也不是他。」

「『一個馬童，也是一個我所認識的農夫的兒子。此外除了你已經看見了的從僕，再沒有別人了。』」

「我們一個也不是。」

「『那麼先生，你看你已經被欺弄了。』」

「『原諒我，夫人，可是我確信我不是被欺弄。由於他一點也沒有有一個罪犯的外貌，妳能否仁慈的讓妳所有的僕人都到我們面前來？所有的。』」

我起初躊躇，而後就應允了，招集所有我的傭人，男人和女人。

「他立時就把他們都看過了，然後聲稱：」

「『這並不是所有的。』」

「『請你原諒，先生。』我回答：『這是所有的，只除了我的一個貼身婢女，她不可能和什麼罪犯混爲一談』」

「他問『我也能見見她嗎？』」

「『當然。』」

「我拉鈴，而露絲即時就出現了。當她剛一進來，他就給信號給兩個我沒有看見的，躲在門後的人。他們向她

「『讓我們看，想一想——他被判罪是因爲——因爲姦殺，這個年青小伙子——而那一——那屈辱了我——這樣！現在妳明白了嗎？』」

西蒙小姐並沒有回答，她向前面凝視着。她的目光奇異的注視着僕人制服上的兩顆閃耀鈕扣，面帶着那種女人時常有的，像那獅身女妖般的微笑。

在美國曼哈頓，一批法官們（包括雷爾富，本啓博士在內）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研討結果，選出了一位模特兒，以表揚如何才是第一位「依照人類學的正確觀點而審定的尼革羅美人。」熱心擁護此舉的伊林諾，羅斯福先生寫道：在此計劃後面，「有一個觀念，即一位真正美麗的尼革羅美人將會使尼革羅孩子們感到興奮和快慰，並增進他（她）們的自尊心。白種小孩們也會因不自覺地不管膚色而選了一位美人以致忘記種族的區別」

買蛇記

史坦培克著
師坎譯

當年青的費立浦博士把口袋甩上他的肩頭，離開海水育魚池的時候，天色已經差不多暗了，他從巖石上爬上去，穿着橡皮靴，沿着街道走去，一路擠壓出水來，等他到達芒特萊城碼頭街，他那小小的商業性實驗室的時候，街燈都已經亮了，那實驗室是一所緊密狹小的房子，一半站立在水邊的碼頭上，一半支持在岸上，在牠兩旁，有幾間用波形鐵板蓋成的沙丁魚罐頭廠的大房子，向牠擁擠過來。

費立浦博士爬上木梯，打開門，籠子裏的白老鼠，都沿着鐵絲，在上下奔跑，柵欄中幽閃着的貓，爲索取牛奶，正哧哧地叫，費立浦博士捻亮解剖台上耀眼的電燈，把他那隻濕冷滑膩的口袋卸倒在地板上，他走近窗口那些飼養着響尾蛇的玻璃籠子，僵僵下背，向裏邊瞧。

好多蛇都糾成一團團，愜息在籠角裡，不過每一個蛇頭都清楚地分得出來，塵埃色的眼睛似乎一無所睹，可是，換上一双羊皮拖鞋，等他走回另一間房間時，鍋中的水已經開始在咕咕響了。

他把口袋提到白色燈光下的桌子上，倒出兩打普通的海盤車來，他把海盤車一條條排列在桌面上，他那双心不在焉的眼睛轉移到鐵絲籠中那些忙個不休的老鼠上去，他從一個紙口袋中取出穀粒，倒進餵食槽中，立刻聞老鼠全都從鐵絲上狂奔下來，撲倒在食物上，在一條裝瓶的小草魚和一個水母中間，有一個玻璃架子，這上面放着一瓶牛奶，費立浦博士取下半奶走近貓籠，不過在他還沒有把牛奶倒進容器以前，他先伸手進籠子裡去，輕輕地抓出一頭腳長身瘦的大雌貓來，他撫摩她好一會兒，然後把她投進一隻黑漆小匣，關好蓋子，上好門，並且旋開一個小開關，讓煤氣放進這宰殺間去，一方面黑匣子中的短促乏力的掙扎還在進行，另一方面他就在茶碟中灌滿了牛奶，有一隻貓拱起背靠近他的手，他微笑一下，拍拍他的頸子。

現在匣子中已經完全平靜，他關掉煤氣，因爲那個不通風的匣子該已經充滿煤氣了。

爐灶上那鍋水正狂暴地在豆子罐頭四周沸騰着，費立浦博士用一把大鑷子將罐頭提了出來，打開罐頭，把豆子傾倒在一個玻璃碟子上，他一面吃豆子，一面注意桌子上

當年青人在籠子上俯身往下的時候，前端黑色後根微紅的叉形舌頭都倏然射出口來，緩慢地上下擺動，然後，蛇認清楚來者是誰，又把牠們的舌頭縮回去。

費立浦博士脫下他的皮外衣，在鐵皮爐灶裡生上火；他放一鍋水在爐灶上，再把一罐豆子連罐頭燉在水裡。然後他站直了，向下盯着地板上那個口袋，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年青人，眼睛缺乏神采，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看顯微鏡看得太多的人，往往如此，他有一撮短短的黃鬚。

氣流輕輕地沿烟囪往上吹，一縷熾熱的暖氣從爐灶中鑽出來，房子下面的木樁四周有小小的海波在靜靜地沖洗，房間四周的架子上，陳列着一排排標本瓶，裡面裝着水產標本，這實驗室的買賣，就在於此。

費立浦博士打開一扇邊門，走進他的臥室，那是一間堆滿書籍的小房間，裡邊有一隻行軍牀，一盞讀書用的電燈，和一把坐起來很不舒服的木椅子，他拉下他的橡皮靴

的海盤車，在海盤車的射出部份中間，有一滴滴乳狀液體在滲透出來，他把豆子直往下吞，等豆子吃完，他就將碟子放進洗碗槽，走到儀器櫥邊去，他從櫥裡面取出一架顯微鏡，和一大疊小玻璃碟子來，他旋開龍頭，讓海水注進一個個碟子，並且把碟子在海盤車旁邊排成一直行，他拿出他的錶，把錶放在桌子上那白色燈光的下面，地板下面的木棒周圍，有波浪沖洗着，發出輕輕的嘆喟，他從抽斗中取出一個滴眼管，身子彎到海盤車上面去。

正在那當兒，木梯上響起急速而輕柔的腳步聲，接着，門邊有一陣強烈的敲門聲，年青人走出開門的時候，稍稍做了個鬼臉，表示討厭，有一個高大清瘦的女人站立在門口，她穿一身端莊的暗色衣服——她筆直的黑頭髮，低垂在平坦的額頭上，顯得很亂，好像是狂風吹亂了似的，她的黑眼睛在強光中閃耀着。

她用輕柔的喉音說道：「我能進來嗎？我要跟你說幾句話。」

「我現在剛巧很忙。」他心不在焉地說，「我有好些事情要做。」不過他並不站立在門口，那高大的女人就溜了進來。

「我可以一句話都不說，直等到你能夠跟我說話的時

候。」

他關上門，從臥室裡搬出那張不舒服的椅子來。「你看，」他道歉道，「這工作剛才開始，我不得不做下去。」有過那麼多人，跑進來問東問西，所以，對於比較普通的程序，他有一套套千篇一律的小小的解釋，他可以不加思索信口說出來。「請坐在這裡，祇消幾分鐘，我就可以聽你說話了。」

那高大的女人斜靠在桌子上，年青人用滴眼器從海盤車的射出部中間吸取了液體，把牠射進一碗水中，然後又吸取一些乳狀液體，射進同一碗裡，再用滴眼器把水輕輕攪動，他開始他那喋々不休的小小的解釋。

「海盤車發育成熟的時候，如果安置在落潮的情況之下，就會放出精子和卵子來，我先揀擇成熟的標本，把牠們取出水面，然後給牠們預備一種落潮時的情況，現在，我已經把精子和卵子混合好了，我現在把這混合物的一份份放在十個錶面玻璃裡面，過十分鐘我會用薄荷腦把第一塊玻璃中的混合物殺死。再過廿分鐘我會殺死第二組，以後每隔廿分鐘殺死一組，這樣我可以使發育程序停滯在好多階段上，我就可以把這一連串標本放到顯微鏡下去做生物學研究了。」他停了一下，「這第一組混合物在顯微鏡

他把一隻小木搖籃搬上桌子，攤好解剖刀和剪刀，還把一個大的空心針頭裝到一根壓力管上，然後他從宰殺間裡拿出那隻癱軟的死貓，把牠放進搖籃，把牠的腿綁在搖籃四週的鉤子上，他斜眼看那女人，她還沒有移動過，她依舊在靜止狀態。

貓兒在燈光下張開嘴笑，淡紅色舌頭在針狀牙齒中間突出着，費立浦博士敏捷地剪破喉管邊的皮膚；用一把解剖刀劃進去，找到一條動脈管。

他用無懈可擊的技巧，把針頭刺進血管，用貓腸緊緊，「這是保存屍體的藥水，」他解釋道，「以後，我要把黃色的東西打進靜脈系統，把紅色的東西打進動脈系統——那是爲了血脈解剖——上生物課用的。」

他再旋過頭來看她，她那暗黑的眼睛似乎蒙上一層塵沙，她看着貓的敞開的眼睛，一無表情，沒有一滴血往外流，刀痕非常乾淨，費立浦博士看着他的錶，「第一組的時間到了。」他撒幾顆薄荷腦的結晶到第一塊錶面玻璃中去。

這女人使他心理上有些緊張，老鼠又在籠子的鐵絲上爬來爬去，還輕輕地發出尖叫，房子下面的海波打着木樁，微有震動。

下的情形你不要看看？」

「不，謝謝你，」他很快地轉過去看她，人們往往是喜歡從顯微鏡中觀看一下的，她這時却根本就沒有向桌子上看一眼，只是儘瞧着他，她的黑眼睛注視在他身上，可是又似乎並沒有看到他，他想起那理由來——原來虹膜跟眼睛孔是一樣的，兩者之間並沒有顏色上的分界線，費立浦博士對於她的回答大不高興，雖然要答覆各種問題常使他厭煩，可是她竟對於他的工作毫無興趣，這却惱怒了他，他心中興起一個欲念，想逗起她的興趣來。

「在我等候這第一個十分鐘的時候，我有些事情要做，有些人並不喜歡看這些事，也許你還是走到另一個房間裡面去的好，等我做完了你再出來。」

「不必。」她用她輕柔平直的語音說道，「你要做什麼事，你儘管做好了，我願意等着，等到你能够跟我說話的時候，」她的雙手並排地放在膝蓋上，她完全一動不動，她的眼睛雖然突々有光，可是她身體的其他部份却似乎進入了一種暫時休止的狀態，他想到，「從她的神情看來，新陳代謝率很低，幾乎低得跟青蛙一樣。」他想起她從不活潑狀態中刺激起來的那一種欲念，重又佔據了他的心胸。

年青人有點寒顫，他在爐灶中放進幾塊煤塊，就坐下來，「現在，」他說，「有廿分鐘時間，我沒有什麼事要做。」他注意到她的下巴，從下嘴唇算起到下巴尖爲止，是多麼短，她似乎在慢慢清醒，慢慢從意識的深潭中漂浮上來，她舉起頭，她那暗黑而被塵埃蒙翳着的眼睛向房間四周睜看，然後又回到他身上。

「我在等着你，」她說，她的雙手還並排地安放在膝蓋上，「你有蛇嗎？」

「喲，有的呀，」他相當大聲地說，「我大約有兩打響尾蛇，我擠出毒液，送到防毒實驗室裡去。」

她繼續瞧着他，不過她的眼睛似乎並不集中在他身上，說得恰當些，眼光籠罩着他，似乎在他四周劃上一個大圓圈，「你有雄蛇嗎？雄的響尾蛇。」

「喔，我剛巧知道我有一條，有天早晨我走進來，發現一條大蛇在——跟一條比較小的蛇在交尾，關在籠子裡的時候，這類事情是不多見的，你看，我因此確定知道，我有一條雄蛇。」

「他在那裡？」

「嗯，就在那邊窗口的玻璃籠子裡。」

她的頭慢慢旋過去，不過她那雙靜止着的手却並不移

動，她又回過頭來向着他。「我可以看看嗎？」

他站起身來，走向窗口的籠子，在籠底的砂礫上，許多條蛇正躺在那裡，糾成一團，不過蛇頭却都各歸各，分得很清楚，蛇舌伸了出來，搖晃了一會兒，然後上下擺動，在探試空氣中的波動，費立浦博士非常緊張地旋過頭去，那女人正站在他身邊，他並沒有聽到她從椅子上站起來，他只聽到海水在木柵間撥刺作響，只聽到老鼠窸窣鐵絲網上來回奔跑。

她輕柔地說道：「你說的那條雄蛇是哪一條？」

他指着一條粗大，塵埃色，灰暗的蛇，這時牠正獨個兒躺在籠子的一個角落裡，「是那一條，他差不多有五呎長，是從德克薩斯州來的，我們太平洋邊上的蛇通常要小一點，並且，所有的老鼠他都要獨吞，我要別的蛇吃的時候，就必須把他擲出去。」

女人向下注視着那個平坦的蛇頭，又形舌頭滑了出來，掛在嘴邊，抖動了好一會兒。「你確得定他是雄的嗎？」

「響尾蛇是很滑稽的，」他口若懸河地說，「差不多每一句概括的結論都有點錯，關於響尾蛇，我不喜歡說什麼肯定的話，不過——是真的——我可以向你擔保，他是

第二個表面玻璃。然後他又被引回到籠子邊，那女人還在那裏對蛇望個不休。

她問道：「他吃什麼的？」

「我總他老鼠吃，就是那邊籠子裏的老鼠。」

「你可以把他放進另一個籠子裏去嗎？我想要餵他。」

「不過他並不需要吃，他這星期內已經吃過一只老鼠了，有時候，他們會隔三四個月不吃東西，我會經有過一條蛇，不吃東西，隔了一年多。」

她用低沉單調的聲音問道：「你可以賣一個老鼠給我嗎？」

他聳聳肩膀，「我知道了，你要看看響尾蛇是怎麼吃東西的，很好，我弄給你看看，一個老鼠值兩毛五分錢，你從一個角落看去，這比鬪牛還要精彩，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去，——不過是一條蛇在吃飯罷了。」他的聲音變得很不愉快，他厭惡人家把自然界的程序當玩意兒看，他不是個玩把戲的，他是個生物學家，他能爲了智識殺死一千個動物，但不能爲了取樂殺死一個昆蟲，以前他心裡面也會這樣想過。

她把頭慢慢轉向他那邊去，一個微笑的開端在她的薄

一條雄蛇。」

她的眼睛並沒有從那個平坦的蛇頭邊移動，「你願意把他賣給我嗎？」

「把他賣掉？」他嚷道，「把他賣給你？」

「你的標本平常是出賣的，是不是？」

「喔——是的，我當然賣，我當然賣。」

「多少錢？五塊？十塊？」

「喔！最多五塊錢。不過，對於響尾蛇，你可懂得什麼不？你可能被他咬傷的。」

她對他瞧了一會兒，「我不預備把他帶回去，我要讓他在這兒，不過——我要他歸我所有，我要上這裏來，看他，餵他，並且要知道，他是屬於我的。」他打開一隻小錢袋，取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錢在這裏！現在他是屬於我的了。」

費立浦博士開始有點畏懼，「你可以來看他，可是他不一定要歸屬於你。」

「我要他歸我所有。」

「喔，天哪！」他大喊道，「我忘掉時間了。」他奔到桌子邊去。

「過了三分鐘。還不太碍事。」他把薄荷腦結晶撒進

唇上形成，「我要餵我的蛇，」她說。「我要把他放在另一個籠子裡。」在他還不會知道她在幹什麼以前，她已經掀起蛇籠的蓋子，一個手伸進去了，他趕緊跳上前來，把她拉回去，蓋子「嗵」一下關住了。

「你有沒有腦筋的？」他兇狠地問道，「他也許不會把你咬死，不過他會把你咬傷得很厲害，儘管我想盡方法也無能爲力。」

「那麼，你把他放到另一個籠子裏去罷，」她安靜地說。

費立浦博士有點震驚，他發現他在避免那一雙似乎一無所睹的暗黑的眼睛。

他覺得把一個老鼠放進蛇籠是一樁重大的錯誤，是一種深度的罪惡；但他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以前，有什麼人要看的時候，他常常把老鼠放進蛇籠裡去，可是今天晚上，這一種期望却使他難過，他想要解釋一番，讓自己能解脫這種難過的心情。

「這事情是很好看的，」他說，「能給你看到，蛇是怎麼樣動作的，能使你對於響尾蛇引起一種敬意，並且，有許多人對於蛇咬死動物時的那種可驚可怖一向有一種幻想，我想，因爲那是一個主觀的老鼠的緣故。那個人本身

就站在老鼠的地位，如果你親自看到過一次，那麼整個的事情就成爲客觀的了，老鼠終只是老鼠，恐怖的心理就此祛除了。

他從牆上取下一根結着皮套索的長棒，他打開蛇籠，把套索擲到那條大蛇的頭上，把皮帶收緊，一陣枯燥刺耳的響尾聲響遍了房間。

當他把蛇拉出來，放進餵食籠中去的時候，那粗大的蛇身扭動着，在棒的四周亂打，蛇豎直了好一會兒，準備進擊，不過噙着聲漸漸停了，那蛇爬進一個角落，身體盤成一個大8字，靜靜躺下。

「你看，」年青人解釋道，「這些蛇都很馴服了，我已經養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相信，如果我要用手去抓的話，我準能抓得起來，不過每一個要抓尾巴的人，或早或晚總會被他咬傷，我只是不想冒這種險罷了。」他不喜歡把老鼠放進去，她已經走到新籠子的面前，她的黑眼睛重又睜看着那條蛇的鐵硬的頭部。

她說道，「放一個老鼠進去。」

他很不願意地走向老鼠籠去，爲了某些緣故，他爲老鼠惋惜，而這種感覺，他以前却從未有過，他的眼睛掃視着那一大群譁擁爬上鐵絲網跑到他跟前的白色動物。「

體移動得那麼緩慢，那麼平穩，似乎根本就沒有一點兒移動似的。在籠子的另一端，老鼠豎起身來；做成一個蹲坐的姿勢，開始把牠胸部的白色細毛向下舐。牠還繼續前進，頸子經常保持一個深深的S形曲線。

寂靜襲擊着年青人，他感到他身體中的熱血在往上湧，他高聲嚷道，「你看！他已經保持好一個準備進擊的曲線了。響尾蛇非常小心，幾乎有點膽怯。個中的情形是很微妙的。蛇的食物要有像外科手術一般敏捷的技巧才能獲得。他運用他的工具，不靠一點機遇。」

這時候那條蛇已經移動到籠子的中央。老鼠向上瞧着，看見了蛇，然後又漠不關心地重新舐他的胸部。

「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事情，」年青人說道。他的靜脈在撲撲地跳，「這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現在蛇已經走近了。牠的頭部昂起，離開砂礫有幾吋高。頭部或前或後緩緩地穿梭般來去，瞄準，量度距離，又瞄準。費立浦博士又向那女人看了一眼。他覺得有點眩暈，她也在穿梭般晃動，並不厲害，只有那麼點意思。

老鼠往上瞧，看見了蛇。他四足着地，鼓起精神來，於是——就是一擊。

這簡直看不出來，就祇是一閃。老鼠震顫着，像是受

那一個呢？」他想到，「該是那一個呢？」突然間，他生氣地轉過來對那女人說道，「你願不願意放一個貓進去？那你可以看到一場真正的戰鬥呢，貓也許會打贏的，不過，如果她打敗的話，牠也可能把蛇打死，你假若喜歡，我可以賣一頭貓給你。」

她並不向他看，「放一個老鼠進去，」她說，「我要他吃東西。」

他打開老鼠籠，伸進手去，他的手指碰到一個尾巴，把一隻肥胖的紅眼睛的老鼠提出籠來，牠往上掙扎，想咬他的手指，失敗之後，就拉直尾巴倒掛着，四肢張開，一動不動，他急速穿過房間，打開餵食籠，把老鼠擲進去，擲到砂礫鋪就的底板上，「現在，你看着，」他大聲道。

那女人並不回答他，她的眼睛直對着那條靜臥着的蛇，蛇的舌頭正迅速地伸進伸出，試嚼着籠子中的空氣。

老鼠四脚着了地，旋轉身來，嗅嗅牠那淡紅色裸露的尾巴，然後漠不關心地快跑過砂礫，一面走一面嗅。房間很靜，費立浦博士不知道是木椿間的海水在嘆息呢，還是那女人在嘆息，他從眼梢上看去，看來她的身體蹲伏着，僵木着。

蛇平靜而徐緩地移動出來，舌頭急速地伸進伸出，身

到一次看不到的打擊。蛇急忙退回到他原來跑出來的那個角落裡，安息下來，他的舌頭不斷地動作着。

「了不起！」費立浦博士嚷道。「剛巧在兩塊肩胛骨中間，毒牙準是幾乎咬到了心臟了。」

老鼠靜々站着，呼吸像一口白色的小風箱。突然間牠縱身躍入空氣裡面，然後掉下來，橫倒在底板上。他的腳癢癢地陽動了一秒鐘，然後就死了。

女人鬆弛了下來，頹然地鬆弛了下來。

「喂，」年青人問道，「這是一次情感上的沐浴，是不是？」

她把她那双朦朧的眼睛對着他。「現在他要吃了嗎？」她問道。

「他當然會吃的。他並不是爲了刺激才把牠殺死。他是因爲肚子餓了才把牠殺死的。」

那女人的嘴角又略微向上牽動。她再看看那條蛇。「我要看他把老鼠吃掉。」

現在，那條蛇重新從他的角落裡爬了出來。他的頭部已經沒有了準備進擊的曲線，不過他很謹慎地走近老鼠，如果老鼠向他攻擊的話，他隨時準備向後跳。他用他那平坦的鼻子輕輕地碰觸那屍體，然後又退回去。

他知道牠已經死去，認為滿意了，就下巴去碰觸那屍體的全部，從頭部一直到尾巴。他似乎在量度牠，在親吻牠。最後他張開了嘴，讓上下顎從嘴角的接筍處鬆脫下來。

費立浦博士運用他的意志力來控制他的頭部，不讓他轉向女人那邊去。他想，「如果她這時候也正在張大嘴巴的話，那我準會昏暈過去，我準會感到害怕的。」他的眼睛果然沒有向那邊轉過去。

蛇的上下顎剛好銜住老鼠的頭部，然後，以一種緩慢的蠕動，開始把老鼠吞嚥下去。兩顎咬緊，整個兒喉嚨都蠕動着，兩顎又再度咬緊。

費立浦博士轉過身去，走到他的工作台邊。「我一連串的實驗中間給你錯掉了一個啦，」他怨恨地說。「整個兒實驗就此不完全了。」他拿起一個鍍面玻璃，放到一架低度顯微鏡下去察看，然後大發雷霆，把全部碟子中的東西，一古腦兒倒進洗碗槽裡。

海波已經退下去了，只有水的微語聲，穿過地板，隱隱傳來。年青人翻起他腳邊的一個活板門，把海盤車倒進黑色的海水中，他走到死貓旁邊停住，這時候那隻貓像釘

費立浦博士把一隻椅子旋轉過來，在蛇籠前面坐下，他睜着那條蟄伏不動的大蛇，一面努力想把他的思想爬梳出一個條理來。「對於心理上的性徵，我已經讀到過很多，」他想，「可是却似乎並不能有所解釋，也許我茫然獨處的時間太多了。也許我應當把這條蛇殺死才好。如果我知道——不，我不能向任何東西祈求。」

有好幾星期，他滿以為她會回來。「她來的時候，我會走出去，讓她一個人留在這裏，」他決定道。「我不願意再看到這倒毒的東西。」

她再也沒有回來，有好幾個月，他在市區裏散步的時候，到處找她。有好幾次，他看見了什麼高大的女人，以為可能是她，就追趕上去。可是他再也看不到她了——永遠。

譯目 The Bedside Esquire

在十字架上一般躺在搖籃裡，向着燈光滑稽地張嘴而笑。牠的身體已經用保存屍體的藥水灌注過。他把壓力關掉，拿出針頭，把靜脈管紮住。

「你要喝點咖啡嗎？」他問道
「不，謝謝你，我一下子就要走了。」

他走到她身邊，她還站在蛇籠的前面。老鼠已經全部吞下，只剩下吋長的淡紅色尾巴，還伸在蛇嘴外面，像一個故示譏諷的舌頭。喉嚨又起伏了一下，尾巴就不見了。上下顎重新彈回到牠們原來的接筍處，大蛇沉重地蠕動着爬回那個角落，盤成一個巨大的8字，他的頭部又低垂到砂礫上。

「他現在睡覺了，」女人說，「我現在要走了。不過我隔一陣子就會回來，替我的蛇餵食吃。老鼠的錢我會照付，我要他吃得很多。而且有時候——我會把他跟我一起帶走。」她的双眼會有一會兒從牠們塵沙蒙蔽的夢境裏跑了出來。「請你記住，他是我的，不要把他的毒液取去，我要讓他留着，再見。」她匆匆走向門邊，走了出去，他聽見她踩在樓梯上的脚步声，不過她走到路面以後，他却無法聽見了。

行 氣 電 厚 三 廠 工 氣 電 厚 三

(台灣電氣試驗所審查合格)
台灣電力公司審查合格

專辦絕緣材料

- 無線電器設備材料
 - 造船變壓器工程配器
 - 五金機械工程配器
 - 各種變壓器工程配器
 - 電工器材
 - 易製造承裝批發
- 總行——台北市內江街一三二號 電話6027號
工廠——台北市內江街一三〇巷四號 電話7712號
分行——高雄市新興區大同路193號



恐怖的新娘(下)

海

美國三K黨的故事

一年過去了，我聽說湯姆已經畢業，在麥羅尼亞地方設了一家法律事務所。

一天晚上，婚後的第二個夏天，我在等待傑夫歸來，突然愛麗來了。我猛然發現她不再是個孩子，愛麗長成一個美麗可愛的少婦，當我看到她的眼睛時，我知道她正在戀愛着。

「我很興奮，克雷斯蒂，我要告訴你！」愛麗叫道。

「我好久沒有見到你了！愛麗，」我說。

「我——我不能耽擱太久，」她神經過敏地四下張望，像是要看清楚傑夫是否的確不在這裡。

「我要到施汀那裡去工作，」愛麗說。

我會聽到傑夫談起過施汀，他們是奧大利亞移來的難民，一對年老夫妻，來自古老的國度，帶着他們的孫兒山

，因為我的小妹接受一件新工作，這工作是任何端正，自尊的少女所決不予以考慮的……」

「傑夫，」我吃驚地叫道：「請不要——」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僱用你？」傑夫繼續說，不顧我的攔阻；「我告訴你這是為什麼；他們需要一個白種女人站在櫃檯後面，因為沒有人去買他們的東西……」

「這不是真的！」愛麗喃喃地說。

「他們把你當做傻子，」傑夫惱怒的警告說：「我看見你睜圓眼睛望着山穆施汀，但請你不要興奮，他僅對你為他賺得的錢有興趣，如果你竟愚蠢得愛上了他……」

低聲啜泣的愛麗，突然撲向傑夫，在他臉上猛力抽了一掌，傑夫立在那裡，頰上紅腫，清楚的現出愛麗手指的痕迹。

愛麗淚眼模糊地望着我說：「我絕對不起你，克雷斯蒂。」她向房門奔去，我起身追她，但傑夫緊握住我的手腕。

「讓她走開！」他野蠻的說。

「但她是我的妹妹！」

「我不承認她！」傑夫咆哮，「除非她擺脫這年輕的猶太鬼！」

穆同來麥羅尼亞；他們原想向傑夫租賃一幢房屋，但傑夫索價太昂，於是他們自己造了一幢，開了一家小布店。

「難道是——」我緩慢的問，「你愛上山穆施汀了嗎？」

她臉上泛起鮮艷的紅潮，「是的，克雷斯蒂，我想是的，他人很好，像爸爸一樣……」

這使我感到困惑，因為傑夫每次提起施汀一家人時，總是極為蔑視他們；突然，房車打開，傑夫走進來，他看見愛麗，臉上現出不滿的表情。

「小妹妹居然肯光臨，看望我們這一對老人家嗎？有什麼事，愛麗？是否要告訴我們關於那家外國人的事？」

「我想你不會高興知道的，」愛麗說。

「為什麼我會高興？」傑夫尖刻地問，「人們責罵我

「但是，傑夫——」

「住口，克雷斯蒂！」

我站在那裡，全身戰慄，不能相信我聽到的一切，我的傑夫，以前從未像這樣兇暴過，我渴望這是一場噩夢，但這不是夢，這是真實的。

這天晚上，傑夫違背了飯後僅喝兩杯酒的习惯，他陰沉沉地坐在客廳裡，身旁放着一整瓶酒，每次我想和他談話，均使他更爲惱怒，最後，我祇得去就寢，但我無法睡去。

次日清晨，傑夫走進我房裡，眼眶赤紅腫漲，眼中露出敵意：「你要去找你妹妹談談嗎？」他問。

「傑夫……她已長大了，可以自作決定……」

「讓她去吧，」傑夫喃喃地說，「讓全城的人談論你的小姨去替一個卑賤的外國人工作！」

「請你——傑夫！」

「你使我討厭！」他咆哮，走出屋去，猛力關上房門。我躺在床上，頭暈目眩，自從脫離古老的莊宅後，我第一次感到可怕的孤寂，起始我失去了媽媽，後來又失去了爸爸，現在，連愛麗也將失去了。

早餐時已很遲，僕人向我說：「羅蘭太太，有位年輕

人要見你。」

「是誰？」我問。

客廳的過道裡傳來湯姆的聲音：「是我，克雷斯蒂。」

我有一年沒有看見他，「湯姆，」我說，頰上泛起紅雲，「我很高興見到你。」我盡力做得合於禮貌，但自己覺得好像有罪，因為我是太樂於見到他，這感覺使我奇怪，因為湯姆正是代表那我極欲忘却的往事。

「夫妻點咖啡來，」我支走女僕，當客廳裡祇有我們兩人時，我驚異地發現，湯姆眼中，有一種嚴重的表情，

「克雷斯蒂，我請你把愛麗送走。」

「爲什麼，湯姆？」我驚訝地問。

「很多人在談論愛麗和山穆施汀戀愛的事。」

「什麼人，湯姆？」

「三K黨徒，」湯姆回答。

我的呼吸停止，舊日的回憶重上心頭。

「你要愛麗躲避嗎？」我怒聲問，「你以前曾告訴過

我逃避三K黨是錯誤的。」

湯姆漲紅臉說道：「我跑來告訴你，因爲愛麗是你的妹妹，我怕她遇到危險。」

我信任他，滾出去！在我把傑夫叫來將你拋出去以前，你趕快滾出去！」

湯姆站起身來，「對不起，克雷斯蒂，但是如果出了什麼事，請你記住，我會經警告過你的。」

他走了以後，我盡力想忘記這件事，傑夫是三K黨的首領——這簡直荒謬絕倫，但從此我心中不禁發生疑懼，我回憶每次晚上看到馬丁斷岩燃燒起十字架時，傑夫會否和我在一起？沒有，他總是有約會出去了，他這樣告訴我，我也深信不疑，但是……

突然，我又記起一件事，有一次我遇見尼莉姑媽，她是一個黑婦，曾做過我的保姆，我想和她談話，但她喃喃說道：「不要和我說話，孩子，」便匆匆跑開，眼中露出恐怖的神情。

我當時簡直不懂這是什麼緣故，但我現在有些明白了，爲什麼尼莉姑媽變了？難道我真的嫁了一個三K黨的首領嗎？爲什麼我們家裡從不用黑人僕人？爲什麼？爲什麼？

如果傑夫是三K黨，他爲什麼不告訴我？是因爲爸爸的慘死，他怕我恨他，責怪他？是否還有更重要的理由？

黑暗來臨，但傑夫沒有回來，我憑倚南窗遙望，成串

「三K黨對愛麗沒有興趣，他們不會——」

「或許因爲她是你的妹妹，所以能避免危險。」

「避免危險？」我問道；「我不懂，湯姆。」

湯姆不滿地望著我說：「我——我不能相信，你看來好像完全不知道這回事似的，」

「我不知道什麼事？」我問

湯姆困惑地望著我，「你真不知道嗎？」我搖頭；湯姆的臉變得蒼白，深深吸了一口氣說：「如果事情不是如此重要，我現在決不能告訴你……如果愛麗遭到什麼不幸，那完全是傑夫羅蘭在幕後主使的。」

我撲到湯姆身上，用拳頭捶打他的胸膛，「這不是真的！傑夫決不是三K黨！」

「他不懂是一個三K黨，」湯姆嚴肅地說：「他是三K黨的首領，如果愛麗受到損害，傑夫一定是幕後主使人！」

「你在懷恨傑夫！」我大叫。「你仍在恨他，因爲我嫁了他！你在盡力使我相信他是領導放火燒我們黑人佃戶住屋的人！」

我的聲音越喊越高，不停地捶打他的胸膛，「你在撒謊，湯姆！你想破壞我們的婚姻，但這沒有用，我愛傑夫

的車燈閃耀在馬丁斷岩附近的公路上，三K黨一定又舉行的集會了。

最後，我決定必需探明真相，否則我將發狂。我匆匆換上黑色長袍，屋內祇有我一個人，用人回家去了，我走出室外，天上佈滿了雲，我仰首向天低聲默禱，感謝這無邊的黑暗。

我們的房子是在城市的邊端，沒有人看見我在頭天私行，我穿過草地，在黑暗中顛躓了十餘次，終於到達馬丁斷岩的山脚，但黃濁的河水，阻擋了我的去路，我謹慎地繞到小橋上，發現一個頭戴布罩的三K黨徒，正在橋頭擔任警戒。

當他亮起手電筒時，我瞥見他穿了一條藍色褲子，上面鑲有淺藍色的寬邊，這守衛，原來就是當地的警長，是維護法律，制止強暴的人！

我緊張地等待着，直到守衛的人爬下橋洞去拿他預先藏起的酒瓶，我急忙躡足橫過小橋。

我不敢沿着公路走，我常常聽人說起，那些想竊探三K黨秘密的人所遭到的下場，我爬上馬丁斷岩的峭壁，雖然荊棘重重，但仍鼓勇前進。

我爬上斷岩頂端，望見一隻赤紅的十字架在燃燒，四

周環繞着十二個鬼怪般的人，我的眼睛定住在一個人的身上，這人身上披了一件紅色的披肩——三K黨的黨魁！我隱伏在一株樹後，心中默禱，但願這身披紅色披肩的人不是傑夫，他顯得出奇的魁梧，突然這人躍上折斷的樹根上，高舉手臂，令大家肅靜。

「憤恨！恐怖！」他大叫，「全體無形王國的國民！在勇敢，榮譽，死亡的名字下，我向你們宣告！」

我緊抱着樹幹，幾乎失去知覺，現在再沒有什麼可以抵賴了，這披着紅色披肩的人的確就是傑夫——就是那個和我結婚的人。

「你們是赤膽忠心的美國人嗎？」傑夫大聲問道，穿白袍的兇徒齊聲答應，聲如雷震。

「你們認為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嗎？」

又一陣瘋狂，堅定的回答。

「舉起手來，亮出你們的傢伙！」傑夫粗聲狂吼，

三K黨徒齊聲喊叫，舉起他們的武器。

「今天晚上，」傑夫叫道：「鮮血將染濕這塊土地，今天晚上我們去找傑布司塔特算帳！你們知道他是怎麼回答白種人的問話！我們要制止他！我們要教訓所有的黑奴！」

令人難以忍受的騷聲，他蜷伏在地下，一動不動，這兩下致命的打擊，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頭罩被剝去，使傑夫突然做出這暴烈的行爲，在場的三K黨徒，連同傑夫本人，都被這倒下的屍體驚呆，一剎時寂靜無聲，但隨即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

這尖叫聲是從我口中發出來的，三K黨徒蜂湧向我藏躲的暗影處奔來。

「捉住這偵探！」傑夫大叫，「趕快！」

我好像被釘住在那裡，一大群身穿白袍的人向我衝過來，叫喊着，高舉着他們的武器。

我猛然鼓起力量，拔步狂奔，一粒鎗彈由我臉旁射過，路上滿是刺人的荆棘，但我不顧一切，亡命脫逃，我親眼看見兇殺，如果被他們捉住，他們爲了滅口，一定要殺死我，我瘋狂的奔着，但左足踝因跌倒而扭傷，我祇得暫時臥倒地上，心臟猛烈的衝擊着。

我聽見四周有人撥動樹枝的聲音，手電筒向我臥倒的地方照射，我閉緊眼睛平伏在地上，手電筒照向別處，我正想站起身來，但離我不足十尺的地方有人在講話。

「我們一定要捉住這偵探，」這是傑夫憤怒的聲音，「市長正在設法剷除我們這組織，如果這就是他派來的偵

「殺死黑奴！」一個三K黨徒大叫。

我閉上眼睛，恐怖地回憶起那天晚上莊宅上起火時，我被一個三K黨徒緊緊抱住，當時會有人發出命令，要他放開我，原來那就是傑夫的聲音！

我記得有一次傑夫帶我乘汽車外出，曾對我說：「克雷斯蒂，自從那天晚上起，我就愛上了你……」

不是就是那天晚上。

我昏沉地睜開眼睛，因為傑夫又在高聲叫喊：「把那個猶太人帶上來！」

十二名身高體壯的黨徒，由汽車裡將山穆施汀拖出，我眼望着愛麗所愛的年輕人，驕傲而勇敢的站在傑夫面前，我想幫助他，但我沒有力量。

「你，」傑夫叫道：「竟敢和白種女子戀愛，今天晚上我們要鞭死你！」

「我不怕！」山穆施汀鎮靜的回答，「我沒有用頭罩將臉孔遮住，你們都是懦夫，不敢將真面目讓人看見！」

突然，他撲向傑夫，將他的頭罩扯掉，傑夫，被剝去了頭罩，站在那裡，臉上因憤怒而顯得醜惡，揮起手中的木棒，向這年輕人的臉上打去。

山穆施汀身體向前跌倒，頭顱撞在樹根上，發出一種

探……」

「他逃不遠的，這河……」

「向河岸包抄搜索，看見有人就開鎗射死！」

我咬住手背，以免發出驚叫，我想我一定會被捉住，山穆施汀一樣的被打死，但脚步聲漸漸遠去，他們向河岸一路搜索過去了，我看見許多手電筒的亮光，照着緩慢流動黃濁的河水。

要逃出去必需跨過小河，這幾乎完全不可能，但他們一直用手電筒照定河岸，却給了我一個脫逃的機會。

我謹慎地站起來，左足踝已經腫脹，鞋子也不見了一隻，我忍住疼痛，向手電筒照不到的地方匍匐爬行，十分鐘後，我到達河岸。

我伏在兩道手電筒亮光之間的黑暗裡，暫時是安全的；我顫抖地拉着河邊的葡萄藤，滑向水中，但當我鬆開葡萄藤時，不慎濺水發出響聲。

「是什麼響？」一個粗啞的聲音問。

我屏住呼吸潛向水底，在水中我睜眼上望，水面上有電筒的亮光在照射着，我繼續潛泳，屏住呼吸，幾乎漲破了肺，突然水面上的亮光消失，我無聲地將頭露出水面，深深吸了一口氣。

「一定是一條魚在跳，」一個聲音說，

我游到對岸，隱在岸邊，身體懸在水中的一條樹根上，靜靜的等待着，直到對岸傳來他們走開的脚步聲，我爬上河岸，我終於逃出了魔掌！

回到家裡，我激奮得幾乎瘋狂，但盡力鎮靜下來，因為我要一付清醒的頭腦來思想。

爲什麼不聽湯姆的勸告？爲什麼不聽愛麗的勸告？小愛麗曾警告我不要嫁給傑夫，那時愛麗一定已意識到傑夫是三爪黨，她知道我和他在一起是不會快樂的，

我竟嫁了一個兇手！

爸爸是被傑夫殺死的，像他殺死山穆施汀一樣，我同自己起誓，我一定要復仇！我要傑夫償清這血債！

我急急跑進浴室，檢查自己，臉上手上滿是傷痕，我脫去破碎的衣服，洗過澡，我要出去把親眼看到的一切告訴大家

但我向誰控訴呢？警長自己也是三爪黨徒。

我聽見傑夫回來開門的聲音，我迅速將破碎的衣服藏起，跳上床，腳上還穿着拖鞋，熄去了燈，假裝已經就寢，我聽見樓下傑夫在撥電話號碼的聲音，

對於我，傑夫現在已經變成了敵人，兇手，我拿起電

我縮在床上，但無處可躲，他雙手握住我的頸項，使我透不過氣來。

「你想幹什麼？爲什麼偷偷偵察我們？」

「傑夫——不要——」我喘息着，

「回答我！」他加緊握力，

「我僅是想認清你的一切，」我哭泣着回答，「完全是個人的緣因，我原不想偷看的——」

我的解釋似乎使他滿意，他放鬆手，研究我臉上的表情。

「現在你已經看見了，你想怎麼辦？」

「我——我不知道，我糊塗了。」

「你——恨我，是不是，克雷斯蒂？」他緩慢地問。

「不，傑夫，我……」

「不要說謊！」他說。「我從你眼睛的表情可以看出來；你偷聽我打電話嗎？」

我不能再說謊，我麻木地說：「你殺死我好了，但你不能這樣對待愛麗。」

「我要保護我們的組織！」他兇惡的說：「而且，即使他們審問她，也不能定她的罪，因爲一個姑娘有權利爲她的榮譽而自衛的。」

話偷聽。

「——你怎麼知道是一個女人，警長？」

「我們找到一隻失落的女鞋。」

「那麼在她洩露秘密以前捉住她！」傑夫命令。

「我們正在設法，」警長回答「至於那個屍體，我們已經把它移到公園裡，就是山穆施汀和那姑娘幽會的地方。」

「好極了！」傑夫狡黠的說，「別人會以爲是那姑娘害死他的。」

我不能再聽下去，傑夫殺死了愛麗的愛人，竟殘忍地誣她爲兇手。

我聽見傑夫上樓沉重的脚步声，我拉上被單蓋住我的頸子，假裝熟睡。

傑夫打開屋裡的電燈，走向我，「你沒有睡着，你在騙我！」他咆哮道，「你臉上那裡來的這些傷痕？」原來他那銳利的眼睛，已看清了我臉上和頸上的傷痕。

我睜開眼睛，「我修剪玫瑰花枝時跌了一跤，」

他眼中透出領悟的神情，開始在房間裡四下搜索，最後他找到了破碎的衣服和一隻泥污的鞋，

「原來是你！」他聲震房屋，憤怒地走向我。

突然，我覺得再也不能忍受，我一定要離開他，我乘他轉身燃起一枝香煙時從床上跳起，奔向房門，我想他一定要追我，但他僅嘲笑的说道：「你儘管跑出去告發我，你看見我殺死一個人，但又有什麼用，在我們這一州，法律規定，丈夫犯了罪，妻子是不能作證的。」

難怪他如此鎮定，他繼續說道：「現在，至少有一百名三爪黨徒在搜尋失去的一隻鞋子——知道秘密的女人，你出去洩露秘密好了，你不能傷害到我，但你洩露秘密後，我們的組織認爲你是危險的——他們知道將如何對付你——」

我無可奈何的走回房裡，我沒有力量反抗傑夫，我望着他那嘲弄的眼睛。

「你要我怎樣呢？」我喘息着。

「我仍然滿意我們的婚姻，」傑夫說道：「我歡喜和舊式家庭的女兒結婚，你們有許多優點……」

「我原以爲你是愛我的，」我哭泣，「我……」

「克雷斯蒂，你聽我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伴侶，當然，我並不強迫你，如果你要離開，我不會阻止你。」

我深知我必得留在傑夫這裡，如果離開他，我更無法

救助愛麗，所以我仍需留在他家裡，直到我想出辦法要傑夫償還血債的那一天。

次日清晨醒來，燦爛的陽光射入窗內，但我編體震顫，對今後恐怖的生活感到心寒，我穿好衣服，戰慄地走下樓梯，傑夫已經出去了，在廚房裡我倒了一杯咖啡，開始閱讀傑夫留下的報紙。

我看到大字標題，當我細讀故事的內容時，字蹟在我漲滿痛淚的眼睛下跳動。

愛麗在公園裡被捕，她等候山穆施汀直到午夜，許多證人立誓會目睹愛麗在山穆施汀在公園裡爭吵，屍體是在午夜後在公園裡發現的。

這一切都早誣賴，三三黨置身嫌疑之外，但愛麗無法證明兇案發生時她不在場，必需要代人受過，除非……

我將如何幫助愛麗？我必需找一個可以信託的人替我計劃，於是我想起湯姆，我將告訴他我親眼見到的一切，我要使他明白愛麗不是兇手，湯姆是一個律師，他會告訴我怎樣做……

湯姆的辦事處設在一家藥房的樓上，我走進他辦公室時，他獨自坐在桌旁，背對着我，正在凝神深思，直到我關上房門，他才發現有人進來。

「我——我不知道，他們都戴得有頭罩。」

「所以你不能指出證人！」湯姆大聲說：「他們也不肯出面做證；他們都是三三黨，他們立下了血的誓言，誓死保衛他們的組織。」

「那我怎麼辦呢，湯姆？」

「我是一個律師，」他尖刻的說：「所以我忠告你，回到你豪華的私邸去，你已失去幫助愛麗的唯一機會，你的故事雖可以清釋愛麗的犯罪嫌疑，但你将因此被他們謀殺，你是不肯死的，是不是？你要享受，回去吧，去讚美你的丈夫是多麼偉大，多麼聰明，不費吹灰之力就救下了他的組織。」

我凝視着湯姆，張大着嘴，頭腦混亂不堪，湯姆改變了他往日的態度，這原也難怪他。

「我很抱歉，耽誤了你的時間。」我說，轉身走出，我看見他眼中閃過一陣同情的光芒，但隨即消失，從他辦公室出來後，我覺得一切希望都完了。

傍晚，傑夫歸來，「晚安，」他對我說；「我希望你白天過得很舒服，」在我回答以前，他又說：「今夜，我要舉行一個晚會，有幾個朋友要來，克雷斯蒂。」

我感到一陣寒顫幾乎脫口叫出：「慶祝你們三三黨的

他回身看到我，眼中露出冷笑資怪的表情。

「你來做什麼？」他問。

「湯姆，」我叫道；「我知道你現在是多麼恨我，如果昨天聽信你的話，這一切不幸都可以避免了。」

「現在道歉嫌遲了。」他憤怒的說。

「請你聽我說，」我懇求；「湯姆，相信我，愛麗是無辜的，她沒有殺死山穆施汀，是傑夫殺的！」

我以為湯姆聽了我的話，一定會大吃一驚，但他僅凝視着我，我激奮地將我親眼看到的一切告訴他，湯姆一直保持憤恨的神情。

「你告訴我這些做什麼？」當我說完以後，他問我，「湯姆，我想你可以幫助我們……」

「幫助！」他叫道：「你希望我做出奇蹟的事嗎？有半打三三黨徒的證人，立誓會目睹愛麗和山穆施汀昨夜在公園裡爭吵，屍體又是在公園裡發現的。」

「是傑夫殺死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湯姆，」我叫道

「你如何證明傑夫是兇手？」他問，憤怒的提高聲音；「你說你會親眼看見，你說在場還有百餘名證人，但他們是誰，你知道嗎？」

勝利！在我的妹妹為她心愛的人傷心痛哭時，你們還在慶賀！」

傑夫又說道：「以前，我們每次開會都是在馬丁斷岩的一座房屋內舉行，現在，我們彼此已完全了解，不必再避諱你，我決定這次晚會就在家裡舉行，客人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克雷斯蒂，你要好好招待他們。」

我進房更衣，裝扮自己，傑夫下樓去，我聽見外面傳來汽車的聲音和傑夫歡迎客人的寒喧聲。

我換好衣服，但沒有勇氣下樓，在樓上來往地踱着，我打開收音機，一個報告員在報告美國在韓戰中最近的損失，我們的人在海外為自由民主而戰，但在樓下，我的丈夫却在破壞自由民主，我關上收音機，撲倒床上。

突然樓下寂靜無聲，接着傑夫的聲音在響：「我原不想打死山穆施汀那孩子的，但這事終於發生了，你們同意這事情是我們全體共同參加的嗎？」

「我們同意！」暴雷似的回答。

「你們願意繼續服從我的領導嗎？」

「一致擁護！」又一陣暴雷似的回答。

傑夫的聲音，好像是勇敢無畏的，但我聽出他聲音裡帶有一絲恐懼，因為他現在已變成騎虎，但他利用他們的

無知和成見，巧妙地耍着手段，他請他們來這裡聚會，並非完全是交際，而是要確實知道，他的黨徒會不會背叛他。

「站起來！」傑夫叫道；「隨我起誓。」

於是他們齊聲宣誓。

當我走下樓時，客廳裡約有二十個男子和同數的女人，這些女人並非他們的妻子，因為我認識其中有許多都是酒吧女郎。

傑夫眼中露出勝利的光輝，他知道他是我的主人，我不敢離開他。

大部分客人均已喝足了酒，這些客人形形色色，包括各種階級，有的是富足的商人，有的是無業流氓。他們在那些女人打情罵俏做出種種不堪的舉動。

突然我心中觸起一個念頭，我能否利用這機會探得一點線索？如果我能得到目睹傑夫殺人的三K黨徒的名單，這對愛麗頗有幫助，他們現在已喝足了酒，失去了戒備之心了。

一個人在黑暗中搖搖欲跌的向我走來，我原認識他，他曾在爸爸的莊宅裡做過工，他的名字叫蒙克。

蒙克斜視着我，伸手挽住我的腰，把我拉向他：

「遇到危險？」他大笑，「蒙克會遇到危險？」

「蒙克，我問你，」我說，「昨夜在馬丁斷岩不知出了什麼事，使得傑夫心煩的很。」

「不要提這事！」他粗暴地說。

「你好像還不明白，蒙克，傑夫害怕三K黨內有人是間諜，會洩露秘密。」

蒙克皺着眉，開始顯得慌張，我看見他額前流着汗，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望着我的臉說道：「我——最好去和傑夫談一下。」

「不要，蒙克！他知道我告訴你，他會生氣的。」我攆着他，把臉孔緊貼在他的面頰上，使他吻不到我，「誰會把秘密說出去呢，蒙克，那一個黨徒是好細？」

「有幾個人我不大相信，」他說：「傑夫會提起過什麼人嗎？」

「你唸出人名字來，我想我會記起來的。」我說。

「是傑克安德生嗎？尼克弗勒嗎？還是喬克斯尼？」

我搖頭，「不是他們，蒙克。」

他皺着眉，又報出一些人的名字，但每次我總是搖頭，我閉住眼睛，將每一個人名字，記在心上，我繼續搖頭，蒙克愈來愈困惑，酒精已使他昏了頭。

「你還和以前一樣，一點也沒有變。」

「我——我要喊傑夫來！」我威嚇他。

「他在屋裡，和一個美麗的黑髮女郎在胡調，」蒙克直截了當地說：「並且，我也不怕傑夫，」他深起眼睛，「我知道傑夫的秘密。」

我凝視着這黝黑的人，他知道傑夫的秘密，是什麼秘密？是否那天晚上在馬丁斷岩他也在場？我想我從他那裡或可得到線索。

他開始擁抱我，雖然我感到噁心，但向他裝出笑臉。

「親愛的，」他沙聲說：「你歡喜我嗎？」

「我們到屋外去，」我低語；「但我想喝點酒。」

他蹣跚地走進廚房，我去到屋外，四顧無人，我在一塊階石上坐下，不一會，蒙克抱了一大瓶酒走出來。

他在我身旁坐下，喝了一大口酒。把酒瓶遞給我，在黑暗中，我裝出喝酒的樣子，他又用手臂環抱我。

「蒙克，」我低語，「我憂愁得很呢。」

蒙克又喝了一大口酒，「蒙克是無憂無慮的。」他醉醺醺地說。

「我很歡喜你，蒙克。」我說，「我不願使你遇到危險。」

最後他好似失去了興趣，開始又要擁抱我，我盡力推拒他，突然他鬆開手，酒精發揮效力，他竟沉沉睡去了。

我躡足進屋，直奔圖書室，鎖上門，拿起一枝筆，我急忙將剛才聽到的名字寫在紙上。寫完以後，我計算總數，共有七十多人。

我呼吸變得緊張，我想起湯姆，但又記起一件事；那天在馬丁斷岩，傑夫曾向他的黨徒說——市長正設法剷除他們的組織。

我可以相信市長，這決心剷除三K黨的人！我抖顫地拿起電話筒，要接市長官邸的電話，隔了好一會，電話接通，那邊問我是什麼人，我低聲說：「請告訴市長，有重要的事要和他講，我是三K黨黨魁的妻子！」

這句話發生了奇效，不一會，市長本人來聽電話：「什麼事？」他問。「你是羅蘭夫人嗎？」

「是的，」我說：「請你相信我，這是一件兇殺案，關係我的妹妹，我有一張三K黨黨徒的名單，他們會目睹山穆施汀被殺……」

「什麼？」他問。

「我有一張名單……」

但市長憤然說道：「我懷疑這是一個騙局，但是，羅

蘭夫人，如果有人肯證明山穆施汀不是被愛麗殺死的話，那麼你的妹妹就可以恢復自由。」

「怎麼？原來你完全知道這回事情！」我驚愕的問。
「知道？」他怒吼；「事情一開始我就知道，我有一個秘密調查員駐在麥羅尼亞。」

「他是誰？」我顫抖的問。
「羅蘭夫人，如果這是一個騙局，那麼又有了一個人將被謀殺。」

「這決不是騙局！」我哭泣着說。

「好的，我要你把這名單送到我那秘密調查員辦事處，我剛才和他通過電話，他現在還在那裡，他的名字是湯姆亞德里希。」

我掛斷電話，謹慎地藏好名單，走出屋子，側耳靜聽，於是跳上汽車，向湯姆辦事處駛去。

他正在桌前，因缺少睡眠而双目紅腫，他看見我，怒聲說道：「你又來做什麼？」

我含淚說：「這兒有一張兇案發生時，在場三K黨黨徒的名單，我——我想對你有用處的。」

他仔細研究名單，全神專注在那上面，我潛身走出，坐上汽車，發動引擎，我聽見湯姆大聲在喊「等一等，克

「你殺死我好了。」我向他說。「我不再怕你了，市長已經得到名單——傑夫，市長會查明真相的——他會使你償清血債。」我的聲音破碎，不自主地發出狂笑。

傑夫加重他的拳頭，打在我的臉上，我跌倒地下，口中流着鮮血，我想他一定會殺死我，我望着他的臉——臉上現出恐怖的表情，我明白了，這在恐怖中生活的人，現在被另一種恐怖所包圍，傑夫是害怕了，他知道他那恐怖的統治權即將崩潰。

他走到一架書櫥旁，拉開書櫥，我第一次發見保險箱原來藏在書櫥後面，他用顫抖的手指打開保險箱，取出一大張鈔票。

「你在做什麼？」我問。

「我要逃走！」他發瘳的說。

「你也要逃走？」我瘋狂地叫起來；「你怕你的黨徒揭發你！」

「我當然要逃走！」他大叫；「但我有這許多錢，我早準備有這一天……」

在他更想說什麼以前，有人猛衝着上鎖的室門，叫喊着：「你不能逃走，傑夫！你不能獨自逃走，留下我們！」

「雷斯，你到那裡去？」

我沒有回答他，向大路上駛去，抵家時，我熄了引擎，想趁人不注意時潛回臥室，但太遲了，我看見傑夫站在階石上——就是我和蒙克同坐過的那地方——用冷水澆着蒙克的臉。

「你這傻瓜！」傑夫怒罵；「她明明是在騙你，你把人名字告訴她了嗎？」

「我——我不記得了。」蒙克口齒不清地說；「我祇是……」

「我要殺死你！」傑夫咆哮。

他轉身看見我站在門口，憤怒地叫了一聲，跳過來——把捉住我，把我的臂膀扭在背後。

「進屋去！」他說，「我要好好和你算帳，蒙克說他已經將人名告訴了你。」

他粗暴地將我推進圖書室，鎖上門，把我推在椅子裡和臉。
「你到那裡去了？」他叫道，瘋漢似的狂打着我的頭。

「我決不告訴你！」我哭叫。

「我要殺死你！」他咬緊牙齒叫道。

傑夫轉身，眼中現出恐怖，我們剛才說話的聲音太響了，沒有想到室外的三K黨徒聽見，傑夫緊張得像一個駭慌了的小耗子，這黨魁，想逃開他憤怒的黨徒，他奔到窗口，打破紗窗，躍上窗台，這時室門已被衝開，至少有十二個人衝進屋裡，想捉住傑夫，他恐怖地回頭望了一眼，縱身下跳。

窗外發出一聲慘叫，沉重的身體跌在花園堅硬的石地上。我坐在屋裡，好像經過一場噩夢，外面傳來婦女們的尖叫聲，很多人狂奔的脚步聲，有人叫了起來：「他死了——頭跌破了！」

「我們趕快離開這裡，傑夫，」

「我們先來分錢！」

我靜聽着這一切，傑夫付出了他的代價！

當湯姆到來時，我仍獨坐在空屋內，和他一道來的還有一個公路巡邏警察。

「全城都知道這回事了，克雷斯。」湯姆說。

我神智昏迷地向窗外領首示意，警察走到窗前，用電筒向下探照，旋即到電話機旁向分局通電話，我凝視着電話筒，一陣頭暈，昏了過去。

醒來時，湯姆在身邊俯視着我，一個醫生在按摩我的

頭部，屋內擠滿身穿制服的人，好像在等待什麼。

「她現在可以講話了嗎？」湯姆問醫生。

「不能講得太多。」醫生警告說。

湯姆重又俯視着我，我不能禁住我的眼淚，他的眼神很憂鬱，但有一種溫柔的神氣，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事情已經弄清楚，克雷斯蒂，」湯姆說，「傑夫已死，當局已得到充分的證據，但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我回答問題，問題多得像沒有完結似的，問題答完以後，窗外已現曙光，警察們紛紛離去，祇有湯姆留了下來。

「愛麗……怎樣……」我嗚嚕道。

「她已獲得自由——」

「她——她——」

「恨你嗎？克雷斯蒂，」湯姆微笑說：「不，她根本沒有恨過你，並且她知道你昨晚冒着生命的危險……」

「我的生命還有什麼價值——」我麻木地說。

他望着我，溫柔地說，「你的生命對於我很有價值，克雷斯蒂！起來，我帶你離開這裡。」

他開車進城，現在天方黎明，但街上充滿與高彩烈的人群？我不知道他們何以這樣高興，直到湯姆告訴我：

「這城市免除了三K黨的威脅，克雷斯蒂，這全是你的功勞。」

我望着四週的情景，城市依然如舊，但似乎有一種新的改變，人們可以安居樂業，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了。

「你在想什麼，克雷斯蒂？」湯姆溫柔地問。

「我願永遠住在這裡，」我夢寐似的說道。

「克雷斯蒂，」他捧起我的臉，讓我看到他的眼睛，「你知道我仍是多麼愛你嗎？」

不久以後我和湯姆結了婚，我終於獲得幸福的生活和真實的愛。

(全篇完)

母親(關心地)——「愛菲，昨夜深夜保羅才送你回家？」

尤菲美絲——「是的，媽。很晚啦。響聲吵擾了你嗎？」

媽——「不，親愛的。不是響聲，是那寂靜。」

X X X X X

「醫生，」憂慮的病人說：「你確實認為我能够熬過去嗎？聽說有時醫生會診斷錯誤，照肺炎治療的病人，後來卻因傷寒而死。」

「胡說，」被沖犯的醫生急急地說：「我治的肺炎病人，死也死在肺炎上。」

亞當先生(五)

Pat Frank 著
祝 平譯

(十一)

我的直覺在催促我趕緊離開旅館，走得越遠越好。可是這點顯然是辦不到的，我只好採用了例行的步驟。我先打電話到重育會，找潘佛利主任，接電話的是他的秘書，她問過我的姓名，便說：「史密士先生，你過一回再打來好不好，雷佛利先生現在忙得很。」

我說我要報告一件最重要的消息，她說潘佛利先生在和蓋布門先生擬演講稿，吩咐過不願意讓人打擾的，「你知道，他今天晚上要對全國廣播，祝賀人工受孕開始哩。」

「我的消息正和他的演講詞有重大關係。」我說。

「既然這樣，」她說：「我還是將你接過去吧。」

「誰？」是潘佛利的聲音：「哦，是你，史密士，我現在正忙，你等一回再……」

「亞當失蹤了」，我說。

電話的那邊有一陣喘息的聲音，然後是：「你說的什麼？斯提芬，是不是……」

「亞當跑了！」

聽筒傳來一串奇怪的響聲，跟着是斷斷續續的一片喧鬧。

「怎麼了？」瑪琪問道。

「不知道，聽來好像有人在搬動傢具。」

再等了許久，那邊才有人接話：「史密士嗎？我是蓋布門，你和潘佛利先生說了些什麼來的？」

「他怎麼了？」

「他暈倒了，我猜大概是心臟病發作，我們已經將他送醫院去了。」

「我告訴他亟當辭職了，他失蹤了！」

「不！」蓋布門像是突然發了胃病，在呻吟着：「我馬上過來，你最好暫時不要採取任何行動。」

「我想通知聯邦調查局」，我說。

「我的天，要是這個消息傳了出去！你說我們可以很快的將他找回來嗎。」

「很難說，我甚至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看到他。」

「那末請聯邦調查局秘密進行吧，要是洩露出去，我們都完了。再說，也許我們可以馬上將他找回來。」他掛上了。

我跟着接聯邦調查局，找到了探長脫士。陸特：「你別看陸特個兒小，天大事情也驚嚇不了他，因為他經常總比一般人多想兩步，潔地露比的資料便是他供給我的。我將事情告訴他以後，他問道：「是不是那個女的將他帶走了？」

「大概是的。」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他說：「先別慌，事情也許不太糟，你大概不願意張揚吧，是嗎？」

「傳出去說不定會添上些命案。」

「唔」，陸特表示同意，我知道他大概還在笑呢，「好的，我們暫時秘密進行，你敢斷定他一定和那個潔地露比在一起嗎？」

「他留下的信是這樣說。」

「那麼我先派人到車站碼頭和飛機場等着，不過她太聰明了，不見得會有希望，我安排好了馬上便來。」

還是蓋布門先到了，克勒斯也跟着來，慌張地吐着聽不清的話語。「潘佛利好了嗎？」我寒暄着，有點兒內疚。

「好壞還不知道，克勒斯說：「真糟，要是潘佛利先生有什麼不幸，整個重育會都得解體了，我敢說沒有人能够替代他這個職位。」

「真的」，蓋布門接着說：「外面已經有了不少重育會要歸併到內政部或者衛生署的謠言，萬一潘佛利先生有點差池，我看這是免不了的。自然，對我個人沒有什麼影響，內政部早就想拉我過去，國務院也要我回去。」

「我也不愁沒有去處」，克勒斯說：「可是也許我要留下來辦理重育會的結束事務。」

蓋布門搖搖頭坐了下來。「局面已經是無可挽救了，假如我們不能夠馬上將亞當找回來，事情一定瞞不住，事上我看無論如何是瞞不了的，費立斯上校總有情報，你真說不準他們會鬧些什麼花樣。」

陸特來了，我真高興他來，只有他還保持着清冷的鎮靜。我將亞當的信給他，他仔細地看了兩遍，說道：「他們跑不遠的。」

「爲什麼？」我問道。

「爲什麼？你想史太林和邱吉爾失蹤了嗎？差不多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都認得他們，就算他們躲到鄉村去吧，看見他們的人便會說：『這不是亞當先生嗎？還有露比小姐，他今天應該在華盛頓開始人工受孕的。』這樣一來，他們便躲不了。」

「倒很合理。」

「要是我們發出通告，我敢保證，六小時以內便可以將他們找到。」

蓋布門開始在廳方步，「假如我們公開宣佈亞當先生失蹤，你想——」顯然地，想像中的嚴重後果，使得他說不出話來了。

陸特輕輕地敲着椅背，說道：「搜尋亞當是聯邦調查局的責任，要是到了午夜還沒有消息，我們便要將它看作

一件綁票案，公開緝捕了。」

「這樣也好」，我說道，坐下來盡我所知道有關亞當和露比的事情告訴他，說到他們對於阿茲特族考古的興趣，陸特說：「也許他們會到墨西哥去哩。」馬上便和辦公室通了一次電話。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潔地打來的電話，便和陸特跑到交換台去，一位接線生還記得是她接的線，說以前露比小姐的電話是從洛杉磯來的，最近三天便沒有長途電話了。

「有點頭緒了」，回來以後，陸特說：「只要我們找到她的住所」，潔地每次到華盛頓經常歇宿的旅館我是知道的，打電話過去却說是最近沒有來過。

電話鈴又響了，珍接過來，說：「重育會試驗室來的，醫生們在等候亞當先生了。」

我已經忘記了今天的大典，「告訴他們」，我說「告訴他們——怎麼說好呢？蓋布門。」

「看上帝的面上」，他嚷道：「讓我想一想，說亞當先生今天不能來了。」

「不行！總得有一點理由。過一會參議員菲諾得去準備受孕的時候，她會追問下去的。」

「天！」蓋布門嘆道：「爲什麼我要離開國務院呢？國務院絕出不了這種亂子。」

「請等一等」，珍對着話筒說。

「有人想得到好辦法嗎？」我說。

「說是由於外交關係可不可以？」瑪琪提議道。

「對，就是它！」蓋布門在擊節贊賞，「就是因爲外交上的談判還沒有弄好，人工受孕不能不暫爲延期。」

珍轉述過了。我說：「什麼談判呢？我們不能無中生有呵。」

「這倒不難」，蓋布門說：「我們已經收到了好幾疊抗議書，蘇聯說參議員菲諾得一向是反俄的，第一批名單他們便全部不能同意；英國人和法國人也在叫嚷，說這是單方面的行動，後果應該由我們負責。」

「這樣大概可以拖到午夜了」，我說。

蓋布門說道：「我回辦公室去儘量想法遮飾，可是告訴你，要是晚上十二點還沒有亞當的消息，我也不幹了，明天起我要到內政部辦公了。」

克勒斯也站了起來，說道：「史密士先生，假如你早聽我的勸告，成立一個委員會，將國防部也拉進來，便不會這樣狼狽了。現在，我的前途都讓你毀啦！」

我想回敬兩句，看珍和瑪琪都在，便住了口。踱到廚房裡去，陸特正在那裡吃乳酪餅乾。「要是你餓了，可以叫僕歐將午飯送上來。」我說。

「我不餓」，陸特說：「我正在想。我嚼着餅乾的時候，腦筋比較清楚。」

「想什麼呢？」

「想我太太的言論。她說，無論什麼東西，只要缺貨，便一定有黑市。」

「你不會以爲潔地會將亞當綁去，做小孩黑市吧？」

「嗯，至少我的太太會這樣想——女人的直覺，你知道。自然可能有別的動機，不過我想不出來。」

我可以給潔地露比扮上許多許多角色，不過說她是爲了錢，總覺得不大相稱。我說：「你不過是憤世嫉俗而已」

「是嗎？你開收音機聽聽看。」

「和收音機有什麼關係？」

陸特咬了半塊餅乾，囫圇地吞下去，又塞進剩下的半塊，說：「證券市價一向是隨着亞當的健康情況而漲落的，是不是？」

「一向如此」，我說。

「今天是個好日子，證券應該看漲的，是不是？」

「自然，今天是人工受孕日。」

「假如你開了收音機，聽說證券大跌，你會怎麼想呢？」

我想了一下，說道：「要不是突然爆發了大戰，便是亞當失蹤的消息已經洩漏了。」

「好的」，陸特說：「你敢開收音機嗎？」

我開了收音機，聽過了一陣流行樂曲，便是新聞報告了。

「聽着！」陸特說。果然第一樁消息便是證券狂跌，掀起一陣陣跌風的，據說是來自華盛頓的謠言。

「你以為可以將亞當失蹤的消息瞞住」，陸特說：「其實只要有兩個人知道的事情，便不成其為秘密了，混水撈魚的人多的是。」他提醒我，戰時和戰器沾上一點關係的人都賺了錢，只有那班喪命在它們上面的戰士是例外；戰後的房屋也造成不少暴發戶，倒霉的是需要房子住的人們。」

電話鈴不斷在響，每次我總希望早找陸特的，結果却都不是。

克勒斯來的電話，說潘佛利已經脫離危險，醫生勸他休養一個月。

蓋布門來的電話，說他已經公佈人工受孕延期廿四小時，可是記者們對延期的理由覺得不滿意。

晚飯過後，還是絲毫沒有進展，我開始幻想幾個鐘點以後自己的可能遭受，等到白宮秘書威廉士來過電話，我才發現這些可能也許不儘是幻想。

「總統在發脾氣」，威廉士說：「你為什麼不通知我們呢？」

「我以為重育會總有人通知你的」，我道歉地說，想起了沒有人會願意觸這個霉頭的。

「還是國防部剛才來了報告。」

「他們也知道嗎？」

「他們自然知道，事實上全華盛頓只有總統一個人是蒙在鼓裡。聽說聯邦調查局限你們在午夜以前解決。」

「是的，不過沒有什麼進展。」

「要是午夜以前還找不到亞當，便是國防部的事了，總統的命令已經在草擬。事情嚴重得很哩，斯提芬。」

「我知道。」

「對不起，斯提芬，不過我們也沒有別的法子。」

我說不趕緊，便掛上電話，覺得特別疲乏。「一切都完了」我對瑪琪說：「你還是收拾鋪蓋去吧。」

「誰說的？」

「美國大總統說的。」

蓋布門又來電話，說參議員菲諾得開得像一個在洞房之夜便給丈夫遺棄了的新娘。「告訴你」，他說：「我在準備移交了，我不願意在這種等受罪。」

十點鐘的時候，陸特和聯邦調查局通話。他們查出了潔地露比是四天以前到華盛頓的，以後的行踪却沒有人知道。「還等什麼呢」，我說：「為什麼不下令緝捕呢？他們也許是開車子跑的，我們越等得久，他們便越跑得遠。」

陸特拿起一本雜誌，「不，說過等到十二點，我們便等到十二點。」

「脫士，假如我說也許潔地露比是將亞當弄死了，你不會以為我是發神經吧？我的意思是，儘管在你們的紀錄上，她不是這一類人物。」

「唔，怎麼樣呢？」

「假定——姑且那麼說吧，會不會有那麼一班科學家，在圖謀消滅整個人類？密士失必的爆炸，會不會不是一件意外？假如那是蓄謀，亞當的存在便破壞了他們的計劃，因此，要實現他們的計劃，亞當便非去掉不可。」

陸特臉上的綉紋加深了些，「說有一個神經失常的原子科學家並不稀奇，要說他們成群結黨的計劃這件事，倒教人難於想像。你知道，一般說來，他們要算是我所知道神智最清醒的人，製造原子彈的時候，我參與保密工作，和他們都認識。而且，密士失必爆炸的時候，潔地的未婚夫也遇難了。」

「對，那末我是在胡思亂想了。」

「也不一定」，陸特說：「要是真的，潔地不會是主謀，那麼誰是她的後台呢？」他豎起指頭，一個個在數，「首先，是她的父親，芝大的露比教授，還有加州大學的甘比和威爾斯，她和他們一起工作過，自然，還少不了原

子能權威，哥大的派爾教授。」

「我最不喜歡他」，我說：「我覺得他正像電影裡奸險的反派。」

陸特笑道：「我倒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的小老頭，任何一個哥大校友也會這樣說的。他又熱心公益，他大部分收入，甚至連同諾貝爾獎金，都捐獻給慈善機關了。而且，他還有五個孩子和一大批孫兒。」

「即使這樣，他看來還像是一個壞蛋。」

陸特站起來，拿起電話：「姑且試試看」，他說，接通了芝加哥露比教授的住宅，說了好一回，又掛上了，「露比到華盛頓來了，據說在卡尼基理工大學可以找到他。」

再接紐約派爾教授家裡，陸特恭謹地問了幾句話，輕輕地放下電話，「奇怪，派爾教授也在華盛頓。他住在卡大原子物理教授方恩家裡。」

我擱過了電話簿，找到了方恩教授的住址，「多簡單」，我說：「就在公園的邊上，亞當只要離開旅館走那麼幾分鐘便到了。」

「姑且去看看吧，我的汽車便在門口。」他拿起大衣，電話鈴又響了，瑪琪接過來，說是找陸特的。

「見鬼！」陸特說，拿起聽筒，用另外一隻手扣大衣的鈕子，「是，上校……我覺得不必……可是那算不了證據呀……我看不出有間諜的嫌疑，自然，我知道國防部有責任，不過聯邦調查局也要負責的……好的，上校，十二點鐘以後是你的，十二點鐘以前我可以自由着手。」

「什麼事？」我問道。

「你的老朋友費立斯上校，他要我扣留你。」

「扣留我？」我覺得我的背脊在發抖「爲什麼？」

「別緊張，他說道是共產黨的陰謀，他們調查過珍的紀錄，發現她過去曾經和民主和平同盟有點關係。我說這並不能夠證明你便是共產黨，他說加拿大的原子間諜案正和這個案件相似，他叫我先將你扣起來。」

「他不是共產黨」，瑪琪抗議道：「他不像共產黨那麼窮，也沒有資本家那麼多錢，而且，他太懶了！」

「謝謝你，瑪琪，」我說：「最後一點倒是很好的理由。」

「來，走吧」，陸特說，「再耽下去，我也會和你們一樣，變得顛頭狂狂的了。」

(十一)

汽車穿過公園，花不了五分鐘，不過五分鐘的時間，便儘够你作不少噩夢的了。我不該去看「科學怪人」這一類電影的，我幻想看我們在頂樓上找到了亞當，縛在各種複雜而可怕的機器當中；也許在地下室裡，發現他的幾撮骨灰；說不定他已經給酸液溶化了，消散在陰溝裡；最可怕的是這班原子專家使出最新法寶，將亞當的原子全部分裂了；不，這還不算糟，要是在那裡找不到亞當和潔地，才不堪設想哩！

轉入方恩教授住宅的街上，陸特將車燈滅了，停在路邊，我們走出來，陸特看了一下門牌，說道：「大概是前面亮着燈的那間。」

那是一座寬大而幽美的現代式住宅，兩層樓上燈光通亮，樓下的百葉窗卻緊緊地關着，只透出一絲絲的光亮。陸特按了電鈴。等了一回，索性將電鈴捺住不放，直到有人出來了，將大門打開了幾吋。

一個中年人探頭出來，「誰？」

「方恩先生嗎？」

「對，我是方恩，我現在沒空，有事情請明天上午十點鐘以後到學校裡找我。」

「對不起，方恩先生，」陸特說：「我們是聯邦調查局的。」

帶着禮貌的笑臉停住了，「你明天再來不行嗎？我不知道聯邦調查局有什麼事——」

「不，方恩先生，我們要進來了。」

方恩想說什麼，看看陸特的臉，知道阻擋不住便將門開了說道：「你們要什麼？」像是已經料到我們的來意。

「我們要找亞當先生。」陸特說。
「你們——你們怎麼知道的？」

陸特沒有理會，推開了方恩，大踏步向走廊走去，問道：「他在那裡？」方恩跟着我們後面，說：「就在右手邊的書房裡。」

和別的私人圖書室不一樣，方恩的書房是一個真正讀書和研究的地方。靠着牆，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書架。屋角有一架活動的梯子，另一邊是一張大書桌，堆滿了書籍和雜誌。我們按電鈴的時候，方恩大概就坐在那裡，因為那是房間裡唯一空着的椅子。

圍着書桌，半圓形地散坐着的是派爾教授，一位高大而留着小鬍子的大概便是露比教授，一個我不認識的年青人，潔地的香烟差點燒到她的嘴唇了，緊靠着桌子的便是亞當。

我們都楞住了，說不出話來。「我替你們搬幾張椅子來好嗎？」方恩說。

我沒有看到陸特是怎樣將他的鎗拿出來的，我甚至不知道在他那短小的身軀上竟藏得下武器，可是突然他的手上來了一枝手鎗，「不許動！」陸特說：「我知道這是一枝過時的武器，比不上原子彈那麼有威力，不過它可以射穿任何人的腦壳，只要你們移動了一下，我便要試給你們看了。」

房子裡的情緒反而緩和下來了，至少我不覺得是一個拘束的客人，我們是來搶救荷馬亞當的。

「等一等」，派爾說：「我們都沒有犯罪，你用武器威脅我們是一種侮辱，我還是國家研究院的評議員呢。」

「綁票不算犯罪嗎？」陸特說。

「誰綁了誰的票？」派爾問：「亞當先生是自動跑來的，我們正在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

亞當掙扎着想站起來，平常亞當從深陷着的沙發裡站起來便够得上稱為奇景，在這種緊張場面。他那雙長腿更難於合作了。「你坐下來吧，荷馬」，我說：「自然沒有人強迫他來。不過他絕不會想到會跑到這種地方來的，是嗎？荷馬。」

「斯提芬」，他說道：「對不起，我還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自然他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我說：「他以為他是脫離了重有會——這點我不怪他——和潔地一起私奔——這點我更不能怪他——而事實呢他發現自己一班有神經病的教授關在一起。喂，你是誰？」我問那個年青的傢伙

「約翰·甘比，加州大學的。」他說着，想站起來，却讓陸特的鎗尖捺住了。

「他們在打你的什麼主意？荷馬。」我問道。

「不知道」，亞當說：「我真的不知道。本來說是潔地和我在這裡躲幾天，便上墨西哥去的。」

「我倒知道一點」，我說：「這班科學怪人想消滅你，他們看不慣現代的人類，想將地球交還給原始的爬虫。」潔地跳了起來，睜圓了眼對着我，陸特的鎗口正對着她的胸膛，「你扯謊」，她叫道：「無恥的扯謊！」

「這是誹謗！」派爾氣得發抖，「我要控告你！」

我陪着他們看了一回，「陸特真該送你們每人一顆子彈的，不過最好還是讓老百姓處置你們，他們激怒的時候，是沒有理性的，他們會將你們一片片的撕開，尤其是你——」我看看潔地，「女人們曉得會怎樣收拾你！」

「你真的相信——」潔地的聲調裡帶着驚訝和恐懼。

「相信？你們聽不了我！等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等他們知道炸毀了密士失必州，幾乎教全人類絕種的一群惡徒又將亞當先生綁走了時！廿四小時以內，看你們還留下幾根骨頭？」

亞當竟掙扎着站起來了，臉色蒼白得出現了斑點，「潔地，不會是這樣吧！告訴我你們不是這樣打算的。樓

上的儀器便是作這個用的嗎？」

她看着他，憤怒已經從她的臉上消失了，「不，荷馬，不是這樣，那些儀器是測定各種放射線對於精虫的影響用的，我們有着許多安全的設備，不會傷害你的。」

露比教授第一次開口了，除了陸特以外，他是屋裡最鎮靜的一個，「潔地」他說：「我們的計劃是難於令人了解的，將一切都坦白說出來，不好嗎？」

「我贊成」，方恩說：「我不願意讓人家將我的臂膀扯斷，將我吊在國會前面的旗桿上。」

「你同意嗎？派爾教授？」潔地問。

「這算什麼？開討論會嗎？」陸特說：「有話說便趕快說。」

「我同意。」派爾說，頭垂在胸前，像是頸子再也支持不了它的重量。

「首先」，潔地說：「我們應該向荷馬道歉，因為是我——呢，唆引他離開重育會的，這是我們所想到的唯一捷徑。你們進來的時候，我們正在向荷馬解釋」，她看了一眼亞當，又說：「等我說完以後，我不相信荷馬一定不同意我的看法。」

「不必宣傳了，」我說：「爽爽快快的說吧。」

「好，斯提芬，別催那麼緊！這是我們的看法：密士失必爆炸雖然不幸破壞了極大部分人類的生殖能力，然而也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製造一種優良的人種。」

「哦，每一個都要是起碼的科學碩士嗎？」我說。

「要是你再插嘴」，她說：「我便不說了。」

「好，說吧，以後又怎麼樣呢？」

「你應該知道——你也負一部分責任的。決定採取人工受孕，將亞當交給重育會，已經是一着大錯：挑選未來的母親又沒有採用合理的辦法。對這個改造人種的大好機會，我們怎麼做呢？讓一個蒙住眼的人向票櫃裡抽彩！未來的人類只有全憑命運決定了。不祇這樣，參議員推薦的那批人，和亞當配起來，只配生些紅頭髮的怪物！」

「我知道了」，我說：「所以你們要將亞當搶去專用，好讓將來世界上充滿了像派爾教授一樣的優良人種。」

潔地像是受了震驚，趕忙說：「不！我們不打算直接利用亞當。我想亞當也會同意，如果我們要生產一種優秀的種族，利用亞當傳種——和任何人相配——都是錯誤的。」

「潔地」，亞當說：「我不知道你竟將我看得這麼低賤！我知道我既不漂亮，又沒有天才，不過你沒有理由說

我不配生小孩。」

「你不同意嗎？」潔地說，嘴角帶着一絲輕蔑，「荷馬，你是好人，我也很喜歡你，在智力方面我想你是可以的，可是你的身體——」

「別聽她的！荷馬，」看着她這番話將亞當打回他的椅上，我趕緊說：「這種優秀種族的理論不是他們發明的，希特拉也有他那一套，不同的是希特拉有他那現成的雅利安種，他們却打算從頭做起。」

「不是這樣說」，露比教授說：「我想大部分有眼光的人都會同意我們的理論的。」

陸特手上的鎗突然不見了，「有意思得很」，他說：「假如你們不打算利用亞當，為什麼要將他騙來呢？」

「我們是打算利用亞當的，不過不是進行人工受孕」，潔地解釋道：「我們的實驗已經進行到這樣的一個階段，需要亞當幫幾天忙，有了足夠的資料，我們相信有辦法恢復人類的生殖能力。然後我們可以挑選配偶，過得幾代，經過我們配種的優秀人種，也許可使這個世界不致於讓重育會人工受孕生下的劣種弄糟了。」

「實驗完結以後，你們打算怎麼樣處置荷馬呢？」我問道，

「我們還沒有想到，也許就讓他回去。」

我吹了一下口哨，說道：「脫士，怎麼辦？」

陸特打量他們好一會，說道：「在我看來，不是政府機構間的爭執，除非亞當想控告他們。」

「不，」亞當說：「我只想離開這裡。」

我看看手錶，還不到十二點，想起這件事情可能的影響，「脫士」我說：「我們可以保守秘密嗎？」

「自然」

潔地又笑了，是那麽奇怪的笑，「我相信以後一切都會很順利了，現在，請你們走吧。」

外面的夜空氣寒冷而新淨，回家的路上亞當始終保持着緘默。

瑪琪在門口等着我們，「像馨德蕊拉(Cinderella)一樣，正敲十二點便回來了。真高興又看到你，荷馬。」

亞當走進房去，沒有理會。瑪琪看看他的臉色，也不再說了，亞當一逕走入他的臥室，關上了門。

「他怎麼了？」瑪琪問：「要不要給他倒杯酒去？」

「別管他吧。」我說。陸特過去打電話，我便將經過向瑪琪報告。

我跟着打電話找到了蓋布門，告訴他亞當回來了。「好消息」，他冷淡地說，就像得到了他的老表當選扶輪會秘書的消息，「可是我不幹了，斯提芬，明天我要到內政部報到。假如你識時務，我想你也該趁早回合衆社去。晚安。」

克勒斯說明天一早他便去醫院將消息轉告潘佛利，他的病況一定會大有好轉的。

威廉士問我是怎麼樣找到的，我說電話裡不便說，不過亞當看來的確平安無恙。

打完電話，陸特已經穿上大衣，嚼着餅乾。「再見」，他說：「以後再發生什麼事，別找我，我受不了。間諜我可以抓，綁票不成問題，謀殺，拐逃，搶劫更算不了一回事，這個我可最怕。我不知道究竟那一個人算是有罪；我甚至不知道誰是對的，誰是錯的。依我看，潔地露比也許還是對的，以後我會永遠懷疑着。我今天晚上的行動是否已經將人類的進化遲滯了一萬年了。晚安。」

「等一等」，我說：「你看我以後該怎麼辦？」

「要是我」，他一邊帶上了門，「我會躲到南美洲去。」

(十三)

懷着一夜忐忑不寧的心，第二天清早，在瑪琪還沒有醒過來以前，我便起床了。我蹣跚足跑進亞當的臥室，輕輕地推開窗戶。他還在打着鼾，一床被褥却像是經過了打穀機的壓磨。我走進廚房，燒上了咖啡和土司，收音機傳來了第一次新聞：「假如你昨天慶祝過了人工受孕日，那末今天你還可以再來一次狂歡，因為今天人工受孕才真正開始。白宮今天早上宣佈，一切計劃按原定日程順延一天。」

亞當進來了，「我可以要杯咖啡嗎？」

「自然，荷馬。」我加上大量奶油和糖，「今天怎麼樣？覺得好嗎？」

「好，斯提芬，不過我想你今天不會覺得好的。」

「爲什麼？」

「要是你以爲今天是人工受孕日，你又得準備接受一個打擊。」亞當安靜地說：「昨天我所說辭職的事，現在加倍地有效，我不幹了。」

「荷馬——」

「對不起，斯提芬，我已經決定了。」

「你發瘋了麼？荷馬，你知道你是辭不了的。看看昨天你闖的禍，爲什麼要教自己多吃虧呢？」

「我已經考慮過了，從此以後，吃虧的不再是我，而是天下的女人。」

「女人？」

「是的，夫她們的狗蛋！」

「別人可以這樣說，你可不行。」

亞當再倒了一杯咖啡，「爲什麼？」

「因爲你註定了要和她們有關係。」

「不，以後我絕對避免和她們往來，自然艾連和我的女兒是例外。如果我不願意進行人工受孕，你們不能夠強迫我的，是嗎？」

我以前倒不會想到這一點，「也許不能，不過——」

「好，我決定不幹了。今天要是我進入了實驗室。那是你們用的暴力。即使到了那裡，還是沒用。也許有些儀器倒霉，活該毀壞就是了。」

「荷馬！」我說。帶一點兒崇敬。

「讓她們受罪！讓她們呼叫！」他得意地說。

瑪琪帶着未醒的睡眼進來。看見我們。驚訝地說：「難得。難得。我可以參加嗎？」

「當然可以。不過你會希望你早該不進來的。」我說：「荷馬決定不幹了。他說女人都是狗蛋。」

「這可以怪他嗎？」瑪琪裝出一臉高興。「假如我是他。我也不會喜歡女人的。」

亞當深深地歛下腰。說道：「我剛才所說的例外。瑪琪也可以算是一個。」

「你看！」我爭辯道：「大部份女人其實都像瑪琪一樣。你才不過倒霉碰上一個壞的。」

「滾她們的蛋！」亞當說：「我想不用再討論了。我要回佗里鎮去。」

「不要再讓我爲難了。荷馬。」我說：「我自然不能夠強迫你進行人工受孕。不過我也不能夠讓你回家去。我還有我的責任。你得先讓我向重育會和白宮請示。」

客廳裡的電話鈴響了。珍說是克勒斯找我。

「我剛到辦公室。」克勒斯說。「計劃小組馬上要開會了。我要向他們報告亞當的情況。他今天早上好嗎？」

「好極了。從來沒有那麼好。」

「好消息！潘佛利先生知道亞當回來了。高興得很。我想過幾天他便可以出院了。」

「我可不那麼想。」

「爲什麼？」

「假如亞當先生的消息會影響他的病況。我不以爲潘佛利先生可以很快的復原。因爲亞當已經決定不進行人工受孕了。」

我可以聽到克勒斯那緊張着的喘吁聲。「他！」他嚷道：「他有什麼權力可以決定？這是國會。評議委員會和計劃小組的事。和他沒有關係！」

「我恐怕他也可以決定。」

「胡說！」

「要是你以爲這是胡說。」我提議道：「最好請你今天帶他上實驗室去。」

亞當就在我的身邊。聽了我的話。笑道：「斯提芬。你讓他來試試看。」

電話的那邊克勒斯在含糊不清的咒罵着。後來他說：「我可以向計劃小組提出。然後將他們的決定通知你。」

「他們可以決定些什麼呢？」

「什麼？計劃小組可以決定什麼嗎？他們可以向評議委員會請求，必要的時候還可以通過正常的步驟請總統批准。」

「總統又能够怎麼辦呢？」

「他可以——你聽我說。史密士先生。你要想想辦法。你是負責他的行動的。」

「對不起。我也沒有辦法。」

克勒斯歇了那麼久沒有說話。我還以爲他已經掛上了。終於聽筒裡又傳來了他的聲音：「我想我要請年功假了。我已經好幾年沒有休息。彙積起來應該可以休息八十一天。等我向計劃小組報告過後。便開始我的假期。再見。史密士先生。」

亞當懶洋洋地攤在沙發上。問道：「那個小雜種怎麼說的？」

我想我們都跳起來了。因爲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亞當用了些比「見鬼」「滾蛋」還粗野的詞句。顯然地他已經變了。他要請年功假了，也就是說，他也要開小差了。」我說：「荷馬，在我們幾個人之間，我不妨坦白地說，我不責怪你，無論你採取什麼行動，我始終是贊成你的。」

「我也是。」珍說：「荷馬，我不知道你這樣做對不對，不過只要出自你的本意，對你總是好的。」

「我自然同意。」瑪琪說：「你知道我是多麼想生孩子的，不過。荷馬，你儘管做你喜歡的事，別再讓斯提芬

拾穗

一七七

擺佈你了。」

「我？」我說：「我再也不會擺佈他了。可是我要帶他到白宮去，讓他自己告訴威廉士，我不願意一切責任都壓在我的頭上。」

「好的，」亞當說：「我們就穿衣服走吧。」

我先打電話給威廉士，告訴他亞當的決定，他說總統可以在十一點十五分接見伊朗公使和三軍參謀首長之間，抽幾分鐘接見亞當，他叫我不必擔憂，因為總統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困難的。

白宮的約會是精密而準確的，像一個進行大規模生產工廠的裝配部門，設計好了要在最短的期間可以接見最多的賓客。我將亞當放在裝配線的起端，和威廉士撥了十五分鐘，亞當便堆着笑臉跑出來。我知道他勝利了，有點爲他高興，同時也覺得人類的命脈，已經瀕近末日。

威廉士也看出了有點蹊蹺，送我們上車的時候，對我說：「斯提芬，過一會我再跟你通電話。」

他的電話來得可真快，因爲亞當在總統辦公室留下的像是一顆隨時可以爆發的炸彈。我們才到旅館，珍便說：「白宮來了電話，要你們馬上和他通話。」

白宮的接線生很快便將我接通了，威廉士失去了平日的沉靜，說起話來竟像一個燃用着煤油的八缸汽油引擎。

「斯提芬，」他說：「不得了！你知道亞當對總統說的什麼嗎？」

「自然知道。他說他不幹了，他要辭職。」

「不祇這樣，他對總統說——這些話，我想在電話裏還是不說的好。」

「是關於女人的嗎？」

「可不是！總統聽怔了，他覺得亞當太乖戾了，人工受孕應不應該進行大有問題。事實上他已經決定將人工受孕無限期的延長，將亞當改送國家研究院。」

「妙！妙！那好看了。」

「什麼？」

「假如你以爲亞當光是對女人有偏見，請你再聽。他對於科學家的意見看。」

威廉士又在用煤油開他那部汽油機了。「我們已經受够亞當的脾氣了，我們尊重個人自由，不過國家利益應該比個人利益重要。」

「理論上，我相信亞當也贊成的，不過你試試要他實行看，他已經變了。」

「不管他怎樣。從現在起，亞當是一個重要國防物資——這樣說好像太殘酷了，可是這是我們唯一可走的路，國防部將負責亞當的行動和安全，必要時他們可以將他算作政治犯般看管起來，國研院有對他施行任何實驗的權力，指令今日便可以頒下來了。」

「就我說，能够離開這座瘋狂了的華盛頓，算是再好沒有。再就一天，我覺得我也瘋了。不過，一個人的性格和意見，是不能够用命令改變的，我怕以後你們只有更棘手了。」

「我們不能不冒這個險。總統對你過去的服務非常滿意，他要寫信向你道謝。」

「這封信我要裝裱起來，傳給我的子孫，不過我是不會有後的了，我不是悲觀派，可是我相信你也不會有的，

亞當，瑪琪和珍正在廚房裏喝酒，她們閑鬧着，要亞當將總統接見的情形說出來，亞當得意地在賣弄關子。我告訴他們：「我被革職了。可是，荷馬，你却另有任用。」

「我希望他們也將我開革了。」亞當說。

「不，你是絕不可少的人物。」我說道。

「什麼職務？」

我猶疑了，怎麼說才可以委婉一點，省得他又發脾氣呢？「首先，」我說：「你用不着擔心人工受孕了。人工受孕已經取消，參議員菲諾得可以算是流產了的第一位人工受孕母親。」

「喂，事情究竟有了一點改進。」

「以後，你在國家研究院工作。」

「是派爾他們那班人嗎？」

「唔，至少派爾便是國研究院的評議員。」

「你可以馬上告訴白宮。我不幹！」亞當堅決地說。

「沒有那麼簡單，荷馬，你不幹，你是絕對少不了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能不幹嗎？」

「我的意思是——也好，索性說清楚了吧——你事實上等於被扣押了，你已經失去了公民的權利，政府將你看作一塊一百六十磅重的鉛——二三五。」

我以為他會跳起來的，可是他卻冷靜地陰笑着，說：「他們會後悔的。」

「荷馬，和他們抗爭是沒有用的，以後你的行動要由國防部負責了。」

「假如他們願意再來一次珍珠港事變，那麼就讓他們來吧！」

他乾了杯，又斟上了酒。他的確在變了，在他的身上已經找不到怯懦的痕跡，他站在那裏，手上拿着酒，蓬鬆着火紅的頭髮，更像是酒吧間裏的一個醉漢，隨時可以和任何人拼上老命。

等到東部防守司令官克伯將軍和費立斯上校進來的時候，亞當已經有點醉了。他們停在門口，有點兒尷尬，像是事先沒有經過適當的演習。同來的還有一位全副武裝的中尉，和一位攝影師。

克伯將軍冒着汗，跑上去握着亞當的手。照相機的鎂燈便閃亮了一下。「亞當先生，」克伯將軍呆々地說，像是站在播音機前面，却又看不清他的演講稿。「你好嗎？」

「把他的酒拿掉！」費立斯命令道。中尉遵辦了，攝影師又重拍了一張。「亞當先生，」克伯斯將軍重新說道：「你好嗎？」

「還我的酒來！」亞當說。

「還他吧。」將軍對中尉下令。

攝影師又拍了一張。中尉才將酒杯遞過去。

「一切都好嗎？」將軍問道。

「一切都是醉昏昏的。」亞當說。

「什麼？」費立斯道：「你說什麼？亞當。」

「你可以將國家研究院，加上三座原子衝擊機，還有——」我想我用不着將亞當對費立斯說的話記錄下來了，這些話街頭巷尾每天有人在說，不過出自亞當口中，倒是新奇，我很有興趣地聽着。

費立斯鼓着腮，「我們聽厭這些廢話了。從現在起，亞當，你要絕對服從命令。」

「不，」亞當說：「我決不！」

費立斯上校從衣袋裏抽出一張油印的公文，鏘然一聲將馬靴後跟併攏，立正了，用一種宣讀戰書的口氣說道：「這是由國防部草擬，經過總統核定了的訓令：——

事由：荷馬，亞當

一、公民荷馬·亞當，自即日起，應視為對美國國防有關最重要戰略物資之一。

二、茲指派國防部負責該項物資之保管及安全。

三、為執行上述一、二項之任務，公民荷馬·亞當應絕對服從參謀首長及各級負責長官之管理。

四、國家研究院經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之許可，得利用荷馬，亞當施行實驗，惟該項實驗進行時，不得與上述第二項之規定抵觸。」

費立斯上校攏好訓令，放進口袋裏。說道：「亞當，現在你該知道我們的勢力了。我想這個訓令够週密的了，不是嗎，將軍？」

「夠週密了，」克伯將軍說；「國家研究院在未得到我們同意以前，還不能夠進行任何試驗。」

「那末，是不是以後不會有試驗了呢？」亞當問。

「不，」費立斯說：「這只是說，國家研究院的試驗，得先經過參謀首長的批核，參謀首長在核定以前，自然要先行分發三軍研商修正，說不定還要經過一番視察演習。社會言論和國際情勢也需要審慎考慮，最後，還得經過戰略委員會的審查。對嗎？將軍。」

「正是這樣，」克伯將軍說。

「既然要花上那麼多時間準備，我可以先行休假嗎？」亞當說。

「休假！」

費立斯吼叫着：「休假！告訴你，不許說廢話！我想我們該先送你去受軍訓的，改正你的生活習慣，對你倒有好處。」

「我不幹，」亞當說。

「你不幹！」

費立斯爆發了，「從此以後，你的一切行動都得聽我們的。」

「那麼我絕食！」

費立斯跳起來，克伯將軍將他按住了，對亞當說：「這對你不會有好處的，亞當，我們不過在執行軍人的任務。」



橋牌探案

小引

會打橋牌，居然能够破獲小至謀財害命，大至國際間諜的案件，這在我們聽來，也許還算是創聞，但在外國却煞有介事的在雜誌上刊登出來。這些事兒，無論原作者閉門造車杜撰出來的，或者確乎真有那麼回事兒，對於一般嗜愛橋牌和偵探小說的讀者，總是一個別開生面的玩意兒。以下三則探案，經過友人介紹後，譯者就一口氣把它讀完了。覺得祇就橋牌或探案一方面的觀點來看，固然不免嫌簡單些！現在却是兩個因素揉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故事，倒也頗有趣味。茲特譯出，公諸同好。

譯者附誌

在蘇格蘭警察廳裡設有一個部門，專門在技術上解決與紙牌戲有關的犯罪案件。因此他們就毋須出諸行動而破獲了數以百計的橋牌罪案。這個部門的主管就是作者的老

來，我們走吧。」
他們將亞當帶走了。費立斯出門以前，還轉過頭來，對我說：「記着，史密士——你和你那位共產黨女秘書——這是軍事秘密！」

瑪琪對他扮了個鬼臉，不過我想他是不會注意到的。我們趁當天的火車回紐約去。在車站我買了一份晚報，大標題是：「亞當臨陣退縮，人工受孕停止」底下小一號的字印着：「國防部開始接管亞當，國研院準備試驗計劃」同一頁的社論是：「亂不得」
(下期續完)

興 永 體育用品店

專營體育用品
四季運動衣着
橡膠籃球總匯
專門球衣做字
精良網板穿修

台北衡陽路十三號
新公園口

Albert Benjamin 原著
學步摘譯

朋友傑曼，康能探長，他原是一位幹練的偵探而兼橋牌老手，所以這個職務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專門技術幫助傑曼探長解決了成打的案件。由於相互間的關係，我不禁想到扮演一下福爾摩斯的朋友華生醫生的角色，把一部份有趣的案件描寫出來，公諸大眾。讓傑曼供給資料也並不容易，可是我還是能夠用曲折的方法，得到相當搜集的效果。以下敘述的三則故事都是其中最精采並且堪以代表我的朋友的機智與勇敢作為的案件。

俱樂部秘書被殺案

「現在，鄧羅森，」康能探長說：「這個俱樂部的秘書大約是九點半鐘被謀殺的，你承認你是當那個時候唯一離開這間房子的人，我便不得不詳細地來詢問你的行動了。」

你出去了到底有多久？」

「不會超過一分鐘。我是『夢家』，當時記起了有一個電話需要打，電話機就在這間房子的外面，我走過去一看，却正掛上『正在修理』的牌子，所以我馬上就回來了。事實上不允許我有足夠的時間攀登兩節樓梯走到秘書室裏去。」

「對你是太不幸了，鄧羅森，同桌打橋牌的另外三個人把全部精神放在牌上，他們都沒有注意到你是幾時回來的。」

「是的，」鄧羅森回答：「他們都被一個『無王三』合約所吸引住了。你也打橋牌嗎？探長。」

「哦——是的，時而我也來一下。」

無疑地這是一個狡詐的答覆，除非他的「時而」是指一個星期的六個晚上而言。

「或者我就可以在這方面求得你的瞭解。」鄧羅森說：「因為我還記得那一局全部的牌和大部份打牌的經過，這豈不就以證明我離開的時間很短了嗎？」

「那麼莊家豈不是做成他的合約了嗎？」探長問：

「他做成了，祇是西家沒有想到在心A出來時墊掉心K，這樣就可以避免莊家把牌送進來了。」

「這個辦法太巧妙了，但是要假定心K剛好生在『雙張』裡，並且正為西家所持有，可不大容易。你是不是在他們大約打到第四張牌的時候，回到房裡來的？」

「正差不多。」鄧羅森答：

探長搖搖頭。

「你真的照你所說的看到他們打那麼多付的牌嗎？你應該知道這個合約是不可能被攻垮的，你的伙伴已經給我講過他是怎樣打的了。你是吃了聰明反被聰明誤的虧！」

「當第一張西家打出桃7後，南家就用桃A打上，藉以溝通橋路，可不是打出桃10——這樣就把桌上的桃J做成了一個穩定的橋基。」

「你一定祇看到最後很少的幾付牌，鄧羅森——你得跟著我走了，祇怪你打錯了『牌』！」

公司出納橫死案

探長康能走進屋子後，隨手關上了門。

「現在，霍利斯先生，我的任務是在調查今天晚上這

♥J654
♥52
♦873
♣KQJ10
北
♥9
♥Q10943
♦J1095
♣983
東
♥KQ87
♥K6
♦62
♣76542
西
♥A1032
♥AJ87
♦AKQ4
♣A
南

「是這樣的一局牌，我坐在北方。西家第一張打出桃7後，我便攤下牌來做『夢』了。莊家在我面前抽出桃6，我在那時離開的，極短的時間內就又回來了。」

「這局牌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打到夢家去使用那一串好梅花。」鄧羅森繼續講下去：「在拿進第一付牌後，我的伙伴就試打他手裡的那組方塊，但在第三付時西家就沒有這門牌了。莊家改打出梅A，再打出心A，然後以一張小心心送出去；西家手裏僅剩的心K就這樣被逼了出來。接下去就該由西家出牌了，他手裏已經沒有了紅牌，當然祇好打黑牌，也就祇好眼睜着把牌送到夢家去。」

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首先要問和你在一起的到底是些什麼人？」

「這都是我們公司董事會裡的同僚董事們。我們每月都在這裡聚餐一次，遇有業務上發生重大問題的時候，也會把會期改動一下。今天晚上我們在賬上查到了有許多明顯的盜用公款情形，大家就聯想到我們的出納挪用了公司裡的基金。因為這件事需要立刻查問清楚，我就去打個電話叫出納趕到這兒來。」

「那是什麼時間的事？」探長問：

「大約八點半鐘。我沒有暗示他為什麼要跑這一趟，他說他跟着就來。從他家到這裡大約需要一個半鐘頭，爲了等待，就有人提出打橋牌消磨時光的意見。我們快打完三盤 (Rubber) 了，突然聽到一嚮尖銳的聲音，好像是有有人在窗戶外面放了一鎗，我們趕忙跑出去，發現了我們的出納先生，子彈貫穿了他的腦袋，一支鎗丟在靠近他右手的地上。」

「你接觸了任何東西沒有？」

「沒有，祇不過看他是否真正斷了氣。」

「謝謝你指出你們聽到鎗聲的時候正在打橋牌。」

「是的，那些牌還放在桌上沒有動過哩。這件事情發

生的時候我正在當莊打一局牌，在等候警察到來的時候，我還揣摩着這個合約該怎麼樣才能做成它。因為這樣可以佔住我的注意力，省得去想那一幕可怖的慘劇。」

康能探長掉轉頭走向桌邊把剩餘紙牌審視一番。

♠KJ963
 ♠4 5
 ♠K
 ♠72
 ♠Q108
 ♠96
 ♠72
 ♠96
 ♠A4
 ♠J103
 ♠A105

♠752
 ♠6
 ♠8
 ♠Q4

「我是莊家坐在南面，方塊是王牌。」霍利斯自告奮勇地解說：「西家打出心3，我必須拿到桌上所有的牌才能湊足合約需要的付數，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一個打法可以面對任何攻勢而取得全部剩餘的牌。」

探長對桌上注視了好一會，似乎也在考慮如何做成那個合約。後來他的臉上慢慢現出了一付嚴肅的表情。

「霍利斯」他說：「這些牌並不是真正打橋牌時發出來的，明顯地當出納被殺的時候，你們也並不是在打橋牌

！幹嗎要捏辭欺騙我呢？我嚴重地懷疑到你同你的同伴們都在等候那可憐的出納來自投羅網，而替你們洗刷掉盜用公款的罪名。」

請讀者掩住下面想一想，為什麼上面的牌局不會是發出來的呢？

理由說起來也很簡單，每家剩下的八張牌裡，還沒有一家有缺一門的情形。所以每門牌裡已經出過的牌的總數一定是四或四的倍數，現在所剩下的牌每門加總起來也一定應該是一，五，九或者十三。可是除了黑桃外，其餘三門牌都不對，這就證明了這局牌不是照正常的辦法發出來或打下去的了。」

至於這局牌則應該運用「排擠法」去求得完成：1 南家出心10，2 接出心J墊去桌上梅K，3 出梅10引出梅Q用桌上方5「力奪」，4 用桃A打回手上5方A抽王牌，6 心3出手，東家的黑牌在排擠原則下，就無法留下好牌了。

(未完待續)

興 燦 五 金 行

專門製造：鐵道信號燈
 銷售：各種五金器料
 各種皮貨墊料

臺南市永福路七九號
 電話八六七號

登 興 電 機 工 廠

(臺灣電力公司審查合格甲種承裝業)

承辦設計安裝電氣工程
 專門修理電動機發電機變壓器等
 經售各種電氣器具
 兼營小客車出租

總廠：台南市民權路一三六號 電話843號
 分廠：新竹市大同路四三號 電話149號

康健到不買但，藥醫得換以可錢金

識知生衛的富豐有只
康健的正真障保可才

大衆醫學

道之身強病防您訴告以可
伴相醫名過勝，手在卷一

一期仍爲三元 一季三期八元
半年六期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
填明「臺灣一六〇一號大衆醫學出版社」賬戶，並
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一併交
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用。如不
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報值函件逕寄臺北國防醫學
院大衆醫學出版社

訂閱優待辦法

健康的雜誌！
健康的知識！
健康的讀者！

專製 皮石橡 質綿膠 墊料

益成行

臺南市中區建國路 201 號

電話 1025號

登連沈 長廠
廠工材製豐泰

安柳 木杉 木檜
材木他其 木枕思想

售批

號〇四里民惠區梓南市雄高

號一十二 話電

華青工程公司

承造房屋橋梁碼頭山洞

及一切建造工程

台灣分公司：台北濟南路三段十三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自強二路四十五號

電報掛號：5020

專辦工廠用品

益 億 行

營業種目

——批 發——

建築材料

電氣材料

五金材料

工作機器

臺南市中區民生路一二五號

經 營 業 務

船	工	機	鋼
舶	礦	械	鐵
司	器	工	材
多	材	具	料
油	膠	石	紫
漆	帶	棉	黃
噴	角	紙	銅
漆	帶	柏	管

進 出 貿 易

價	顧	誠	如	足	本
訂	客	歡	蒙	定	號
購	通	迎	賜	價	備
迅	函	外	顧	低	貨
速	詢	埠	竭	廉	充

巨 豐 五 金 號

源 記

有 限 股 份

公 司

台北市懷寧街十八號

電話 五二七九
電報 一〇六五

信昌進出口行

選辦各種紙張·油墨·印刷機械
材料·其他各種進出口業務

本行原名「信昌紙行」爰於
建設廳通令整理進出口業
後本行爲擴展進出口業務配
合舉辦各種印刷機械印刷
材料以應業界需求起見特
將名稱改爲信昌進出口行

臺北市歸綏街一六〇巷三號
電話：三七五四·七九〇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

天然氣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附屬產品

1 石油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Products from petroleum

去漬油 Cleaning Naphtha	石蠟甲等 Paraffin Grade A
打火機油 Lighter Fluid	乙等 Grade B
剎車油 Brake Fluid	丙等 Grade C
切削油一號 Cutting Oil No.1	炭煙 Carbon Black
二號 No.2	黃油脂 Grease
調水油 Marine Engine Oil	

2 瀝青 Asphalts and Bitumens

鋪路混凝柏油 Asphalt Concrete	絕緣柏油 Insulating Asphalt
融合柏油 Asphalt Flux Oil	塗料柏油 Cutback Asphalt
瀝澆路面柏油 Asphalt Macadam	柏油漆 Asphalt Paint
屋頂柏油 Roofing Asphalt	特製絕緣混合物 Insulating Compound
防水柏油 Water proofing Asphalt	柏油蔗板 Formosite

3 溶劑 Solvents

溶劑油 Solvent Naphtha	丁醇 Butyl Alcohol (Pure)
漆溶劑油 Mineral Spirit	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調合油 Thinner	丙酮 Acetone
洗漆水 Lacquer Remover	

4 化學藥品 Chemicals

粗甲苯 Crude Toluene	濃硫酸(純) Sulfuric Acid (pure)
粗二甲苯 Crude Xylene	濃硫酸(工業用) Sulfuric Acid (Comm)

有機化學藥品，種類繁多，另見詳單，函索即寄。

5 雜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丁醇油 Butanol Oil	氧氣 Oxygen
防霉劑 Mold Inhibitor	氫氣 Hydrogen
酒精 Alcohol Dehydrating Agent	碳酸氣 Carbon Dioxide
脫水劑 Acid Clay	示水膏 Water Finding Paste

上列各種產品均可大量供應

接洽地點：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一號本公司

電話：8111-8114

拾穗月刊 第二十三期
四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張新明 南哲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勸進分會拾穗出版社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 每冊四元

訂閱 半年十八元 全年三十六元

各縣市場經銷處

台北 各大書局及書報攤
新竹 文昌書報社
台中 民書報社
嘉義 幸福書報社
台南 經緯書局 萬有書局
高雄 人文書報社
屏東 寰球文化服務社
花蓮 蓮花書局
宜蘭 宜蘭書局
基隆 讀者服務社
鹿港 小書報服務社
金門 金門書報服務社

本刊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最佳
滑機油



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發行份數最多 廣告效力最宏
單位：新台幣 元

普通	封底	封裏	封底	地位
二〇〇	二六〇	三〇〇	四〇〇	全頁
一〇〇	一三〇	一五〇	二〇〇	半頁
				四分之一頁
五〇				

備註

- 一、連刊六期以上得以七折優待
- 二、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 三、鉅版銅版照本收費
- 四、廣告費請於廣告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者得於每期刊登後付清本期廣告費

廣告接洽處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穗出版社
台北館前街71號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煉務室

拾穗出版社啓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辛克力

創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 一 二 九 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